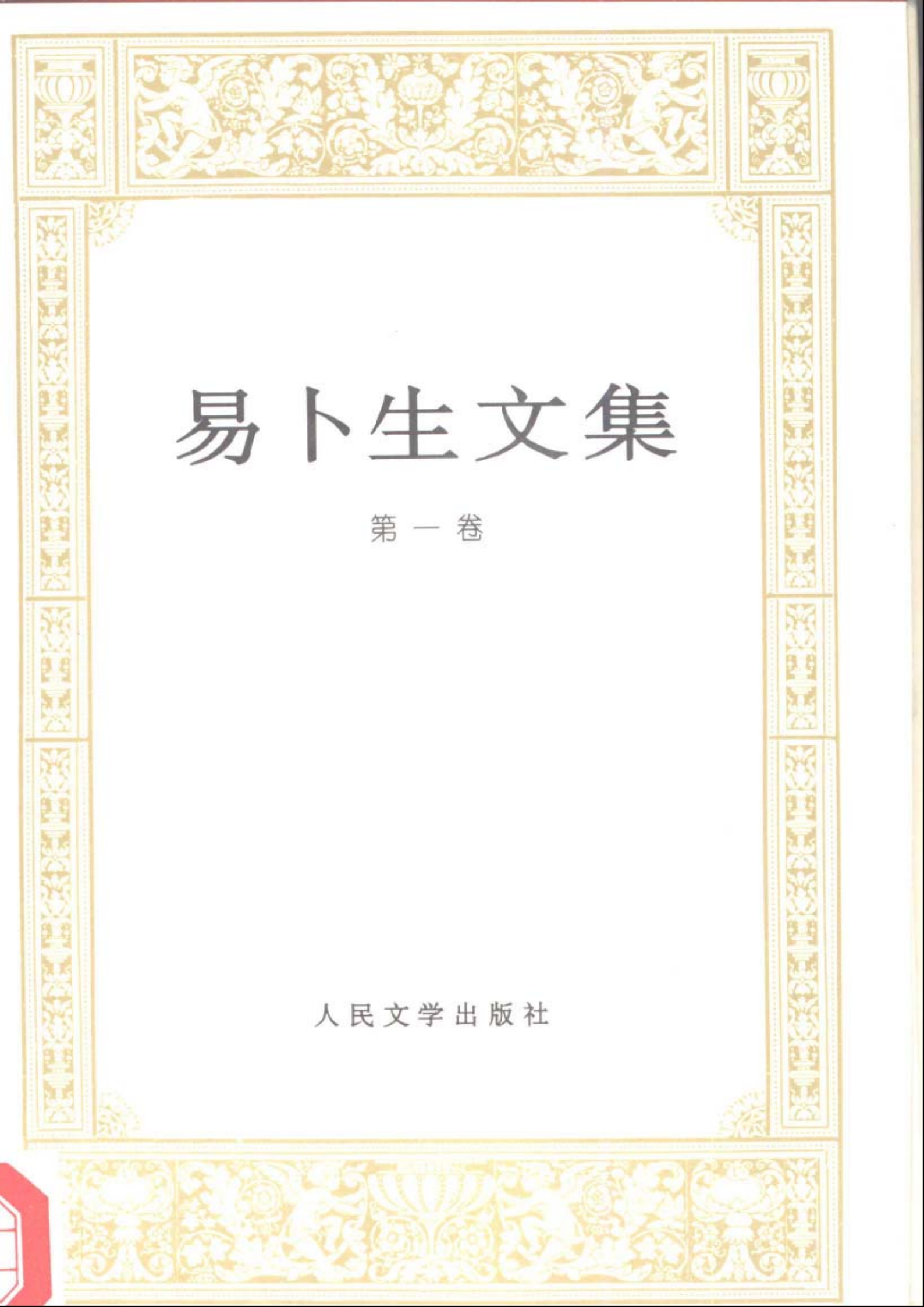




易卜生文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挪 威〕

易卜生文集

第 一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文集 第一卷/(挪威)易卜生著;多人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

ISBN 7-02-002084-4

I. 易… II. ①易…②多… III. ①戏剧-挪威-近代-选集②易卜生-选集 IV. I53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842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22.10 元

贺《易卜生文集》中文版出版

值亨里克·易卜生文集中文版出版之际,我谨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功地完成这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表示祝贺。

中国和挪威一向十分珍惜各种良好而稳定的关系。多年来,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不断取得稳定的进展。

易卜生的名字对中国的和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都是十分熟悉的。易卜生以戏剧为手段,对他的时代的挪威社会给予了逼真的描写。他表现的社会现状使他的观众震惊不已,批评他的人也因此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他进行攻击,把他蔑称为“人民的公敌”。易卜生的作品首先是由著名的中国作家,例如鲁迅,介绍给中国公众的。他的作品在二十世纪初一直是鼓舞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力量源泉。

易卜生主要着眼于提出许多新的观念,在舞台上演变出许多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对他来说远比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种种办法更为重要。人们之所以把他和独特的霍乱现实的风相提并论,原因就在这里。他总是把各种冲突按它们的原貌再现舞台,简单明了,令人吃惊地贴近现实。

今天,易卜生的戏剧不仅在挪威,在全世界也仍是最受欢迎的。对今天的大多数挪威人来说,挪威的文学遗产中倘若没有易卜生的戏剧,那是很难想象的。多少年来,易卜生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了。

我们希望,亨里克·易卜生文集中文版的出版,将会进一步

加深易卜生在中国舞台艺术家心中的形象,并为中国各大学和
剧院使用他的剧本提供方便。

挪威王国驻华大使

斯维里·伯格·约翰森

出版说明

在众多知名的外国文学家中,挪威十九世纪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是在中国被介绍得最早的一位。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就曾多次在文章中论及他的作品,称他为“瑰才卓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大量关于易卜生的专著和他作品的译本,还演出了他的戏剧,一些剧中主角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赞誉他是“欧洲近代第一大文豪”,并有了“易卜生主义”之说;到一九二一年更出版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二卷本《易卜生集》。易卜生当时所以受到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小市民阶级的市侩主义所进行的犀利批判,在我国当时的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中,起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当然,易卜生的全部创作,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之一,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足资我们借鉴和继承的精华,还有待深入掘发,为此首先需要对他的作品本身进行系统的译介。

新中国成立以后,易卜生戏剧的翻译介绍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我社陆续出版了《易卜生戏剧选》、《易卜生戏剧集》(四卷)、《易卜生戏剧四种》,基本上包括了剧作家的全部社会剧,其中《玩偶之家》曾多次以单行本的方式印行。为纪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便于我国学术界深入研究他的全部创作成果,我社决定出版《易卜生文集》。这次出版,除采用已故前辈翻译家潘家洵先生的全部精当译本外,还组织各方专家学者补译所有过去缺

漏的其他剧本和诗歌。《易卜生文集》共分八卷，除诗歌卷外，所收剧作均按发表年代排列，每部剧本前撰有题解，第八卷尾附有《易卜生年表》和重要研究资料。

《易卜生文集》的出版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得到了各方人士的热情支持，其中包括挪威文化界和挪威王国驻华大使馆，挪威国际发展署为此还提供了赞助。我们相信，《易卜生文集》中文版的问世，作为中挪两国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之一，将会遗惠于两国人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月

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

(代 序)

王 忠 祥

十九世纪下半叶,挪威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亨利克·易卜生就是一位使挪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乃至全人类永远又惊又喜的文化巨人。他的二十五部戏剧以及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论文等,可以说是一部翔实而生动的“巨人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和莎士比亚一样,易卜生不属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和全世界。

与易卜生同时代的和后世的许多革命家、理论家、作家都很喜爱他的作品,并且深入论述他在思想探索、艺术创新方面的重大的意义,充分肯定他在戏剧史上的卓越地位。恩格斯很欣赏易卜生式的人物,说他具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而这种性格与精神完全体现了挪威中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意识。恩格斯还把易卜生的出现与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挪威文学的繁荣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位杰出的诗人、戏剧大师,和小说家比昂逊(1832—1910)、诗人西弗勒(1857—1904)等,为挪威文库增添了光辉的篇章。他们通过辛勤的创作活动,使这一时期的挪威文学,“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不仅如此,他们还给德国戏剧文学以及其他各国戏剧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

记”。^① 其中易卜生的“印记”最显著,影响最深远。如瑞典的斯特林堡(1849—1912)、英国的肖伯纳(1856—1950)、德国的霍普特曼(1862—1946)、爱尔兰的乔伊斯(1882—1941)、美国的奥尼尔(1883—1953)等不同流派的著名的剧作家,无不把易卜生视作自己的“导师”,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与易卜生发生“共鸣”的东西。确如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所说,挪威文学能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易卜生的功劳最大。肖伯纳对于莎士比亚、易卜生都很喜爱,而且是研究两位戏剧家的行家。但在戏剧创作理论和实践上,他宁愿学习易卜生的戏剧现代化,而反对死守莎士比亚的戏剧传统法则。他认为易卜生在戏剧领域与新的社会伦理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革新者;揭露虚伪的理想与道德,在剧中提出问题并进行激烈的争论,就是“易卜生主义的精华”。^② 易卜生的丹麦朋友、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1842—1927)在《易卜生论》一书中称赞易卜生“誉满全球”时,也曾提及评论家根据易卜生独特的思想而创造的新词,“易卜生主义”与“具有易卜生特性的人”,它们不断地出现在法语、英语或其他语文之中。德国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梅林(1846—1919)在易卜生尚在人世时就强调过,易卜生的创作已在现代工人阶级中“引起对戏剧艺术的兴趣”。易卜生不仅是挪威最受爱戴的作家,而且成为欧洲的第一流作家。他希望剧作家在同时代人的阿谀奉承的气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发扬“普罗米修斯式的桀骜不驯”的战斗精神。他十分赞赏易卜生所提出的一连串社会问题与思想意识问题,尽管他还缺少“一把打开这些问题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七一至四七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② 肖伯纳于一八九一年出版了一部专著,以“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书名。

钥匙”，仍可算是当时挪威“最革命的作家”。^① 易卜生逝世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特金（1857—1933）在《平等报》上发表论文《亨利克·易卜生》。她充分肯定易卜生揭发批判社会上的虚伪道德的积极意义，剧作家虽然“提出问题，而不作答”，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能不断地骚扰资产阶级世界，不断地激励人们探索妇女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② 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深刻地分析了易卜生宣传“人的精神的反叛”的得失：反对“心灵的衰朽”和“社会的衰朽”，来一个震撼世界的“整体革命”，这就使剧作富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剧作家的“反叛”连同他的道德理想都很模糊，带有个人主义的偏激情绪。普列汉诺夫指出易卜生的思想、创作中的矛盾，毫无贬抑之意。易卜生善于思考，忧虑道德风尚，注意良心问题，探索观察日常生活的统一标准。这一特点使剧作家受到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文学里最杰出最吸引人的作家之一”。^③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易卜生及其创作的研究很广泛，著述极多，方法和结论迥然互异，尤其是“易卜生主义”成为文学、哲学、心理学各个方面引人注目的科研课题。这在现代世界戏剧发展史上确实是罕见的。歌德说过，精神有一种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他根据这个“原则”认为莎士比亚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因而撰写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1826），同样的道理，易卜生及其创作的探讨也是没有止境的，说不尽的。

① 见《易卜生评论集》第一〇七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见《蔡特金文学评论集》，第一至十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③ 见普列汉诺夫：《亨利克·易卜生》，《论西欧文学》第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易卜生于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在挪威东南滨海小城斯基恩，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一八三六年左右，易卜生的父亲因经商失败而宣布破产，从此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日常生活发生困难。家庭环境的变化，人情势利的社会风习，都在幼小的易卜生的心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一八四三年，十五岁的易卜生到格利姆斯达谋生，在一家药房当学徒。六、七年的学徒生活，使他认识了“体面的市侩们”的庸俗、狭隘和自私，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尖锐矛盾。在学徒生活阶段，易卜生努力学习文学，特别喜爱莎士比亚、歌德和拜伦的作品。这样的生活经历对易卜生后来的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鼓舞易卜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赞扬法国人民赶走国王，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他反对普鲁士武装侵略丹麦，号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瑞典、挪威三国团结一致，抵抗普鲁士。在国际革命的浪潮的影响下，易卜生开始写诗、编剧，笑骂、抨击时弊，表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自由思想。如他自己所说，在伟大的国际暴风雨的咆哮声中，他也和他所处的那个小社会打起仗来。

一八五〇年，易卜生到挪威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现名奥斯陆）投考大学，未被录取。从此，他留在首都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并积极参加挪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列恩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一八五二年，易卜生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卑尔根第一个挪威民族剧院聘他当编剧。这一年，他受卑尔根剧院的派遣，到过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国的柏林和意大利的罗马。一八五七年，易卜生担任首都剧院的艺术指导。他为开拓挪威民族戏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八六四年，普奥联军再次进攻丹麦，挪威统治者不出兵援助，结果丹麦惨败，这件事激起易卜生极大的义愤。这时，国内资产阶级政客与善变的自由主义分子掀起攻击易卜生的恶浪。易卜生毅然离开祖国，侨居国外。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德累斯顿居住最久，许多重要的剧作就是在罗马和德累斯顿写成的。一八七四年，他曾返回挪威，作短期停留。一八八四年，他在首都担任外交官，同年被派往美国，在挪威驻华盛顿使馆任职。易卜生在国外度过了二十六年，于一八九一年回国，定居克里斯替阿尼遏。他在晚年很不幸，生活在重病之中。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易卜生与世长辞，挪威为他举行国葬。

勃兰兑斯认为，易卜生的创作和易卜生主义都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发芽、生长出来的。易卜生也曾强调指出，祖国与人民、沸腾的生活对他的思想与创作有深刻影响。人们如欲了解他，必须先了解挪威。

挪威王国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与北部，地处欧洲大陆遥远的边陲。北、西、南三面临海，境内的高山、冰川、峡谷和森林极多，可耕土地很少，交通不便，人口稀薄。和西欧、中欧一些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较弱，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挪威与丹麦、瑞典、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一样，主要依靠的是人力而不是自然资源。经过长期的努力，挪威出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现在，挪威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中经济上成就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历史上看，挪威民族的觉醒、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是挪威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大的动力。

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强盛的丹麦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长期控制着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直到

十九世纪初,挪威仍处在附庸地位。十八世纪末以来,挪威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西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冲击下,挪威资产阶级也曾获得一些政治权利,不过,最终仍受国际封建势力的限制。一八一三年,与拿破仑结成联盟的丹麦政府,随着拿破仑的失败而垮台。一八一四年,摆脱丹麦控制不久的挪威,在君主国同盟的强制安排之下,被迫与瑞典合并为“联合王国”(“君合国”),瑞典国王同时兼任挪威国王。从此,挪威人民反对瑞典统治、争取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越来越猛烈。农民、渔民、牧民、大小船主以及许多重要的作家,积极推动挪威民族解放运动。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政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挪威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政治热情。在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因这一国际大事件中,挪威人民对普鲁士用武力强占丹麦领土的野心感到无比愤怒,这完全出于爱国心与正义感。易卜生在他的诗中呼吁斯堪的纳维亚人支持丹麦,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到七十、八十年代,挪威的工业,特别是林业、渔业迅猛发展,经济蒸蒸日上。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限制而形成的停滞生活,现在活跃起来了。这一时期,挪威工人运动开始兴起,一八八七年成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一九〇五年,挪威终于脱离瑞典而独立。对所有的挪威人来说,这件事是他们民族复兴的高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挪威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对“君合”,只有一部分极端的自由主义分子不赞成完全与瑞典分离。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挪威农民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不仅在挪威社会中,而且在北欧社会中都具有特殊意义。如恩格斯所说,挪威农民从来没有做过农奴,从来没有丧失过享受人身自由的权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挪威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比起

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德国小市民阶层是“一种退化”，保守而狭隘，相反地，挪威的“自由农民之子”符合挪威的历史进程，富有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性格。这些“自由农民之子”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解放热潮，使挪威社会生气盎然。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挪威民族解放运动，促使这一世纪下半叶挪威文学繁荣。摆脱丹麦语束缚的挪威语也出现了。作为“自由农民之子”的易卜生，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言论和创作针对遗留下来的痼疾和新生的弊病，痛下针砭。在挪威，在斯堪的纳维亚，在全世界，“伟大的问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诗人、戏剧家易卜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创作道路，他的丰富的作品诞生在十九世纪北欧文学特别是挪威文学发展的总背景上。十九世纪上半叶，北欧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潮。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下蓬勃发展，一批出身于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派作家，汲取民间文学的语言和技巧进行创作，积极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这一范畴。也有不少浪漫派作家提倡模仿西欧文明。到这一世纪的下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北欧文学的主潮，出现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充满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他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著作中，高度评价十九世纪北欧文学的成就，抨击丹麦官方文坛的陋习。他号召作家面对现实，尊重自由意志，善于独立思考，提出并讨论重大问题，力求文学上的“近代突破”。一些北欧作家纷纷响应，形成干预生活的文学热潮。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加尔伯利(1832—1910)、李(1833—1908)、基兰德(1849—1906)等，都站在这一文学运动的前列。在这一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到二十世纪初，北欧

还出现过颓废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它们和现实主义文学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欧文学发展状况很相似,而且不无关系。就戏剧而言,西欧各国的戏剧(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戏剧),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各种颓废主义的戏剧,通过丹麦的媒介作用,都在斯堪的纳维亚流行过。易卜生晚期的戏剧就反映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织,斯特林堡的戏剧《梦的喜剧》则反映了颓废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易卜生的创作生涯大约开始于一八五〇年左右,结束于两个世纪嬗递的年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① 根据易卜生的思想发展、艺术表现方法的演变,他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作品都具有易卜生式的风格。

第一阶段(1868年以前)是民族浪漫主义时期,主要创作具有历史性、哲理性的戏剧,以及抒情性极浓烈的诗歌。易卜生早期的剧作和诗歌充满民族奋发精神与浪漫主义激情,幻想丰富、个性突出、冲突尖锐。在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也显示了历史现实主义倾向。

易卜生主要是一位杰出的戏剧作家,但诗歌在他的创作中仍占相当的比重。他的剧作中也有不少好诗篇,如早期剧作中的一些诗剧(从《凯蒂琳》到《培尔·金特》),就表现了诗人卓越的诗才。易卜生年少时便喜欢写诗,他的诗歌创作大约始于一八四七年,写的大多是带有浪漫幻想和感伤情调的抒情诗,这些诗作曲折地反映了诗人对庸俗的社会环境的不满情绪。一八四八

① 易卜生的第一个剧本《凯蒂琳》发表于一八五〇年。在此剧问世之前,他还写过一些抒情诗。他的最后一部戏剧《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发表于一八九九年。

年欧洲的革命风暴使年轻的诗人的政治热情昂扬起来,他热烈地响应匈牙利民族革命,积极支持丹麦人反抗普鲁士侵略的斗争。他在一些十四行诗和讽刺短诗中,劝告挪威国王,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在《凯蒂琳》剧本序中曾经提及这些诗歌,并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总而言之,在伟大的斗争正在外部进行的时候,我自己因当时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完全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易卜生在五十、六十年代一方面用无韵诗体编写剧本,一方面继续创作浓缩凝炼的抒情诗。这些诗作,有的热情洋溢,放浪不羁;有的质朴纯真,感情凝聚;有的嘻笑怒骂,直言不讳;有的涵蕴极深,韵律回旋。无论哪一类诗,总离不开生活的真实或诗人心灵的真实。诗人反对生活停滞,追求自我解放。易卜生早期诗歌中的佳作,于一八七一年被收入他自编的一本《诗集》,大部分经过较大的修改。在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里,抒情诗人易卜生逐渐让位给戏剧家易卜生。他在后来的写作生活中,不再那么注重诗歌创作了。

在这个时期,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多种多样,有的借古喻今,宣传个人与不正义的社会对立;有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攻讦现实弊病。前者如《凯蒂琳》(1850)。这出戏采用罗马史家萨鲁斯特、政治家西塞罗的著作的有关部分,作为素材。剧作家对罗马帝国的叛逆凯蒂琳从孤独的反抗到毁灭,表示深切的同情。后者如《诺尔玛》(1851)、《爱的喜剧》(1862)。《诺尔玛》辛辣地讽刺、嘲笑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挪威政治家,执政党和自由主义反对派是一丘之貉。《爱的喜剧》虽然是剧作家在民间传说的启发下编写的,却突出了暴露庸俗的夫妇关系,追求理想的爱情生活的现实主题。它曾遭到一群市侩的攻击。剧作家编写这两部戏剧时,采用的仍是浪漫主义方法。《武士冢》(1850)、《厄斯特罗

特的英格夫人》(1854)、《苏尔豪格的宴会》(1855)、《奥拉夫·里列克兰斯》(1856)、《海尔格伦的海盗》(1857)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是剧作家精心写作的一组取材于挪威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传说的戏剧。剧作家描写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把他们的故事和当前争取挪威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刚毅的性格、强大的力量、爱国爱民的行为,予以热情的赞扬,同时也明确指出,他们一旦走上损人利己的歧途,就会犯罪和毁灭。民族历史剧《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里的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北方女英雄”英格夫人曾宣誓,愿意承担民族兴亡的重任,把挪威从丹麦的重轭下拯救出来。她支持过人民起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可是,她后来由于考虑个人的得失,处在两种矛盾之间,有时同意人民起义,有时又竭力阻止群众采取革命行动。她希望儿子尼尔·斯丹孙继承瑞典王位,自己当上“瑞典王的母后”,竟派人暗害王位的“竞争者”,结果误杀了尼尔。她的错误思想导致她的计划彻底失败,一切行动徒劳无功。另一民族历史剧《觊觎王位的人》,描写了桦木腿党人哈康·哈康逊国王(一译霍古恩·霍古恩孙)与斯古利伯爵之间的王位之争。哈康和斯古利都是强有力的著名人物,但他们的生活原则与道路不一样。哈康的伟大的“君王思想”,就是统一挪威、造福人民、为广大的农民的利益而斗争,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斯古利代表着封建主、僧侣的贪欲,野心驱使他夺取王位。他在惨遭市民杀戮之前,似乎检讨了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有些人生下来为了活下去,有些人生下来为了把生命交出去。从前我一向爱走上帝没有给我指出方向的途径,所以我从来没有看清自己的道路。我破坏了自己的安静生活,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剧作家肯定哈康的生活原则,否定斯古利自我毁灭的道路。

写在这一时期的诗剧《布朗德》(1866)和《培尔·金特》(1867)虽然一般作为阅读剧,^① 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两剧处在易卜生创作浪漫主义时期的结尾、现实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明显地带有过渡性质。在不同凡响的主人公形象、忧郁而幻奇的景物和浓重而复杂的象征图画中,不时出现具体地表现资产阶级、官吏、僧侣和农民的真实场面。《布朗德》通过牧师布朗德坚持绝对真理,追求纯粹精神自由的悲剧,讴歌了“人的精神的反叛”。“布朗德”这个名字在挪威文里是“火”、“燃烧物”的意思,牧师确实有炽热的天性,燃烧的灵魂。他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忠于职守,而且笃信“上帝”。不过,他心目中的“上帝”实际上是理想的“创世者”。他高喊“全有或全无”的口号,遵循自己的理想之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为了别人的理想,他要活下去;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宁愿牺牲生命和全部亲人(母亲、妻子、孩子)。他在贫穷、寒冷的北方教区,不满意当地的警官和主教,号召人们冲破一切罗网和陷阱(包括国家政权、官办教会方面的,也包括心灵方面的)。为了追寻光辉的、纯正的“生活教堂”,布朗德带领人群踏上山路,不畏艰险,不顾诅咒,勇敢地往高处走,直到雪崩使他停止呼吸。他向往的人类幸福与道德都很抽象,当然无法实现。这个孤独的社会叛逆者的形象,一直影响着剧作家日后的戏剧人物。《培尔·金特》这出戏“一半出自传说,一半出自虚构”。它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妇的儿子。与布朗德相反,他没有固定的原则,没有崇高的理想,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别人的得失。他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拼命追求个人飞黄腾达。也不能说,培尔·金特毫无优点。他的优美的形象、丰富的

① 事实上,经过一定的处理,《培尔·金特》在挪威、丹麦、英国、美国、法国都曾搬上舞台。

想象力和奇妙的内心活动,并不缺乏魅力。他在恋人索尔薇格的爱情感化下,似乎最后看见了“真正的我,完整的我,真实的我”。这一艺术典型概括了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市侩心理与生活欲望。剧作家在批判极端利己主义时,还希望人类能够不断地跨越“自我”,获得精神净化。有人指出,这出诗剧如剧作家在致友人信中所说,有他自己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不过,这不是主要的。剧中的诗行当然涵蕴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表现了“尖锐的讽刺”,但它主要的不是哲理诗、讽刺诗,而是“幻想曲”。^① 这一部由幻想、象征、寓言、哲理交织成的戏剧一发表,立即轰动欧洲,为易卜生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第二阶段(1869—1883)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杰出的成就是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剧作家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对挪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弊病痛下针砭,并且提出一连串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封建的传统道德,扫除资产阶级的市侩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提倡个性自由,主张妇女解放等,目的在于引起广大群众注意,进行社会改革。

这一时期,剧作家写作六个剧本,即《青年同盟》(1869)、《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这些戏剧,除开《皇帝与加利利人》,均以现实生活为素材。《皇帝与加利利人》是一出哲学历史剧,写作时间长达七年之久。戏剧故事发生在公元四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主人公朱里安皇帝离开基督教,怀念希腊罗马时代的多神教,他当然无力倒转历史的车轮。易卜生同情朱里安,

^① 见 R. 法夸生·夏朴:《〈培尔·金特〉英文版序》,《人人丛书》第八至九页,伦敦一九五〇年版。

因为朱里安对皇帝的宝座和基督的“魔影”怀有不可名状的恐惧,无法解放自己的心灵。剧作家通过朱里安的形象,竭力赞扬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道精神,向往“第三国家”,即不同于鄙俗社会现实的“人的国家”。在这出戏中,易卜生也曾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处理历史材料,不过,和同时期的其它剧本比较,它的现实主义还是很微弱的。其余的五个剧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社会政治生活的戏,一类是描写家庭生活的戏。描写社会政治生活的戏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青年同盟》是易卜生用散文写的第一个社会问题剧,以当时的挪威社会生活为题材,此后他创作一系列的散文剧。在这出戏里,青年律师史丹斯戈的形象,活现出自由主义的政客和投机分子的丑态。他在口头上高唱“革命曲调”,攻击地方上的保守派和“钱袋”,实则利用“青年同盟”这一组织大捞政治资本,觊觎国会议员席位和富有的女人。他的本来面目被揭露之后,那些“豪言壮语”再也没有蛊惑力量了。可是剧作家有意通过剧中人物之口,推测史丹斯戈也许再过十年或十五年还会飞黄腾达,至少可以当选“靠不住同盟”的领袖,“只有靠不住的人才能当政客”。这对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客及其党派是一阵当头棒喝。难怪这个剧本一发表,便在挪威的政界和文化界引起极大的骚动,受到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八年后,易卜生笔下的另一社会活动家诞生了,这就是《社会支柱》里的卡斯腾·博尼克领事。他被人们误认为是道德高尚的“坚实的社会支柱”。其实,他是一个唯利是图、不管别人死活的船老板,一个骗子、伪君子、犯罪分子。由这样腐朽的“柱子”支撑的腐败社会,还能持久吗?结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剧作家也希望博尼克一类人物“良心发现”,道德复活。他还通过正面人物棣纳和约翰提出说真话、不撒谎,冲破传统束缚、求索自由之路的主张,把“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当

做真正的“社会支柱”。与以上两剧比较,作为剧作家反击“论敌”的武器的《人民公敌》,具有更为锐利的批判锋芒。这出戏的主人公斯多克芒是挪威南部临海某城市温泉浴池的医官,为人正直勇敢,慷慨大方,坚持真理,忠于科学。从道德上讲,他是易卜生所崇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和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作斗争。但他的斗争只是从个人抗议与精神反叛开始,到幻想的道德教育结束。斯多克芒满以为自己的发现病毒的报告和改建浴场的方案,会得到官方的奖励和群众的称赞,结果却被他的哥哥彼得市长、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操纵的市民大会宣布为“人民公敌”,受到撤职处分。医生并没有因此消极下去,也不愿意停止斗争。他对人多势众的敌人宣战时,毫无自私之心,即使“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他无情地嘲笑当时的假民主制度,伪人道主义,坑人的法律和骗人的新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这是易卜生特别欣赏的地方。正是从道德的崇高方面,易卜生大大地突出了斯多克芒的形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赞同过易卜生及其斯多克芒医生崇尚个性自由、维护生活真理、勇于斗争群敌的激进精神;他指出,剧中斯多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命,“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显然,当时的鲁迅从爱国主义出发,很想借用欧洲“精神界之战士”唤醒国民民族自觉性,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斯多克芒医生的社会政治纲领,他的批判与否定,他的歌颂与肯定(包括他对“少数派”的信任,对“多数派”怀疑),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立场。他对社会弊病的批判是猛烈的,然而常常带有偏激情绪。

这一时期描写家庭生活的戏剧有《玩偶之家》和《群鬼》。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在这一方面,《玩偶之家》可以作为典范。《玩偶之家》通过一对夫妇从虚

伪的和谐到尖锐对立的故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问题、家庭生活、妇女地位以及伦理道德作了深刻的探讨，揭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出戏开场时，主要是女主人公娜拉与男主人公托伐·海尔茂的戏。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了，她在家中仍处在“玩偶”地位，而且长期不感到屈辱。通过这一对夫妇结婚八年后的一段生活经历，剧作家向读者与观众展示了男权社会的一个侧面。可以从这一段生活经历里随手拈来几件事，证实这一点。第一，海尔茂肉麻地称呼娜拉“小鸟儿”、“小松鼠儿”。与其说他特别喜爱娜拉，不如说他把妻子当作高级“玩偶”；第二，从生活习惯到思想感情，海尔茂严格地控制着娜拉，无论是严词训斥还是软语欺哄，他都置娜拉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只准妻子想丈夫所允许想的，做丈夫所允许做的；第三，在经济地位上，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庸，娜拉想多花点钱时，还得向海尔茂一点一点地乞讨。接着，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海尔茂的同事柯洛克斯泰闯进了他们的家。娜拉在林丹太太面前追述往事，大约在婚后头一年，海尔茂身患重病，娜拉为了救他的命，背地里假冒父亲的签字向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了一大笔债。现在，柯洛克斯泰写信给海尔茂揭发了这件事，逼迫当上银行经理的海尔茂不解除他的职务。戏剧的高潮就在这里。海尔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威胁信，大发雷霆，咒骂娜拉做出丢人的事害他身败名裂。正在紧急时刻，海尔茂又接到了柯洛克斯泰的和解信，退还娜拉的借据。他感到自己仍然安全，于是又对娜拉笑脸相迎，一如既往地唱高调，说什么只要娜拉和过去一样地依赖他，他就会指点她、教导她；说什么他的“翅膀宽”，可以保护她，就“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但是，这一类话在娜拉面前已经失去过去的魅力，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娜拉看清了海尔茂的可憎的面目和虚伪的性格，十分厌恶“玩偶

之家”，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海尔茂：“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你的拘束。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她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娜拉终于出走。《玩偶之家》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易卜生的戏剧革新的特点。它标志着欧洲戏剧发展的转折点。在《群鬼》这个剧本里，易卜生塑造了一个同娜拉很不一样的女性阿尔文太太。阿尔文太太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由于丈夫行为放荡，荒淫无耻，她也曾向她从前喜欢过的曼德牧师倾诉衷情，很想离开丈夫而出走，没想到这位牧师道貌岸然地劝她死守“妇道”、逆来顺受。她到底没有走娜拉的道路，死守着自己所不爱的丈夫过日子。丈夫死了，她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身上。同样地没有想到，欧士华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恶习，而且染上了父亲遗传下来的病毒，无法医治，终于成为白痴，只有死路一条。阿尔文太太没有勇气和“群鬼”作斗争，做了旧礼教的殉道者和淫乱社会的牺牲品。剧作家同情阿尔文太太和欧士华的悲惨的命运。

第三阶段(1884—1899)的作品，涂上了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人生哲学的探讨与戏剧人物心理的剖析进一步深化，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交错在一起。在《人民公敌》之后，易卜生又写作了八个剧本：《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1896)和《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

这些剧作自然和上一阶段的剧作一样，仍有揭露社会问题的一面，只是悲观情绪有时削弱批判力量。它们也表现了剧作家的新的思想动向，他对自己过去剧作中的人物所追求的理想表示怀疑，并且进行了自我评析。《野鸭》的几个不同性格的人

物演出了一出悲喜剧。工商业家老威利唯利是图，老奸巨滑，道德败坏。老威利曾陷害他的合伙人老艾克达尔，等到老艾克达尔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他又伪装善人，为老艾克达尔安排工作，特别关心老艾克达尔的儿子雅尔马，把自己玩弄过的女管家基纳送给雅尔马做妻子。老艾克达尔安心地给老威利抄写稿子，借此维持生活，不计较过去，也不考虑将来，就像那只被打折了翅膀而呆在屋子里的野鸭，忘却了飞翔。儿子也不比老子强多少，雅尔马确实也有“几分野鸭气息”，同样地“扎到了水底，死啃着海草”，对现实生活“很心满意足”，甚至知道老威利和基纳过去的隐情之后，激动了一阵子便宁静下来。老威利的儿子梅瑞格斯和这些人很不相同，他既痛恶父亲的虚伪性格和邪恶作为，又鄙弃艾克达尔父子所习惯的停滞生活。同时，他还是个不通世务、硬搬教条的理想主义者。为了改造雅尔马的“虚伪的家庭”，让他们过真诚坦白的的生活，他把老威利和基纳过去通奸怀孕的事向雅尔马和盘托出。从此，雅尔马的家庭失去了安宁。基纳的女儿海特维格因受不住刺激竟开枪自杀。梅瑞格斯出于好心，却干了坏事。在雅尔马这一类庸人、市侩面前，梅瑞格斯所宣扬的“理想的要求”完全落空，他在彻底失败之中感到极大的失望。《罗斯莫庄》里的罗斯莫和《建筑师》里的索尔尼斯，都有过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的“理想”被现实轰得粉碎。退职牧师罗斯莫是罗斯莫庄的主人，他努力探索一条摆脱旧传统束缚、背叛教会的新生活道路，他要唤醒民众，解放民众的头脑和意志，创建“真正的民主政治”，为那个“有真理和自由的伟大世界”而奋斗。可是，这位怀有善良愿望和远大社会理想的人，竟被难以推卸的社会重担、妻子碧爱特自杀的个人悲痛压垮了。不同的政治集团都在诱逼他、控制他、斗争他。他和他所爱的吕贝克都要受那束缚人心的罗斯莫庄人生观的支配，永远躲不开那群

象征死亡的“白马”。当“白马”出现时，他们搂在一块儿投水自杀了。和罗斯莫比较起来，建筑师索尔尼斯追求理想的决心要坚强得多，不过他的个人主义特别突出，他踩着别人的肩头上升，从不感到内疚。索尔尼斯自学成才，他的建筑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他年轻时曾在克纳特手下做事，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逐渐压倒了这位老建筑师。现在，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克纳特和他的儿子瑞格纳当了索尔尼斯的助手。瑞格纳是绘图员，有才干和毅力，很受人重视，这使索尔尼斯感到极大的威胁。索尔尼斯害怕青年人，费尽心机地限制青年人。他要把整个世界集中于“自我”，不满意任何人超越自己。这种思想也使他永远不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宁可牺牲自己和妻子的幸福。他不满意过去建造的带有塔楼的教堂和人们居住的“家宅”，要追求更高的理想，也就是建造少女希尔达所幻想的“空中楼阁”。在希尔达的鼓舞下，他似乎忘记了晕眩病，焕发了艺术青春，竟然带着花环爬上了象征理想的塔楼。可是，他确实年老力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掉下来，摔死了。这一场景表明，理想破灭了。如挪威批评家阿里克斯·博尔克曼在《建筑师索尔尼斯》一文中所说：索尔尼斯的晕眩病，“象征着他所缺少的去超越自身实现他艺术家的生活梦想的那种才能”。^①

在这一时期中，易卜生笔下的一系列重要的戏剧人物，充分地表明剧作家世界观的深化与复杂化。他特别有意突出孩子的形象、女性的形象和知识分子的形象。比如，九岁的男孩艾友夫（《小艾友夫》），与海特维格一样，也是个动人的孩子的形象。学者沃尔茂和他的妻子的自私自利使小艾友夫成为残废，甚至丧失了生命。小艾友夫的死亡，也唤醒了沃尔茂夫妇的人性，他们

^① 见《易卜生评论集》，第三七八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要走出狭小的“地牢”，到广阔的天地去：“往上走——朝着山顶走，朝着星球走，朝着伟大肃静的地方走。”与吕贝克一样，海达、泰厄(《海达·高布乐》)、艾梨达(《海上夫人》)、艾勒(《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忠实于自己的个性。与此同时，她们的性格又有明显的差异。海达出身于贵族之家，高傲、刚愎、妒嫉无限制地发展，成为“精神贵族”和生活的破坏者，她毁了自己的情人，也毁了自己。泰厄与她相反。泰厄朝气蓬勃，富有牺牲精神与坚强的毅力，成为生活的创造者，她帮助学者乐务博格，鼓励他写出了高水平的科学论著。艾梨达热爱大海，追求个性解放，她很想抛弃家庭，跟“陌生人”远走高飞。她到底没有像娜拉那样离开丈夫房格尔，因为房格尔不是海尔茂，他同意妻子“可以选择自由，自己负责”。艾勒是另一种女性，她连艾梨达所获得的许诺式的自由也没有，于是她的冷静、温婉和聪颖都由于性格软弱而失去了魅力。她对博克曼的爱情，被他的政治野心出卖了。她和她的孪生姐姐耿希尔得，变成了围绕着这个“死人”的两个影子。如果说，剧作家对于去恶向善的知识分子罗斯莫给予赞扬，对于登高坠落的建筑师表示惋惜，那么他对于唯美艺术家鲁贝克(《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则是毁誉参半。鲁贝克鄙视庸人俗事，追求艺术的理想世界，但他脱离了生活实际，浪费了少女爱吕尼的感情。易卜生的赞扬、惋惜、揭发和批判，都来自他的仁慈之心与他关于道德净化的主张。

十九世纪挪威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欧洲的革命形势，培育了易卜生。易卜生一生都在寻找精神出路和社会出路，执着地探索新的人生宗旨、新的道德风尚、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艺术道路。建立理想中的真善美的大厦，必须破坏旧的基础。因此，他对社会上一切腐败陈旧的东西予以彻底否定，批判的劲头和追

求的劲头一样大,一样绝对化。易卜生主义就是在这种不平凡的追求与否定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且形成他的戏剧创作的突出的思想特征。

易卜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富有挪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体现了“自由农民之子”的精神传统和时代要求。挪威的小资产阶级与同时期的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小市民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特性、开创性和独立性,这就构成了易卜生的人道主义的精髓。易卜生的人道主义当然不会超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正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在挪威历史之中并带有挪威民族特点那样,人道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体现在易卜生主义之中,也必然带有挪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尽管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挪威却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易卜生主义以及那些宣传易卜生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挪威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包括恩格斯所说的“文学繁荣”)。挪威的这种“进步的社会运动”虽仍属资本主义范畴,却不同于十九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相当于英国莎士比亚创作的中后期。作为“自由农民之子”的思想家和代表的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残余,另一方面凭借个人的精神反叛去追求绝对的个性解放的理想世界。也必须看到,易卜生主义的时代毕竟是十九世纪,当时的挪威社会在资本主义兴起的繁荣景象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产阶级现存秩序的悖理性。易卜生主义和资产阶级鄙夫俗子的利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在扫荡封建残余势力时,还要非议、攻讦那些新时代的伪君子、吝啬鬼和野心家。在这里,蕴涵着资产阶级早期理想和新时代批判精神的易卜生主义,确实具有反封建残余、反资产阶级贪鄙庸俗的双重意义。易卜生并不

笼统地赞扬人道主义，他曾借用布朗德之口嘲笑过那种爱一切（包括丑恶与敌人）的伪人道主义。他坚决反对那些卑劣渺小的人冒充“人道主义的使徒”。易卜生运用他的颇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为挪威积极向上的中小资产阶级制造舆论，这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与利益。

在易卜生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放射出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他的戏剧在文学史上别开生面。他的杰出的戏剧人物很像他本人，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独立精神。他在三个创作时期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挪威在前进中的复杂矛盾，批判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和基本要求。较早的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戏剧，就表现了易卜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热情。《武士冢》、《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等一系列取材于民族历史、民间传说的戏剧，以及产生在这一基础上的英雄形象，发挥着热爱祖国、振兴民族、反对封建势力和外来侵略的启蒙教育作用。在甘达尔夫大王、英格夫人、哈康逊国王等浪漫主义人物形象身上，已经显示了特殊的反叛精神与不受任何拘束的独立性格。关于后来的一些戏剧人物，如布朗德、娜拉、斯多克芒、罗斯莫等易卜生主义体现者，更加执着地追求“人的精神的反叛”，“道德升华”和“整体革命”，更加坚决地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意识与资产阶级的现存秩序。布朗德要求自己和别人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做“真正的人”、纯粹的人、永远自强不息的道德高尚的人！他要求人们和他一道，解除一切“罗网”与“陷阱”，扫除一切角落里的“灰尘”，和一切阻止自己前进的“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娜拉为了身心的自由，勇敢地否定傀儡家庭以及维护男权社会的法律与宗教。斯多克芒毫不动摇地为他的“公理”、“真理”（公共利

益、人的尊严、科学态度)而战斗。罗斯莫怀抱着革新社会的理想,他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个理想毫无希望,却又毫不退却,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忠实于自己的个性。易卜生十分欣赏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与不公道社会的尖锐对立。易卜生竭力赞扬他们的“自我主义”(个性主义),让他们有的坚持“自我”,像布朗德、斯多克芒那样;有的寻找“自我”,像罗斯莫那样。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常常以失败告终。也有例外的,作为转变人物的培尔·金特,在纯洁的爱情的教化下似乎找到了“自我”。剧作家本人就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义”,这里的“自我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主义,和专门为己、毫不利人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颇不一致。它常常蕴涵着“利他”的意义。剧作家在一封致劳拉·彼得逊的信中写道:“主要的问题是对自己保持真挚和诚实。不是决意要这要那,而是决意要一个人所绝对必要的东西,因为人是自我,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其他的一切只能导致虚伪。”他在致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也说过:“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 and 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① 易卜生绝对推崇人的精神生活,努力追求无限的自由。他号召人们不断地净化道德,一直到灵魂能与上帝对话;要求人们按个人独特的意志而生活,奉行“全有或全无”(非此即彼)的宗旨(像戏剧《布朗德》中的主人公那样)。他的这种思想,以及那些宣传易卜生主义的人物的社会观、哲学观,和十九世纪上半叶丹麦学者基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在主观唯心主义

^① 见《易卜生评论集》第三五六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的指导下,基尔凯郭尔提倡“强的个性”,维护“个人自我”,认为事物生成都是按“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而“非此即彼”的变化又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人只有摆脱一切世俗之见和固定的道德原则的束缚,进入非理性的“宗教阶段”(并非人世间的宗教),才能达到自己的真正存在。不管易卜生承认还是不承认,崇信易卜生主义的一些人物的身上,多少反映了基尔凯郭尔的这一类思想观点的影响。可是,这些人物崇尚科学、向往民主、提倡妇女解放、追求知识与理性,则与基尔凯郭尔迥异。在戏剧中,易卜生式的英雄人物常常和其他人物交往,从而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讨论是非,谋求出路。易卜生创作的批判精神,伴随着一连串问题的提出、讨论而大放光辉。在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历史剧、现实主义问题剧以及一些带有象征主义特色的戏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理想色彩始终融合在一起。易卜生批判社会现存秩序,追求真正的自由王国;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提倡无畏有益的自我牺牲精神;批判小市民的停滞生活,鼓舞人们做既有理想又讲求实际的高尚的人。易卜生主义在彻底否定国家、社会、宗教的弊病和一切虚伪的口号时,也过分强调了不利于人民大众的绝对个人主义,宣扬了缺乏具体内容与措施的空想社会主义,如通过“人的精神反叛”进行毁灭全世界的“整体革命”等等。像布朗德那样的“革命者”,他为之进行殊死的斗争,全力加以攻击的敌人在哪儿?他所强调的“全有”、“全无”有何具体内容?易卜生没有交代,可能他和他的布朗德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为对那个特定时代的一种反拨,这一切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无论易卜生主义有怎样的弱点,无论它的人道主义核心具有何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它所表现出来的首创的、独立的精神,破旧立新的坚定性,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易卜生说过:“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我对这些问题

没有答案。”尽管他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作具体的回答，或者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切中时弊，能激励人们进行社会改革。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神圣任务，易卜生的伟大就在于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易卜生的创作有其统一的风格，思想倾向鲜明，哲理涵蕴深刻，艺术手法多样，想象丰富奇特。无论抒情的诗歌，还是叙事的散文，都做到了浓缩、凝练、生动、清畅、遒劲。在艺术表现方面，戏剧家易卜生基本上可以包容诗人易卜生，他的诗剧就是叙事诗和抒情诗的戏剧化的结合。

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易卜生突出了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戏剧，都离不开挪威的社会现实，并且体现出剧作家关于“艺术反映生活”的美学主张。他认为他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他所亲身体验过的一切的再现，也是与他阅历过的一切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剧作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而是置身于社会之中。反映现实的手法多种多样，干预生活的原则却是一贯的。即使是早期的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戏剧和晚期的象征主义色彩浓重的戏剧，也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布朗德》的悲剧是在独特的挪威社会生活条件下演出的。主人公的浪漫个性与严酷的社会对抗，表现了剧作家关于当代生活的见解。《培尔·金特》的主人公的奇特的冒险故事，穿插着一些针对性很强的政治讽刺画和生活气息极浓的风俗画。十分有趣的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在下面这一点上很相似，他们的晚期创作不仅恢复而且加强了早期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创作中期都突出了现实主义。有人认为，就易卜生创作的整体来说，他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人认为，易卜生的晚期创作热衷于浪漫的象征，背离了现实主义，格局不高，实则未必

尽然。易卜生一向重视浪漫的象征,他认为象征“是肇始、是前提,是事物自身的本质原因”。他在一八九七年(晚期创作即将结束时)似乎对此作过“自我掩饰”：“我不寻找象征,我描写人。”事实上,剧作家一直都在“寻找象征”。不过,他在创作的晚期加强浪漫的象征,确实并非为了象征而寻找象征,而是为了人而寻找象征。虽然有时象征被引向难以理解的极端的隐秘地步,但绝大部分象征显然是有意识的,甚至有助于人物心理刻画。比如,折了翅膀的野鸭象征受过打击而颓废潦倒的人,艾克达尔和雅尔马不仅过着野鸭式的宁静的生活,而且有着野鸭的安于现状的心理状况。白马象征着死亡,它一直威胁着罗斯莫的心灵。塔楼象征着崇高的理想,建筑师索尔尼斯从塔楼上摔下来,他无法攀登理想的高峰。辽阔的大海和神秘的陌生人,象征着遥远的“希望”,引起了艾梨达追求自由的生活激情。鲁贝克的被搁置在远方博物馆的雕像,以及他为大人先生制作的大型群像,象征着艺术没落和商品化的现状。这些象征显然是生动、深刻而确切的。易卜生的晚期戏剧,在题材方面不如中期戏剧那么广泛,在社会批判方面也不如中期戏剧那么明朗,但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浪漫的象征手法,它与易卜生思想矛盾的深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从作品的实际来看,剧作家所运用的明显的象征和隐蔽的象征,其意义常常随着剧情、人物内心的变化而变化,并逐渐取得社会内容,仍能表达深广的忧愤。易卜生的象征手法和人物内心刻画(特别是晚期戏剧),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及后世的欧美象征戏剧、心理戏剧有显著的影响。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奥尼尔就学习并发展了易卜生的象征手法,他的“毛猿”扬克(《毛猿》)的象征,和易卜生的野鸭、白马的象征一样,也是有意识的,突出了人物内心和戏剧主题。易卜生的剧作,不仅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而且

和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颇有相通之处。不少现代派作家师法易卜生写剧作诗的笔触,把易卜生当作自己所属流派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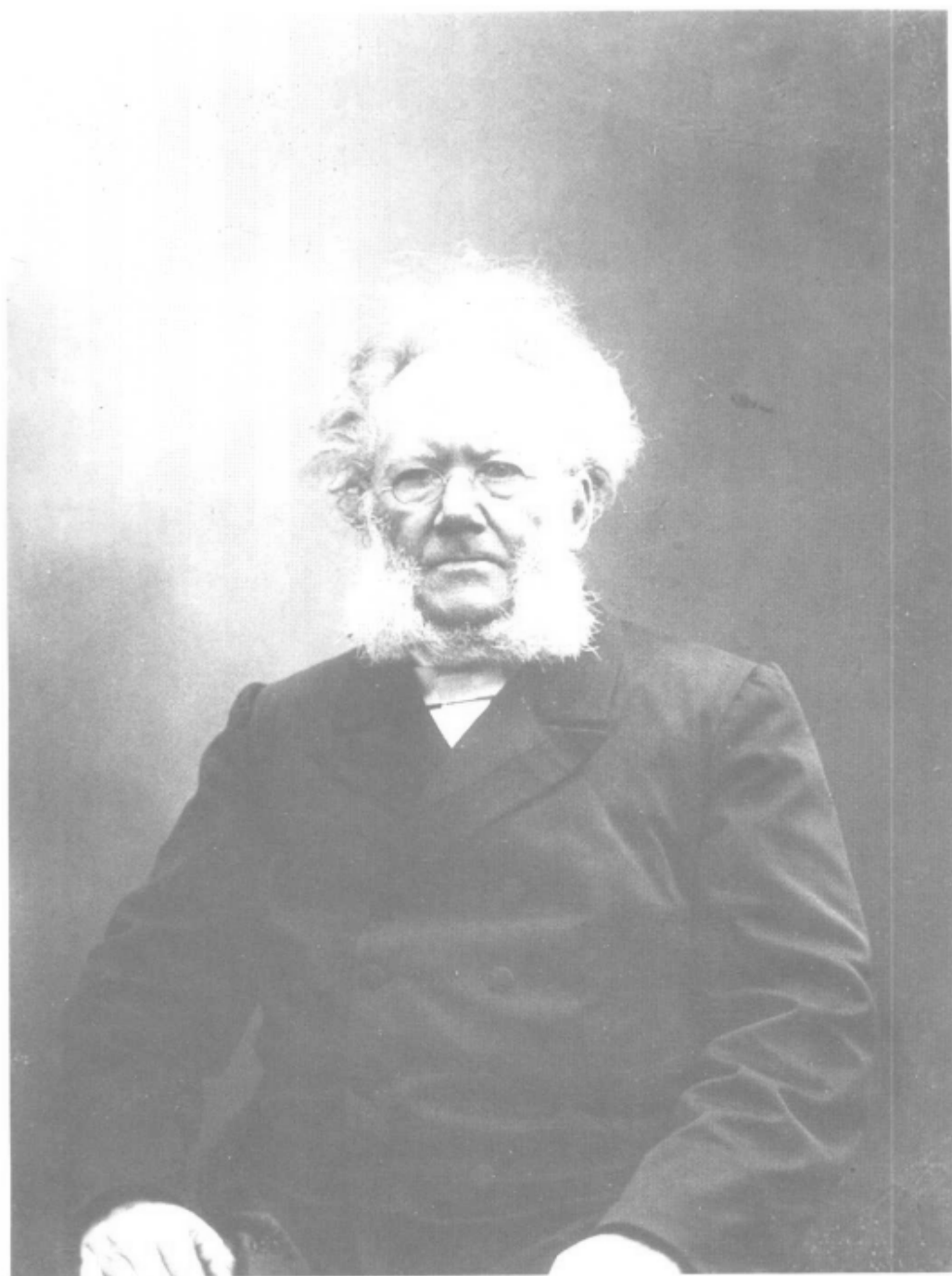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改变了欧洲戏剧创作的道路。他反对当时西方流行的情节巧合而内容空洞贫乏的戏剧,在写过几部带有探索性的浪漫主义诗剧后,便有意打破西方浪漫派传统,努力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白话剧。他通过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最简洁的剧情把社会问题和舞台艺术结合起来。这一突出的特征体现在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剧中。剧作家善于通过剧中人对许多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长篇争论,并且作出自己的解释。比如,娜拉与海尔茂的争论、阿尔文太太与曼德牧师的争论,驳倒了虚伪的资产阶级家庭及僵死传统的捍卫者的全部论据。斯多克芒和市长等人在讲坛上的一场大辩论,揭露了牟取私利的当权派和机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丑恶嘴脸。这些戏剧以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为戏剧冲突的中心,抓住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解析社会,其结尾虽不直接作出结论,却能激发广大群众深入思考,探索问题的答案。这些戏剧布局越平凡越能引起观众的兴趣。戏剧和讨论合而为一,观众和剧中人合而为一,达到思想内容和戏剧性情节的有机统一。剧作家的争论性的戏剧构思,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多采,使形象的“辩词”和“警句”更加精辟锋利。易卜生把渗透了动作的“讨论方式”和戏剧性、抒情性结合得那么自然,这正是现代戏剧不可缺少的要素。

易卜生处理戏剧冲突的方式多样化,有时突出“正面冲突”,如《娜拉》、《人民公敌》中的两种力量进行正面的反复较量。有时与此相反,“冲突”的双方并不正面交锋,如《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虽然没有对“群鬼”作正面的斗争,但其人其事对“群鬼”的控诉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戏剧冲突早在剧情展开之前酝酿已久,把许多情节推向过去,故事从临近尾声处

开始,剧情本身实际上成为冲突的最后结局。在一些优秀的戏剧中,易卜生灵巧地运用了“回溯法”。所谓“回溯法”,就是戏剧某些重要的情节在幕前已经发生,幕启时的戏只是幕前情节发展的后果。这里仍以《玩偶之家》为例,它不仅在故事的结尾处开始,而且对幕前的情节,也不集中在第一幕里交代,而是在全剧进行中分散地予以说明。在这出戏中,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回溯”往事,她为了全家的生存曾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丈夫死后又过着孤寂的生活。娜拉也“回溯”往事,她为了医治丈夫的病借了一大笔债,一直不让丈夫知道。这两种“回溯”都是顺应情节的发展出现的,大大地节省了剧作家的笔墨,使戏剧结构更加紧凑,很好地表现了戏剧冲突与人物性格,推动了柯洛克斯泰与海尔茂之间的矛盾,为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冲突和发展作了铺垫。在戏剧的高潮中,娜拉看清了海尔茂的完全相反的两副嘴脸,大彻大悟,她毫不犹豫地离开丈夫和孩子,不考虑任何后果,大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了。从情节的开端发展到高潮,又从高潮到结尾,确实耐人寻味。娜拉离开了丈夫、孩子和家庭出走,到何处去?剧作家没有作答。这里的结局,也可以说是另一戏剧的开始,在另一出人生戏剧中,娜拉会扮演什么角色呢?人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说明易卜生戏剧的效果很好。

易卜生在中国并不是陌生的,广大读者极其重视这位戏剧家的创作在中国的翻译、演出、评论的历史。早在“五四”以前,我国知识界就介绍过他的戏剧。“五四”前后,中国话剧从西方输入,开始兴起时被当作文学革命的一部分,充满了社会问题剧色彩,显然深受易卜生戏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易卜生及其戏剧对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运动起过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更多、更有系统地出版了易

卜生的剧作。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不但继续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使他们从更广阔的生活层面对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过去印行的《易卜生戏剧四种》和《易卜生戏剧集》四卷之外,郑重出版一套八卷本的《易卜生文集》,这将便于中国读者更好、更全面地汲取和借鉴这一宗宝贵的人类精神遗产了。



作者像

目 次

凯蒂琳	1
武士冢	133
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	183
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	203

凯蒂琳

(1850)

黄雨石译

【题解】

《凯蒂琳》是易卜生的第一个剧本，写于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为无韵诗体三幕剧。一八五〇年剧作家自费出版此剧，署名“布林约夫·巴尔梅”，并曾请求克里斯替阿尼遏剧院（即后来的奥斯陆剧院）上演，但由于“不适宜演出”而遭到拒绝。此剧中文本，转译自一九二一年牛津版《斯堪的纳维亚名著》第十七卷《亨利克·易卜生的早期戏剧》（纽约“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

这出戏取材于古罗马史学家萨莫斯特的凯蒂琳（约公元前108—公元前62）传记，和政治家西塞罗所编的有关凯蒂琳的演说稿。不过，剧作家不同意他们对罗马当局的叛逆者凯蒂琳全盘否定，他同情凯蒂琳向旧世界宣战，并为正统派心目中的这一“叛徒”的际遇鸣不平。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创作动机。

戏剧的主人公凯蒂琳出身贵族，胸怀壮志，智勇双全，在罗马的破落贵族中很有威望。他对罗马元老贵族的暴虐政治和骄奢淫逸的社会风习，很不满意。许多不满现状的年轻的贵族和老兵密谋造反，要求凯蒂琳当他们的领袖。可是，凯蒂琳的妻子阿瑞丽亚劝丈夫放弃名利与地位，寻找一片乐土享受安宁的田园生活。起初，凯蒂琳听从阿瑞丽亚的劝告，准备离开城市，后来经过弗瑞亚女尼的怂恿，又改变主意，决定实行叛乱计划。他对亲信、贵族青年库瑞亚斯讲过自己对弗瑞亚的爱情，还有攻击罗马暴君的谋略。他不曾考虑他们对自己的情感的变化。弗瑞亚一心一意要为她屈死的妹妹西尔维亚复仇。仇人就是凯蒂

琳,因为他在年轻荒唐时奸污了西尔维亚。库瑞亚斯热恋着弗瑞亚,甘愿充当弗瑞亚的复仇工具。他向罗马当局告密,使凯蒂琳等人的叛乱计划破产。在罗马大军逼近举事者营地时,凯蒂琳发现共谋者中有一伙人谋求私利,感到理想的幻灭,不过他仍然和战友们英勇地抵抗敌人。凯蒂琳独自一人留在战场上,万念俱灰。在弗瑞亚的蛊惑下,他竟刺伤了热爱他的阿瑞丽亚。凯蒂琳为了他能得到彻底解脱,要求弗瑞亚结束他的生命,弗瑞亚把匕首深深地刺进了他的心脏。凯蒂琳临死时,紧紧地搂抱着阿瑞丽亚的尸体,表示忏悔之情,感谢她的爱驱散了黑暗,使他更加清醒。弗瑞亚的复仇愿望实现了,她仍然怀着对凯蒂琳“既恨又爱”的复杂感情,渐渐地消逝在树林中。

第二版作者序

《凯蒂琳》一剧写于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冬季,那一年我二十一岁,从此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

我那时住在格里姆斯达^①,一方面必须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活,一方面还得弄点钱补习功课,为大学考试作准备。那是一个极不安定的时代。二月革命、匈牙利叛乱和其它地方叛乱、石勒苏益格战争^②,——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速了我的发展,尽管直到很久以后我实际仍然极不成熟。我写了一些鼓舞马札尔人^③的响亮的诗歌,号召他们为了自由和人道坚持进行他们的“反暴君们”的正义斗争。我写了相当数量的十四行诗,献给奥斯卡国王;其中有一首,据我的记忆,特别对他发出呼吁:请求他捐弃一切个人成见,站在他的部队的最前列,率领他们去协助处在石勒苏益格最边远地区的我们的弟兄。和

① 挪威南部的滨海小城,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与丹麦隔海相望,商业发达,风习开通。

② 二月革命,指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国巴黎人民起义,推翻七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匈牙利叛乱,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匈牙利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奥地利统治的革命斗争。

石勒苏益格战争,指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丹麦和普鲁士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日德兰半岛南部,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北部的州。

③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这里,作为匈牙利人民的代表。

当时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十分怀疑,我的那些吞吞吐吐的呼吁,实际上真能对马札尔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事有任何帮助,因此我现在感到,那些东西至今仍处于不为人所知的手稿堆中,倒是一件幸事。但在那时,每遇较重大的场合,我总抑制不住自己热情充沛的奔放的诗兴,而其结果——不论是从朋友们或从非朋友们那里——我所得来的总只是一点不伦不类的酬答;朋友们对我欢呼,说我特别善于表达仿佛出于无意的诙谐,至于那些非朋友们,他们感到,一个像我那样年轻的无官无职的无名之辈竟然想去探索他们自己连吭都不敢吭一声的问题,实属咄咄怪事。为了使大家明白真相,我还应作补充说明,在许多场合,我的作为的确很难使整个社会充满希望,认为不久一定会看到我的公民道德日益增进,因为我同时还由于写了不少短小的警句和无情的讽刺,跟许多值得我尊敬的、对他们的友情我实际十分珍视的人发生了齟齬。总而言之,在伟大的斗争正在外部激烈进行的时候,我自己因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完全处于交战状态之中。

正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在一边准备考试的同时,抽空全部读完了萨勒斯特的《凯蒂琳》和西塞罗^①所编的凯蒂琳的演说稿。我匆匆读完了这些文献,几个月之后,我的剧本便写成了。从书中完全可以看出,在有关凯蒂琳的性格和行为方面,我那时并不同意那两位古罗马作家的观点,甚至现在我还倾向于相信,这个人必定有他伟大的地方和举足轻重的影响,才使得一向热心代表大多数人说话的西塞罗,在事情发生急剧变化,以致对他进行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散文作家,以雄辩而闻名。他以执政官身份在议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凯蒂琳反对共和政治的言行。

攻击不会再有任何危险以前，终于感到不便对他下手。我们还必须记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凯蒂琳这样完全靠敌人的议论建立超越自己的声誉的人是极为少见的。

我的戏是在深夜写出的。我的学习实际完全依靠自己从老板那里偷来的一点时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只是全心全意经营着他的买卖。从那些偷来的学习时间中，我还得再抽出一段时间写诗。因此，除了利用夜间的时间，我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办法了。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这个戏的全部情节几乎都发生在夜间。

自然，我埋头写作的事必须对我的同事们严守秘密，因为这事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可是，要让一个刚二十岁的诗人长期这样对一切人保守秘密，那实在是很难做到的，因而，我终于向两个年岁和我相仿的朋友透露了我正在秘密进行的工作的性质。

《凯蒂琳》写成后，我们三人都对它抱着极大的希望。首先最重要的，得把它抄出一个清本来，以使用一个假名字送到克里斯替阿尼遏剧院去上演，然后当然还得出书。我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负责照我那份未加修改的草稿准备出一份漂亮、清楚的抄本，他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是那样一丝不苟，以至草稿上无数的破折号一个也没有略去，其实其中有许多都是我在狂热的写作过程中，因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词句信笔画下的。我的另一个朋友，因为他现在已不在人世，我应该提一提他的名字，他叫休勒鲁德，当时是个学生，后来作过律师；他带着那份抄写稿到克里斯替阿尼遏。我现在还记得，他曾在信中告诉我，《凯蒂琳》已送到剧院去；并说我这出戏很快就可以上演——关于这一点自然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剧院的一些负责人都是极有见解的；还说，同样不容怀疑的是，市里的书商一定都会极其愿意为这个剧

本的第一版付出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稿费,而他认为唯一的问题是,他得先弄清谁肯出的价钱最高。

在一段较长时间的紧张等待之后,似乎又开始出现新问题。剧院当局把剧本退回给我的朋友了,并附了一封态度非常客气、但也同样非常武断的退稿信。他现在拿着那手稿前去拜访了一个又一个书商;他们讲的话千篇一律,都和剧院当局所讲的差不多。出价最高的一个书商的要求是:让我们自己付出若干印刷费,稿费一文无有。

不管怎样,所有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那位朋友对胜利的信心。他反而给我写信说,这样可说是再好不过了;我应该自己出面出版自己的剧本;所需的款项, he 可以先给我垫上;由于有关事务性的工作全由他来负责,赚得的钱我们两人平分;至于校对工作,他认为完全多余,因为那手稿写得那么漂亮,那么清楚,印刷工人完全照排就行了。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明确告诉我,看来前途大有可为,他正在考虑放弃他的学业,以便全力投入我的作品的出版工作;他想着我一年写那么两三个剧本总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按照他根据可能性所作的推算,依靠卖书的盈利,我们很快就可以去进行一次我们曾经一再讨论并决定要进行的全欧和东方的旅行了。

可在当时,我的旅行当然还只能限于克里斯替阿尼遏。我到那里的时候正是一八五〇年的初春,在我到达之前不久,《凯蒂琳》已经在书店里出售了。这个剧在学生们中间很受注意,引起了他们相当大的兴趣,但是批评家们却大都拿它在诗文上的缺点大做文章,并认为它在其它方面也不够成熟。只有一篇东西提出了表示赞赏的意见,这位先生的赞赏却一直使我万分感激,并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再次向他表示我的感谢。印数有限的那个剧本没有卖出多少本;我那位朋友自己就

保存着很大一部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现我们的日子不论怎么安排也有点难以对付,于是那堆印刷品非常幸运,全部作为废纸卖给了收破烂的商贩。这样在紧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的起码的生活所需倒是得到解决。

我去年夏天在家乡逗留期间,特别是在我从家里又来到这里以后,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更为清晰地体会到了我所经历的五光十色的文学生涯。和别的一些东西一起,我又拿出了我的《凯蒂琳》。剧的内容,在细节方面,我差不多已全忘了;可是重新读过一遍之后,我发现,不管怎样,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我今天仍能接受的,特别在我感到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后来的作品一直引以为中心的能力和愿望之间的矛盾、意志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在人类和个人身上不时出现的悲剧和喜剧成份的交融等等——似乎都已在这里隐约地有所表露。我因此计划出一个新版本,一个“再生版”——这计划,我的出版者,一如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马上就同意了。

但自然,一切照旧,完全照原样来重印那个本子,那是不合适的,因为我前面已说过,那不过只是我的一个极不完善而且未经修改的设想,或者说只是一个极粗糙的草稿。在重读它的时候,我清楚地记起了我当时的设想,而且我也看到,那表现形式实际上无一处完美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想法。

因此,我决定重新修订我幼年时写下的这个剧本,力求做到,即使在那时,如果我有充裕时间,如果生活环境稍稍好一些,我应该能写出的那个样子。剧本的中心思想、对问题的各种看法,以及整个剧情的发展,我基本上都没有改动。该剧应该说仍然是原剧;只不过它现在具有一个更完整的形式罢了。

由于有这么一些想法,我真切希望我的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们和其它地方的朋友们将会乐意见到这个剧本;我希望他

们把它看作是在这个对我来说变化万千、矛盾重重的时代行将结束时，我对他们的一点献礼。我在二十五年前怀有的梦想大部分已经实现，虽然它不完全是我原来设想的样子，时间也远不像我原来所希望的那么快。然而，我相信现在这样对我来说倒是再好不过了；我并不希望在这段时间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最好没有发生过，如果我现在来回顾一下我所经历过的这段生活，我对一切事情，对一切人都深为感谢。

亨利克·易卜生

一八七五年二月于德累斯顿

人 物 表

鲁侠斯·凯蒂琳——罗马贵族

阿瑞丽亚——其妻

弗瑞亚——灶神^① 殿女尼

库瑞亚斯——凯蒂琳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曼里阿斯——一位老战士

兰吐勒斯

加比尼阿斯

斯塔提涅斯

柯帕瑞阿斯

塞西加斯

安比俄瑞克斯

奥罗菲柯

一老人

灶神殿的众女尼和男仆们

众斗士和战士

} 年轻的罗马贵族

} 阿罗布罗吉^② 使臣

① 或为家室女神。传说古罗马的第二个王努马·彭皮利乌斯为司炉灶的女神维斯塔(Vesta)建立了第一座庙宇,供奉维斯塔的女尼必须保持童贞,必须维持神殿上永不熄灭的火,如有人破坏这一规定,人们就将她活埋。

② 指当时的高卢人。高卢系古地区名,因居民为高卢人而得名,主要分为内高卢与外高卢两大部分。内高卢包括今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以南、卢比河以北地区,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外高卢包括今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瑞士的一部分,公元前五八至公元前五一年被罗马统帅凯撒征服。

阿罗布罗吉护卫

色拉^① 的鬼魂

第一、第二幕地点在罗马附近,第三幕在艾图瑞亚。

① 即鲁挟斯·C·色拉(公元前 138—公元前 78),罗马军人和政治家。他的独裁统治终于结束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

第 一 幕

〔罗马郊外弗拉米连路。路旁一片山林。背景处可以明显看到罗马城墙和城中高地的建筑。时间已近黄昏。〕

〔凯蒂琳在小山的丛莽中，依树伫立。〕

凯蒂琳

一定得！我一定得！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催促我前进——我决定听从它的召唤。我有勇气，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求远比目前更为高尚百倍的生活——目前，这不过是一串无节制的放荡——！不，不；这全然辜负了我有所求索的心灵。

我唠叨，一再唠叨，只不过是為了忘却！过去了，一切已经完结！生活实在无聊。（停了一会儿）

我青年时期的梦想全都哪里去了？它们已像盛夏飞驰的云彩一样飘散，除了悔恨、悲愁，什么也没留下，——一个个大胆的希望全被命运夺走。（他以手击额）

厌恶你自己吧！凯蒂琳，对自己辱骂！

你自信心中蕴藏着高超的力量；——

但你的全部斗争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无穷无尽——在情欲中讨生活！

（稍平静一些）

可是，也有时候，比如像现在，

有所追求的热情在我胸中暗暗燃烧。

啊，这时，我凝望着那边骄傲、

富有的罗马城——看到它现在已

陷入无穷的苦难，已变得如此凄凉，看到它

像一轮燃烧着的太阳在我眼前闪现，——

我心灵中就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叫喊：

起来，凯蒂琳，——快醒来，拿出男子气概！

（急骤地）

啊，这一切不过是黑夜见到的幻象，

是因孤独而产生的梦一般的幻影。

只要严酷的现实发出一点声响，

它们便立即向心灵的幽深处隐藏。

〔阿罗布罗吉的大使安比俄瑞克斯和奥罗菲柯以及他们的护卫由大路上走来，并未看到凯蒂琳。〕

安比俄瑞克斯

看哪，我们快到了！那便是罗马城墙！

那高耸的寺院简直要和天空比高。

奥罗菲柯

这就是罗马吗？这就是意大利的天庭，

也许很快德国——还有高卢都将由它统领。

安比俄瑞克斯

啊，是的，真不幸，——看来真有可能如此；

罗马的王权是那样残酷无情；
它总把它所征服的一切都碾为齑粉。
很快我们便可看到我们的命运将是如何：
不知这里是否能帮助解除我们的危难，
使和平和正义能在我们的家园重现。

奥罗菲柯

那一定不成问题。

安比俄瑞克斯

我们姑且这么希望；
因为目前一切都还在未知之天。

奥罗菲柯

你看来还有几分忧虑？

安比俄瑞克斯

我又岂能安心？
罗马无时不在觊觎她的巨大权力。
别忘了这个骄傲的自高自大的国土
并不像我们那里，由众酋长统辖。
在我国内，统治者是才人、武将，——
才智过人，征战时勇冠全军；
我们才推选他们为人民领袖，
为我们的统治者和判明是非的法官。
可是在这里——

凯蒂琳（对他们叫喊着）

——在这里强权和自私统治着一切，——
欺骗和阴谋诡计是攫取权位的法宝。

奥罗菲柯

真糟糕，弟兄们，真糟糕！他在偷听。

安比俄瑞克斯（对凯蒂琳）

这难道就是高贵的罗马人应有的行径？
在我们国家，我们却认为这是愚妇的伎俩。

凯蒂琳（走到大路上来）

啊，别害怕；我实在无意偷听；
只是偶然听到了你们刚才的议论。——
你们是从老远的阿罗布罗吉来的吗？
你们想来罗马寻求正义？啊，那决不可能！
快回家去吧！这里是暴君当政，
反正义的恶行在这里正空前猖獗。
共和国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口号；
所有的人全都是遵命和乞怜的奴隶，
是一群负债的奴仆，他们必须臣服于贪赃枉法的
元老——并接受他们的贪婪和残暴的统治。
早年彼此关怀的社会意识已不复存在，
它已变成前代社会的高尚风貌——徒然令人追忆！
这里，生命和安全都成了可以出卖的恩典，
必须付出一定的苦役或金钱才能取得。
在这里统辖一切的是暴力，不是正义；
高尚的人已经消失在一派金光灿烂之中——

安比俄瑞克斯

那么请问——你究竟是谁？竟这样
把我们的希望赖以支撑的支架全部拆毁？

凯蒂琳

一个心中燃烧着自由的圣火的人；
他也是一切不正当的权力的仇敌；
他是被踩在脚下的可怜人的朋友，——

他一心想把那些权势人物掀下他们的高位。

安比俄瑞克斯

你是罗马的贵族吗？啊，罗马人，请讲——
是否因我们是陌生人，你便要把我们欺骗？
难道罗马已不再保护弱者，不再
是暴君们的对头——并愿意解救我们的危难？

凯蒂琳（用手指着罗马城说）

你瞧那边高处那无比宏伟的

高大的圣庙，

高高在上，显得是多么高傲，多么威严。

你再看，在临近黄昏的夕照中，它又是如何
带着西方天空的即将消失的余辉向下沉沦。——

罗马的夕辉也正这样在迅速消失，

在这里自由已被奴役代替，处处暗无天日。——

但是，不久准会又有一个太阳在她的天空闪耀，

那时候，黑暗便会一转眼逃得无影无踪。（下）

〔罗马一柱廊。〕

〔兰吐勒斯、斯塔提涅斯、柯帕瑞阿斯和塞西加斯上，热烈地谈着话。〕

柯帕瑞阿斯

是的，你说得很对；事情正是一天比一天更糟；

如何了局，我们简直无法知道。

塞西加斯

罢了！事情将如何了结我不感兴趣。

我要尽情享受转眼即逝的时光；

我饮尽来到手边的每一杯欢乐之酒，——

哪管它世上的一切都毁灭尽净。

兰吐勒斯

你能如此，可真是莫大福分。我不幸
不能那么冷酷，眼看我们不久将失去一切，
眼看我们将完全无力清偿最后的债务，
仍心安理得，全然无动于衷。

斯塔提涅斯

而且也丝毫没有好转的希望！
是的，真是如此：像我们这样的生活——

塞西加斯

够了，别再说这些了！

兰吐勒斯

因为欠债，
今天我最后的一点遗产也被没收。

塞西加斯

丢开那些悲伤和烦恼吧！来，朋友们！
让我们用欢乐的痛饮冲洗去胸中块垒！

柯帕瑞阿斯

对，让我们喝酒。来，来，欢乐的朋友们！

兰吐勒斯

等等，伙计们；那边走来了老曼里亚斯，——
我想他和平常一样在寻找我们。

曼里亚斯（暴躁地上）

天不容那些癞皮狗和下贱的流氓！
他们完全忘了什么叫正义和公道！

兰吐勒斯

嗨，出了什么事？干嘛这样暴跳如雷？

斯塔提涅斯

是否那些高利贷者也在向你逼债？

曼里亚斯

那倒完全不是。想来你们也都知道，
我曾全心全意在色拉的部队中服役；
一小片牧场赐给我作为报偿；
战争结束后我一直在牧场上生活，
依赖它供给我每日生活所需的食粮。
现在这牧场竟然被夺走了！法令规定——
国家财产一律得全部退还国家，
以便大家平分。这是盗窃，我说，——
这不是别的，只是赤裸裸的抢劫！
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满足自己的贪欲。

柯帕瑞阿斯

这么说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的权力以满足
自己的私欲。权势人物真是什么都敢干。

塞西加斯（开心地）

曼里亚斯真叫倒霉！可是，我的不幸
遭遇却比他更甚，我来说给你们听听。
你们都知道漂亮的莉维亚是我的情人，
我为她把我仅剩的一点微薄财产
几乎全部花了个精光，而现在——
这个小丫头却变了心，要去另跟别人！

斯塔提涅斯

过于挥霍无度——那就是你倒霉的根源。

塞西加斯

啊，你爱怎么说都行；可在这大好

时光中，我决不能让我的情欲受到压抑；
我要使它全部得到满足，称心如意。

曼里亚斯

暴君们在为他们的荣耀和权势夸耀，
不是我英勇战斗，哪有他们的今朝！
我要——！可要是我战场上的那些同志，
那支英勇的老部队还在，那该是多好！
但是，不能啊；他们中绝大部分已经死去，
真不幸啊；剩下的又都已散居各地。——
啊，在他们看来，你们这年轻一代算得了什么？
你们只会在权势面前磕头、乞怜；
你们没有勇气打碎禁锢你们的枷锁；
你们只能耐心挨过这受尽折磨的一生！

兰吐勒斯

天神作证，——虽然他不过是在嘲笑我们，
可是，罗马同胞们，他的话里也有几分真情。

塞西加斯

啊，是呀，——那又怎样？我们承认他对，
可我们又能怎样行动？那是问题的根本。

兰吐勒斯

是的，一点不假。这难堪的压迫，我们已
忍耐得够久了。现在——我们一定得
砸开这不义和狂妄的野心铸在我们身上的
枷锁，把它们全部砸个粉碎。

斯塔提涅斯

啊，兰吐勒斯，我完全明白了。但是，且等等；
要进行这番事业，我们就必须有一位有勇气

和远见的坚强领袖。这人我们又上哪里去找？

兰吐勒斯

我知道有个人完全有能力领导我们。

曼里阿斯

啊，你说的是凯蒂琳，对吗？

兰吐勒斯

正是他。

塞西加斯

对，凯蒂琳这人也许正合我们的需要。

曼里阿斯

我和他极熟。我从前是他父亲的朋友；
我们曾不知多少次肩并肩同上战场。
他年轻的儿子那时也常随他上前线，
尽管他在年轻时候显得十分冒失、莽撞；
但是他显然确实具有非凡的天赋，——
不但有无畏的勇气，而且思想高尚。

兰吐勒斯

我想，找到他，他一定会乐意接受。
今天晚上我还见过他，忧心忡忡；
他必定在暗地思索着某种大胆的计划，——
某种他早已藏在心中的破釜沉舟的计谋。

斯塔提涅斯

无疑，他一定一直在寻人商议。

兰吐勒斯

他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在元老院中
他的敌人们发疯一般地对他怒吼，——
他自己原和他们在一起开会；他带着满腔

愤怒离开会场——思量着要进行报复。

斯塔提涅斯

那他就一定会十分欢迎我们的建议。

兰吐勒斯

希望如此。但我们一定要秘密地
仔细考虑我们的行动。时间已非常紧迫。

〔同下。

〔在罗马城灶神庙里。靠台后的一个圣坛上有一盏灯
燃着圣火。

〔凯蒂琳，身后跟着库瑞亚斯，偷偷由廊柱间上。

库瑞亚斯

怎么，凯蒂琳，——你有意把我带到这里来？
带进这灶神庙！

凯蒂琳（大笑）

啊，是呀；你已经看到了！

库瑞亚斯

我的天哪，——这真是胆大妄为！而且就在
西塞罗已在议会中对你百般指责的今天！
你竟然还敢——

凯蒂琳

啊，不去管那些事吧！

库瑞亚斯

你面临极大的危险，还这样满不在乎——
自己又盲目地闯入新的危难。

凯蒂琳（开心地）

啥,我喜欢换换口味。过去我还
从不知道一个修女的爱——这禁果——是何滋味;
因而我来到这儿,要试试看我的运气如何。

库瑞亚斯

什么,——你说在这儿?不可能!别开玩笑!

凯蒂琳

玩笑?啊,倒也是,——我对女人的爱莫不如此。
不过,我刚才讲的话可十分认真。
在最近的一次游乐会上,我偶然看到
那群女尼,全拖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长裙。
纯粹出于无意,我四处游弋的眼神
向其中一人望去,——不料她匆匆的一瞥
却正遇上我的目光。那一瞥竟一直穿透了我的心窝。
啊,从那午夜般深沉的双眸中流露的情意
我还从未在任何妇女身上见过。

库瑞亚斯

行了,行了,这我知道。你说说,后来又怎样呢?

凯蒂琳

我找到一条进入神庙的暗道,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相见,一起谈笑。
啊,这女人和我的阿瑞丽亚可
全然不一样!

库瑞亚斯

怎么着?你同时爱着两个女人?
这可不能,——这我可完全不能理解。

凯蒂琳

是呀,说来也真奇怪;我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正像你所说的，我确是正爱着她们两人。
可是啊，这爱情和那爱情是多么截然不同！
一个是无限温柔：阿瑞丽亚常会用
甜美的言辞安抚我的心灵，使它平静；——
而弗瑞亚——。来，快走；那边有人来了。
〔二人躲藏在廊柱后面。

弗瑞亚（由对面上）

啊，可恨的高墙，——你们是我的痛苦的见证。
我还必须在这残酷的刑房中继续受尽折磨！
我的一切希望和我长期怀抱的志愿
都先后在我的胸中凋萎，——在那里一会
出现疾病般的寒战，一会又燃起似火的热情，
那热情比神殿里的圣火更热，更为旺盛。

啊，多么命苦啊！我究竟身犯何罪，
竟被锁进这阴森、凄惨的神殿牢笼？
它夺去了我生命中全部青春的欢乐，
压住了温暖的生命之春的每一声天真的欢笑！
但我决不应该随便抛洒我的热泪；
得用它挑起我心中的仇恨和复仇的决心。

凯蒂琳（向前）

难道对我，我的弗瑞亚，你也没有
另一种感情，——一种比这个更为温柔的情怀？

弗瑞亚

我的天哪！你，真是胆大包天，又来到了这里？
难道你不怕最后——

凯蒂琳

我从不知什么叫恐惧。

同危险开玩笑一向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弗瑞亚

啊,再好不过了! 那也是使我感到开心的事,——
这里,这寂静、安宁的庙宇,我无比痛恨,
因为,在这里,我的生活永远是一潭死水,
在这四壁之内决不会有任何危险令人吃惊。

啊,这单调无聊、毫无生趣的生活啊,
生命的惨淡光焰有如行将熄灭的油灯!
在这狭窄的天地中,我的热切的渴望和
庞大而长远的计划如何能有施展余地!
天哪,被挤在这几面狭窄的高墙中,
生命正日趋停滞,希望全被窒息;
时光一天天懒洋洋、慢慢地向前爬行,——
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最终不成泡影。

凯蒂琳

哦,弗瑞亚,说真的,你的抱怨真令人奇怪!
它仿佛是我的心声引起的回声,——
这好像是你用火一般热情的词语
刻画出我一向怀有的各种高尚的憧憬。
怒气、仇恨同样在我心中不停地滋长;
我的心灵,和你一样,已被恨火锻炼成钢;
我曾经有过的希望也和你一样全被剥夺;
我现在已不再感到生命还有什么目标可讲。

在无声的沉默中,我掩藏着我的悲伤和需要;
谁也无从猜想是什么在我胸中暗自燃烧,
那些下贱东西,他们对我百般讥笑、讽刺;
他们无法理解,为了正义和自由,

罗马人头脑中曾经有过的一切高尚思想，
都如何一直在我的胸中激荡，起伏澎湃。

弗瑞亚

这我完全知道！啊，你的心灵，只有
你的心灵是为我而生，——一个从不欺人、
从不骗我的声音清晰地这样告诉我。
那么来吧！来啊——让我们听从它的召唤。

凯蒂琳

你这话怎么讲，我的可爱的热心的姑娘？

弗瑞亚

来，——让我们离开这里，逃到遥远的远方去，
另寻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祖国。
在这里，高尚的心灵、尊严的精神遭到压制；
在这里，任何一星向善的火花，不等它
发出火的光焰，便被一切下流的东西窒息。
来，让我们快逃吧，——你瞧，对自由的
心灵来说，整个宽阔的世界全都是他的家园！

凯蒂琳

啊，你的诱人的言词真让我难以抗拒——

弗瑞亚

来，让我们别错过了眼前这时机！
越过崇山峻岭，越过宽阔的海域，
远远地离开罗马，去寻找我们立足之地。
很快便会有成千成万的朋友前来追随你；
我们将在那异域的土地上兴建家园；
那里将由我们统治；然后，我们将
让世人看到，你的和我的心胸非一般人可比。

凯蒂琳

啊，实在太美了！——但逃走？为什么要逃走？
这里，我们对自由的爱也照样能发育壮大；
这里也是一片可供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驰骋的天地，而且也同样广阔无比。

弗瑞亚

你说在这里？这里，这除了奴役和
压迫便一无所有的肮脏下流的罗马？
啊，鲁侠斯，难道你也完全和那些人一样，
回忆起罗马的过去而毫不感到羞惭？
当年在这里统治的是谁？今天又是谁在统治？
当年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今天是一帮暴徒，
是别的奴隶们的奴隶——

凯蒂琳

你尽可以嘲弄我，——
但你知道，——为了从这混乱中拯救罗马的自由，
为了使它已消失的光彩再一次重现，
我将决不吝惜，像刻尔夏斯一样，把自己
抛进深渊——

弗瑞亚

我完全信任你，也就只有你；
你炯炯的目光使我相信你说的全是真话。
可是去吧；众女尼一会便将来到这里：
她们每天到这时候都来这里聚会。

凯蒂琳

我走；不过，我一会一定还得回来，

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离不开你身边，——
像你这样自豪的女人我还从未见过。

弗瑞亚（尽情笑着）

那么答应我一件事，并发誓不论你
作出何种允诺，将决不食言。行吗，鲁侠斯？

凯蒂琳

我的弗瑞亚对我的任何要求，我都一定照办；
吩咐吧，——告诉我，你要我许诺你什么。

弗瑞亚

那么听我说。虽然我像一个囚犯住在这里，
我知道在罗马城里有一个人，我发誓必须向他
报仇，我对他的仇恨至死也决难消除。

凯蒂琳

那么——？

弗瑞亚

我要你发誓把我的仇敌看作是
你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行吗？我的鲁侠斯？

凯蒂琳

让一切威力无比的神灵作证，我在这里发誓！
我以我父亲的无尚光荣的名声发誓，
并让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作证——但是，弗瑞亚，——
你怎么啦？你眼睛里冒出了可怕的红光，
你的双颊是那样惨白，简直和死人一样。

弗瑞亚

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一股火一样的激流
流过了我全身的血管。你说完你的誓言吧！

凯蒂琳

啊，威力巨大的众神啊，如果我违背誓言，
便请向这颗头颅倾泻你们的无穷尽的怒火，
用你们充满愤怒的雷电将我击得粉碎！
我发誓：我将像一个魔鬼，直追他到天涯海角！

弗瑞亚

够了！我信任你。啊，我已感到莫大的安慰。
现在，毫无疑问，我报仇的事将完全依靠你。

凯蒂琳

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可是现在请告诉我，——
谁是你的仇敌？他对你，又到底犯下何罪？

弗瑞亚

在台伯附近，远离罗马城的喧嚣，
那里有我的出生地；那是一个和睦的家庭！
我妹妹，在幼儿时便被选定为灶神殿的女尼，
跟我一起生活，我们彼此一直相亲相爱。——
有一天，在我们那遥远的村子里，忽然来了一个
恶徒，他看见了那年幼、美貌的未来的女尼——

凯蒂琳（惊惶地）

一个女尼？往下说！快说！——

弗瑞亚

他奸污了她。

羞辱使她将自己葬身在台伯河底。

凯蒂琳（不安地）

你认识他吗？

弗瑞亚

我从未见到过那个人。

在我第一次听到消息时，一切都已经过去。

我仅仅记得他的姓。

凯蒂琳

那么告诉我，他姓什么？

弗瑞亚

他现在已是名人。他姓凯蒂琳。

凯蒂琳（大惊）

你说什么？啊，这太可怕了！弗瑞亚，你说他——！

弗瑞亚

请安静一些！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你脸色铁青。

我的鲁侠斯，——那人也许是你的朋友？

凯蒂琳

我的朋友？哦不，弗瑞亚；这会儿已不再是。

因为我已经对他诅咒，——我已经发下誓

要永远与自己为仇。

弗瑞亚

你自己——就是凯蒂琳？

凯蒂琳

是的，我就是他。

弗瑞亚

你侮辱了我的西尔维亚？

报复之神显然已听见了我的祷告——

现在你已经发誓要对你自己报仇！

你活该倒霉，凶残的恶人！你活该！

凯蒂琳

你的眼神看着多么可怕。在这暗淡的烛光下

你看来简直完全像是西尔维亚的阴魂。

〔他冲了出去；燃着圣火的灯立即熄灭掉。〕

弗瑞亚 (稍停)

是的,现在我已全明白了。遮住我眼睛的
帷幕已被扯去——在黑暗中我也仍能看见。
当我第一次在市场上见到他的时候,
一直隐藏在我胸中的实际是一股仇恨。
一种奇怪的感情;完全像一团红色的火焰!
啊,我要让他知道,隐藏在我心中的究竟
是何种仇恨:它只是越积越深,永不会消散,
到头来终将得到报复,导致敌人的毁灭!

一女尼 (上)

你去吧,弗瑞亚;你的班已到时间,
所以我来接班。可是神圣的女神啊,你瞧——
你真该死! 神殿的圣火怎么熄灭了!

弗瑞亚 (惶惑地)

熄灭了,是吗? 它刚才燃得再亮也没有;
它永远,永远也不会熄灭!

女 尼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啦?

弗瑞亚

愤怒的火焰就决不可能这样轻易灭掉!
听我说,爱情可以猛然爆发——又可以
一转眼便消散;可是仇恨——

女 尼

上天保佑——

她已经完全疯了!

(大声喊叫)快来人! 啊,了不得! 快来呀!

[众女尼和庙里的仆人匆匆上。

其中之一

出了什么事？

另一些人

神殿的圣火熄灭了！

弗瑞亚

但仇恨依然在燃烧；报仇之心化作了烈焰！

众女尼

把她弄走，让她受到应得的刑罚和制裁！

〔她们拥着她一起出去。〕

库瑞亚斯（从暗处走出）

她们现在要把她送进监牢。然后将她处死。

不，不，上天的神灵作证，这事我不能允许！

她这样一位具有无比光辉形象的妇女，

岂能就这样被人活埋，在羞辱之中死去？

啊，奇怪，我还从没有如此莫名其妙地激动过。

难道是爱情在作祟？是的，我确已爱上了她。——

我一定要救下她的性命——可是凯蒂琳？

她会永远追随他，带着她的复仇之心和仇恨。

急于想害他的人是不是已经够多了？

我敢不敢再给他增添新的敌人？

他对我，完全可说是像我的一位兄长；

尽量保护他才符合我对他的感激心情。——

可是爱情呢？啊，爱情对我的吩咐又是什么？

这无所畏惧的凯蒂琳，是否应让他，

因为一个女人的阴谋而浑身战栗？不能，——

那么，我现在马上去进行营救工作吧！

等着，弗瑞亚；我一定要从坟墓里把你救出，

让你重获生命——哪怕我自己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他匆匆下)

[凯蒂琳住处的一间房。]

凯蒂琳 (急躁不安地上)

“报复之神显然已听见了我的祷告——
现在你已经发誓要对你自己报仇！”
这些话完全出自使我着迷的意中人之口。
多么奇怪啊！这也许正是一个预兆，——
或一个警告，告诉我现在正等着我的是什么命运。
那么说，我现在是已经对我自己发誓了，
我将不惜以流血的报复来抵偿我过去的罪行。
啊，弗瑞亚——我现在似乎还能看见你的两眼，
像死亡的女神一般，露出可怕的凶焰！
你的话现在也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我将永生不忘我对你的誓言。

[在他讲下面一段话时，阿瑞丽亚上，偷偷在他身后向他走近。]

凯蒂琳

可是，现在还去苦苦思索这些无意义的
废话也未免太愚蠢；何必为废话费神。
还有许多更美好的东西可以多想一想；
更伟大的工作也正等着我全力去进行。
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也对我发出了紧急呼吁；
对那件事我必须即时进行周密的思考；
希望和疑虑使我的心变成风暴中的海洋——

阿瑞丽亚 (抓住他的一只手)。

能不能让你的阿瑞丽亚知道，这到底为了何事？
能不能让她知道是什么扰乱着你的心？
是什么让你如此激动，让你心乱如麻？
难道她也不能给你安抚，使你的心灵获得平静，
从你紧锁的眉梢驱散那阴暗的愁云？

凯蒂琳（柔情地）

哦，我的阿瑞丽亚——哦，你是多么仁慈，多么温
柔——

可我为什么要让你，因为我而一生痛苦？
为什么要让你来分担我的万千悲愁？
过去你为我已经遭受的烦恼难道还嫌不够！
从今后，不论我的不幸的命运将给我带来
什么灾祸，也不论上天将对我的灵魂
如何惩处，我都准备独自一人承受——
我的心灵本来充满了巨大的精神活力，
热切地盼望建立人世的伟大业绩，
但种种猥琐的忧烦竟使它全然无所作为。——
啊，你又何必要分担我这可悲的命运，
痛苦地眼看一切希望化成泡影，随我沦丧？

阿瑞丽亚

安慰丈夫是每一个妻子的职责，
她也许从不怀抱什么伟大的理想。
如果丈夫为实现崇高的抱负百般努力，
而结果却一无所获，只除了不幸和悲伤，——
他妻子的话就应让他听来亲切而甜蜜，
使他有足够的力量第二天重上战场；
这样，他便会看到，某种恬静的生活，

确具有外边最纷扰的生活所缺乏的欢畅。

凯蒂琳

是的，你完全对；这些我全都清楚知道。

但有件事，我怎么也无法抛开。

一种渴望之情永不停息地在我心头翻腾——

看来要使它停息只有借助某种生活的狂涛。

阿瑞丽亚

虽然你的阿瑞丽亚并不是你的一切，

虽然她也许永远不能使你不安的心情安定——

但你的心似乎还愿听听亲切的言词，

现在，且听你的爱妻为你进一言。

虽然她也许永远不能消除你火燎的饥渴，

也无能追随着你高翔的高贵思想——

但你知道，她却能分担你的一切悲哀，

有能力、有毅力减缓你心头的苦恼。

凯蒂琳

亲爱的阿瑞丽亚，那你听着吧：听我

告诉你，近来是什么使我如此颓丧。

你知道，我一直希望能够进入政府——

却毫无结果。全部经过你早已知道——

为尽量争取更多的选票，

我已经花费了——

阿瑞丽亚

别再说了，凯蒂琳；

你让我十分苦恼——

凯蒂琳

难道你也认为我的做法不对？

那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更好的道路？——
我白白地花费掉了我的全部财产；
而我的收获却只是耻辱和讥笑。
现在元老院里我的许多仇敌，
狡猾的西塞罗简直已把我踩翻在地。
他在一篇讲话里讲述了我的一生，
他说得那么可怕，连我自己也止不住为之喘息。
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只看到恐惧和惶惑；
人们全以鄙夷的口气把凯蒂琳议论；
对于尚未出生的一代代人，我的名字
将成为一种可怕的下流品德的象征：
它代表着色情生活和罪恶行径的结合，
代表着对一切高贵事物的诬蔑和嘲弄。——
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办法能洗清我的名声，
能把四处流传的一派谎言清扫干净！
人人都会相信那些无稽的谣言——

阿瑞丽亚

可是我，亲爱的夫君，决不会相信那些传说。
让全世界的人都谴责你吧，如果他们愿意；
让他们把一切耻辱全堆在你的头上，——
我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掩埋着一颗
不同寻常的种子，它有一天将仍会开花结果。
只是在罗马，它却根本不能发芽生长；
因为这里的毒草野蔓，将决不容它成活。
让我们抛弃这下流、罪恶的家园吧——
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停留？

凯蒂琳

你要我抛撇下这片土地——到别处去？
你要我放弃我一生最大的梦想？
落水的人，虽然被救的希望已渺茫，
也仍会不顾一切死死抓住破碎的船板不放；
即使那破船已沉入海水深处，
得救的最后希望实际永远破灭——
他最后也还会作一次完全无用的挣扎，
抱着那块孤零零的船板一同沉入海底。

阿瑞丽亚

但如果仁慈的海岸向他发出微笑，
沿海岸边绿色的树林正随着滚滚波涛摇曳，
那时一线新的希望便会在他的心中升起——
他便会挣扎着游向海岸，游向银色的柳林。
那里是那样的美，宁静统治着一切；
那里无数的海浪轻轻滚动着，没有声息；
这时，芬芳的晚风轻拂着他发热的额头，
他也会歇下疲劳的肢体，沉沉睡去：
晚风将吹散所有充满烦恼的愁云，
沉寂的宁静将使他疲惫的心灵趋于平静，——
在那里他将找到一个住处，并长期在那里留下，
很快忘掉过去时代的一切悲伤。
在这从无宾客来往的住处，从那
动乱不安的世界传来的便只有它的遥远的回声。
这回声决不会打破他内心深处的平静；
它只会使他的心灵更觉幸福，更为满足；
它会使他回想起往昔的斗争生活，
想起过去的破灭的希望和无节制的淫乱；

从而使他倍感这宁静生活的美——
使他觉得世上最大的财富也不能与它相比。

凯蒂琳

你说得很对；就在此刻，我便愿意
抛开这里的动乱和纷扰跟你一同离去。
可是，你且告诉我，哪里又有这么个平静处所，
可以供我们在那里安静地栖息？

阿瑞丽亚（高兴地）

你愿意走，凯蒂琳？我真是太高兴了——
啊，我的心已无法关住这无边的喜悦！
就这么决定吧！好！咱们就在今天夜里
离开这里，远走高飞——

凯蒂琳

可咱们到哪里去呢？
请先告诉我，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在那里，
我可以安心平静地生活下去！

阿瑞丽亚

你这话从何说起？
难道你忘了咱们在乡间的那所别墅？
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在那里
自从经历了令人狂喜的第一个爱情的黎明，
我们便一直在一起度过了无数欢乐的夏天。
哪里的草能像那里的草那么绿？
哪里的树林能像那里的树林那样阴凉、芳香？
隐伏在树林深处的那雪白的别墅
正向外观望，招手让我们到那里去安居。
让我们快去吧，我们将为农村的事业贡献

我们的一生，也将为自己求得令人欣慰的安宁，——
你的爱妻将永远成为你的安慰，
你将在她的亲吻中忘掉一切人间恩怨。

(微笑着)

那时，你带着许多从野地采来的花朵
来到在你治下的我的卧房，
我将在你头上戴上桂枝王冠，
对你欢呼，愿你万寿无疆，我的百花之王！
可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铁青？你为什么使劲
捏我的手——你的眼神是那么难看！

凯蒂琳

阿瑞丽亚，你的欢乐已一去不复返；
我们永远，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
我们不能到那里去！

阿瑞丽亚

你使我非常害怕！

可是，凯蒂琳，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凯蒂琳

开玩笑！我多么希望这一切真是一个玩笑！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像报仇女神的
复仇的利剑刺透了我沉重的心，
这心灵，恶运已不容它有片刻的安宁。

阿瑞丽亚

啊，天哪！快说，你快说！你这话怎讲？

凯蒂琳

听我说！

这里是你的别墅——这也是你未来的欢乐！

(他拿出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把它扔在桌上)

阿瑞丽亚

啊,你已经卖了——?

凯蒂琳

是的,我今天把什么全都卖掉;
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去败坏——

阿瑞丽亚

啊,凯蒂琳,别再说了!让我们别再想
那件事情;它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悲伤。

凯蒂琳

你的无怨言的忍耐,比你痛苦的哭泣,
更十倍凶猛地刺痛着我的心!
〔一个老兵进来,走向凯蒂琳。

老 兵

请原谅,老爷,在这深夜的时候,
我这样不经通报,冒失地闯进您的住处。
啊,请不要发怒——

凯蒂琳

你找我有什么事?

老 兵

我来到这里只是因为对您有一点请求,
希望您听我讲。我是一个穷苦人,
为了罗马城,我已把我一生的精力耗尽。
我现在身体十分虚弱,不能再服役当兵;
长期不用的武器放在家里也早已慢慢锈坏。
我有一个儿子,他是我老来唯一的希望,
他一直辛勤劳动,尽力把我供养。

但不幸，——因为欠债他现在已被关进了监狱。
我完全无路可走了——。啊，老爷，请您帮帮忙！
(跪下)

哪怕就给我一角钱！我已经挨门挨户从这家
跑到那家；所有的门却都早已关闭。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凯蒂琳

那帮该死的流氓！

这番话说出了许多人的贫困处境。
这便是他们对衰老的勇士们的报酬。
感恩之情在罗马早已荡然无存！
我原来满怀严正的愤怒，真希望用剑和火
严厉地惩办他们那帮恶徒；
可是，刚才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温柔的言词；
我的心深为感动；我不再想进行惩罚了；
解救别人的苦难的工作也同样值得尊敬，——
把这个拿去吧，老战士；拿去把债务还清。
(他把那一袋金币递给他)

老 兵 (站起来)

我仁慈的老爷！我实在不敢相信您的话！

凯蒂琳

我说话当真；快走吧，老人，快去救出你的儿子。
〔老兵匆匆下。

凯蒂琳

这钱应该这样花——不是吗，亲爱的阿瑞丽亚？
这当然比花在行贿和收买选票上更好。
粉碎暴君的权势自然是一种崇高事业；

但不声不响地解人危难也能获得某种报偿。

阿瑞丽亚（投身到他的怀抱中）

啊，你的心灵仍是这样仁慈、这样高尚。

是呀——我现在又见到了我从前的凯蒂琳。

〔地下坟墓中，后墙边高处有一条新拦出的通道。墓里点着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

〔弗瑞亚着黑色长袍，站在墓穴里，似乎在倾听。

弗瑞亚

一阵隆隆声。这是高处传来的雷鸣。

我在这墓穴中也还能听到它的声响。

但这坟墓里边却是如此安宁——如此平静！

难道我从此将永远昏昏然呆在这里？

再不能像我过去所向往的那样，

穿过弯弯曲曲的小道，到四处逛游？

（稍停后）

人生真是非常离奇——离奇得和命运一样。

一切像流星一样匆匆来到——又匆匆消失。

他和我相遇了。一种神秘的魔力，

一种内心的遥感，把我们俩拉在一起。

我是他的复仇女神——他成了我的牺牲；

而复仇人自己却将受到惩处。

（又稍停）

现在白天已来到大地——我不知能否有办法
不被人知，溜出日光不能照到的地域？

要是那样，那可太好了——真希望眼前这坟地，

只不过表明我已乘坐闪电的翅膀正飞向地狱，

真希望我现在正一步步向冥河靠近！
那里，河岸上滚动着重浊的海浪；
那里，老卡隆^①正无声地摆弄着渡船。
我马上就要到达那里！然后我将坐在
渡船的船边——询问每一个鬼魂——
询问每一个，从生命的国土匆匆逃出，
迈着轻健的脚步来到死亡河边的幽灵——
一个个问他们，现在还活在人世的
凯蒂琳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问他们，他可曾遵守他的誓言。
我将用闪着磷光的蓝色的亮光，
仔细照看每一个鬼魂的脸面和他空洞的两眼，——
弄准他们之中有没有凯蒂琳。
他来了，我便将一直追随在他的身边；
从这里，我们俩将一同登程，一同前进，
一同进入冥王的没有声息的殿堂。
那时我这个鬼魂将追随着他的鬼魂——
哪里有凯蒂琳，哪里也就会有弗瑞亚！
(稍停片刻，声音更微弱地)
这里的空气越来越沉闷、粘稠——
呼吸一次比一次更加困难。——
看来我正一步步走近那阴暗的泥潭，
在那里，奔流着一条条地狱里的河流。
(她倾听，传来一种沉闷的声音)
一阵沉闷的声音？这很像是船桨破水声。

① 古希腊神话中专门在冥河摆渡的“老船夫”。

想必是冥河渡船的船夫前来接引我

到河边去。不，这里——我愿意在这里等！

〔新建的走道的墙壁忽然被挖开。在墙外可以看见库瑞亚斯的身影；他向她招手。

弗瑞亚

啊，欢迎，老夏隆！你现在已准备好

要把我，作为一位新到的鬼魂从这里接走吗？

我在这里等待！

库瑞亚斯（耳语）

我要把你从这里放出去！

第 二 幕

[凯蒂琳住处的一个房间,房后有一条小道;房里点着灯。

[凯蒂琳在房子里来回走动;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跟他在一起。

凯蒂琳

不,不! 我说你们自己也根本不理解,
你们对我提出的实质上是什么要求。我岂能
甘心做国家的叛徒,挑起一场内战——
用罗马人的血玷污我的双手? 不成!
我决不能这样! 让全国所有的人都来
谴责我吧,如果——

兰吐勒斯

你坚决不干,凯蒂琳?

凯蒂琳

不干。

兰吐勒斯

告诉我——你没有什么仇要报?
没有谁侮辱你? 没有谁,你希望痛打他一顿?

凯蒂琳

谁愿意,谁就去报仇吧;我决不参与。
然而,沉默无语的蔑视也是一种报复,——

那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够了。

塞西加斯

啊哈——

看来我们这会儿来访,不是个好时机。

但毫无疑问,到明天你一定会比今天更为清醒,
也决不会再这样想。

凯蒂琳

为什么要到明天?

塞西加斯

外面到处流传着一个神秘的谣言。

说灶神殿的一个女尼不久将被处死——

凯蒂琳 (吃惊地)

一个女尼——你说? 啊,这话是什么意思?

兰吐勒斯

嗨,是一个女尼。许多人在暗中嘀咕——

凯蒂琳

他们嘀咕什么?

塞西加斯

说是在这件丑闻里,

你恐怕不是那么干净。

凯蒂琳

他们真相信那些话吗?

兰吐勒斯

谣言这么说,当然,对我们,对你的

老朋友来说,这不过都是些闲扯,无足轻重,——

但世人的评论,一向更不留情。

凯蒂琳 (深思着)

她已经死了吗？

塞西加斯

她无疑已经死去。

在地下的土牢中，一小时的囚禁
就完全可以——

兰吐勒斯

这全不关我们的事。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去谈论她吧。

可是听我说，凯蒂琳！你自己想一想，
你一直寻求执政职位；你的全部幸福
完全系之于这微弱的一线希望。
现在，那线已经扯断；一切都完了。

凯蒂琳（仍然沉思着）

“现在你已经发誓要对你自己报仇！”

塞西加斯

抛开这些无用的思想吧，说来也完全无用；
拿出勇气来；这场战斗还大有胜利希望；
快作出大胆的决定——，你有的是朋友；
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全会永远追随你。——
你仍然毫无兴趣吗？快回答！

凯蒂琳

不，我没有兴趣！

可你们为什么这样急切地阴谋反叛？
老实告诉我！你们真是渴望得到自由？
或者还是为了重新恢复罗马过去的荣光，
你们将不惜毁灭一切？

兰吐勒斯

啊,那可决不是;
可是毫无疑问,对个人伟大前途的
向往,当然足够作为我们叛乱的动机!

塞西加斯

而且说真的,那可以让人享受一切人间
欢乐的地位,谁能那么容易加以鄙弃。
那就是我的动机;我没有什么更高的理想。

凯蒂琳

我知道。只不过是一些卑鄙、下流的欲望,
以及对个人私利的贪图,鼓舞着你们。
不,我的朋友们,不,这决不是我的目的!
是的,为谋求执政的职位,我也曾
使用行贿和封官许愿手段,但是
我却有更伟大的计划,它的目的可以说
和我采取的这些手段十分不相称。
人民的自由,国家的福利——这才是我的目的。
人们误解了我,他们不了解虚伪的外表;
但一切都是我命中注定。那也就无法改易!

塞西加斯

是这样;但你可曾想到你的那许多朋友,
只有你能使他们免遭屈辱和毁灭的命运? ——
你知道,不要多久,由于我们挥霍无度的
生活,我们将被迫拿起讨饭人的棍棒。

凯蒂琳

那就赶快停止那种生活;那正是我的决定。

兰吐勒斯

怎么,凯蒂琳——你决定要改变

你的生活方式？哈，哈，哈！你肯定是在寻开心！

凯蒂琳

我说的全是真话——凭万能的神灵起誓！

塞西加斯

那么说，我们对已毫无办法了。

走吧，兰吐勒斯，让咱们去通知别人

他所作的回答。然后咱俩一同到

彼布勒斯去，到那儿去和寻欢作乐的朋友相会。

凯蒂琳

到彼布勒斯去？在彼布勒斯的桌边我们曾

度过了多少欢乐的狂饮之夜！

现在我的狂乱生活的风暴已经平息，

在明天天亮以前，我便将离开这座城市。

兰吐勒斯

你都说了些什么？

塞西加斯

你说你打算离开这里？

凯蒂琳

就在今天夜晚，我便将和我的妻子一起

从此辞别罗马城，永远不再回来。

我们俩将在平静的高卢，重建我们的家，——

靠自己耕种土地，自己谋生。

塞西加斯

你打算从此离开这个城市，凯蒂琳？

凯蒂琳

是的；一定！在这里我已感到十分难堪。

我有勇气忍受生活上的贫困，

但从每一个罗马人的脸上都只能看到
轻蔑和公开的厌恶！不，这谁也不能容忍！
在高卢，我可以过着安宁的孤独生活；
在那里，我会很快忘掉那过去的我，
我将抛掉对伟大业绩的企望，
把过去的一切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梦境。

兰吐勒斯

那么再见吧；愿你永远万事如意！

塞西加斯

想到我们时，请多想我们的好处，凯蒂琳，
我们也将这样想念你！让我们去
对我们的兄弟转述你这个新奇的决定。

凯蒂琳

那就请你们把我的兄弟般的热情问候带给他们！

〔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离去。〕

〔这时阿瑞丽亚已经从一旁上，看到那两个正在离去的人不禁恐惧地呆住了；他们走后，她走到凯蒂琳身边。〕

阿瑞丽亚（带着轻微的谴责口气）

这些从不安分的朋友怎么又到家里来了？

啊，凯蒂琳——！

凯蒂琳

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拜访。

我已经表示和他们从此永别。那紧紧拴住我、
不容我离开罗马城的一切锁链，
已被彻底粉碎。

阿瑞丽亚

我已经收拾好

我们很少的一点财产。要说真是不多，——
可是，凯蒂琳，倒也足够我们圆满地生活。

凯蒂琳（沉浸在深思中）

对我这个挥霍尽一切的人来说，它已是多而又多。

阿瑞丽亚

啊，已经无法改变的事不要再去想它了，——
忘掉那些——

凯蒂琳

能够忘记的人真有福分——

谁能从自己的心灵中清除掉过去的种种经历，
谁能将过去所有的一切希望和梦想一时全部抛弃。
啊，要达到那个境界我还需要时间；
但我一定努力——

阿瑞丽亚

我要帮助你努力做去；

我要让你，不再为你的任何损失感到伤心。
但是，我们必须越快越好地离开。
因为这里，生活还在对你发出诱惑的召唤。
是不是已经定了——咱们今天晚上就走？

凯蒂琳

是的，是的，就在今天晚上离开，阿瑞丽亚！

阿瑞丽亚

剩下的一点钱我已经都收集在这里；
一路的盘缠，这已经完全够了。

凯蒂琳

好！我一定卖掉长刀，买下一把铁锹。
从今以后，刀剑对我还能有什么用处？

阿瑞丽亚

你开垦荒地，我将在那土地上耕耘。
围绕着我们的家，将会生长出一排
繁花盛开、由玫瑰和勿忘草组成的藩篱，
这些都正是纯洁心灵的无声的标记，
那时节，你将再度作一个年轻人，
带着欢乐的心情，把往事一一追忆。

凯蒂琳

可能吗，阿瑞丽亚？啊，亲爱的，我怕——
那一天离我们还非常、非常遥远。

（声音变得更温和些）

可是走吧，我的爱妻，请到你休息的地方
去休息。午夜一过，我们便将踏上征程。
那时候，全城的人都已沉沉入睡，
谁也不可能猜想出我们将前往何方。
黎明时天空初露的微光将发现我们
已远远离开这里；在一个桂树丛中，
在一片如茵的绿草地上，我们正躺下歇息。

阿瑞丽亚

一种新的生活将展现在我俩的面前——
它将比我们即将结束的生活更幸福百倍。
现在我该去了。一个小时的安静休息
将会给我增加力量。——晚安，我的凯蒂琳！

（她拥抱他，然后走出）

凯蒂琳（呆看着她的背影）

现在她已经去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现在，我可以抛开这令人厌倦的伪装，

抛开这在我内心深处压根儿不存在的、
纯属假装出的欢乐。她是我的更为善良的
替身。如果她察觉到我的疑虑，
必然会十分悲伤。因此我必须伪装下去。
现在，我将利用这寂静的一段时光，
仔细想想我浪费掉的这半生岁月。——
这灯——啊，它也扰乱着我的思绪；
这里必须是一片黑暗——黑暗才是我的心境！
(他把灯灭掉，月光从后面的廊柱上照过来)

太亮了——是的，还是太亮了！但不管它吧；
这惨淡的月光倒十分适合包裹住
我的心灵的朦朦胧胧的阴暗的气氛——
这气氛也一直笼罩着我平生的行程。

啊，凯蒂琳，那么今天便将是你的末日了；
到明天早晨，那过去曾经活着的凯蒂琳，
便从此不复存在，无处找寻。
我将到遥远的荒瘠的高卢去度过
我的余生，他将像森林中的河流无人知闻。——
许许多多对权力、伟大、光辉业绩的
向往全不过是梦，我已从梦中清醒过来；
它们像露珠一般消失；它们在我阴暗的
心灵中曾长期挣扎，未为人知，便已消亡。

啊，我倒并不害怕那远离尘世纷争、
缺乏情趣的单调无聊的生活。
如果我能够，哪怕只有一分钟，像一颗流星
闪烁一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如果，通过一件光辉的业绩，我能够

使凯蒂琳的名字永垂不朽，
使它蒙上永恒的荣光，为后人尊敬——
那我在胜利来临的时刻，将非常乐意
抛开人世的一切——逃向异域的荒滩；
不惜用一把匕首刺进我的逃亡中的心脏，
自由而快乐地死去；因为那我也算此生不虚！
可是啊，不曾真正地活过便无端死去！
这怎么可能？我难道真就要这样了此一生？
(举起双手来)
这是一个预兆，啊，愤怒的神灵，——表明
我注定要迅速从被遗忘的生活中消失，
不留下任何痕迹！

弗瑞亚 (站在外边的廊柱后边)

是你吧，凯蒂琳！

凯蒂琳 (一惊)

谁在说话？是谁在对我发出警告？
这仿佛是一个鬼魂从阴曹发来的呼唤声！

弗瑞亚 (向前几步走到月光之下)

我是你的影子。

凯蒂琳 (大惊)

什么——灶神庙女尼的鬼魂！

弗瑞亚

如果你想躲开我，那你的心灵真是无比堕落！

凯蒂琳

快说！你是不是从你的坟墓中跑了出来，
带着仇恨和复仇之心前来追逐我？

弗瑞亚

你说——追逐你？不，我是你的影子。

无论你走到哪里，也都无法丢开我。

（她向他走近）

凯蒂琳

她还活着！哦，天哪，——正是她，——不是别人，
不是什么离开躯体的鬼魂。

弗瑞亚

是鬼魂不是鬼魂——

这无关紧要；我反正将永远追随着你。

凯蒂琳

带着永不消失的仇恨！

弗瑞亚

仇恨到了坟墓里便会消散，

爱情和一切激荡着尘世间活人心灵的

激情，都莫不如此。只有一样东西，

不论生也罢，死也罢，将永不变更。

凯蒂琳

那是什么？你说说！

弗瑞亚

你的命运，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

只有天上大智的神灵知道我的命运——

没有凡人能知道。

弗瑞亚

但我却知道你的命运。

我是你的影子，——离奇的、神秘的纽带，

已把我们捆绑在一起。

凯蒂琳

是仇恨的锁链。

弗瑞亚

不！

你何曾见过一个鬼魂由于仇恨和报仇心切
逃出了最阴森的坟墓？听我说，凯蒂琳！
冥界的遗忘河水已完全清除掉
我胸中起伏澎湃的尘世的热情。
你可以看出，我现在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激昂、热情的易于激动的女人——
你曾经爱过的那个弗瑞亚——

凯蒂琳

那么，你不再恨我了？

弗瑞亚

啊，不再恨了。当我站在坟墓里的时候——
在生和死的分界线上我踌躇不前，
但我随时准备着向冥界走去——瞧，
这时我忽然奇怪地感到一阵寒栗，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我感到在我心中忽然出现了神秘的变化：
我灵魂的核心：仇恨和报仇之心，已荡然无存；
过去的一切记忆和尘世的欲望也都不复存在；
留下的，只有“凯蒂琳”这个名字，
用火焰做成的字母写在我的心上。

凯蒂琳

啊，这太神奇了！我现在不管你是谁，
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来自冥界的幽灵，

在你的深黑的眼睛和你的每一句言词中，
都仍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令人销魂。

弗瑞亚

你的思想和我的一样坚强；但你失去勇气，
沮丧、颓唐，甘心放弃胜利和统治一切的希望。
你抛弃了，只有在那里，你内心深处的
计划才有可能开花、结出硕果的战场。

凯蒂琳

我只能如此！这是无情的命运作出的决定！

弗瑞亚

你的命运？那你为什么天生具有英雄气概——
难道那不是为了让你去和你所谓的命运抗衡？

凯蒂琳

哦，我已经斗争得够了！难道我的一生
不都是在战斗中度过？可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
除了羞辱和鄙弃——！

弗瑞亚

啊，你可真太没出息！

你为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高尚目标进行斗争，
并急切地盼望达到目的；可是，一点点细小的挫折
却使你感到恐惧。

凯蒂琳

我并非无缘无故感到恐惧。

我发现我所追求的目标实际是高不可攀——
那一切全不过是转眼即逝的年轻人的梦幻。

弗瑞亚

那你是完全看错了你自己，我的凯蒂琳！

关于那个独特的计划，你还在那里犹豫；
你具有崇高的心灵——作一个统治者，当之无愧——
你还有许多朋友——。啊，你却为什么犹豫？

凯蒂琳（沉思着）

我应该——？你是说——？用流血的内战——？

弗瑞亚

你是一个男人——却抵不上一个妇女的勇气，
难道你忘了那位矫健的罗马夫人？
她就在她父亲的尸体边夺得了王位。
我现在感到我就是图尼亚；可是你——？
讥笑、鄙弃你自己吧，哦，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

难道我应该由于我心中不再存在
自私自利的企图而对自己鄙弃吗？

弗瑞亚

你现在是站在生活的三岔路口；
那边，一条无聊的无所作为的路在等待着你——
那里有一种介于睡眠和死亡之间的半生半死的生活——
可在另一个方向你却可以在你的前面，看到
一个皇帝的宝座。作出抉择吧，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

你是在引诱我，使我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弗瑞亚

只要你把骰子掷出——骄傲的罗马的祸福
便将从此永远掌握在你的两手中。
你沉默的命运中隐藏着巨大的荣誉和力量，

而你却犹豫不决——迟迟不敢举事！
你还想逃往远处的一片森林，可在那里
你半生怀有的抱负便将全被抛弃。
啊，请告诉我，凯蒂琳，难道渴求
最高荣誉的愿望在你心中已不留任何痕迹？
难道你这个为胜利而诞生的帝王心灵，
就将这样默默无闻地在无名的荒野中死去？
那你就去吧！可是你知道，在这里你可以通过
勇敢行径获得的一切，便将永远消失。

凯蒂琳

说吧，说下去！

弗瑞亚

那时，我们未来的后代
便将会怀着惶惑和恐惧的心情来追念
你所经历的命运。你的一生曾是那样无所畏惧，——
那么，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它本应发出耀眼的光辉，
举世闻名，如果你依靠你强大的力量
在这如波涛汹涌的人群中闯出你自己的道路——
如果在你的统治之下，这奴役的黑夜
让位给一个新生的自由时代的黎明——
如果你有一天——

凯蒂琳

别说了！啊，你触动了
在我心灵最深处颤动着的那根琴弦。
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正是日日夜夜
我的心灵一直在向我低诉的使我难忘的心事。

弗瑞亚

现在，凯蒂琳，我又一次看清了真正的你！

凯蒂琳

我决不走了！你的话重新复活了
我幼年时的热情生活、我成年后的成熟的梦想。
是的，我是照亮行将毁灭的罗马的一盏明灯——
我要像一颗奇异的星用它恐惧的光亮使罗马人惊醒！
啊，那些狂妄的可怜虫——你们很快就会看到
你们并不曾使我屈服，虽然有一段时间，
在火热的战场上我失去了斗志！

弗瑞亚

听我说！

不管命运如何安排我们——也不管
万能的神灵作出何种决定，我们都必须服从。
就是这样！我的仇恨已经消失；这也是命中注定，
所以也只得如此！请你伸手给我，
一言为定，决不翻悔！——怎么？你还在犹豫？
你不肯？

凯蒂琳

愿意——？我注视着你的双眼：
它们正闪闪发亮——像划破夜空的电光。
现在你笑了！我所想象的复仇女神的形象
正是这样——

弗瑞亚

什么？你想亲自见见她？——
那你就向内心去搜寻。难道你忘记了你的誓言？

凯蒂琳

不，我没有忘记；可在我看来你就是

复仇女神——

弗瑞亚

我只不过是由你的心灵
反映出的一个形象。

凯蒂琳（沉思）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一些我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隐隐约约看到那神秘、离奇、朦胧的幻景，
但我却全然不解。我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

弗瑞亚

这里必须是一片黑暗。黑暗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将在黑暗中统治。请伸出你的手来，
作出庄严的保证！

凯蒂琳（狂热地）

啊，可爱的复仇女神——
你是我的影子——我的心灵的真实化身——
这里是我的手，我向你作出万世不变的保证。
〔他使劲抓住她的手；她带着严峻的微笑看着他。〕

弗瑞亚

我们从此将永不分离！

凯蒂琳

啊，你的触摸
像一道火的河流穿遍了我全身的血管！
在我血管里流动的已不再是血液，而是火焰；
我的胸膛已完全关锁住我的心灵；
我的两眼越来越呆滞。很快这片火海
便将用它的光把整个罗马照亮！

(他拔出剑来挥舞着)

我的宝剑！我的宝剑！你有没有看到它寒光闪闪？

很快它便将被他们的半凉不热的血浆染红！

一转眼，这是多么急速的变化？我的额头发烫；

无数的幻景时隐时现，在我的眼前飘过。——

这便是报复——它宣告我为追求伟大、追求王权、

追求永垂不朽的名声而进行的战斗已大获全胜。

我的口号将是：熊熊的烈火和死亡！

往元老院去，我现在才第一次显出本来面目！

(他匆匆跑出去；弗瑞亚跟在他后面)

[在一个灯光微弱的酒馆里。斯塔提涅斯、加比尼阿斯、柯帕瑞阿斯和另外一些年轻的罗马人上。

斯塔提涅斯

在这里，朋友们，我们可以消磨漫漫长夜；

在这里一切都十分安全，谁也不会前来打扰我们。

加比尼阿斯

啊，对；现在让咱们来饮酒吧，欢乐地痛饮！

谁知道，我们在人间还能活多久？

斯塔提涅斯

不，我们且先等等，看看兰吐勒斯

和塞西加斯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

加比尼阿斯

得了，他们愿意带来什么消息就带来什么消息吧！

酒瓶就在手边；来吧，让咱们且开怀畅饮。

快，兄弟们，快，让咱们一起放声歌唱！

[侍者送上酒和杯子。

聚会的朋友们 (唱)

酒神，我们赞美你！
这满满的一杯，
我们奉献给你！
我们向你欢呼：万岁！
红色的酒，闪闪发亮，
它流得多么欢畅，
它原是酒神的饮料，——
我们为酒神歌唱。

酒神老爷正柔情地微笑，
他笑得多么友好；
醉乡在等待我们；
这酒又是那么清亮。
来吧，别再迟延！
酒会使我们心情欢畅，
我们的肉体 and 灵魂，
都会飘飘然，无比舒畅。

闪光的法莱恩美酒^①，
你无比神妙的美酒！
任何泛着酒花的液体
也无法和你相比！
你能给我们带来
力量和勇气。
更给我们的的心灵

① 古代意大利名酒。

送来欢乐厚礼。

酒神，我们赞美你！
这满满的一杯，
我们奉献给你！
我们向你欢呼：万岁！
红色的酒，闪闪发亮，
它流得多么欢畅，
它原是酒神的饮料，——
我们为酒神歌唱。

〔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上。

兰吐勒斯

停止你们的欢乐吧，不要再唱了！

斯塔提涅斯

怎么样？

凯蒂琳为什么没有和你们一块来？

加比尼阿斯

他当然一定会非常愿意。

柯帕瑞阿斯

到底怎么样，快讲！

他的回答是什么？

塞西加斯

啊，他的回答和我们

预料的正好完全相反。

加比尼阿斯

你怎么讲？

兰吐勒斯

啊，我们的一切建议他全部都予以拒绝；
他甚至根本不肯叫我们讲述我们的道理。

斯塔提涅斯

真是这样吗？

柯帕瑞阿斯

他究竟为什么不肯？

兰吐勒斯

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肯。他要把朋友全抛弃——
从此丢开我们——离开这城市。

斯塔提涅斯

你说什么？

你说他要离开这里？

塞西加斯

是这样；就在今天夜里
他便将离去。不过，这真也不能怪他；
他的想法也确有道理——

兰吐勒斯

总不外是由于恐惧！

眼前的危险使他决定对我们背信弃义。

加比尼阿斯

这便是我们的凯蒂琳对我们的所谓友谊！

柯帕瑞阿斯

凯蒂琳从没这样胆怯，这样无理！

兰吐勒斯

可是他现在要离开我们。

斯塔提涅斯

他一走，我们便无望了。

现在还有谁能来充当我们的领袖？

柯帕阿瑞斯

领袖无处找；我们便只得放弃我们的计谋。

兰吐勒斯

先别忙，先别忙，我的朋友们，且听

我来讲。我们原来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凡是不公正的命运拒绝让我们得到的一切，

我们一定要凭借武力，把它抢夺到手。

暴君压迫我们，——而我们希望掌握统治权。

我们天天受穷，——我们的目标是比谁都富有。

几个人同声

是的，财富和权力！我们就是要占有财富、权力！

兰吐勒斯

是的，是的；我们已选定一位朋友作我们的首领，

这个人本来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可以信赖。

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在危险面前逃跑。

啊，弟兄们，不要泄气。一定得让他看看，

没有他，我们也能获得成功。我们所需要的

只是那么一个人，他无所畏惧，下定决心，

来领导我们——

众人之一

那么，你说说，哪里去找这样的人？

兰吐勒斯

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他也愿意承担——

你们是否会马上就选他作我们的领袖？

众人之一

行，我们选他！

另一些人

可以,我们一定选他!

斯塔提涅斯

朋友,请说出他是谁!

兰吐勒斯

你们看我怎么样?

加比尼阿斯

你自己?

柯帕瑞阿斯

你,兰吐勒斯——!

几个人一起 (怀疑地)

你愿意领导我们?

兰吐勒斯

我愿意。

塞西加斯

可是你行吗?担任这样一个职务
必须具有像凯蒂琳那样的力量和勇气。

兰吐勒斯

我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应有的力量。
大家全都按计划行事!难道到这时你们还想回头?
可现在显然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切一切都
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斯塔提涅斯

好;我们听从你指挥!

别的一些人

我们跟随你!

加比尼阿斯

那好，现在凯蒂琳既已
抛弃我们的事业，我们无疑只得依靠你
领导我们，使我们的事业获得胜利。

兰吐勒斯

那么听着，
我告诉你们我已制定的行动计划。第一——
〔凯蒂琳匆匆上。

凯蒂琳

瞧，朋友们，我来了！

众 人

凯蒂琳！

兰吐勒斯

他？

啊，该死的——

凯蒂琳

请讲出来——你们要我干什么？
不过先等等；我已经明白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愿意领导你们前进。说——你们愿意不愿意追随
我？

众 人（除了兰吐勒斯）

对，凯蒂琳——我们追随你，只要你肯领导！

斯塔提涅斯

他欺骗了我们——

加比尼阿斯

而且毁坏了你的名声！

柯帕瑞阿斯

他们说你已经决定从此离开这个城市，
并将从此丢开我们的事业，不再问闻。

凯蒂琳

是的，这话不错。但我现在又改变了主意；
从今后我将仅仅为这个伟大的目的而生存。

兰吐勒斯

那么你所说的伟大目的到底指什么？

凯蒂琳

我的目的比你们所想象的要更高得多——
也许你们谁也没有想到。啊，听我说，朋友们！
首先，我一定要使所有热爱自由的公民，
所有以公共的荣誉和祖国福利为重的
公民，都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古罗马的精神现在并未全然泯灭，——
至少，它还剩有最后的尚未完全熄灭的余烬。
现在，我们一定要重新把它扇成熊熊烈火，
而且要让这火焰发出它前所未有的光辉！
天哪，使人窒息的暗无天日的奴役生活实在
太久了，它像无边的黑夜，笼罩着整个罗马城。
瞧吧，这国土，——虽然看起来那么骄傲、强大——
实际却将摇晃着坠入毁灭的深渊。
因此，一只最强劲的手，必须伸出来把舵杠把稳。
罗马需要彻底清洗——从根本上清洗干净；
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唤醒，
对那些卑鄙的、在人们思想中散布毒素、
使任何一点细小的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
都无法实现的恶势力，我们将毫不留情。

你们瞧——我要全力增进人民的自由——
过去这种民主精神原本完全统治着
罗马城。朋友们，我决心要重新召唤回
那黄金时代，那时候，所有的罗马人都会
毫不犹豫，为保卫国家的荣誉而欣然献出生命，
那时候，一切财富都是公共福利的根本！

兰吐勒斯

啊，凯蒂琳，你在说胡话！我们可
从没有这样想。

加比尼阿斯

重新召唤回那
古老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平凡、枯燥无味的
日子，对我们能有什么好处？

众人之一

不，决不！

我们要求权力——

另一些人

要求足够的财富，让我们能
无忧无虑、快乐地生活！

许多人一起

那才是我们的目的！

柯帕瑞阿斯

我们孤注一掷，拿生命去冒险，
难道是为了让别的人获得自由和幸福？

所有的人

我们得享受胜利的果实！

凯蒂琳

你们这些下流坯子!

你们究竟是不是你们的古代祖先的子孙?

你们的职责本应是保卫祖国的光辉形象——

而你们竟是这样无休止地玷污它的名声!

兰吐勒斯

你敢这样讥笑我们——多少年来你就是

一个最可怕的恶魔——

凯蒂琳

是的,过去我曾经是;

我曾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恶对头;但是,

像你们那样下流,我可从来也没有。

兰吐勒斯

说话留点神;我们决不忍受你的嘲笑。

许多人一起

对,对,我们决不允许——

凯蒂琳 (安详地)

是吗? 你们这群胆小鬼,

你们也有胆量想采取什么行动——你们?

兰吐勒斯

啊,打倒他!

许多人一起

对,打倒凯蒂琳!

[他们拔出匕首一起向他冲过去;凯蒂琳安详地拉开身上的上衣敞开胸膛,带着冷酷的讥讽的微笑看着他们;他们垂下拿着匕首的手。]

凯蒂琳

捅吧! 捅吧! 你们不敢? 哦,我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像你们所威胁的那样,把你们的匕首
刺进这裸露的胸膛,我也还对你们有几分尊敬。
难道在你们的心灵中,一点勇气也不存在?

众人之一

他对我们并没有恶意!

另一些人

我们活该遭到他的讥笑。

凯蒂琳

你们确实应该。不过,瞧,你们可以
清洗掉自己的污点的时辰已经来到。
让我们完全忘掉属于过去的一切,——
崭新的生活方式正在等待着我们。

(痛苦地)

我真是一个傻瓜!竟想依靠你们获得成功!
在这群懦夫的心中哪里还能找到半点热情?

(若有所思地)

我曾经有过许多光辉的梦想;许多伟大的景象
曾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或纷纷在我的眼前掠过。
我曾经梦想,自己拴上了依卡鲁斯^①的翅膀,
在高高的苍穹下不停地盘旋飞翔;
我曾梦想,神灵使我的双臂具有巨人的
力量,并把天空的雷火闪电交我执掌。
我用这只手抓住正在飞逝的闪电,
把它抛向远处下界的这座城市。

① 希腊神话中巧匠戴达勒斯的儿子,他用父亲所做的蜡翼逃离克里特的迷宫,但因飞近太阳蜡翼受热融化,坠海而死。

紧接着一片红色的火焰席卷一切，
刹那间，烈焰升腾，罗马城在废墟中倒下，
这时我发出一声响亮的、强有力的呼喊，
从坟墓中把凯脱^①的伙伴们唤醒；
成千上万的精灵随着我的呼声来到——
他们复活了——并使罗马由灰烬中重新诞生。
(他停了一会)
这些都不过是梦想！天上的神灵并没有
召唤回已消逝的过去，使它重见阳光——
已死去的人谁也不会再从坟墓里回来。
(盛怒地)
如果这双手无能重振那古老的罗马，
那它便应该把今天的这个罗马砸碎。
那摇摇欲坠，勉强立着的大理石廊柱
将变作一条条烟柱在烈火中翻滚；
那高高耸立着的国家圣殿也将颓然倒下，
一切宫殿和庙宇都将化为一片灰烬。
快发誓，朋友们，说你们愿为这伟大目标
贡献自己的生命！我便将全力领导你们。
请说——你们愿意不愿意跟随我？

斯塔提涅斯

我们愿意追随你！

[有几个人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聚在一起相互耳语。凯蒂琳带着轻蔑的微笑注视着他们。]

① 指纪元前一世纪罗马著名的检查官凯脱，他曾强烈反对罗马人的奢侈、荒淫的生活。

兰吐勒斯（低声地）

看来我们最好都跟随他吧。在一片废墟中，
我们或许最有可能终于实现我们的目标。

众人（大声喊着）

好，凯蒂琳！我们全都愿意——全都愿意追随你！

凯蒂琳

你们得向我们的祖先信奉的神灵起誓，
一言一行都得听从我的指挥！

所有的人（全举起手来）

好，好；我们发誓在任何问题上都盲目地服从！

凯蒂琳

那么你们马上分散开，从不同的道路偷偷
前往我家。在那里，你们将得到必要的武器。
我随后也马上回去；那时我将告诉你们，
我已制定下什么样的行动计划。现在走吧！
〔他们一起往外走。〕

兰吐勒斯（拦住凯蒂琳）

问你一句话！你知不知道阿罗布罗吉的部落
已向我们的元老院派来几名使者，
带来他们的满怀委屈，要在这里控诉？

凯蒂琳

是的，我知道。

他们今天刚刚到达罗马城。

兰吐勒斯

太好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计划？
让高卢的各个民族全都起来造反，

让他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敌人斗争。

凯蒂琳（不甚乐意地）

你是说，要我们去和一些野蛮民族联盟？

兰吐勒斯

但是，这种联盟对我们却是必要的。

只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将必败无疑；

有了外面的援助——

凯蒂琳（带着挖苦的笑）

啊，罗马已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在偌大一座罗马城中竟没有几个强有力的人

能把这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力量推倒！

〔他们走出去。〕

〔凯蒂琳住宅后面的一个花园。前面是一片树林。靠左边另有一排房屋。〕

〔库瑞亚斯、塞西加斯和另一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低声谈着话，小心翼翼地 from 右边上。〕

库瑞亚斯

你刚才讲的这些全都是真的吗？

塞西加斯

当然，一个字也不假。这事就是刚才决定的。

库瑞亚斯

他决定负起全部责任？

塞西加斯

一切责任。你可以自己去问问他。

〔除库瑞亚斯外全都走进屋里。〕

库瑞亚斯

一个离奇的夜晚！我的各种思想轮流地
在我心中时隐时现！我也许是在做梦吧？
啊，真也罢，幻想也罢——我现在十分清醒——
不管我转向何方，我都总看到她的形象。
〔凯蒂琳从右方上。

凯蒂琳（向他走去）

你在这儿，我的库瑞亚斯？我一直十分想念你。
前次到灶神殿的一次拜访，使事情发生了
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化——

库瑞亚斯（莫名其妙地）

是吗？对，你说得对！

凯蒂琳

关于这件事，我将从此决不再去想它。
那一次拜访将十分严重地影响我的一生。
（在沉思中）
人们说，仇恨的精灵有时候会从
黑暗的地府来到人间，一生中
永远追逐着我们。——啊，或许真是这样！

库瑞亚斯（不安地）

怎么？你见到了她——？

凯蒂琳

她今天晚上来过这里。

可是让我们忘掉这事吧。库瑞亚斯，听我说，
我们现在正准备进行一项重大的活动——

库瑞亚斯

我全都知道了。塞西加斯刚才已告诉我了——

凯蒂琳

谁知道上天的神灵为我们这次行动
将安排一个什么结果？也许我命中注定，
我永远也无法达到我的目的；而一股强大的
邪恶势力马上便会将我置于死地。那也便由它去吧！
可是你，亲爱的库瑞亚斯，从孩子时候
我便一直热爱你——你可是决不能参与这
吉凶未卜的大事。请答应我，——即使我
要选择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发动进攻——
这是很可能的——你也要留在罗马城里，
在我们彻底胜利之前，不要和我们搅在一起。

库瑞亚斯（激动地）

啊，这无微不至的关怀！不说朋友，连父亲也难以相比！

凯蒂琳

你答应我的请求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不，你先稍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
（他走进屋里去）

库瑞亚斯（望着他的背影）

他仍然这样爱我，丝毫不曾对我怀疑。
〔兰吐勒斯和另外一些同谋者由右方上。

兰吐勒斯

啊，库瑞亚斯，刚才从花园里走过去的
是不是凯蒂琳？

库瑞亚斯

是的，他现在正在屋里。

〔他们也走进屋里去。

库瑞亚斯 （不安地来回走着）

我有什么办法抑制住内心的这种热恋？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起伏翻腾，不得安宁。

啊，弗瑞亚——你是个多么奇怪而又神秘的女人！

你现在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和你相见？

她逃到哪里去了？啊，我刚把她从坟墓里

放出，她便像一个影子一样立刻不见了。

她那些神秘的、先知般的言语——

特别是她那双眼睛，一时闪着光，一时又暗淡无神！

会不会这都不过是疯狂的表现？难道坟墓里的

恐惧已使她失魂落魄——？

弗瑞亚 （在他身后的树林中）

不，脸色苍白的青年！

库瑞亚斯 （发一声喊）

我的弗瑞亚！你——？

弗瑞亚 （走近些）

凯蒂琳住在这里。

不论他到哪里——弗瑞亚也一定和他在一起。

库瑞亚斯

啊，同我一起走吧，亲爱的。我将把你

领到安全地方去。想一想——万一有人瞧见你！

弗瑞亚

已死的人决不用再感到恐惧。难道你忘了——

是你抱着我的尸体，把它抱出了坟墓？

库瑞亚斯

又是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傻话！啊，听我说；

清醒一点儿吧——快同我一块逃走！

(他想去抓她的手)

弗瑞亚 (使劲把他推开)

你这个冒失的蠢才——对这个
暂时逃出坟墓、在人世作短暂停留的
死神的孩子，你难道丝毫不感到畏惧？

库瑞亚斯

现在在你面前我的确害怕。不过这种害怕，
这离奇而神秘的恐惧却又使我十分欣喜。

弗瑞亚

你想拿我怎样？不管你怎么请求也全都白费。
我已经属于坟墓，坟墓才是我的家——
黎明一来到，我便必须匆匆赶回，
仍回到我所来自的黑暗的幽谷去。
你不相信我的话——你不信我曾在冥王殿里
和许许多多惨无人色的鬼魂坐在一起？
我告诉你吧，甚至现在我也是在阴曹地府——
在那遗忘之河和暗无天日的沼泽地的那边。

库瑞亚斯

那你领我到那里去！

弗瑞亚

你？

库瑞亚斯

我乐意跟你去，
哪怕你把我领进死神的魔口我也乐意！

弗瑞亚

这可不能！在人世上，我们俩必须分离，——
在那边，决不容许死者和活着的人相聚。——

你不该耽误掉我十分宝贵的短暂的时间。
我只能在黑夜里进行我的工作；
我要干的是属于黑夜的勾当；我是夜的先驱。
可是，现在凯蒂琳在哪里？

库瑞亚斯

啊，你是要找他？

弗瑞亚

是的，我要找他。

库瑞亚斯

你现在对他还不肯放手？

弗瑞亚

如果不是为了凯蒂琳，我今天夜晚
为什么会从鬼魂们生活的阴曹来到这里？

库瑞亚斯

真不幸，这愤怒的火焰完全占据了你的心！
但是，甚至在你完全疯狂的时候，你还是那么动人！
啊，弗瑞亚，从此完全忘掉凯蒂琳吧！
来，跟我逃走！拿我当个仆人——我愿把你侍奉！
(他匍匐在她的脚下)
作为你的卑贱的仆人，我这里请求你
正眼看我一下。啊，听我说，弗瑞亚，听我说！
我就只爱你！一股爱恋而致命的烈火
正一点一点地烧毁我的心，只有你——啊，只有你——
能消除我的痛苦。——

弗瑞亚 (朝屋里望着)

那边有一点灯光——

还有许多人。在这凯蒂琳的住宅里

他们正在干些什么？

库瑞亚斯 （跳起身来）

又是那个名字！

他已变成了你的全部思想的中心。

啊，我简直要痛恨他了——！

弗瑞亚

他是否已经决定

仍把他曾经长期酝酿的那个大胆计划，

付诸实行？

库瑞亚斯

那么说你也知道——？

弗瑞亚

是的，完全知道。

库瑞亚斯

啊，那么你无疑也一定知道，他自己

打算站在最前面，来把这一大胆的事业领导？

但是我请求你，我向你哀哀求告，

别再去想凯蒂琳了！

弗瑞亚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对你就只这一个请求。你和他一起去吗？

库瑞亚斯 他对我简直是一位仁慈的父亲——

弗瑞亚 （微笑着）

他？

我的凯蒂琳？

库瑞亚斯

是的！

弗瑞亚

他——那个使我的思想
永不得安宁的人？

库瑞亚斯

我的头脑中是一片混乱——
我痛恨这个人——！啊，我恨不得置他于死地！

弗瑞亚

你刚才是不是发誓说，你准备完全
听从我的命令？

库瑞亚斯

要我干什么，你尽管说吧；
要我为你干什么事都行，我听从你的命令！
但我只请求你——永远忘掉那个凯蒂琳。

弗瑞亚

等他一进坟墓，我自然会马上就
把他忘掉。

库瑞亚斯（一惊）

啊，你是想让我去——？

弗瑞亚

你不需要使用刀或剑；你可以前去告密，
把他的阴谋揭露——

库瑞亚斯

这样使叛卖和谋杀一次完成！
可是弗瑞亚，请你别忘了，他们仍然还是
我的养父和——

弗瑞亚

而那却是我毕生的愿望！

啊，怯懦的蠢才——你公然还敢谈论什么爱情——
这个人明明成了你爱情的障碍，你都没有
足够的勇气把他一脚踢开！去你的吧！

（她对他背过身去）

库瑞亚斯 （用手拉住她）

别这样；请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愿意干！
我一看见你就止不住浑身战栗；
可我仍然完全没有力量，把你套住
我灵魂的罗网撕碎。

弗瑞亚

那么你愿意干了？

库瑞亚斯

既然我已表示愿意，你干嘛还老这样问我，
让我难堪？我哪里还有自己的意愿可言？
你的目光完全像那伺机捕鸟的长虫，
它用一种神秘的力量死盯住那小鸟，
使它在巨大的恐惧中便只会来回旋转，
一步步走近那毒蛇的可怕的毒牙。

弗瑞亚

那就照我的吩咐去干吧！

库瑞亚斯

可我要是为了爱情，
完全牺牲掉我和他的友情——你又将怎样？

弗瑞亚

我将从此忘掉世界上曾经有过凯蒂琳。
我的任务也就全部完成。往下你不必再打听！

库瑞亚斯

作为给我的报酬,你应该——?

弗瑞亚

你又犹豫了?

难道你的希望是如此微弱,竟使你想不到
一个心怀感激之情的女人会如何对人报答,
只要事情一办妥——?

库瑞亚斯

凭着黑夜的一切鬼神发誓——

我决不再迟疑!他是我的爱情的唯一障碍。
那就让他马上死去!我对他一切感情
从此熄灭吧;一切关系也从此断绝!
你是谁,你是这黑夜里的可爱的幻影?
一走近你,我便变成了木石,烧成了灰烬。
对你的思念,使我浑身发冷——恐惧却又燃烧着我的
心;
我的爱完全是用仇恨和魔法混合而成。
我现在究竟是什么人?我自己也不再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不是他曾认识的旧我。为了追随你,
我不惜赴汤蹈火,你算完蛋了,凯蒂琳!
我马上到元老院去。就在今天晚上
元老们正好要聚会。那么再见吧!
一张字条就可以完全泄露他们的机密。
(他匆匆走出去)

弗瑞亚 (独白)

天空是一片黑暗;马上便会有闪电雷鸣。
一切很快将告结束,凯蒂琳,——

你正迈着正步，迅速向着你的坟墓前进！

〔阿罗布罗吉的使臣安比俄瑞克斯和奥罗菲柯从屋里走出来，弗瑞亚半掩半露地站在树影里，他们没有注意到她。〕

安比俄瑞克斯

那么，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参与这样一件事实在未免过于冒险。

奥罗菲柯

你的话自然完全不错；

可是，他们拒绝了我们的任何公正要求，
我们实在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获得自由。
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获得了成功，那胜利的果实，
可决非我们参与这一斗争可能面临的危险
所能相比。

安比俄瑞克斯

那倒是一点不假，老弟！

奥罗菲柯

为了从罗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为了
争得失去已久的自由，又何惧浴血斗争！

安比俄瑞克斯

我们现在必须尽全力匆匆赶回本国，
到高卢全境到处点燃叛乱的烈火。
要鼓动各个部落都起来造反，看来
也决非难事；他们一定会跟从我们
参加凯蒂琳的叛军的行列。

奥罗菲柯

可这一仗恐怕难以取胜；罗马依然很强大。

安比俄瑞克斯

我们必须冒这个风险。走吧，奥罗菲柯，走！

弗瑞亚（对他们发出警告）

你们是自取灭亡！

安比俄瑞克斯（大惊）

我的天哪！

奥罗菲柯（惊恐地）

啊，你听！

黑暗中有一个声音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弗瑞亚

你们的人民只会遭殃！

奥罗菲柯

老兄，你看她站在那里——

一个脸色苍白、显然是不祥之兆的幽灵。瞧！

弗瑞亚

一切追随凯蒂琳的人都决不会有好下场！

安比俄瑞克斯

快回家去吧，走！走！我们得撕毁所有的盟约！

奥罗菲柯

神的声音已对我们发出警告，我们必须服从。

〔他们匆匆由右方下。〕

〔凯蒂琳从背景处的房子里走出来。〕

凯蒂琳

啊，这是无望的挣扎——想一想要靠这帮

懦夫和饭桶去消灭罗马，那如何可能！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他们已坦白承认——

他们的唯一动机是大捞一把——是他们的贪心。

怎么能就为这个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
送掉许多人的性命？而且我要赢得的又是什么？
我能得到什么？

弗瑞亚 （隐藏在树后）

你可以报仇，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 （惊愕地）

谁在说话！是谁从睡梦中唤醒了
复仇女神？啊，也许这声音实际是发自
我的心灵深处？报仇？是的，说得一点不错，——
这就是我的口号，我的战斗的号召。报仇！
为我过去的一切希望和一切梦想报仇，
它们全都被怀着仇恨的命运毁灭掉！
我也要为我过去许多年来被浪费掉的生命报仇！
〔谋反的人拿着武器从屋里出来。

兰吐勒斯

浓密的黑暗仍然笼罩着这座城市，
现在已是我们可以出发的时候。

其中的几个人 （低声地）

那我们快走！

〔阿瑞丽亚从旁边那排房子里走出，她没有注意到那些
谋反的人。

阿瑞丽亚

亲爱的——你在这里吗？

凯蒂琳 （大叫一声）

阿瑞丽亚！

阿瑞丽亚

你说——

你是否一直在这里等我？

（她看到了那些造反的人，立即向他跑过去）

啊，我的天哪！

凯蒂琳 （把她推到一边去）

走开，离我远一些，女人！

阿瑞丽亚

快说，凯蒂琳！

这许多拿着武器的人——？你也同样拿着——？

啊，你打算去——

凯蒂琳 （十分激动地）

是的，让黑夜的精灵作证——

我打算开始一个欢乐的旅程！瞧——这闪光的长剑！

它正渴望尝到血腥！我这便要去解除它的饥渴。

阿瑞丽亚

我的希望——我的梦想！啊，我的梦多么美妙！

现在我却从梦中惊醒——

凯蒂琳

不要再说了！

你呆在这里——或者跟我去！但我已心灰意冷，

决不会再为眼泪和哭诉动情。——朋友们，请看

那向西方下沉的满月正如何照得满天通明！

等到那满月下一次再在东方的天空闪耀，

我们的国家将被如山崩一般的烈火烧遍，

它过去的一切金色的光辉也早已无处找寻。

那么，等到一千年后，在那凄凉的黑夜之中，

它将只能给一片乱砖碎瓦的废墟照明——

而只有远处苍穹之下的一根孤立的石柱会

告诉一位疲惫的旅人：这里是过去的罗马城！
〔他急速由右方下，其他的人跟下。

第 三 幕

[埃特鲁瑞亚林边荒野中凯蒂琳的营帐。右边可以看到凯蒂琳的帐篷，帐篷附近有一棵大橡树。帐篷外边燃着一堆篝火；在背景处的树林中也可看到许多火堆。时间是夜晚。月光不时透过云层照射下来。

[在篝火边，斯塔提涅斯伸直身子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曼里阿斯在帐篷前面来回走动。

曼里阿斯

心情愉快的年轻人全都这样。
即使在一片荒野的树林中，
他们也能像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睡得是那么香甜，那么安稳。
他们那熟睡的神态，仿佛
在他们醒来时，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梦中的欢乐，而不是战争——
尽管这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战斗。

斯塔提涅斯 （睡醒站起来）

你还在站岗？你一定累了。我来替换你。

曼里阿斯

还是你去休息吧。年轻人需要更多的睡眠；
年轻人的未被驯服的情欲消耗着他们的精力。
等到头发花白，情况就自然会完全改变，

那时我们血管中的血液只是懒懒地流着，
年岁像无情的重担压着我们的双肩。

斯塔提涅斯

是的，你说得很对。到时候我也一定会
变成一个衰老而顽强的战士——

曼里阿斯

你能肯定

命运已经为你安排下这样一个结局？

斯塔提涅斯

为什么不能肯定？你好像颇有些心神不安？
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吗？

曼里阿斯

你仿佛肯定认为，

糊涂胆大的年轻人，我们不必有任何恐惧？

斯塔提涅斯

现在已有许多人大大增强了我们的队伍——

曼里阿斯

那可不！——

增加了一帮逃亡的奴隶和耍剑的斗士——

斯塔提涅斯

那——，

就算是那样，他们那么多人全加在一起
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何况高卢的各部落
也将派人来助战——

曼里阿斯

可是他们至今也未来到。

斯塔提涅斯

你不相信那些阿罗布罗吉人会遵守
他们已作的诺言？

曼里阿斯

根据过去的经验，
对这些人我可很了解。且不去管它吧。
现在，只等到天一亮，无疑我们便会看到
天上的神灵已为我们安排好什么下场。
不过，快巡逻去吧，我的朋友，查一查
所有的岗哨是否都规规矩矩尽了职守。
因为，我们必须防范一次黑夜的偷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意向。
〔斯塔提涅斯向森林里走去。

曼里阿斯（独自在篝火边）

天上的云层正迅速形成，越来越厚；
这是个阴暗的预示风暴将临的夜晚，——
一团化不开的浓雾重压在我的心头，
仿佛预示着我们都会大祸临头。
我过去上战场总是那么无忧无虑，
那种满不在乎的心情，现在又哪里去了？
啊，难道我现在感到的压抑，就只不过是
衰迈的岁月？奇怪——真奇怪啊——甚至那些
年轻人昨天晚上也似乎都心神不宁。

（稍停）

上天应当知道，我现在追随着凯蒂琳，
参加他的队伍，目的并不是为了报仇。
有一段时间我曾感到遭人欺凌，受人屈辱，
因而禁不住有一股怒火在我心中燃烧；

那沸腾的血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冷却；
它不时还像一股热流冲过我的血管。
但那羞辱感现在实际已全然忘却。
我追随凯蒂琳只出于我对他的信赖；
我定要热情地关怀他，守护着他。
他现在可说是完全孤立地置身于
一帮无耻流氓和一群虚情假意的朋友之中。
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他——反过来，
他的傲气又使他无心去摸清他们的心意。
〔他拿一些树枝扔进篝火中，然后一声不响，仍然站在那里。凯蒂琳从帐篷中出来。〕

凯蒂琳（自语）

午夜即将来临。到处是这样的寂静，——
只可恨睡眠抛开了我，总不容我合眼。
夜风寒冷刺骨，倒使我重打起精神，
并使我获得了新的力量——。这对我十分必要！
（他看到了曼里阿斯）
是你，啊，老曼里阿斯？在这样一个黑夜，
就只你一人站岗？

曼里阿斯

在早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曾常常在营房外边为你站岗。
你说，你还记得吗？

凯蒂琳

过去已是一去不复返；
它同时也带走了我的平静；现在不论我到哪里，
在我眼前，我总仿佛看到无数的幻景。

万事全都聚集在我的心头，曼里阿斯，——
只是除了宁静。它——它早已远离我的心。

曼里阿斯

快抛开那些阴暗思想，去好好睡一觉！
别忘了，明天将要求你，拿出你
最大的力量，使我们众人脱险。

凯蒂琳

我没有办法入睡。我只要在匆促的
一刹那，忘掉一切，在睡眠中偶一合眼，
马上便被种种离奇、荒诞的梦境惊醒。
甚至我在这坐榻上半睡半醒靠一会儿，
那些幻景也照样会在我的眼前出现，
而且显得更为荒诞——更为神秘，
更为令人不解——。啊，我真希望我能知道，
这究竟是什么兆头！可是不——

曼里阿斯

那么请你把
梦中的情景告诉我。我也许能参出其中涵义。

凯蒂琳（稍停）

简直很难说我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
各种幻景如发疯一般，一个个在我头脑中闪过。
紧接着一片越积越浓的黑暗笼罩着一切；
黑夜展开她宽大的翅膀直向我头上扑来，
那可怕的浓稠的黑暗，除了闪电，无物能穿透；
我仿佛进入了坟墓般的地牢，空气粘如稀泥。
高高的顶上雨云密布、阴霾满天；
无数的鬼影穿梭一般疯狂地彼此追逐，

在一阵阵怒吼声中，它们仿佛是海洋上的巨浪
召唤着发狂的风暴，直冲向岸边的石窟。
而在这一片狂乱中却又不时出现孩子的身影，
他们头带鲜花，歌唱着已半被遗忘的家园。
但转眼间，笼罩着他们的黑暗又变成了耀眼的亮光，
在他们之中，我模糊看到了孤独的一对；
啊，是两个妇女——一个像黑夜一样阴沉、严厉，
另一个却是那样温柔，像即将逝去的黄昏。
这两个孤独的形象，我看着都多么面熟啊！
其中一个转过她含笑的脸，向我微笑；
另一个的锐利目光却像夜空曲折飞掣的闪电；
我止不住满怀恐惧——但我却仍狂喜地望着她们。
她们俩正在下棋，一个是那样骄傲地站立着，
另一个却显得疲倦不堪，倚立在那张孤独的桌边。
她们一会儿吃掉对方棋子，一会儿又移动棋子位置；
最后一胜一败，棋局告终——向我微笑的那
妇女转眼消失在空中，啊，她被战败了；
紧跟着那群孩子也全向着他们的来处退隐。
这时吵声益高；黑暗也更浓；从外边的黑夜里
一双带着胜利者的傲气的目光直盯着我；
我头脑晕旋；除了那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在那混乱的睡眠中，还有许多梦中情景
都深深埋藏在我心中，隐而不见，无从追忆。
我真希望我能，但它们仿佛已永远无处找寻。

曼里阿斯

这实在是太离奇了，你的这些梦，
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在沉思中）

真希望我能回忆起那些梦境——

可是不能；我的记忆完全模糊了——

曼里阿斯

· 不要再去

想那些事情。因为实际说来，所谓梦

原不过是些无根据的幻想，没来由的幻景，

它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而且谁也说不清。

凯蒂琳

是的，你说得很对；我一定不再去想它，——

我的心现在已平静多了。你去干你的吧；

你需要休息一会。这会儿我打算一个人

到处走走，想想我们到底该怎样进行。

〔曼里阿斯走进森林里去。〕

凯蒂琳（在篝火旁边来回走了一会儿，那篝火眼看快熄灭了；

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说）

真希望我能够——啊，老想着这些事，

并为此感到苦恼，这实在不像男子汉所为。

可是，——在这里，在这寂静无声的黑夜里，

在这四望无人的孤寂中，我又一次看到

我所梦见过的一切，栩栩如生又在我眼前显现。

〔一个鬼影，穿着长袍和铠甲，完全是古代战士的打扮，

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似乎是从树林的地下钻了出来。〕

凯蒂琳（被那鬼影吓得倒退几步）

天上的过往神灵——！

鬼 影

我向你欢呼，凯蒂琳！

凯蒂琳

你想怎样？你是谁，阴森可怖的鬼影？

鬼 影

请等等！在这里只有我有权向你提出疑问——而且你还必须一一回答。难道你已经忘了从早已逝去的古老时代发出的这种声音？

凯蒂琳

我想我没有忘；但我肯定也说不太清——。你且告诉我，在这深更半夜你到底要找谁？

鬼 影

我要找的就是你。你知道，我就只有现在这很少的一点时间，我可以来到人世。

凯蒂琳

神灵保佑！你到底是谁？你说！

鬼 影

安静点！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要和你清算旧帐：你为什么不容许我享受死者的安宁，你为什么把我赶出了我黄泉下的住处，为什么用你对往事的回忆破坏我内心的平静——使我不得不前来找你，对你低声发出警告，以保卫我花费极大的代价买来的荣誉。

凯蒂琳

天啊，这声音——！我的确仿佛曾听到过——

鬼 影

我的伟大的皇权现在还有点什么留在人间？只不过像我这样的一点暗影；不，连那个也比不上。它已是和我一同进入坟墓——一切全无踪影。

你不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那代价真是非同小可。
因为我牺牲了整整一生的安宁，而且
也自愿放弃了在坟墓中享受平静的权利。
现在你却跑来，要用你大胆的双手，
从我这儿夺走仅剩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荣誉。
通向高尚事业的道路很多，何止一条？
你为什么偏要选择我曾选择的这条道路？
为了获得权力，我放弃了我生活中的一切；
我曾经梦想——我的名字将万世不朽，
不是像一颗微弱的星星射出友好的光芒——
不是的，而应该像一道照亮午夜黑暗的电光！
我从不曾获得英明伟大、曾经建立丰功伟绩
的名声，尽管许多人抱此理想；
我更不想为后人钦敬，——因为分享这一命运的
已不知有多少人：而等到时间的尽头，
那人数便更说不清。我要在血泊和恐惧之中
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赫赫威名！
我要让世人全吓得丧魂落魄，鸦雀无声，
仿佛在无比神秘的气氛中，在天空看到一颗一闪即逝
的
流星，——后世的人们想起了我的一生，也会无比惊
愕，
全对我侧目而视，因为我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没有人敢与我比并。
是的，我就曾这样日思夜梦——结果却全是一场空。
你过去站在我身边，我不幸竟丝毫
没有猜出在你的心灵中滋长着的秘密思想。

可是, 你知道, 凯蒂琳, 透过那挡住你视线的帷幕,
我却能看见你自己毫无所知的你的未来。
我清楚地看到你的命运——书写在众星之上!

凯蒂琳

你能看清我的命运? 那么请你快告诉我!

鬼 影

不能, 一切随着时代潮流
前进的令人愕然的伟大人物
莫非永远被一片迷雾遮掩,
不到死, 这迷雾便决不消散。
我这个曾读过你的命运之书, 尚能自由
行动的鬼魂, 也只能对你透露一点真情:
你将毁灭于你自己所进行的事业,
但杀害你的凶手, 对你实际是个陌生人。
(鬼影消失在一片浓雾中)

凯蒂琳

(愣了一会)

啊, 它忽然又消失了。这难道只是一个梦吗?
不能, 不能; 他刚才站在这里! 月光还把他惨白的脸照得通亮。对对, 我认识他的!
他就是那古老的独裁者, 那杀人的魔王,
现在他却从他的坟墓里跑来恐吓我。
他是担心他会失去了他的胜利者的王冠, ——
并非是他应得的荣名, 而只是他造成的恐怖,
使得他的名声流传至今。难道失去血肉之躯的鬼魂,
也还会为追求荣名而不辞辛劳地极力钻营?
(他不安地来回走着)

万千思绪搅得我心神不宁。一会儿是阿瑞丽亚

絮絮叨叨，给我以温柔的叮咛——一会儿
又是弗瑞亚大声的警告在我心中回响。
啊，好像这还不够，——古老时代的
阴森的鬼魂，也从坟墓里来到我的面前。
他们威胁着我，我现在应该停止行动吗？
我是否应该马上回头？不能。我要硬着头皮，
毫不犹豫地干下去，——胜利马上就会来到！
〔库瑞亚斯非常激动地穿过森林走过来。

库瑞亚斯

啊，凯蒂琳——！

凯蒂琳（吃惊地）

怎么，你——你到这儿来了，我的朋友！

库瑞亚斯

我不得不——

凯蒂琳

你为什么不呆在城里？

库瑞亚斯

恐惧使我不安；我不得不到这儿来找你。

凯蒂琳

你为我已盲目陷入了极大的危险。

你这冒失的孩子！现在来吧，让我拥抱你！

（要过去搂抱他）

库瑞亚斯（倒退一步）

别这样！不要碰我！甚至也不要挨近我！

凯蒂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库瑞亚斯？

库瑞亚斯

快拔营逃走！
快逃吧，如果还有可能，一刻也不能再停留！
敌人的军队正从每一条大路上向这里前进；
你的营帐即将全被包围。

凯蒂琳

你安静一点儿；
你完全是瞎说。告诉我，是不是你一路行来被吓坏了？

库瑞亚斯

啊，不；赶快抓住这最后的时机逃命吧！
你被人出卖了——
(匍匐在他的脚前)

凯蒂琳 (大吃一惊)
出卖了！你在讲些什么？

库瑞亚斯

一个伪装朋友的人出卖了你！

凯蒂琳

你弄错了；
这些英勇的朋友们全都像你对我一样忠诚。

库瑞亚斯

那么就是他们的忠诚带来了你的不幸！

凯蒂琳

你安静一点儿！这完全是你对我的关怀，
你对我的安全的忧虑，使得你的头脑中
产生了许许多多假想的可怕的危险。

库瑞亚斯

啊，你哪里知道，你这话正像利剑刺着我的心！
但是，赶快逃走吧！我诚心诚意地恳求你！——

凯蒂琳

你先安静一下,说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要逃走?
敌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军营现在扎在什么地方。

库瑞亚斯

他们完全知道——他们知道你的每一个计划!

凯蒂琳

什么,你简直是疯了。他们知道——? 不可能!

库瑞亚斯

啊,希望是这样! 但求你快利用这仅剩的一点时间;
现在如果逃跑,你或许还可能救出自己的性命!

凯蒂琳

被出卖了? 不可能——决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

库瑞亚斯 (拔出他的匕首,把它递给他)

凯蒂琳,求你把这匕首刺进我的胸膛。——
直穿透我的心脏! 是我把你的计划全部泄漏了!

凯蒂琳

你? 这简直是疯狂!

库瑞亚斯

是的,我是完全发疯了!

不要问我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完全知道;
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把你的计划全部泄漏。

凯蒂琳 (十分悲痛地)

那么,你是彻底毁灭了我对神圣友情的信心!

库瑞亚斯

啊,用匕首刺死我吧,不要再用你的宽容
进一步来折磨我——!

凯蒂琳 (仁慈地)

活下去，我的库瑞亚斯！

起来吧！你做得不对，——但我完全宽恕你。

库瑞亚斯（无比感动）

啊，凯蒂琳，悔恨已完全撕碎了我的心——！

可是你赶快走吧；快逃跑！一刻也不能再停留。

罗马军队马上就会来围攻你的篷帐；

他们早已上路；正从四面八方朝这里开来。

凯蒂琳

我们在城里的那些朋友呢——？

库瑞亚斯

他们已全被抓走；

有的被关进监牢，大部分已被杀死！

凯蒂琳（自语）

多么可怕啊——多可怕的命运！

库瑞亚斯（再次把匕首递给他）

还是快把它刺进我的心脏！

凯蒂琳（安详地看着他）

不，你不过充当了一个工具。你做得很对——

库瑞亚斯

噢，让我死去吧，让我以死来清洗我的罪孽！

凯蒂琳

我已经宽恕了你。

（他一边向外走）

现在也还有一条

可供选择的道路！

库瑞亚斯（一跳站起来）

对，快逃走！

凯蒂琳

英勇地死去！

（他穿过树林走去）

库瑞亚斯

一切全不管用！在这里等待着他的只有毁灭。

他的温和态度对我是十倍可怕的惩罚！

我要去追随着他；我现在总可以有一个要求：

战斗着，在这英雄的身边死去！

〔他匆匆跑了出去。兰吐勒斯和两个斗士偷偷从树林中上。

兰吐勒斯（低声地）

刚才有人在这里说话——

两斗士之一

是的，可是现在已完全安静。

另一斗士

也许是站岗的人正在换班。

兰吐勒斯

那倒也可能。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你们俩的刀都够快吗？

有没有专为这事磨过？

第一个斗士

亮得像闪电一般！

第二个斗士

我的也非常锋利。在上次罗马的比赛中，
就有两个斗士死在这把刀的利刃之下。

兰吐勒斯

那你们就躲在这树丛中，随时做好准备。

呆一会会有个人，我会指给你们看他是谁，
从这里走进帐篷里去，你们就马上冲出去
从背后把他刺死。

第一个斗士

不用担心，我们一定照办！

〔两个斗士都在树丛中隐藏起来；兰吐勒斯跑来跑去观望着。〕

兰吐勒斯（自语）

我目前要干的这件事，真是十分冒险，——
但是，如果这事要办，那就必须在今晚
完全办妥。——只要凯蒂琳倒下了，
除了我，便再没有人能来领导他们；
我便将不顾一切地封官许愿，收买下
所有的人，然后马不停蹄向城里进发，
那里正在开会的元老们将会无比惊慌失措，
他们全没有料想到这忽然来临的灾祸。

（他走进树林中去）

第一个斗士（低声对另一斗士）

他要我们谋杀的这陌生人到底是谁？

第二个斗士

不管他是谁，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

兰吐勒斯花钱雇我们；责任全由他去负：

对于我们所干的事他自己会出面辩护。

兰吐勒斯（匆匆跑回）

快做好准备；咱们要等的那个人这就来了！

〔兰吐勒斯和那两个斗士在树丛中埋伏下来。紧接着
凯蒂琳穿过树林走来，向营帐走去。〕

兰吐勒斯（耳语）

出去！向他冲过去！从后面把他刺倒！

（三人一同向凯蒂琳冲去）

凯蒂琳（拔出剑来自卫）

啊，这群混蛋——你们竟敢——？

兰吐勒斯（对两斗士）

把他杀掉！

凯蒂琳（认出了他）

你，兰吐勒斯，要谋杀凯蒂琳？

第一斗士（恐惧地）

原来是他！

第二斗士（倒退一步）

凯蒂琳！我决不会把我的刀用在你的身上。

咱们赶快逃跑！

（两个斗士一起逃走）

兰吐勒斯

那我就叫你死在我的刀下！

〔他们战斗着；凯蒂琳从兰吐勒斯手中挑掉他的剑；兰吐勒斯企图逃跑，但凯蒂琳紧紧抓住他。〕

凯蒂琳

你这杀人犯！你这叛徒！

兰吐勒斯（哀求地）

饶我的命吧，凯蒂琳！

凯蒂琳

从你的脸上，我完全可以看出你怀着什么鬼胎。
你想要谋杀掉我，然后你自己就可以
登上领导的宝座。你且说，是不是这样？

兰吐勒斯

是的,凯蒂琳,完全就是这样!

凯蒂琳 (抑制住厌恶的心情看着他)

然后将怎样?

如果你所需要的只是权力——那就这么办吧!

兰吐勒斯

请解释解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凯蒂琳

我马上辞职;

那你就可以来领导这支军队——

兰吐勒斯 (吃惊地)

你辞职?

凯蒂琳

我辞职,可是你得准备应付各种危难局面;

你得知道——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泄漏出去;

元老院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计划已完全清楚;

他们的军队正在向我们合围——

兰吐勒斯

你说什么?

凯蒂琳

我现在就去把我们的朋友们请来一起开会议论;

你也来参加——宣布你将要担任领袖职位;

我立即辞职。

兰吐勒斯 (拦住他)

你先等一等,先等一等,凯蒂琳!

凯蒂琳

你的时间可是非常宝贵;不等到天亮以后

你可能就会受到一次攻击——

兰吐勒斯（不安地）

你听我说，朋友！

你当然不过是在开玩笑？这根本不可能——

凯蒂琳

我们的计划，我对你说过，已全部被别人泄漏。

现在该是你表现你的勇猛和机智的时候了！

兰吐勒斯

被泄漏出去？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凯蒂琳（轻蔑地笑着）

你这个可鄙的胆小鬼！

你现在就开始发抖了——可是你还想谋杀我；

你不想想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领导？

兰吐勒斯

请原谅我，凯蒂琳！

凯蒂琳

如果现在还来得及，

那你就抓紧时间快走，赶快逃命去吧。

兰吐勒斯

啊，那么说你可以允许我——？

凯蒂琳

你真以为，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真是打算要

放弃我的职位？你根本不认识我是谁。

兰吐勒斯

噢，凯蒂琳——！

凯蒂琳（冷冷地）

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了！

快找个安全地方逃命，——我知道该如何死去。

（他对他背过身去）

兰吐勒斯（近于自语）

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消息，凯蒂琳；

我要利用这些消息来达到我个人的目的。

由于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这消息便对我

十分有利；我这就去迎接敌方的队伍，

从一些无人知晓的小道把它引来这里，

从而带来你的毁灭，并使我自己得救。——

瞧着吧，被你傲慢地百般侮辱，一直被你

踩在脚下的那条毒蛇，还完全保留着它的毒牙！

（他走出去）

凯蒂琳（稍停）

这便是我赖以建立我的希望的信任和忠诚！

就这样，他们一个个抛弃了我。噢，神灵啊！

在他们的无比卑下的心灵中，看来永远是

只有叛卖和怯懦才能引起一点波澜的一滩死水。

哦，我多么愚蠢，竟抱着那么多空幻的希望！

我一定要毁灭掉罗马城，这个毒蛇窝——

其实它早已变成了堆满废物垃圾的场所。

〔远处传来兵器的撞击声，并越来越近；他听了一会。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在他们当中也

还有一些勇士。啊，这兵刃声多么悦耳！

那盾牌彼此碰击的声音真令人开心！

一股烈火已又开始在我心中燃烧；

清算的时刻快到了——这正是解除一切

疑虑的伟大的时刻。我欢迎你的来到！

〔曼里阿斯、斯塔提涅斯、柯帕瑞阿斯和其他许多参加谋反的人一起从树林中走过来。

曼里阿斯

请看，凯蒂琳，你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们都来了；
我按照你的命令，到各个营帐去报警——

凯蒂琳

你已经告诉他们——？

曼里阿斯

是的——他们都已知道我们的处境。

斯塔提涅斯

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但我们决定紧握
手中剑，不管生或死，和你一同战斗到底。

凯蒂琳

我向你们所有的人致谢，我勇敢的朋友们！
可是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生或死
可由我们决定，——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或者在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中献出生命，
或者像一群野兽被人任意围猎追捕，
然后，在经受过无情的折磨后死去。
啊，你们愿意选择哪一条路？是冒险
逃跑，力求延长自己可怜又可悲的生命，
还是像你们的骄傲和勇武的祖先一样，
光荣而崇高地在战场上结束自己的一生？

加比尼阿斯

我们决心在战斗中死去！

许多人的声音

我们跟你赴汤蹈火！

凯蒂琳

那咱们就出发吧！通过死亡咱们
将能获得光芒四射的不朽的永生！
我们的死亡，我们的名声，将被遥远的后代，
怀着无比的崇高骄傲加以称颂——

弗瑞亚 （站在树丛中，对着他的背影叫着）

或者怀着恐惧！

几个人的声音，

瞧——一个女人——！

凯蒂琳 （一惊）

弗瑞亚！你——你在这儿？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弗瑞亚

啊，我必须设法引导你

走向你伟大的目标。

凯蒂琳

那你说，我的目标是什么？

弗瑞亚

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追求自己的目标。
你却是通过决无希望的斗争在进行追求；
那斗争将只可能给你带来失败和死亡。

凯蒂琳

可同时也带来荣誉和不朽的名声！走开吧，
女人！这是一个无比伟大高尚的时刻！
我的心已再听不进你那恶毒的喊叫声。
〔阿瑞丽亚出现在帐篷门口。

阿瑞丽亚

我的凯蒂琳——！

（看到那么一大群人，她大吃一惊，不禁呆住）

凯蒂琳 （痛苦地）

阿瑞丽亚。啊，阿瑞丽亚！

阿瑞丽亚

出了什么事？帐篷里这么乱哄哄——

你们现在要干什么？

凯蒂琳

我竟然完全忘了你！

现在，你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弗瑞亚 （鄙夷地耳语，阿瑞丽亚并未注意她的话）

啊，凯蒂琳，

对你那崇高的决定，你现在是不是又犹豫起来？

难道这就是你对死神的挑战？

凯蒂琳 （大怒）

不，神灵作证！

阿瑞丽亚 （走近些）

啊，告诉我，亲爱的！别让我再这样疑惑不定——

弗瑞亚 （在他后面低声说）

快跟你的妻子逃跑吧，让你的朋友们自己去死！

曼里阿斯

不要再迟疑了，快领我们向战场冲去——

凯蒂琳

啊，让我作出选择？可是现在——已没有选择余地，——

我必须前进——我决不敢半途而废。

(大声喊叫)

那么,请跟随我前往那片平原上的战场上去!

阿瑞丽亚 (投入他的怀抱中)

凯蒂琳,不要离开我——让我跟你一起去!

凯蒂琳

不行,你必须留下,阿瑞丽亚!

弗瑞亚 (同前)

带着她吧,凯蒂琳!

在你战败的时候,死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

那你的死便将和你的一生一样崇高、伟大!

凯蒂琳 (把阿瑞丽亚推开)

走开吧,不然你便会玷污我的英名!

我要让死神看到我倒在一群勇士中间。

我要为我一生赎罪,并洗清我的名声——

弗瑞亚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英勇的凯蒂琳!

凯蒂琳

我要从我的心灵中根除把我的一生

和空幻的梦想相联系的一切!

过去的全让它过去,从今后我要让它

仿佛从未存在——

阿瑞丽亚

啊,千万不要将我抛弃!

以我对你的全部爱情的名义,凯蒂琳——

我恳求你,我哀求你——不要让咱们分离!

凯蒂琳

我的心已经死去,对爱情我已瞎了两眼。

我从此对那荒唐可笑的生活再也不屑一顾；
永远只全神注视着远处那昏暗的，但无比强大的
未来声誉的明星！

阿瑞丽亚

可怜我吧，天上的神灵！

（她倚在帐篷外面的树上晕了过去）

凯蒂琳（对武士们）

现在咱们走吧！

曼里阿斯

我听到了兵器的叮当声！

几个人的声音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凯蒂琳

好，我们不要放松警惕。

多么漫长的羞辱的黑夜；现在黎明已经临近——

在清晨的红色天空下让我们进入战场！

用罗马人的刀剑，依靠罗马人的毅力，

让最后一批罗马人在他们的血泊中死去！

〔他们穿过树林匆匆跑了出去；在喊杀声中，可以听到
从帐篷里传出一声惊叫。〕

弗瑞亚

他将一去不复返。我一生的伟大任务已经完成。

在明天早晨的阳光下，我们将看到他已僵冷。

阿瑞丽亚（旁白）

在他充满热情的心中难道已再没有爱情的踪影？

一切都不过是梦吗？我刚才明明清楚听到他愤怒的喊
叫声！

弗瑞亚

听，兵刃的撞击声；他现在已是站立在死亡的边缘；
马上他便将变成一个奔向黄泉路的无声的幽灵。

阿瑞丽亚（惊愕地）

你是谁？跑来向我发出这先知般的预言，
仿佛是从一棵遥远的树上传来的猫头鹰的警告声！
你是不是来自幽灵所在的令人窒息的黄泉，
来这里，要把我的凯蒂琳领向你黑暗无光的家？

弗瑞亚

家自然是一切旅程的终点，但他所经历的曲折旅程
全部是在发臭的生命的沼泽地穿行——

阿瑞丽亚

那只是其中的一天。

他的心原是自由而崇高，精神纯正，又是那么坚强，
一直到一棵毒蛇一样的毒苗开始缠绕着它生长。

弗瑞亚

一棵梧桐树也是这样，如没有一条条藤蔓牢牢
将它拥抱，它也会总是那么葱翠，枝叶繁茂。

阿瑞丽亚

现在我知道了你的这些话的来历。这些话
我曾一次再次从凯蒂琳的嘴里听到。
你就是毒害了我一生幸福的那条毒蛇，
你的毒液使他的心再也不能理解我的温柔。
从这些逐渐清醒的夜梦中，我已经清楚地看到
你的下流行径，是你威胁着使我和我所爱的人分离。
有我丈夫在我身边，我无时无刻不满心渴望
过着宁静的生活，建立起一个平静、安宁的家庭。

啊，我在他疲惫的心灵中安置好一座花坛；
用我们的爱情围绕着它作为它最好的装饰。
你用你恶毒的手拔去了坛里的花和其它一切；
原来十分繁茂的花丛很快全都倒地枯死。

弗瑞亚

愚蠢的可怜虫；你想让凯蒂琳听命于你？
难道你没有看到，他的心从来也没有全属你所有？
你竟以为，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你的花朵能够长
存？

紫罗兰只有在明媚的春天能够枝繁叶茂，
狗尾草在一片阴暗的天空下也能茁壮生长；
他的心实际早已变成了秋云密布的天空。
你一切都完了。爱情的火花很快便将在他胸中熄
灭；

作为受到报复的牺牲者，他将走向他的长眠地。

阿瑞丽亚（愈说愈激烈）

我决不能让他这样死去；不能，一切神灵作证！
我将用我的眼泪强打开他凄凉的心。
如果我首先发现他脸色苍白、躺在战场的血泊中，
我将护卫住他的胸膛，全力把他抱紧，
我将用我心灵深处的热爱吹进他不能言语的嘴唇，
减缓他的疼痛，使他的痛苦的心灵获得安宁。
你报复之神的使者，我要从你手中夺下你的牺牲，
让他仍留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有自己的可供安息的家
庭；
如果他的眼神已经模糊，心脏已完全停止跳动，
那我们俩便将手挽着手，一同了此一生。

仁慈的神灵啊，请答应我，凭着我付出的代价，
让我能躺在我爱侣的身边，分享坟墓里的恬静。

(下)

弗瑞亚 (看着她走下去)

去找他吧，你这糊涂虫，——我丝毫也不担心，
胜券已稳稳地掌握在我的手中。

战场上的喊杀声愈来愈激烈；这轰隆声、
临死的呼号和盾牌被撞碎的声音互相交融。

也许他现在正在死去？或者他还活着？

啊，多么幸福的时刻！西方下沉的月亮
在大片挟带着雷暴的云彩中独自藏身，
不多一会儿便将是又一个沉沉黑夜，
把另一个白天带领，——在那新的一天里
一切都将告结束。他将在黑暗中死去，
一如他在黑暗中度过一生。啊，多么幸福的时刻！

(她倾听着)

现在，夜风挟带着秋天的气息呼啸而过，
然后又缓缓在遥远的远方发出回响。
装备沉重的军队正缓缓把这平原扫荡，
它像在怒海上滚滚前进的狂涛，
踏着脚下死去的尸体前进，势不可当。
远处，传来了哭泣声、呻吟声和叹息声——
这最后的催眠曲——他们用它使他们自己和
他们的垂死的弟兄们从此安息。
猫头鹰也在对他们发出欢呼，欢迎他们
进入鬼魂们居住的阴森可怖的王国中去。

(稍停)

这里多么安静。现在，他终于属于我了，——
是的，仅属于我，而且将永远永远为我所有。
现在我们可以一同向着冥河，开始我们的旅程——
不等到冥河，我们便已永远不会再见到天明。
但首先我得前去找他带血的尸体，
让我的眼睛毫无顾忌地对他仔细看看清，
我要看看这十分可恨却仍然无比俊美的人，别等
新升的太阳和觅食的兀鹰将它毁损。
(她准备走开，可因为看到什么，忽然一惊)
那边远处的草坪上是什么在游动？
难道是水草地上升起的水汽和迷雾，
在这黎明的清寒中形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它越来越近了。——是凯蒂琳的幽灵！
他的鬼魂——！我可以看见他迷惘的眼神，
看到他破碎的盾牌，和已砍坏的兵刃。
啊，他肯定已经死了；只有一点未免——
令人起疑——我看不见他哪里有伤痕。
〔凯蒂琳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从树林里走出来，他低
着头，满脸苦恼的神情。

凯蒂琳 (自言自语)

“你将毁灭于你自己进行的事业，
但杀害你的凶手，对你实际是个陌生人。”
他曾经这样预言过。我现在已经倒下——，
可并没有任何人将我刺杀。这个谜谁能解？

弗瑞亚

我欢迎你从战场上归来，凯蒂琳！

凯蒂琳

啊,你是谁?

弗瑞亚

我是一个鬼魂的鬼魂。

凯蒂琳

你,弗瑞亚——是你! 你欢迎我?

弗瑞亚

欢迎你终于回到咱们俩共同的家!

现在咱们走吧——两个阴魂同向冥河渡口

进发。不过首先——你得接受下这胜利的桂冠。

[她摘下许多鲜花,在下面的对话进行中用那些花编成一个花环。

凯蒂琳

你那是做什么?

弗瑞亚

我要为你做一顶花冠。

你为何只是孤身一人来到这里?

一个首领的鬼魂应该有一万个死者追随。

你的弟兄们都到哪里去了,凯蒂琳?

凯蒂琳

他们睡觉了,弗瑞亚!

弗瑞亚

啊,他们睡得可安静?

凯蒂琳

他们睡得很安静——而且将长久睡去,

他们全都睡着了。你可以轻轻地穿过树林,

偷偷向平原上瞭望——但不要把他们惊醒!

在那里,你将看到他们一排排躺在地上,

因为催眠的兵刃声已使他们进入梦乡；
他们全都入睡了——而他们却没有像我，
在远处群山边的回声停息后又苏醒过来。
你刚才叫我幽灵。是的，我确是
我自己的幽灵。可是你不要以为
他们睡在那里真的是非常安静，
全不被梦境打扰。噢，不要那样想！

弗瑞亚

你的弟兄们都梦见些什么呢？

凯蒂琳

啊，听我讲：

我带着绝望的心情领导着这场战争，
我渴望能立即在刀兵的锋刃下丧生。
在我的前后左右，我看到弟兄们纷纷倒下；
首先是斯塔提涅斯——然后一人跟着一人；
我的库瑞亚斯要想护住我也遭到了毒手；
他们全部在罗马的利剑下送掉了性命——
只有我独自一人安然从利剑下逃生。
是的，罗马的利剑偏偏饶掉了凯蒂琳。
我呆傻地拿着盾牌站在那里，
全不觉战争的巨浪就在我的身边
翻滚。待等到一切都渐渐平静下来，
我才又渐渐恢复神志，抬起头来，
看到炽热的战争还正在我的身后远处进行！
在那里我究竟站了多久？我只知道——
我是孤零零地站在我倒下的弟兄们当中。
但是，在他们迷糊的眼中我还能看到一点生气；

在他们的嘴角边还露着淡淡的笑意；
他们对我微笑，瞪眼看着我，
看着我孤零零地站立在无数的死者之中——
我曾经多少年来为他们，为罗马进行战斗——
现在却可耻地独自活着，逃过了
罗马的兵刃。然后，凯蒂琳也便灭亡。

弗瑞亚

你完全误解了你死去的弟兄们的梦；
你错误地理解了你所遭到毁灭的缘由。
他们的微笑和眼神不过是向你召唤，
让你和他们一起躺下——

凯蒂琳

是的，我真愿意那样！

弗瑞亚

鼓起勇气来吧——从前的一位英雄的幽灵；
你安息的时刻已经不远。来，快低下头来；
我要给你带上这胜利者的王冠。
(她要给他戴上花圈)

凯蒂琳

算了，那是什么？樱栗花的花圈——！

弗瑞亚 (大为开心地笑着)

是呀；

这樱栗花不是很美吗？它将像
用鲜血做成的流苏围着你的头颅发亮。

凯蒂琳

不行，快扔掉它！我讨厌这鲜红的颜色。

弗瑞亚 (大笑)

啊，你像是更喜欢苍白、素淡的色调？
那好！我将给你拿来灯芯草的绿色的花环，
西尔维亚开始在台伯河上漂泊时，^①
便曾用这种花环装饰她下垂的发卷。

凯蒂琳

啊，多可怕的形象！

弗瑞亚

那么，要不要我
给你拿来市场出售的带刺的荆棘，
那上面的斑斑红点，正是在你的命令下
被抛洒的人民的鲜血。要吗，我的凯蒂琳？

凯蒂琳

够了！

弗瑞亚

或者你要不要我母亲家园近旁
那棵古老橡树的树叶编成的花环？
那棵树，由于一个年轻的姑娘遭到奸污，
痛苦地尖叫着跳下河去，便从此枯萎。

凯蒂琳

把你能想到的一切报复手段全都
加在我的头上吧——

弗瑞亚

我就是你的眼珠——
你的魂灵，我也是你毁灭的根源。

① 指弗瑞亚的妹妹西尔维亚受辱后投河自尽，尸体在河里漂流。这里有谴责、挖苦凯蒂琳的意思。

凯蒂琳

可是为什么在现在？

弗瑞亚

他的目的最后已经达到，
行长路的人总不免回头向来处观望。

凯蒂琳

我的目的已达到？这就是我的目的吗？
我现在已不再活着，却又未被埋葬。
我的目的是什么？

弗瑞亚

它就在眼前，只要你有见它的意愿。

凯蒂琳

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意志；我过去的意愿，
在一个个愿望全都落空后，已完全消亡。
(挥着他的双臂)
去吧——远远离开我，你们这些可憎的幽灵！
你们有什么权力来麻烦我，你们这些男女？
我不能给你们——！噢，这么大的一群——！

弗瑞亚

你的精神现在还和大地紧密相连！
你应该快把这千头万绪的罗网扯碎！
来吧！让我用这花圈紧压住你的发环，——
这花环具有极其强烈的安抚的魔力；
它能让你忘记一切，使你的灵魂安息！

凯蒂琳

(声音僵直地)
能让我忘掉一切？但愿你说的确是真情！
那就请你快把那含毒的花圈在我额上扣紧。

弗瑞亚 （把花圈戴在他的头上）
它现在属于你了！你必须这样装扮起来，
才可以前去会见地狱之王，凯蒂琳！

凯蒂琳

走吧！走吧！我渴望进入地府——
我渴望进入鬼魂所在的地域。
让咱们一块儿去！我还有什么留恋？
又有什么阻拦着我？这里，在我身后
我感到晨空中有一颗朦胧的星星；
它使我丢不下这活人的世界；
它像月亮吸引海洋一样吸引着我。

弗瑞亚

走吧！走吧！

凯蒂琳

它闪闪发光，召唤着我。
在这颗星的光亮完全熄灭，或被云彩
完全掩盖以前，我不能随你前去；
我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它不是一颗星；
它是一颗跳动着的，温暖的人的心脏；
它不容我离开这里；它像吸引着幼儿视线的
晚星一样，吸引着我，使我迷恋。

弗瑞亚

那就让那颗心停止跳动吧！

凯蒂琳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弗瑞亚

你腰间现有匕首——只需要轻轻一刺——

那像仇敌一样把咱们俩隔开的
星星便将消失，那颗心也将死去。

凯蒂琳

啊，我应该——？这匕首正寒光闪闪——
(大叫一声)
阿瑞丽亚！啊，阿瑞丽亚，你在——你在哪里？
你要是在这里——！不，不，我不愿见到你！
可是，我想一切都还会再好起来的，
只要我能把我的头依在你的胸膛上，忏悔——
忏悔！我一定还会重新获得安宁！

弗瑞亚

你要忏悔什么呢？

凯蒂琳

噢，忏悔一切！

忏悔我过去的一生，忏悔我曾经活过。

弗瑞亚

可是现在已经太晚——太晚了！你目前的所在，
根本没有回头路。——不信你试试，蠢才！
现在我要回家去了。你且去把你的头放在
她的胸膛上，看看你是否能够获得
你疲惫的心灵所渴望的那幸福的安宁。

(愈来愈疯狂地叫喊着)

马上，那上千的死者都将会站起身来；
被奸污的妇女们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们所有的人——是的，他们全都会向你
索还他们的生命、鲜血和被你糟踏的荣誉。
你将会怀着无限恐惧向黑夜中逃遁，——

像那被自己的猎狗追逐的老阿克特翁^①，
在大地的各个海滩上东奔西窜——
成为被无数鬼魂追逐的一个鬼魂！

凯蒂琳

我明白了，弗瑞亚。这里已不再有我的安宁。
我已经被逐出了光明的人的世界！
我愿意和你一起前往幽灵的国土；
我将打碎那强把我拘系在这里的锁链。

弗瑞亚

你为什么摸弄着你的匕首？

凯蒂琳

必须接受死亡。

〔几道闪电，接着一阵雷鸣。〕

弗瑞亚

巨大的神力在为你的决心表示欢欣！
瞧，凯蒂琳——瞧，那边你妻子来了。
〔阿瑞丽亚从树林里走过来，焦急地四处寻找着。〕

阿瑞丽亚

我到哪里去找他？他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到处找过，连死人堆中也找遍了——
（看到了他）

啊，天哪！

我的凯蒂琳！
（她向他跑过去）

① 希腊神话中的猎人，因无意看到女猎神阿耳忒弥斯沐浴而受罚，他变作一头公鹿后被自己的猎狗咬死。

凯蒂琳（迷惑不解地）

你永远也不要再提那个名字了！

阿瑞丽亚

你还活着？

（准备投身到他的怀抱里去）

凯蒂琳（把她推到一边）

去吧！我已经不再是活人。

阿瑞丽亚

噢，听我说，最亲爱的——！

凯蒂琳

不，我不要听！

我恨你，我完全看透了你的狡猾的诡计。

你不过是要让我永远过着活死人的生活。

不要那样看我！啊，你的眼神折磨着我——

它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进我的心窝！

啊，是的，匕首！我要你死！来，闭上你的眼睛——

（他拔出匕首，用一只手抓住她）

阿瑞丽亚

仁慈的天神啊，保佑吧，保佑他也保佑我！

凯蒂琳

快，快闭上你的眼睛；快闭上，我说；

在你的眼睛中我看到了那晨空和星星——。

现在，我要让这神圣的黎明之星失去光芒！

（雷声又鸣响起来）

你的心；你的血！现在生命之神

正在最后一次向你和凯蒂琳告别！

〔他举起匕首来对准她的胸膛；她逃进帐篷中去；他跟

着她追进去。

弗瑞亚 (张耳听着)

她向他伸出双手,一声声苦苦哀求。

她求他饶命。

但他全不理睬。

他把她刺倒了!她晃悠悠马上就要倒在血泊中!

[凯蒂琳慢慢从帐篷里走出,手里拿着匕首。

凯蒂琳

我现在已经自由了。很快我便将不复存在。

现在我的灵魂正沉入一片朦胧的遗忘。

我的眼光越来越模糊,耳朵越来越迟钝,

仿佛我已沉浸在奔流的河水之中。啊,你可知道

我用这把小小的匕首刺杀的是什么人?

不仅是她——而是人世间所有人的心——

是一切活着的东西,一切能开花结果的生命;

我已使得那星星,那一弯新月,和那

炽热的太阳全失去了光辉。啊,瞧——它不再升起;

永远也不会再升起了;太阳已经死去。

现在,这整个宽阔世界的广大地域,已完全变成

一个无比巨大的潮湿阴暗的坟墓,

它的圆顶是一片死灰色——在那圆顶下

站立着你和我,两个被放逐的不得安宁的鬼魂,

失去了光明和黑暗,也失去了死和生。

弗瑞亚

凯蒂琳,我们已经离开我们的目标很近了!

凯蒂琳

不,还须更进一步——我才能接近我的目标。

解除我的负担吧！你难道没有瞧见，

我已被凯蒂琳的尸体压弯了腰？

快用一把匕首扎进凯蒂琳的尸体！

（他给她看他的匕首）

来吧，弗瑞亚，让我彻底解脱！来，拿着这匕首，——

我已经用它掩住了晨星的光芒，——

拿着它——把它直扎进这尸体；

那它就会放开我，我也便得到了解脱。

弗瑞亚（接过匕首来）

你的意愿将得到实现，我对你是既爱又恨！

抛开你的皮囊，快跟我一块儿去安息。

〔她把匕首深深刺进他的心脏；他在那棵树边倒了下去。〕

凯蒂琳（过了一会，他又清醒过来，他用手摸摸额头，声音微弱地说）

现在，神秘的声音，你的预言我已经完全明白！

我将死在我自己的，然而又是一个陌生人的手中。

复仇女神早已安排好一切。把我装裹起来吧，黑夜！

浑浊的冥河啊，用全力掀起你的巨浪向前奔流！

让我安全渡过去；加快渡船的速度，直把我

送往无声之王的领地，送到那阴魂所在的地方。

那边有两条大路摆在面前；我将一声不响

朝左边奔去——

阿瑞丽亚（胸前流着血，脸色苍白摇摇晃晃从帐篷中出来）

不，应该向右！啊，走向极乐世界！

凯蒂琳（一惊）

这光亮而又阴森的图象使我的心魂惊恐！

竟是她！阿瑞丽亚，你说——你还没有死吗？

阿瑞丽亚 （跪在他面前）

没有，我还活着，是为了平息你的痛苦的呼号——
我活着是为了把我的胸膛贴在你的胸膛上，
然后死去。

凯蒂琳

噢，你还活着！

阿瑞丽亚

我刚才只是昏迷过去；虽然我已两眼模糊，
我仍迷迷糊糊跟着你，并听清了你所讲的话语。
我的丈夫再一次赐给我一个爱侣的力量，——
让我们，我的凯蒂琳，胸膛贴着胸膛走进坟墓！

凯蒂琳

啊，我真愿意跟你同去！但你不要白费你的叹息。
我们必须分手。复仇女神正大声喊叫威逼着我。
你可以自由而幸福地走向宁静、光明的地区；
我却只能跨过遗忘之河，向着永恒的黑夜走去。
〔在背影处可以看到天已开始亮了。〕

阿瑞丽亚 （指着愈来愈亮的天边）

不，爱情能完全驱散死的恐惧和黑暗。
瞧，带着风暴的云彩已经消散；晨星已闪着微光。
（她举起双臂来）
光明永远是胜利者！伟大、新奇的一天又已开始！
那么跟我走吧！死亡已催促着我快和他们同行。
（她倒在他身上）

凯蒂琳 （把她紧搂在怀中，用最后的一点微弱的声音说）

啊，多么甜蜜！现在我记起了我已忘却的梦境，

我梦见一片黑暗在一道金光前逃得无影无踪，
我梦见一群孩子歌唱着迎来新生的一天。
啊，我的眼睛迷糊了，我的力量正迅速耗尽；
可我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都清楚地在我心中显现，
因为我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
是的，我的一生可说是电闪雷鸣中的一场风暴；
但是，我的死却像是玫瑰色的烟雾笼罩的清晨。
(低头望着她)
你已经驱散了凄凉的黑夜；我心中正非常平静。
我将跟你一起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地方安身！
(他猛然从胸前拔出匕首，然后用一种垂死的声音说)
高高的天上，黎明之神正在发出表示歉意的微笑；
你用你的爱已将一切黑暗势力征服！
〔在这最后一场中，弗瑞亚向背影处越走越远，终于消失
在树林中。凯蒂琳的头最后落在阿瑞丽亚的胸膛
上；他们死去。〕

——剧 终

武 士 冢

(1854)

黄 雨 石 译

【题 解】

一八五〇年,易卜生在格利姆斯达写成《诺尔曼人》,后来改名为《武士冢》。这是剧作家根据少年时从台里玛克州听来的英雄传说写成的独幕诗剧,同年秋天在首都克里斯替阿尼曼剧院首次上演,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一八五四年,演出修改本。此剧中文译本,转译自一九二一年牛津版《斯堪的纳维亚名著》第十七卷《亨利克·易卜生的早期戏剧》(纽约“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

戏剧故事发生在挪威的“海盗时代”(八至十世纪)。在西西里海岸边的小岛上,居民只有一位年老的隐士和他的养女布兰卡,两人相依为命。这一老一少都很注意一座土冢,父亲要求女儿每天向它祈祷,女儿每天为它敬献花圈。一天,布兰卡照例给土冢换上新的花圈,突然遇到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就是海盗大王甘达尔夫,他怀着强烈的复仇愿望率领一群海盗来到这里,因为他的父亲罗德里克在一次劫掠这座海岛时丧命。布兰卡认为眼前这个陌生人,和养父常常讲述的英雄人物一模一样,她暗暗地对他萌发了爱情。布兰卡坦率地向甘达尔夫追述了过去的一场灾难,三年前,一伙明火执仗的暴徒洗劫这座小岛,冲进布兰卡父亲的城堡,斩尽杀绝。城堡被海盗毁灭了,岛上居民也死光了,布兰卡藏在森林中幸免于难。她在峭壁上救活了一个受重伤的陌生人,后来她成为他的养女。甘达尔夫听了布兰卡的故事,发现他们两人是互为仇敌的后代,她正是他要复仇的对象。但是,他被布兰卡的叙述感动了,他非常钦佩她为死亡的海盗祈

铸的行动。他很想放下复仇的屠刀,然而众海盗逼他实践复仇的诺言,杀死岛上的人——布兰卡和老隐士,甘达尔夫甘愿违背自己的誓言,饶恕他们,他还向老海盗阿斯戈特交出权杖,准备自焚于船头。正在危急时刻,老隐士讲出了全部真情,原来他就是大家以为早已死去的老海盗大王罗德里克,土冢中埋葬着他的盔甲和长刀。布兰卡答应了他的要求,仍然承认他是自己的父亲。甘达尔夫决心离弃海盗生涯,他和海盗们高喊:返回挪威去!布兰卡也追随甘达尔夫,“一直向北!”罗德里克自愿留在岛上,他站在土冢上目送远航的亲人。

人 物 表

罗德里克——一位年老的隐士
布兰卡——他的养女
甘达尔夫——挪威的海盗^①大王
阿斯戈特——一个老海盗
罗鲁格
乔斯丹
几个海盗
汉明——甘达尔夫手下的一个年轻吟唱诗人

故事发生在西西里^②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时间在基督教传入挪威后不久。
海边树林中的一片空地。背景处靠左可以看见一座古庙的遗迹。舞台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土冢,上面装饰着各种花圈。

① 原文为 Viking, 即“北欧海盗”, 专指公元八至十世纪时侵袭欧洲西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②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 一八六一年并入意大利。

第 一 场

〔罗德里克坐在台右写字。靠左，布兰卡半躺着。

布兰卡

瞧！即将隐去余辉的天空，

简直像着火的澎湃的海洋——

在我眼前一切是这样宁静，

宁静得像森林中的迷宫一样。

夏日黄昏令人沉醉的气氛

像一只鸽子歇在我们的身旁，

它像一只天鹅在海浪

和森林的繁花之上飞翔。

在那密密的橘林中沉睡着

古代的神灵和古代的女神，

这数量众多的石像让人记起了

那不复存在的古老时光。

道德、勇敢、信赖早已荡然无存，

剩下的只是无比丰富的回想；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可以构成

一幅更完备的衰败的南方图像？

（站起身来）

不过我爸爸曾给我讲述过

许多有关遥远国土的故事，

讲到一种生动的，永不衰竭、

从未经过人手雕琢或炮制的生活！

在那里,精神永远以岩石
和海浪作为它的化身——
在那里,它像坚强、勇敢的武士
永远无比自由地呼吸!
等待黄昏时闪着晶莹的暮霭
在我的胸膛上聚集,
瞧呀!我便看到,眼前升起了
挪威的被雪光照亮的山岗!
在这里,生命正在衰竭、死亡,
它是那样呆滞,死寂,绝望——
等到忽然一阵天崩地裂,
生命便将从死亡中重新生长!
如果我有一件白天鹅的外衣——

罗德里克 (稍停,仍写着)

“那么,据说,如果一次瑞格那尔克之战^①
能消灭更邪恶的力量,带来纯洁的生活;
那众父之父,^② 和平之神和温和的爱情之神^③
便将再次在和平、安宁中统治着人类!”——

① 据北欧神话,瑞格那尔克之战指善神和恶神之间的一次大战,结果两方都遭到彻底毁灭,旧秩序也因此被彻底破坏。后由和平之神重新建立了一个和平、安乐的世界。

② 众父之父指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阿萨·奥丁,他是世界的统治者。他曾以一只眼睛作为代价,饮用了米默的井水,变得博学多才,而他仅有的那只眼睛就是人间的太阳。

③ 关于和平之神有两种说法,一说奥丁之子巴尔德尔是和平之神,一说弗雷是和平之神;有些文献认为巴尔德尔与弗雷同为光明之神。关于爱情之神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奥丁的妻子弗丽嘉是爱神,一说弗雷的妹妹弗雷娅是爱神;在某些故事中,她们是同一个神。

(对她注视片刻)

可是布兰卡,你的梦魂又飞向了遥远的地方;
你望着虚空,完全沉浸在深思之中——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布兰卡 (走近些)

请您原谅,爸爸!

我只不过追随着一只天鹅进入了天空,
它凭借着雪白的翅膀在大海上飞翔。

罗德里克

可是如果我不对你的飞翔加以约束,
我的年轻貌美的小天鹅! 谁知道
你将远离我飞到遥远的什么地方——
也许飞到图勒?^①

布兰卡

说真的,为什么不呢?

每年早春,天鹅全都向图勒飞去,
自然,每年秋天它们又全都飞回。

(在他的脚边坐下)

可是我——我不是天鹅——不,还不如
说我是被人捉住的老鹰,脚上套着金环,
只能坐着一动不动。

罗德里克

是吗,那是什么环呢?

布兰卡

① 古代地名,可能指现今的“登达斯”,格陵兰岛西北部居留地,在巴芬湾东北岸的阿托尔角地区。当时人们把它看作世界北端的尽头。

那环？它就是我对您的爱，亲爱的爸爸！

您用爱拴住了您的年轻的老鹰，

我没法飞翔——尽管我真希望能飞去。

（站起来）

但是，当我一看到盘旋在海浪上空的天鹅，

轻盈盈像一朵白云在风中飘飞，

我禁不住对您曾讲过的、遥远的

图勒的英勇生活无限神往；

这时，我仿佛觉得那只天鹅已变成了

装着龙头和金色双翼的龙舟；

并看到那年轻的英雄站在船头；

他的金黄色的头上戴着白色的铜盔，

蓝色的眼睛，起伏不定的宽大的胸膛，

在他强健的掌中紧握着大刀的刀柄。

我一直紧紧追随着他，快速前进，

我的梦就这样环绕着他的小舟，

在幻想的深沉、清凉的海洋中

奔腾飞跃，像一群欢乐的海豚！

罗德里克

噢，你——

你真是一个热情的梦想家，我的好孩子——

我早就有些担心，你会太过于念念不忘

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北部的众乡亲。

布兰卡

可是爸爸，如果真是那样，那您又能怪谁？

罗德里克

你是说我不该——？

布兰卡

是的，当然是，
您自己就长期生活在对古代
强大的北欧人的无限怀念之中；
您也不必否认：每当您一谈起
那勇武的进袭、对垒和战斗，
您便脸颊泛红，两眼也开始发亮；
我仿佛感到您又恢复了青春。

罗德里克

是的，是的，我这也并非无缘无故；
因为我曾在北方和他们一起生活，
关于那时的任何一点点记忆，
都仿佛是我自己生活史中的一个篇章。
可是你，你完全是在南方长大，
你从没见过那些染上银色的山峰，
也从未听过震耳的号角声回响——
啊，只是听我说说，为何也如此心神激荡？

布兰卡

啊，一个人难道必须靠外在感官
才能对世上事物得以有所闻，有所见？
难道内在的心灵不也同样也具有耳和眼，
而且依靠它们，也一样清楚地能听、能见？
是的，我得用我的肉眼才能
看清这色彩无比鲜艳的玫瑰；
但是，用我心灵的眼睛，我却可以
在我心灵中看到一個可爱的精灵，
一只美丽的蝴蝶，它隐藏在红叶后，

吟唱着来自上天的秘密的神力——
而正是那神力给鲜花带来了色彩和香味。

罗德里克

真是这样，我的孩子！

布兰卡

我几乎还相信，
正因为我不能真正看到，有些东西
才会在我的思想中更显得格外的美；
爸爸，至少对您来说，也完全是这样！
您清楚记得那些古老的传说和充满英雄
气概的诗歌——一谈起便眉飞色舞，
用古代的北欧文字把它记在羊皮纸上；
但当我问到您幼年时候，在遥远的
挪威国土上度过的生活，您却马上
脸色阴沉，一声不响，我有时不能不感到
在您心中也隐藏着许多悲伤的回忆。

罗德里克（站起来）

行了，我的好孩子，过去的事不要再谈了。
世界上有谁回忆起自己年幼的生活，
能完完全全不感到任何内疚；
你也知道，北欧人的确都十分野蛮。

布兰卡

难道南部的武士不也是同样凶狠？
您忘了吗，十年前那一天的夜晚，
一群陌生人在这里的海岸边登陆，
他们抢劫了——？

罗德里克（显然很不舒服）

别说了，——让我们从此——别再谈这些；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咱们走吧！

布兰卡 （他们俩一同走着）

让我搀着您！（站住）

不，先等等！

罗德里克

什么事情？

布兰卡

我今天第一次忘记了一桩事情——

罗德里克

忘记了什么？

布兰卡 （指着那土冢）

您瞧那花圈！

罗德里克

那是——

布兰卡

昨天放上的已枯萎的花圈；
今天我忘记了重新另换新的；
可是，让我先把您送回房子里去，
然后我再到外边去采摘一些花朵；
紫罗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芳香可爱，
那银色的花心刚刚经过清露冲洗；
含苞待放的玫瑰也从未如此清新，
采它时，它还像孩子一样安稳睡眠！
〔他们由台右后方下。

第 二 场

[甘达尔夫和几个海盗由右方上。]

阿斯戈特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甘达尔夫

指给我看看是在哪里！

阿斯戈特

别忙，先得等我们穿过了这片树林。

在那里靠近海边，在一个峭壁之上

仍然立着那堵古墙残留的遗迹——

我敢说它今天也还会在那里。

乔斯丹

可是请告诉我，大王，我们像一群傻子

在这小岛上东窜西窜，到底为了什么？

罗鲁格

是啊，请告诉我们应该——

甘达尔夫

你们应该闭住嘴！

一切都盲目地听从你们的大王的指挥！

(对阿斯戈特)

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上一次来到这

小岛的时候，实在搜刮得太彻底了；

依我想，你们本应该给我留下一些，

好让我亲自报仇！

罗鲁格

你是我们的大王，
在这件事上我们原曾发誓对你忠诚，
但我们一旦追随你走上战争的道路，
我们却只顾为自己赢得光荣和名声。

乔斯丹

还有金银财宝，罗鲁格，金银财宝。

众 人

甘达尔夫，请注意，那是我们的法律！

甘达尔夫

我对那法律也许知道得和你们一样清楚；
但是，难道不是从古以来我们就有一条
法律，一条规定，要是谁的亲眷被敌人杀害，
他的尸体未得安葬，却一任乌鸦啄食，
那我们就必须为他进行血腥的报复？

众人之一

是这样！

甘达尔夫

那么，快举起你们的盾牌，拔出你们的剑——
你们得为大王，我得为我父亲报仇！
〔众海盗纷纷热烈议论。

乔斯丹

为大王？

罗鲁格

为父亲？

甘达尔夫

等等，——我来告诉你们

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我父亲是一个
强大的海盗。早在十二年前的一个春天,
也和阿斯戈特以及他从前的武士们
最后一次出行,来到海上;整整两年,
他从一处海岸跑到另一处海岸,
他到过布拉特兰、法尔兰、甚至布拉兰^①;
最后,因听说西西里有一个富有的酋长,
在一块大岩石上修建下坚固的城堡,
居住在这岛上由高墙围绕的城堡中,
收藏着无数财宝,于是,他决定前往作案。
一天夜里,他带着他的人马来到岸上,
用火和刀剑冲开了城堡的城墙。
他自己像一只狂怒的熊冲在最前面,
在激烈的战火中,他不知怎么,只见
他手下的武士在他身旁全纷纷倒下死去;
第二天清晨太阳再次从东方升起,
便只见那城堡完全倒塌,成了一片废墟。
得以幸存的只有阿斯戈特等二三人——
我的父亲和其他的那一百多人
全都通过烈火走进了烈士的英灵殿^②。

阿斯戈特

我重新升起了船上所有的风帆,
调转船头,一直向北,向回家的路上进发;
我到处寻访,不见甘达尔夫大王的踪影;

① 均系古代地名,方位不详。

② 原文 Valhalla, 为北欧神话中阵亡战士的英灵聚集的处所。

只听人说，那年轻的雄鹰已越过
大海向冰岛或向法罗群岛飞去。
我匆匆赶到那里，也未能找到他的踪迹——
但我不论到哪里，他的名字却无人不知；
因为，虽然他的船快得像风暴中的云彩，
他的名声却长着飞得比它更快的翅膀。
今年春天，你们知道，我终于找到了他，
那是在意大利；我于是对他讲述了
事情的经过和他父亲死去的情况，
甘达尔夫马上凭着烈士英灵殿的一切
神灵起誓，他定要用火和剑为父亲血洗冤仇。

乔斯丹

这是一条古老的法律，我们必得遵守！
但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甘达尔夫大王，
我一定要在意大利暂停留一段时间——
因为在那里可以弄到财宝。

罗鲁格

并获得荣誉。

甘达尔夫

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死去的大王的忠诚？

乔斯丹

得了，得了；我并无恶意；我只是说
已死的人也许还可以等一等。

阿斯戈特 （压住愤怒）

你们这帮混蛋！

乔斯丹

现在咱们既来到这里——

罗鲁格

对了,那么让我们
为死去的大王建立起一座光辉的纪念碑!

众 人

对,对!

另一些人

用血和头!

阿斯戈特

那我可非常乐意!

甘达尔夫

现在你们分头出去,到岛的四周去侦察;
就在今晚,我便要进行这血腥的报复;
不然,我宁愿自己去死。

阿斯戈特

这是他过去的誓言。

甘达尔夫

我曾向天上的一切神灵庄严起誓!
现在,我要重申我的誓言——

汉 明 (肩上背着竖琴,在前面的一段对话进行中,他已出现在武士们中间,大声请求)

别发誓,甘达尔夫!

甘达尔夫

你是怎么啦?

汉 明

不要在这树林里发誓!

在这南部地区,我们的神灵决听不见
我们的声音;只有在你们的船上,或在北部的高山上,

他们才能听见你们的祷告,但在这里可完全不行!

阿斯戈特

看来你也受到了南部空气的毒害?

汉 明

在意大利,我曾听到虔诚的僧侣
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神圣的基督的故事,
那些可爱的故事至今仍留在我的心中,
经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总也不会忘记。

甘达尔夫

我所以带你跟我一起出来,是因为
年轻时你表现了不同一般的诗才。
我要让你看到我英勇战斗的业绩,这样,
等到我甘达尔夫大王,有一天白发苍苍,
和我的武士们一起围坐在橡木桌边的时候,
你这曾追随大王的年轻的吟唱诗人便可以用英雄的赞歌为我们消磨严冬的长夜,
最后完美地唱出我一生的光辉业绩;
保存在诗人歌声中的英雄的盛名
无疑将比他坟上的纪念碑更为长久。
可是现在,去吧,如果你愿意,
请放下你的竖琴,穿上那僧侣的袈裟。
啊哈! 甘达尔夫的吟唱诗人真伟大!

[海盗们走进左边的树林去,汉明跟着他们。]

阿斯戈特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
糟糕;从古代传下来的信念和习俗,
在任何地方都眼看着日益衰落。

谢谢天，我现在已是逐渐衰老；
我将不会亲眼看到北国的衰亡。
可是你，甘达尔夫大王，你年轻力壮，
不管你流浪到任何遥远的天涯海角，
也请你永远记住，我们的神圣职责是，
保卫我们的人民和神灵，不受损伤！

（他跟着其余的人走去）

甘达尔夫（稍停）

哼，他对我已不再是十分信任，
他走了更好！只要他在我的身边，
我便仿佛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
这个满脸风霜的严酷的老海盗——
他的样子真像是在我父亲家附近，立在
树林里的那阿萨·沙尔^①的大理石雕像，
他紧扎着的腰带上悬挂着他的如意神锤。
我父亲的家乡！天哪，谁知道围绕
那古老纪念物的一切现在是何模样！——
山岭和田野无疑仍依然如故；
可是人——？他们是否还有那古朴心肠？
不可能，这个时代已到处滋生着霉菌，
正是那东西吸干了北部生活的精髓，
像毒药一样使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灭亡。
行啦，我得回家去——我要去抢救下现在

① 即北欧神话中的雷神，他是阿萨·奥丁的长子，红发红须，膂力过人。他的如意神锤，不但能飞起击败其它一切武器，而且能大能小，小到可以放在衣袋中。

尚有可能抢救的一切，别让它彻底毁灭光。

(他停了一会儿，向四面望望)

南部的这些丛林看来是多么可爱；

我家的松林就远远没有这样芳香。

(他看见了那土冢)

什么？一位武士的坟墓？它无疑埋葬着

在那动乱年月死去的我的一个同胞。

在这南部竟也会有武士冢！——这倒也应该；

正是这南部曾加给我们不治的创伤。

它看来是多么亲切！它又使我想，

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靠近火炉，坐在我父亲膝上的情景：

他给我讲述着各种神灵的故事，

讲到奥丁，也讲到夏日神和强大的沙尔；

我问他爱情之神的丛林是何形状，

他所描绘的一幅图画完全和这个树林一样——

但我再问他关于爱神的别的一些问题，

比如她长的什么模样，老人却大笑着，

放下我让我站在地上，回答说，

“将来自然会有一个女人来对你细讲！”

(倾听)

嘘！树林里有脚步声！耐心点，甘达尔夫，

这里你将有机会进行第一次血腥的报复！

(他走向一边，半隐在右边的树丛中)

第 三 场

[甘达尔夫。布兰卡头上围着橡树枝叶,提着一篮鲜花由右方上。]

布兰卡 (在台左边坐下来,忙着编扎花圈)

在充满阳光的山谷里泉水淙淙,
河岸下河水闪着金光,波涛起伏;

那泉水的淙淙声和波涛的歌唱

都比不上那边的那些鲜花令人心醉,

它们环绕着土冢四周的边缘

一簇簇站立着,彼此亲切地点头;

它们日夜都在招引我——

我也极愿来到这里进入我的梦乡。

花圈现已做好。我将用它来

装点这又冷又硬的英雄陵墓。

是的,它多么美!

(用手指土冢)

一个具有巨人力量的

生命已经逝去,正躺在这里慢慢腐烂——

只剩下那边冷酷无情的无言的石块,

由它来向世人讲述过去的一切!

但后来出现了艺术,她用她那热情的手,

从大自然的胸膛上采摘下各种花朵,

她用雪白的百合花和芳香的勿忘我

掩盖住了那丑恶的、毫无感情的石碑。

(她爬上土冢,在石碑上挂上花环,停了一会)

又接着说)

我的梦想的翅膀又一次像一只候鸟，
越过海洋的波涛，飞到了北方；
我渴望能马上飞到我要去的地方，
我愿意时刻念念不忘那神秘的力量，
它一直牢牢地统治着我的心房。
我要站在挪威的土地上，作英雄的新娘，
像一只山鹰我要在高山之巅向下观望。
在那灿烂的波涛上那巨舟已颠簸来临。——
啊，它像一只海鸥正向你的祖国飞翔！
我是一个南部的孩子，我不能再等待了；
我从我头上摘下这橡树的花环——
拿去吧，我的英雄！这是我欢迎你的
第二个信息——第一个是我对你的渴想。
(她扔下花圈。甘达尔夫走过去，把它拾起)
怎么回事？那里站着一个——
(她揉揉眼睛，惊异地望着他)

不，这不是梦。

你是谁，陌生的客人？你来到这海岸上
要寻找什么？

甘达尔夫

先请你走下那土冢，——

我们才能更好谈话。

布兰卡 (走下)

那好吧，我下来了！

(一边打量着他，旁白)

他胸前蒙着坚固的铠甲，头上戴着铜盔——

和我父亲所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大声地)

请把你的铜盔取掉!

甘达尔夫

为什么?

布兰卡

啊,请取下来吧!

(旁白)

一双闪亮的眼睛,像谷穗一样的卷发,
一点不差,完全像我在梦中所见到的那样。

甘达尔夫

你是谁,姑娘?

布兰卡

我?一个可怜又可怜的孩子!

甘达尔夫

你肯定是这岛上最美丽的姑娘吧。

布兰卡

最美丽的?千真万确,那倒真是可能,
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别人。

甘达尔夫

怎么?再没有别人?

布兰卡

只除了我的父亲——可是他已经很老,
一把银须差不多有这么长;
当然,论美丽我想在这里谁也比不上。

甘达尔夫

你倒真可说是心情开朗。

布兰卡

不，并不总是这样！

甘达尔夫

请你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说你就只同你的父亲两人住在这里，
我却听人肯定说，在这里的
这个岛上住房相连，人口众多。

布兰卡

过去是这样，那已是三年多以前的事；
但是——啊，说来实在是令人心伤——
你要是愿意听，我也可以对你讲。

甘达尔夫

愿意听，请讲！

布兰卡

你瞧，三年前的一天——

（她坐下）

来，你也请坐下！

甘达尔夫 （倒退一步）

不，你坐吧，我愿意就这么站着。

布兰卡

三年前的一天，天知道从什么地方，
一群明火执仗的暴徒来到这岛上，
他们疯狂地到处虏掠、抢劫，
遇见任何活着的東西就叫他立刻身亡。
有不多几个人用尽一切力量奔跑逃命，
他们来到我父亲的城堡里寻求保护，
那城堡原来建立在海边的峭壁之上。

甘达尔夫

你说是你父亲的城堡？

布兰卡

是的，我父亲的。

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他们
冲破大门，推倒了城堡的城墙，
他们冲到庭院里，见人便左杀右砍。
我恐惧万分，匆匆向黑暗中逃去，
在森林中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
在那里，我看到我的家变成了一片火海，
我听到盾牌的撞击声，和人们临死时的嚎叫——
最后一切归于平静；因为人已全部死亡——
于是，那伙残暴的强徒又回到海岸边，
纷纷上船逃去。——直到第二天早晨，
我仍坐在峭壁上，离我被毁的家不远。
除我之外，再没有人逃出他们的魔掌。

甘达尔夫

可是你刚才告诉我，说你的父亲还活着。

布兰卡

那是我的养父；等一等，听我慢慢讲！
我带着沉重的悲伤心情坐在峭壁上，
静听着四周可怕的、无边的宁静；
忽然仿佛就在我脚下的岩缝之中，
传来一阵隐约的、软弱无力的喊声；
我满心恐惧的听了一阵，然后往下走，
却发现了一个陌生人，因流血过多奄奄一息。
尽管我十分害怕，仍大着胆子向他走近，

包扎好他的伤口，为他护理——

甘达尔夫

他呢？

布兰卡

他在身体慢慢恢复后，对我说，
他原是坐船来到这里的一个商人，
就在城堡被强徒毁掉的那天，
他来到这岛上——在城堡里暂时安身。
他竭尽全身的力量和暴徒进行搏斗，
直到最后因流血过多，他失去知觉，
倒进了岩缝中，我找到他的那个地方。
自那以后，我们便一直在一起生活；
他在树林里修建了供我俩居住的木屋，
我现在对他，比对任何人都越来越爱。
你一定得见见他，来吧！

甘达尔夫

不，等等，现在还不去！

不用怀疑，我们将会有很多时间相会的。

布兰卡

那好吧，随你的便；不过请你相信，
他一定非常高兴欢迎你到他家作客；
因为，我希望你知道，殷勤好客
决不仅是北方才有的情谊。

甘达尔夫

北方？

那么你知道——

布兰卡

你是说你从北方来？哦，是的！

我爸爸经常谈到关于你们的情况，

所以，刚才我一见到你——

甘达尔夫

可是你却

并不感到害怕！

布兰卡

害怕？为什么害怕？

甘达尔夫

那么他没有告诉你——当然，如果没有——

布兰卡

告诉我你们是无所畏惧的英雄？他说过！

可是请问，那我为什么就应该畏惧？

我知道，你们为了树立自己的声威，常到

各处遥远的海岸边寻找强悍的武士

与他争斗；但我既没有刀剑也没有盔甲，

我为什么害怕——

甘达尔夫

是，你当然不必怕！

可是，毁灭城堡的那些陌生人又怎样呢？

布兰卡

他们怎么啦？

甘达尔夫

我是说，——难道你父亲

从没告诉你，他们究竟来自何方？

布兰卡

从来没有！

他怎么知道！他对他们也和我们一起陌生。

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可以马上去问他。

甘达尔夫（紧接着）

别这样，这事你不用管了。

布兰卡

哦，现在我明白了！

你是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

然后，像你说的，你要进行血腥的报复。

甘达尔夫

啊，

血腥的报复！谢谢你！这话我倒忘掉；

你现在又让我记起来了——

布兰卡

可是，你知道，

这是一种丑恶的勾当！

甘达尔夫（朝背景处走去）

再见！

布兰卡

啊，你要走了吗？

甘达尔夫

我们还会见面的。

（停住）

只求你再告诉我一件事：

在这土冢下安息的究竟是哪一位武士？

布兰卡

我不知道。

甘达尔夫

你并不知道,可是你却朝朝
暮暮在这位英雄的坟墓上撒遍了鲜花。

布兰卡

有一天清晨,爸爸把我领来这里,
指给我看这个刚刚堆好不久的土冢,
因为这坟墓,在这里我过去从未见过。
他要我每天早晨到这里来诚心祈祷,
并要我在我的祷词中,永远别忘了
那些曾用火和血蹂躏过我们的人们。

甘达尔夫

你呢?

布兰卡

自从那天以后,一直到今天,
我每天早晨向上天祈祷,拯救他们的灵魂;
每天晚上我还一定要重新做一个花圈
奉献在这座坟上。

甘达尔夫

啊,这真是太奇怪了!
你怎么能够这样为自己的敌人祈祷?

布兰卡

我的信念要我这样做。

甘达尔夫 (激昂地)

这信念未免太可悲;
正是这种信念耗尽了英雄的勇武气概,
也正是因为它,那无比崇高的英雄生活
在南部才日益衰落下去!

布兰卡

可是现在假定，
就照你说的，我那可悲的信念，如能
拿去向你们那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上移栽——
那我肯定相信，它必将使得大片的鲜花
开放，而且它们会繁茂地生长，直到完全掩盖住
那边的光秃的童山。

甘达尔夫

我宁愿让那些山就这么
秃着，什么也别长，——直到时间的尽头！

布兰卡

噢！带我跟你一起走！

甘达尔夫

你这话怎么讲？

我们要乘船回家去——

布兰卡

那好，我和你一起上船；
因为，我常常在梦想中四处出游，
也曾到达过遥远的挪威，在那里看到你们，
生活在无尽的冰雪和高大而阴暗的松林之中。
如果我的话得以实现，我可以向你保证，
在你们的厅堂里马上将会充满欢乐的笑声；
因为我天性愉快；——你有没有吟唱诗人？

甘达尔夫

有一个，但这沉闷、潮湿的南部空气
已使他竖琴上的琴弦全松软无力——
它们已不再能发声——

布兰卡

那好,我将成为你的

吟唱诗人。

甘达尔夫

你?你能够同我们一起走,

而把你的父亲和你的家完全抛下?

布兰卡 (大笑着)

啊哈!

你以为我跟你说的是真话吗?

甘达尔夫

难道说,

你完全是在说笑话?

布兰卡

天哪!在我们相见以前,

我便常会做一些非常愚蠢的梦——

而且我毫不怀疑,以后还会梦下去,

我看见你——

(忽然中断自己的谈话)

你为什么那样瞪着我。

甘达尔夫

我瞪你了吗?

布兰卡

当然是!你在想些什么?

甘达尔夫

我?什么也没想!

布兰卡

什么也没想?

甘达尔夫

我是说,我自己也不很清楚;
不过,我知道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
我在想你,以及你将如何把你的花朵
向北部地区移栽,因为忽然间,仿佛
完全出于偶然,我也有了信念。
这里有一句话我过去始终都不明白;
现在,你却让我明白了它的涵义。

布兰卡

你说什么话?

甘达尔夫

据说死于战斗中的
武士们,只有一半能进入烈士的英灵殿;
其余的一半都应当前去侍奉爱神。
这些话我原来始终也完全无法明白。
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自己已是一个被战败的武士,我的善良的一部分
也将向爱神皈依。

布兰卡 (吃惊地)

你这是什么意思?

甘达尔夫

啊,总而言之,你知道——

布兰卡 (紧接着)

不,你别说了!

今天晚上我不敢再在这里停留得太久——
我爸爸正等着我,我一定得走了;再见!

甘达尔夫

啊,你要走了吗?

布兰卡 （拿起他扔在地上的那个橡树叶做成的花环，把它套在他的铜盔上）

你现在可以留下它了。

瞧，我一直只是在梦中送你的东西，
现在在我清醒的时候送给你。

甘达尔夫

再见！

（他快步向台右走去）

第 四 场

布兰卡 （独白）

他走了！啊，这光秃秃的
海岸只剩下了无边的宁静。
无边的宁静，坟墓一样的宁静
沉重地占据着我的心。

他来到这里，难道只是为了
像浓雾中的电光一闪即逝？
他转眼便飞走了，像一只孤独的海鸥
迅速飞进了远方的夜空！
我这情人给我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黑夜中的一朵鲜花，
在我的孤独中，它可以像一只
海燕绕着他的船头飞行！

〔从左边传来海盗进攻的号角声。

啊！这是什么！树林里哪里来的号角声！

第 五 场

〔布兰卡。甘达尔夫从右方上。

甘达尔夫（旁白）

现在已是太晚了！

布兰卡

啊，他又来了！

你有什么事情？

甘达尔夫

快——快，赶快离开这里！

布兰卡

你为什么这么惊慌？

甘达尔夫

快走吧！这里非常危险！

布兰卡

什么危险？

甘达尔夫

你将会遭人杀害！

布兰卡

我完全不明白。

甘达尔夫

我本来想什么也别让你知道——我去
招呼我手下的人全都回船去，启航远扬，
一走了事；这样你将永远也不会知道——
可是这号角声告诉我现在已经太晚了——
他们正向这里冲来。

布兰卡

谁在向这里冲来？

甘达尔夫

要知道——

那些曾经前来蹂躏这小岛的陌生人
全是和我一样的海盗。

布兰卡

他们从挪威来？

甘达尔夫

是的。

我的父亲，原是他们头目，当时被杀——
现在我们必须为他报仇。

布兰卡

报仇？

甘达尔夫

这是

我们的规矩。

布兰卡

哦，我明白了！

甘达尔夫

他们已经来了！

挨着我，站在我的身后！

布兰卡

罪恶的杀人犯，走开！

第 六 场

〔人物如前场。阿斯戈特、汉明和其他的海盗们带着罗德里克上。〕

阿斯戈特 （对甘达尔夫）

收获不大，但自然也总算找到点什么。

布兰卡

我爸爸！

（她冲到他的怀抱里去）

罗德里克

布兰卡，啊，我的孩子！

乔斯丹

一个妇女！

他得有个人陪伴。

阿斯戈特

是的，立刻送她进地狱！

布兰卡

啊，爸爸，您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罗德里克

别作声！ 别作声！

（指着甘达尔夫）

他是你们的头目吗？

阿斯戈特

是的。

（对甘达尔夫）

这人能告诉你，你父亲如何死去；

因为据他说，他亲身参加了那场恶战，
他还是唯一的得以幸存的人。

甘达尔夫

得了！我什么也不要听。

阿斯戈特

那好；让我们来
开始我们的行动。

布兰卡

啊，上帝呀！他们想干什么？

甘达尔夫（低声）

我不能，阿斯戈特！

阿斯戈特（也低声）

难道我们的大王害怕了？

还是这个女人的甜言蜜语迷住了他的心？

甘达尔夫

不管怎样——我已经说过——

阿斯戈特

你且想想——

这关系到你在武士们中的地位和声望。
你已经向烈士英灵殿的众神发下誓愿，
如果你现在胆怯逃避，你便将受到审判。
不要忘了，我们的信念并不是那么十分牢固——
而是疑惑不定；轻轻一击就会连根动摇，
如果这一击来自我们在天上的天帝，
那它便更将受到致命的创伤。

甘达尔夫

啊，我的天哪！

我真不该立下那个万分倒霉的誓言。

阿斯戈特 （对海盗们）

现在都做好准备，武士们！

布兰卡

你们要杀死他吗，

一个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老人？

阿斯戈特

把他们俩都杀掉！

布兰卡

啊，上帝！

罗鲁格

这个姑娘可实在太美了！不妨让她

跟我们一起回去。

乔斯丹 （大笑）

对，去做一位海盗夫人。

甘达尔夫

靠后站！

罗德里克

啊，饶恕吧——至少饶了我的孩子！

我可以给你们找来杀死大王的凶手，

只要你们肯饶恕了她。

甘达尔夫 （急切地）

把他带到这里来，

放掉她。你们都同意吗？

众海盗

我们同意放掉她！

布兰卡 （对罗德里克）

您说您能够——？

阿斯戈特

快去把他找来！

罗德里克

他就在这里！

众人之一

哈，这个老家伙！

甘达尔夫

啊，该死！

布兰卡

不，不，你们不能——

罗德里克

就是这只手带来了那海盗头目的死亡，

现在他已经安息在那边的土冢中！

甘达尔夫

我父亲的坟墓！

罗德里克

他是那样的坚强、勇敢；

因此，我按照海盗规矩把他埋葬在这里。

甘达尔夫

既然他已被埋葬，那——

阿斯戈特

埋葬了也不行，

死去的大王在喊着要报仇——动手，快动手！

布兰卡

他是在哄骗你们！

（对甘达尔夫）

你们难道还看不出
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要救下他的女儿？
可是，你们这种人如何会懂得，一个人
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甘达尔夫

你说我不理解？

你认为我不可能理解？

(对众海盗)

我要饶了他的性命！

阿斯戈特

那怎么成？

布兰卡

噢，爸爸！他看来跟您一样善良。

阿斯戈特

你打算违犯你立下的誓言？

甘达尔夫

不，我要遵守！

乔斯丹

那你想怎么办？

罗鲁格

你说说明白！

甘达尔夫

我曾发誓

如果我不能报仇，我自己决不在世上活下去。
那么好，把他放掉——我决定自己前往烈士英灵殿。

布兰卡 (对罗德里克)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斯戈特

为了保住你自己的荣誉？

甘达尔夫

去，——快去为我准备好一条木船，
扯起船上的帆，在船头堆起柴禾；
我将按照古代的仪式独自走上船头！
瞧吧，夜风正从海滩上向海面刮去，
我将凭借红色的翅膀向烈士英灵殿飞去！
〔乔斯丹由右方下。

阿斯戈特

啊，完全是这个女人的符咒迷住了你！

布兰卡

不，你决不能死！

甘达尔夫

不能死？不成，我必须
忠于我的神灵，我决不能在神灵前背叛自己的誓言。

布兰卡

你那无比残暴的誓言，和平之神只会十分厌恶。

甘达尔夫

是的，但和平之神已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

布兰卡

为了你，他还活着；因为你有一颗仁慈的心。

甘达尔夫

是的，但仁慈毁了我！作为一个头目，
我的职责就是维护我们的伟大理想——
而我却缺乏足够的勇气！来吧，阿斯戈特，
你应该从我的手中接过大王的权杖；

你是一位真正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武士；
现在，南部的毒气已经深深毒害了我。
但是，我既然不能为我的人民活下去，
我只能为他们而死。

阿斯戈特

说得好，甘达尔夫大王！

布兰卡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快像一位英雄死去，
一直到死决不损害你的虔诚和忠心！
可现在，既然我们将永远分离——告诉你，
在你为了遵守你的誓言死去的时候，
你同时实际也就决定了我的死期！

甘达尔夫

什么！你也去死？

布兰卡

我的生命像一朵鲜花，
被移栽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因而它也变得蜷居在花苞中，昏昏沉睡：
然后，从它远处的家忽然射过来一道阳光——
啊，我的甘达尔夫，那就是你！你打开了
那朵花的花萼。但是仅仅一个小时，
天哪！那阳光便已消失——那鲜花也就死去！

甘达尔夫

啊，你讲的真是我所想的意思吗？
你愿意？那我的誓言可真是三倍的不幸！

布兰卡

可我们还会相见！

甘达尔夫

不，永远不会了！

你将到天堂去会见神圣的基督，
我却得去烈士英灵殿；我将永远沉默着
坐在别的人中间——但我一定要靠近门口；
因为英灵殿里的欢乐全然没有我的份。

乔斯丹（手里拿着一个旗子回来）

瞧，照你的吩咐，那船只已为你准备好。

阿斯戈特

啊，多么荣耀的归宿！许多人，
真的，都会羡慕你。

甘达尔夫（对布兰卡）

再见吧！

布兰卡

再见！

今生再见，在永恒中再见！

罗德里克（痛苦地挣扎着）

等等！等等！

（伏身在布兰卡的面前）

宽恕我吧，我请求宽恕！求你饶恕我！

布兰卡

啊上帝！

甘达尔夫

他怎么哪？

罗德里克

我要告诉你全部真情：

我和你一起多年的生活全是一种欺骗！

布兰卡

啊，怕是恐惧已使他有些神志不清了！

罗德里克

不！不！

（他站起身来，走向甘达尔夫）

你可以永远不再受你的誓言的约束；

你父亲的英灵并不需要有人为他复仇！

甘达尔夫

啊，你快说！

布兰卡

噢，快说！

罗德里克

我就是罗德里克大王！

众人之一

那死去的头目？

布兰卡

啊，天哪！

甘达尔夫（怀疑地）

你——我的父亲？

罗德里克

请看看吧，阿斯戈特！你还记不记得，

早年我们第一次出航时，咱们俩为争夺

战利品发生争斗，你给我留下的伤痕？

（他掀起胳膊让阿斯戈特看）

阿斯戈特

一点不错，上天作证，他就是罗德里克大王！

甘达尔夫（投入他的怀抱）

爸爸！爸爸！你这是第二次又给了我生命。

我向你道谢！

罗德里克（对布兰卡，阴郁地）

现在你——你对这个

老盗匪愿如何处置？

布兰卡

完全像过去一样喜爱！

我是您的女儿，难道三年的彼此关怀

还没有清洗掉您盾牌上的全部血迹？

阿斯戈特

现在请讲一讲——你怎么居然会活了下来？

甘达尔夫

是她救了他的命。

罗德里克

是的，她像一个友好的

精灵，包扎好我的伤口，对我精心照应，

她同时还时时刻刻对我讲着南部这些

过着宁静生活的人们所怀有的信念，

直到我这残暴的心最后也受到感动。

一天天过去，我始终也没对她说出真情；

我没有胆量对她讲——

甘达尔夫

可这个坟墓呢？

罗德里克 我在这里埋下了我的盔甲和我的长刀，

在我看来，这等于说那野蛮残暴的老海盗

从此被埋葬在这里。每天，我的孩子

都在这土冢前为他的幸福，向上天祈祷。

阿斯戈特

再见!

甘达尔夫

你要到哪里去?

阿斯戈特

我要再往北行!

我现在已清楚看到我的时代已成过去——
海盗的生涯也同样将从此结束。我要
前往冰岛;那里,这种灾祸当还未来到。

(对布兰卡)

姑娘,你从此代替我守在大王的身边!

因为雷神已不存在——如意神锤也不能再飞;
通过你,和平之神又恢复了他的统治。——再见!

(下)

甘达尔夫

是的,和平之神又已得势,通过你,我的布兰卡;
我现在才看清了我的海盗生涯的意义!
并不完全是为了追求名声和财宝,才使我
离开我祖辈生活的家园,老远来到这里;
不,实际是一种秘密的愿望向我召唤,
我默默地追随和平之神。瞧吧,那渴望的
心情现已得到安抚,我们回家去吧;
在那里我将和我的人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对众海盗)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众 人

我们愿意追随你!

甘达尔夫

你呢,我的布兰卡?

布兰卡

我? 我也是一个在
北部生长的孩子;因为我的心里最美好的
花朵早已在你的群山脚下扎下了根。
在梦中,我的思绪常不远千里飞向你,
现在,我将从你那里得到我的爱情。

罗德里克

你们走吧!

甘达尔夫

可你呢?

布兰卡

他同我们一块去!

罗德里克

我要留在这里。

(他指着土冢)

我的坟墓在等待着我。

布兰卡

我怎么能让您独自留在这里?

汉 明

不,不要紧!

请不要担心! 我要站在这土冢上,为他
唱一段英雄史诗,使他闭上眼睛;
这也将是我最后一次歌唱。
(激动地抓住甘达尔夫的手)

再见,我的大王!

你已找到了一位比我更好的吟唱诗人。

罗德里克（坚决地）

事情就得这么办，我的甘达尔夫；你是大王，
你有许多神圣的职责需要你去完成。

（他让他们俩拉着手）

你们是即将来临的黎明的孩子——

去吧，那边的王座正等待着你们；

我是已逝去的时代的最后一个成员，

我的王座就是这土冢，请让我在这里安身！

〔甘达尔夫和布兰卡一声不响地投入他的怀抱。罗德里克爬上那土冢。汉明拿着他的竖琴坐在他的脚下。〕

甘达尔夫（坚决地）

现在咱们到挪威去！

罗鲁格

回家去！

众 人

到挪威去！回家去！

布兰卡（从乔斯丹手中拿过那面旗子，激动地）

对，现在走吧！我们的行程是一直向北，
越过大海的波涛，不论晴和雨，穿过风暴。

冰山顶上的日光一转眼便会完全消逝，

海盗生涯很快便将只剩下辛酸的记忆！

瞧吧，那英雄已坐在他的土冢上了；

他可以驾着帆船，挥着宝剑杀遍

一个又一个海岸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雷神靠他的神锤已不可能再到处称王，

整个北部本身便将变成一个巨人的坟墓。

但请不要忘了众父之父给予的保证：
一旦小草和鲜花掩盖住这整个土冢，
这英雄的灵魂便将向依达福尔德^① 飞升，——
到那时挪威也将从那坟墓中走出，
在思想领域中向公正的事业前进！

——剧 终

① 不详。似应仍为烈士英灵殿。

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

(1851)

南 江 译

【题 解】

《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是三幕讽刺诗剧,发表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一年,易卜生在挪威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常常出现在议会的旁听席上,从而认清了执政党和自由主义反对党从不同的角度奉行利己主义,并一起出卖民族利益的实质。他有意从贝利尼的流行剧本《规范》中借用人物名字,作为这出戏的女主人公,还塑造了一些与这个人物交往的其他的出卖灵魂的政治家。未发现当时上演此剧的记载。

诺尔玛(代表“在野党”)年轻时与情夫谢韦尔(代表“自由党”)有过一段热恋史,生下两个孩子,不幸都患了难治的痼病(象征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一年的请愿书)。时过境迁,谢韦尔喜新厌旧,拼命追求阿达莉希萨(代表“执政党”)。他一方面约请阿达莉希萨在树林中幽会,向她肉麻地求爱;一方面敷衍诺尔玛,在报纸上奉承她。阿达莉希萨为了折磨诺尔玛,故意向她泄露谢韦尔和自己的私情,还讥讽诺尔玛与谢韦尔的不健康的后代。诺尔玛正在半信半疑时,突然发现谢韦尔拥抱阿达莉希萨。她勃然大怒,骂谢韦尔是“负心汉”、“叛徒”。她还当众宣布谢韦尔的罪行。但是,男女祭司们(代表“在野党”有识之士和议员)漠不关心,只考虑各自的利害关系。最后,阿达莉希萨以天使模样出现,把谢韦尔变成半神半人,男祭司们向他表示“俯首听命”,诺尔玛也向他大献殷勤。

人 物 表

诺尔玛——由在野党扮演^①

阿达莉希萨,诺尔玛最亲密的女友——由执政党扮演

谢韦尔,以上二位女士的情夫——由某“自由党人”扮演(若无此类人物,可由斯塔贝尔先生^②扮演)

阿里奥维斯特,诺尔玛之父,老祭司(祭司是教会的鹰犬,他们像猫头鹰和蝙蝠一样,最喜欢在教育难以渗透的黑暗森林中为非作歹)——由尤兰尼先生^③扮演

诺尔玛和谢韦尔生的两个患痲病的儿子——由一八四八年的请愿书和一八五一年的请愿书^④扮演

一群男祭司——由包括塞尔霍特在内的在野党的有识之士扮演

一群女祭司——由一群哑巴议员扮演

① “诺尔玛”(NOrma)有“规范”、“准则”之意,在剧中作为“在野党”女头目的名字,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在野党”是“执政党”(在朝党)的对称,指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执政的政党。资产阶级政治家认为,在野党有权批评和监督执政党的政策和措施。

② 阿道尔夫·布列多·斯塔贝尔(1807—1865),议员,自由党机关报《晨报》的主编。五十年代初,他成为挪威的自由主义向政府彻底投降的倡导者之一。

③ 乌列·加布里埃利·尤兰尼(1799—1870),曾是议会中农民反对派的领袖之一,代表这个派别最保守的倾向。

④ 一八四八年,自由党在致议会的几份请愿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要求,但未被占多数的保守派所接受。一八五一年,当自由党和农民反对派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时,这些请愿书依然未被接受。

第 一 幕

〔晦暗的密林，背景是“挪威的山岩”；在罗汉松的阴影中，白色和浅蓝色的花儿像自由的标志和帽徽一般盛开。舞台中央有一块神圣的祭石，在祭石的玻璃后面的框子里写着“自由的事业”几个字。〕

第 一 场

〔阿里奥维斯特和一群男女祭司上场，前面有一排小号手开路。〕

阿里奥维斯特

在自由的挪威，在自由的国土上，
我面向您站在古老的北方！

（旁白）

是啊，因为挪威，真见鬼，的确是古老的国土。

一群男女祭司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全 体

在古老的挪威，自由的国土！

阿里奥维斯特

像一株橡树屹立在您面前，
玻璃下面的框子里赫然写着“自由的事业”，——
那框子是用石头和金属制成的！
(只可惜不大被人重视……)

一群男祭司

只可惜不大被人重视！
真可惜，真可惜，真可惜，真可惜！

阿里奥维斯特

但是我们不能睡觉而该祷告，
并把您的圣物在院墙后面藏好，
否则野蛮人会粗暴地把它夺走，
送往一个新的处所，
那里太阳整天都很明亮
(每年在一定的時候还有月亮)，
所以您心里十分清楚，
我们应当保护自由志士！
是啊，行动的时候到了，这无可争论！

男祭司们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请指点一二！

阿里奥维斯特

瞧，孩子们，咱们如今应该
头脑清醒，量力而行！
我想把自由放进箱子，

并把圣物藏进坚固的地窖。
哪怕到了世界末日，
它将依然保持新鲜的样子，——
挪威的山岩，你们都知道，
即便天塌地陷，它们也不会动摇。^①
但是，够了，让咱们暂时靠边站，
养精蓄锐，以备将来作战。

（旁白）

我从小就善于挑选箴言：
别向前冲，而且根本不要去追赶时代。^②

〔众下。〕

第 二 场

〔谢韦尔上，突然迸发出《晨报》式的朗诵热情^③。〕

谢韦尔

神秘的森林啊，你在自己的深处
隐藏着圣物，自由的事业！

（东张西望）

真见鬼，一个人也没有；我本来可以把这件小事留待日后解决。

① 这里是指挪威诗人C·D·沃尔弗的一首名诗，其中有如下诗句：“哪怕地球彻底毁灭，挪威的山岩仍将岿然不动。”

② 指自由党报纸《晨报》上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豪言壮语。

③ 大家可能都已看到，“旁白”里的两句诗跟大家所听到的不一样。但这绝非出于疏忽，而是故意这样写的，因为知识渊博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政界演员在日常生活中“旁白”时使用的是极为独特的诗格。——作者注

但是别声张，不值得大叫大嚷，
这是我最宝贵的处世良方。
哎，要是诺尔玛在这里把我找到，
我们的事也就开了头，——
她老是那么神经过敏，
虽说她受的并不是这种教育，
但她却严格遵守做人的规矩。
虽说这都是老一套，
可还是小心为妙，
要带上祭品献给她的祭坛，
在报上把她奉承一番。
不过那里是谁，像一个凶犯，
溜进了神秘的森林？是阿达莉希萨？是她！
我无比激动，忐忑不安，
拴不住意马心猿！

第 三 场

〔谢韦尔，阿达莉希萨。〕

阿达莉希萨

（用宣叙调唱）

啊，尊敬的谢韦尔，
既然你约我在这小树林里见面，
我就该恭顺地告诉你我已到来！
我只能这样，绝不会违背你的心愿。

谢韦尔

啊，这充满魅力的声音！

你听，句句出自内心！

（本想跪下，旋即改变主意）

但是，莫非你果真不知道我的心意？

阿达莉希萨

我是个庄重而诚实的姑娘，

我非常注意教化，

心儿并不是合适的会场……

谢韦尔

我快死了，但愿你能知道！

说真的，倘若你不抑制你的怒火，

我不知我将会如何。

我承认，我有不少罪过。

（全都登在报上，连篇累牍），

但是我发誓，那个站在路上呼吁的人，

他应该得到宽恕！

阿达莉希萨

可是我又怎能信得过你？

你想同时把两个女人拥抱在怀里。

谢韦尔

我知道，你指的是诺尔玛。

阿达莉希萨

她是你年轻时的情人啊。

谢韦尔

我害臊，当时我竟堕落到那般地步！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我仿佛大梦初醒，
宛如一个若隐若现、富于诗意的梦境，
又像一个破裂了的肥皂泡无影无踪。
但愿从最初的时候开始
你便知道一切往事。
我早先属于激进党
(当时绰号叫自由党)，——
他们蔑视宫殿和厅堂，
整天大吹大擂，“山谷”啊、“山岩”啊信口雌黄，
这帮牛皮大王像日耳曼人那样叫嚷，
说北方人一向都不意气沮丧，
到了春天，在自由的日子，常常鬼哭狼嚎，——
总之，就像不可救药的疯子！
但是我厌恶所有这些蠢事，
如今我向往可靠的事业，
向往安逸的生活——最后你总会明白！

阿达莉希萨

那末你就来吧，一切浪子的榜样！

[热烈拥抱；为避免有伤风化，幕落。]

第 二 幕

〔一间密室，设备齐全，可供二人单独谈话。〕

第 一 场

〔诺尔玛携二子上。〕

诺尔玛

可怜的孩子们浑身哆嗦，
勉勉强强站住了脚；
每一个不受尊敬的母亲，
都应该得到同情。
可怜的孩子自从呱呱坠地，
就快步向自己的坟墓走去。
这一切我都该责怪谢韦尔：
他本来可以稍等一会，
那末，老实说，我就会生下
两个结实而健康的小伙子。

第 二 场

〔登场人物同前场，外加阿达莉希萨。〕

阿达莉希萨

(旁白)

是她？我碰到一个绝妙的机会
可以把可怜的傻丫头狠狠折磨一番。
难怪她怒气冲冲地走来，
原来她认出了我是她的情敌！

(高声)

我亲爱的人儿，能在这里同你相见，
使我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我看到的莫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全都健在？

诺尔玛

是啊，不过他们的日子过得凄惨。

阿达莉希萨

唉，这是多么不幸，亲爱的，
但是，如果谢韦尔对你逢场作戏，
那又有什么法子，——
他是个负心汉，真的，我不骗你。
只有在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家庭里，
才能养育健康的后代。

诺尔玛

谢韦尔是负心汉？噢，不！你住嘴！
你为什么在我面前造谣中伤？
他知道他对我负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写在报上。

(沉思)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注意：

为什么他在黑黢黢的树林里乱钻？

谁知道他脑子里有什么打算？……

第 三 场

[登场人物同前场。谢韦尔上,未发现诺尔玛。]

谢韦尔

(拥抱阿达莉希萨)

亲爱的！我如饥似渴地想拥抱你！

诺尔玛

叛徒！叛徒！

谢韦尔

(惊讶)

噢，天哪，您怎么凑巧也在这里！

诺尔玛

叛徒！叛徒！

谢韦尔

你住嘴！我恳求你！

诺尔玛

叛……

谢韦尔

(勃然大怒)

你究竟住不住嘴？有学问的人们，哪能听无知的娘儿们吵吵嚷嚷地说些他们一点也不懂的事情？（对幕后的汽车司机附耳低语）快落幕呀，这简直是个叫人丢脸的场面啊。

[幕布说：“您说得完全正确。”说完急忙落下。

第三幕

[第一幕的那座森林。]

第一场

[早已过了中午,但是大多数男祭司(大家都知道,男祭司总是稍稍落在时间后面的)却依然躺在树下酣睡;当后台一如在《胡莉德拉之家》^①中那样敲起报警的鼓声、响起疯狂的叫嚣的时候,有几名男祭司还是醒过来了。]

第一名男祭司

是谁在那里喊叫,把我吵醒?

第二名男祭司

大概是血腥战争的信号,

你可听见了疯狂的叫嚣?

你要知道,诺尔玛想把谢韦尔

① 《胡莉德拉之家》是挪威浪漫主义作家彼得·安德里亚斯·延生(1812—1867)写的一个剧本。据挪威民间传说,胡莉德拉是一个美貌的仙女,但有点驼背,还长了一条牛尾巴。她住在丘陵和山间,用歌舞引诱年轻人。在挪威浪漫派诗人的作品中,胡莉德拉往往是挪威自然景色的化身。

剁成肉泥，不信你问上帝！

第一名男祭司

那有什么要紧，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你自个儿想想：他跟咱们不是一条心。
如果他一旦长眠，
谁也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

第 二 场

〔登场人物同前场。诺尔玛气愤若狂地奔上，仿佛有人建议背弃宪法似的。〕

诺尔玛

振作起来，祭司们！让大家一心一意
来听取我大公无私的裁判！
〔男祭司们大吃一惊，一跃而起。〕

一名睡眼惺忪的男祭司

（激烈地）

去向政府呼吁！这真是一出活剧！

第二名男祭司

（吃惊地）

难道我们的头目解散了智囊团会议？

第三名男祭司

(抱怨地)

我一天的三个银元啊!① 别了,别了,
黄金时代啊。

诺尔玛

清醒清醒吧! 我要惩办的
只是谢韦尔——他是个无耻的叛徒!

第 三 场

[人们把陷入自己罗网的谢韦尔带上。]

诺尔玛

他来了,——咱们就开始吧!
你首先忏悔罪孽……

谢韦尔

(旁白)

哎哟! 情况略见缓和!
我的运气不错,清单还不算短,
一旦拖延下去,我或许得以幸免。

(大声)

第一,我犯了欺骗罪:
对于我来说,人民是黄金的躯体,

① 银元是挪威的银币,一八七五年被克朗(Krona,挪威、丹麦、瑞典的货币)所代替(一银元含四克朗)。议员每天可得到三个银元的酬金。

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冷冰冰的算计。

诺尔玛

哼,那时你就得死……

(出于在野党的狂怒,她举起了匕首,但是,她当然并未下手)

[这时,阿达莉希萨以天使的模样出现,把谢韦尔变成半神半人,或者像如今常说的,变成一名部长。

男祭司们

(惊讶地)

您……您对俯首听命的奴仆有何吩咐?

(九十度鞠躬)

谢韦尔

(摆出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姿态)

咱们英明的李库尔格早就指出:

“他们使国内各奔东西的各种势力
形成一个整体”,——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告辞!

诺尔玛

(十分殷勤地)

啊,千万不要这样,阁下怎么能产生别的想法?

[谢韦尔下。幕落。

阿里奥维斯特

(继续沉思地站了片刻;旁白)

历史就是如此,真是岂有此理! 谁知道呢,
说不定我也……哦,好吧,咱们就走着瞧吧! ……

——剧 终

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

(1854)

潘家洵译

【题 解】

《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为五幕悲剧,于一八五四年冬在卑尔根写成,一八五五年春在卑尔根剧院首次演出。一八五七年印出少数几本,一八七四年修改后出版,此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法国相继上演。新中国建立之前,有石灵的中译本,现在不易见到。这里的译文,过去未曾发表。

这出戏取材于十六世纪挪威的英雄传奇和歌曲,描写一位北方女英雄英格夫人的故事。她出身于高贵的罗迈尔家族,以厄斯特罗特为领地。早在一五〇二年,挪威抗击丹麦统治者的勇士克努特·阿尔夫孙牺牲时,年轻的英格·罗迈尔就当众宣誓,愿意担负民族兴亡的责任,将挪威从丹麦的重轭下拯救出来。多少年来她和爱国的贵族一道掀起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因此挪威人民拥戴她。

英格·罗迈尔曾和瑞典贵族斯都吕伯爵热恋,后来斯都吕伯爵与别人结婚。英格·罗迈尔生下一子名叫尼尔·斯丹孙,在瑞典长大成人。戏剧开场时,她已是前首相尼尔·季尔登勒夫的寡妇,常常因怀念斯都吕和私生子而忧伤,处于重重的内心矛盾之中。她起初亲口答应农民拿起武器响应瑞典人民起义,反对瑞典国王和丹麦统治者;接到丹麦骑士与国务大臣尼尔·列凯的私信后,立即改变主意,不同意挪威人马上发动武装斗争,并积极宣传“斗智”和“谈判”策略。这件事引起她的女儿艾梨纳的强烈的不满情绪。

尼尔·列凯到厄斯特罗特城堡来,有其政治目的。他要会晤

斯都吕小伯爵(老伯爵的合法继承人),和探听英格夫人的底细。但是,他在这里见到的“陌生人”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挪威贵族斯卡克达夫。斯卡克达夫也有自己的政治任务,他想说服英格夫人协助他们起义,并且打算在厄斯特罗特等待首相彼得派来的“使者”,从他手中接受一包秘密文件。这个“使者”就是尼尔·斯丹孙。不过斯卡克达夫从未见过他。尼尔·列凯在斯卡克达夫面前,冒充“使者”,获得了重要的秘密消息。在一次偶然的会中,列凯遇到斯丹孙,他用欺骗手段得到全部文件与信札,并劝说斯丹孙冒充已经死去的斯都吕小伯爵(尚未正式公布消息)。他把看过了的文件交给斯卡克达夫,并没收了信件。与此同时,他利用他所知道的英格夫人的隐事这个有利的条件,向英格夫人施加压力,逼迫她听从自己的摆布。英格夫人以为列凯抓住了她的私生子,不得不向他表示妥协。

英格夫人从未见过长大成人的尼尔·斯丹孙,她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因此,她对列凯的谎话竟信以为真,把斯丹孙当做斯都吕小伯爵。她还要和列凯较量,设法将他软禁起来,但不久被艾梨纳释放了,因为艾梨纳爱上了他。英格夫人还很忌恨斯都吕小伯爵继承瑞典王位的合法权利,她认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才是瑞典王位的继承人,她很有可能成为“瑞典王的母后”。她终于派人杀害了伪装斯都吕小伯爵的斯丹孙。真相大白之后,英格夫人悔恨不已,她伤心地晕倒在儿子的棺材上。

人 物 表

英格夫人——渥提·罗迈尔之女,前首相尼尔·季尔
登勒夫之寡妇

艾梨纳·季尔登勒夫——英格夫人之女

尼尔·列凯——丹麦骑士及国务大臣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不受法律保护之挪威贵族

尼尔·斯丹孙

颜斯·别尔凯——瑞典指挥官

俾恩——厄斯特罗特老管家

费恩——管家

艾纳·胡克——厄斯特罗特大总管

仆役,农民,瑞典士兵

地 点:特隆赫姆峡湾^① 内,厄斯特罗特领地。

时 间:一五二八年。

① 挪威西部的峡湾,为南北挪威的天然分界。峡湾南部是特隆赫姆港市,沿岸是肥沃的农业区。

第一幕

[厄斯特罗特的一间屋子。从后方一扇开着的门里望出去是宴会厅，淡淡的月光忽明忽暗地从厅内对面墙上一扇深深的弓形窗里照进来。厅的入口在右首；右首前方有一扇遮着帘子的窗户。左首有一门，通内室；左首前方有一只敞口大壁炉，炉火把屋子照得很明亮。暴风雨之夜。]

[俾恩和费恩同坐在炉边。费恩正在擦一顶钢盔。他们身旁摆着几件盔甲，一把剑，一面盾牌。]

费 恩 （等了一会）克努特·阿尔夫孙^① 是什么人？

俾 恩 夫人说，他是挪威最后的一位骑士。

费 恩 他是不是在奥斯陆峡湾^② 被丹麦人杀死的？

俾 恩 如果你不知道，找个五岁小孩问一问。

费 恩 哦，克努特·阿尔夫孙是咱们最后的一位骑士？已经死了，不在人间了！（举起钢盔）把你擦得干净雪亮，挂在宴会厅里，你应该知足了；因为现在你除了空壳之外，还有什么？你的瓢儿——好几年前就让蛀虫吃光了。你说挪威是不是

① 克努特·阿尔夫孙(1455—1502)——瑞典籍的挪威贵族，反抗丹麦统治的起义首领，一五〇二年与丹麦谈判停战协定时，被丹麦首领亨利克·克鲁米地克杀害。

② 在挪威的东南部，长约一三〇公里。首都奥斯陆即位于峡湾顶。

一个空壳儿，好像我手里的钢盔一样，外面闪亮，里面被虫子蛀得精光？

俾 恩 别胡说，干你的活！——钢盔擦好没有？

费 恩 照在月光里，亮得赛白银。

俾 恩 那么，把它搁在一边。——喂，你瞧，把剑上的锈刮干净。

费 恩 （取剑反复细看）值得吗？

俾 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费 恩 刃口都没有了。

俾 恩 与你什么相干？把剑递给我。喏，你拿这面盾牌。

费 恩 （取盾牌，细看）没把柄，抓不住！

俾 恩 （嘀咕）我倒有办法抓住你——

（费恩低声哼了会儿）

俾 恩 你又怎么啦？

费 恩 空壳钢盔，缺刃的剑，没把柄的盾牌——这堆废物。难怪英格夫人宁可把这些兵器擦亮了挂在墙上，不让它们沾染丹麦人的血生锈。

俾 恩 胡说！咱们现在过的难道不是太平日子？

费 恩 太平日子？对，等到农民射出最后一支箭，豺狼从羊圈里叼走最后一只羊，双方就和睦太平了。然而这是一种古怪的和睦。算了，算了，不管它。刚才我说过，把这些兵器擦亮了挂在大厅上，倒挺合适。大概你知道这句老话吧：“只有骑士才算是男人。”现在咱们国内没有骑士了，所以咱们也没有男人了。国内既然没有男人，女人就必须掌权管事；所以——

俾 恩 所以——所以我劝你别胡说八道！（起身）

夜深了。闲话少说，你把盔甲送回大厅挂起来吧。

费 恩 (低声)不,明天再说。

俾 恩 什么,你怕黑?

费 恩 白天我不怕。如果说晚上害怕的话,不单是我一个人。嗯,你瞧吧。我告诉你,在佣人屋子里,谣言多得很。(压低声音)他们说,宴会厅里每夜有个身材高大、穿黑衣服的人影来回走动。

俾 恩 无稽之谈!

费 恩 可是他们赌咒说这是真事呢。

俾 恩 这我倒相信。

费 恩 最奇怪的是,英格夫人也这么想——

俾 恩 (吃惊)英格夫人?她想什么?

费 恩 英格夫人想什么?恐怕没几个人猜得透。她的确心神不定。难道你看不出她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定睛瞧他)他们说,她整夜睡不着——都是为这穿黑衣服的人影——

[他正在说话时,艾梨纳·季尔登勒夫在左首半开的门口出现。她站定细听,没被他们看见。

俾 恩 你当真相信这种无聊话?

费 恩 唔,我半信半疑。也有人用另一副眼光看待这件事。可是,我知道,那些人都不怀好意——你听着,俾恩——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都在唱的那支歌?

俾 恩 歌?

费 恩 是的,人人都在唱。歌词是些骂人的下流话,可是唱起来倒不难听。你听我唱:(低声唱)

英格夫人十分威仪,
浑身裹着贵重毛皮——
丝绒,貂皮,松鼠皮,

金黄珠串盘在发髻里。

然而她的心情永不安逸。

英格夫人把自己出卖给丹麦，

用外国人的枷索套住人民的脖子——

她得到的酬劳是——

[俾恩大怒，用手掐住费恩喉咙。艾梨纳悄悄退下。

俾恩 不给你酬劳，我要打发你去见魔鬼，如果你再敢胡诌一句糟蹋英格夫人的话。

费恩 (挣脱俾恩的手)啊——这支歌是我编的吗？

[右首传来号角声。

俾恩 嘘——什么声音？

费恩 吹号声音。这么说，今晚有客到。

俾恩 (走近窗口)他们正在开大门。我听见院子里有马蹄声。来的一定是一位骑士。

费恩 骑士？未必是吧。

俾恩 为什么不是？

费恩 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咱们的最后的一位骑士已经死了，不在人间了吗？(自右下)

俾恩 这坏家伙，刺探消息是他的拿手好戏！我尽管竭力掩饰，有什么用？现在大家都在悄悄议论英格夫人——不久他们就要大声说话了——

艾梨纳 (重新自左门上，四面一望，怀着抑制的感情说)俾恩，你一个人在这里？

俾恩 哦，是你，艾梨纳小姐？

艾梨纳 俾恩，给我讲个故事吧。我知道你还有别的故事，除了那些——

俾 恩 讲故事？现在——夜这么深了——？

艾梨纳 如果你从厄斯特罗特变成黑暗世界的日子算起，那么，
夜色的确很深了。

俾 恩 你怎么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你好像心情很不安。

艾梨纳 也许是这样。

俾 恩 一定出了什么事。这半年来，我简直摸不透你是怎么回事。

艾梨纳 你别忘了——这半年来，我最亲爱的姐姐露霞一直躺在地下墓室里。

俾 恩 不单为这个，艾梨纳小姐——不止这一件事使你有时沉思默想、脸色苍白、不言不语，有时，就像今晚一样，坐立不安，精神烦躁。

艾梨纳 你觉得不止为这一件事？为什么？难道我姐姐不像夏夜那么柔和、纯洁、美丽？俾恩——我告诉你，我爱露霞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难道你不记得，我们姐妹小时候，在冬天晚上常常坐在你膝盖上？你给我们唱歌讲故事——

俾 恩 那时候你又活泼又快乐。

艾梨纳 不错，那时候，俾恩！那时候我在自己的幻想中过着童话世界的美丽生活。难道那时候的海滩也像现在这样光秃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却不知道。我喜欢在海滩上散步，给自己编些浪漫故事；我的英雄们从远邦乘风而来，又破浪而去；我跟他们在一起，跟随他们飘洋过海。（无精打采地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现在我非常疲乏无力；我不能再在自己的故事里过日子。它们只是——故事而已。（猛然起身）俾恩，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有一件事——一件非常可恨的事日夜折磨我。

俾 恩 这话是什么意思？

艾梨纳 你记得不记得,你时常给我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处世的格言?露霞姐姐听从你的教训,我却——唉!

俾恩 (安慰她)算了,算了!

艾梨纳 我知道——我骄傲自大。我们玩耍的时候,我总当王后,因为我长得最高,最漂亮,最聪明!我自己知道!

俾恩 这倒是实话。

艾梨纳 有一回你拉着我的手,仔细瞧我,对我说:“你不要觉着自己漂亮聪明而骄傲;可是你应该像高山鹞鹰那么骄傲,经常记着:我是英格·季尔登勒夫的女儿。”

俾恩 有这么一位母亲难道还不该骄傲吗?

艾梨纳 俾恩,这句话你对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噢,从前你给我讲过许多故事。(握紧他的手)我非常感激你!——现在你再给我讲一个吧,也许会像从前似的,使我心情又轻松起来。

俾恩 现在你不是小孩子了。

艾梨纳 不错!然而我可以幻想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讲吧!

[艾梨纳歪身坐在椅子上。俾恩坐在炉架边缘上。]

俾恩 从前有一位出身高贵的骑士——

艾梨纳 (心神不定,朝着宴会厅细听,抓住他胳膊,紧张低语)嘘!别这么大声,我不是聋子!

俾恩 (压低声音)从前有一位出身高贵的骑士,关于他,有个奇怪传说——

[艾梨纳抬起半身,提心吊胆地朝着宴会厅细听。]

俾恩 艾梨纳小姐——你怎么啦?

艾梨纳 (又坐下)我?没什么。往下讲。

俾恩 我刚才正要说——这位骑士只消对准一个女人瞧一

眼,她就永远忘不了,他到哪里,那女人的心思就会跟到哪里,从此就害相思病。

艾梨纳 我听过这故事。——并且,这不是故事,你说的这位骑士是尼尔·列凯,他现在还是丹麦国务大臣——

俾 恩 也许是这样。

艾梨纳 算了,别管它——往下讲!

俾 恩 有一回——

艾梨纳 (猛然起身)嘘! 别作声!

俾 恩 什么事? 你怎么啦?

艾梨纳 (听)你听见没有?

俾 恩 听见什么?

艾梨纳 在那里! 真的,我凭基督的十字架赌咒,是在那里!

俾 恩 (起身)什么在那里? 在哪里?

艾梨纳 她本人——在大厅里。(急忙走向大厅)

俾 恩 (跟她走过去)你怎么平空想到——? 艾梨纳小姐——回屋去吧!

艾梨纳 嘘! 站住! 别动,别让她瞧见你! 等着! ——月亮出来了。你看见没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影——?

俾 恩 圣徒们啊!

艾梨纳 你看——她把克努特·阿尔夫孙的画像翻过去朝着墙。

哈哈! 他的眼睛把她盯得太紧了!

俾 恩 艾梨纳小姐,听我说!

艾梨纳 (走回炉边)现在我明白了!

俾 恩 (自言自语)这么说,是真的啦!

艾梨纳 那是谁,俾恩? 是谁?

俾 恩 你看得跟我一样清楚。

艾梨纳 唔? 我看见的是谁?

俾 恩 你看见的是你母亲。

艾梨纳 (一半自言自语)每夜我听见大厅里有她的脚步声。我听她低声哀诉,好像一个痛苦的鬼魂。那支歌里怎么说的——? 哦,现在我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

俾 恩 嘘!

[英格夫人快步从大厅走出来,没看见俾恩和艾梨纳。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大路凝神眺望,好像在等待什么人,过了一会,转过身来,慢步走回大厅。

艾梨纳 (眼睛盯着英格夫人,低声)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右首门外人声嘈杂,一阵喧嚷。

俾 恩 外面什么事?

艾梨纳 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大总管艾纳·胡克率领一群侍从和农民在右首入口门道里出现。

艾纳·胡克 (在门口)进去跟她当面说话! 别不好意思!

俾 恩 你们找谁?

艾纳·胡克 我们找英格夫人本人。

俾 恩 找英格夫人? 时候这么晚了?

艾纳·胡克 时候是晚了,可是我知道还来得及。

农民们 对,对! 她一定得见我们!

[众人一齐拥进屋子。同时,英格夫人在大厅门口出现。突然一片肃静。

英格夫人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艾纳·胡克 尊贵的夫人,我们找你——

英格夫人 嗯——说下去!

艾纳·胡克 唔,我们的来意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总之一句话——我们特地来求你发放兵器、批准假期——

英格夫人 要兵器,要假期?为什么?

艾纳·胡克 从瑞典传来个消息,达尔斯^① 人民起义反抗古斯塔夫国王了^②。

英格夫人 达尔斯人民?

艾纳·胡克 对了,消息是这么说的,似乎很可靠。

英格夫人 唔——即使消息可靠——达尔斯人民起义与你们什么相干?

农民们 我们要参加他们的队伍!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解放自己!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难道时机到了吗?

艾纳·胡克 咱们的农民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到达尔斯去了。就是在山里流浪多年、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也冒险回到家乡,召集伙伴,磨擦生锈的刀剑。

英格夫人 (犹豫了一下)我问你们——这件事你们仔细想过没有?你们算过细账没有,万一古斯塔夫国王打了胜仗,你们会受到什么损失?

俾 恩 (向英格夫人低声恳求)你要细算一下丹麦人的损失,万一古斯塔夫国王打了败仗。

英格夫人 (闪烁其词)细算这笔账,不是我的事。(转身向大众)你们知道,丹麦一定会出兵帮助古斯塔夫国王。富吕得吕克^③ 国王是他的朋友,灾难临头绝不会坐视不救——

艾纳·胡克 然而如果挪威全国人民都起来反抗呢?如果咱们挪威贵族和农民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呢?——啊,英格夫

① 达尔斯——地区名,在瑞典中部。

② 古斯塔夫一世·伐泽(1496—1560),瑞典国王。

③ 富吕得吕克一世(1471—1533),丹麦国王。

人,咱们等待多年的时机确实已经到了。现在咱们只要动起手来,就可以把外国人轰出挪威。

农民们 对,把丹麦的官老爷轰出去! 把外国的统治家伙轰出去! 把国务大臣的走狗轰出去!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啊,他们真是硬骨头好汉子! 然而,然而——!

俾恩 (自言自语)她不是一心一意。(向艾梨纳)艾梨纳小姐——现在你敢说没冤屈你母亲吗?

艾梨纳 俾恩——如果我一双眼睛看错了人,我愿意把它们挖掉!

艾纳·胡克 尊贵的夫人,你看,现在咱们必须先对付古斯塔夫国王。他的权力一垮台,丹麦人就无法再控制挪威了——

英格夫人 然后呢?

艾纳·胡克 然后咱们就自由了。咱们挪威人就可以把外国的统治家伙轰出去,像瑞典人民一样,自己推选个国王。^①

英格夫人 (高兴)咱们自己选个国王! 你心目中的人物是不是斯都吕家族?

艾纳·胡克 克里斯替恩国王^② 和他的后代把咱们挪威的世家大族都扫除干净了。咱们最优秀的贵族,如果还活着的话,都躲在深山里过流亡生活。可是也许还可以找出一两个世家后裔——

英格夫人 (急忙)别说了,艾纳·胡克,别说了! (自言自语)啊,这是我最盼望的事情! (转身向侍从们和农民们)

① 从1397年起,瑞典和挪威都归丹麦国王统治,后来瑞典人民不断地反抗丹麦,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丹麦军队被逐出瑞典,年轻的贵族古斯塔夫·瓦萨被选为瑞典国王(1523)。

② 克里斯替恩一世(1426—1481),丹麦国王。

我已经尽力提醒你们了。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干这件事有多大危险。然而如果你们坚决要干的话，我不是傻子，不勉强禁止你们去干我无法阻挡的事。

艾纳·胡克 这么说，你允许我们——

英格夫人 你们既然意志坚决，自己拿主意吧。如果当真像你们所说，你们每天受欺负、受压迫——这些事我不大清楚，并且我也不愿意多打听！像我这么个孤单女人怎么能——？即使你们想抢劫宴会厅——厅里墙上挂着许多好兵器——今晚你们是厄斯特罗特的主人，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明天见！

〔群众高声欢呼，点起蜡烛。侍从们从厅内搬取各种兵器。〕

俾恩 （英格夫人正在行走时，他抓住她的胳膊）谢谢你，尊贵高尚的夫人！从你小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性格——我对你从来没怀疑过。

英格夫人 嘘，俾恩——今晚我干的是一桩危险事。别人至多不过损失性命，可是我的损失可能超过他们一千倍！

俾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怕丧失你的权力和别人对你的好感——？

英格夫人 我的权力？喔，天啊！

侍从甲 （拿着一把长剑从厅里出来）瞧，真是一把好狼牙剑！
我要用这把剑劈死吸血鬼的党徒！

艾纳·胡克 （向侍从乙）你拿的什么兵器？

侍从乙 我拿的是人家说是海洛夫·休特伐得^①的护胸甲。

艾纳·胡克 像你这种人没本领使用这东西。瞧，这是斯丹恩·

^① 海洛夫·休特伐得，挪威反抗丹麦统治者的起义首领，后失败殉难（1508）。

斯都吕^①的长枪，把那副护胸甲挂在这支长枪上，咱们就得到了衷心企望的最高贵的旗帜。

费 恩 （手持一信，自左门上，走向英格夫人）我各处都把你找遍了——

英格夫人 你有什么事？

费 恩 （把信递给她）从特隆赫姆来了个信差，给你送一封信。

英格夫人 让我看！（拆信）从特隆赫姆来的？是什么信？（匆匆看信）喔，天啊！是他写的！并且现在在挪威——

〔她心情激动，继续看信，这时，人们继续从厅内搬取兵器。〕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他要到这里来。今晚他要到这里来！——啊，这么说，我们必须斗智，不必斗剑。

艾纳·胡克 够了，够了，伙计们。咱们兵器足够用了。现在咱们该出发了。

英格夫人 （突然改变口气）今晚谁都不准出去！

艾纳·胡克 夫人，可是今晚顺风，我们可以飞速开进峡湾，并且——

英格夫人 我怎么说，必须怎么办。

艾纳·胡克 这么说，我们必须等到明天？

英格夫人 等到明天，并且还不止明天。武装的人暂时不准离开厄斯特罗特。

〔群众表示不满意。〕

几个农民 英格夫人，我们还是要走！

① 斯丹恩·斯都吕，瑞典贵族，受丹麦国王任命统治瑞典，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领导反抗丹麦运动，击败丹麦国王克里斯替恩一世的军队，此后二十余年中继续取得胜利。

大 众 (齐声)对,对,我们要走!

英格夫人 (向大众逼近一步)谁敢动一动?

[肃静无声。停了一会,她又说下去。]

我是为你们设想。你们这些普通人懂得什么是国家的需要?在国家大事上,你们竟敢乱出主意?你们必须再忍受几天痛苦和压迫。你们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要知道,我们——你们的领导人——的日子跟你们同样不好过。——快把兵器都搬回大厅。将来我会把我的意思告诉你们。去!

[侍从们把兵器搬回原处,然后大家一齐从右首门退出。]

艾梨纳 (低声向俾恩)现在你还能说我冤屈厄斯特罗特女主人吗?

英格夫人 (向俾恩招手吩咐)准备一间客房。

俾 恩 是,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 凡是敲门的人一概开门放进来。

俾 恩 可是——?

英格夫人 开门!

俾 恩 是,开门。(自右下)

英格夫人 (向艾梨纳,这时艾梨纳已经走到左首门口)别走!——艾梨纳——我的孩子——我要跟你一个人说几句话。

艾梨纳 我在这里听。

英格夫人 艾梨纳——你看不起你母亲。

艾梨纳 我对你的看法是你的行动逼出来的,虽然我心里很难过。

英格夫人 你的答话活像你的倔强脾气。

艾梨纳 是谁把我的脾气弄得这么倔强的？从小时候起，我一直敬重你，把你当作一位崇高伟大的妇人看待。在我脑子里，你跟历史传说中的女英雄是一个形象。我觉得，上帝在你前额上盖了他的印章，选派你领导受压迫、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民。骑士和贵族在宴会厅里对你歌功颂德，甚至各地农民，不分远近，也把你当作国家的支柱，挪威的救星。大家都相信，由于你，幸福日子会重新出现！大家都相信，由于你，全国会出现一个光明的新时代！现在黑暗还在咱们面前，我几乎不敢希望曙光会由于你而出现。

英格夫人 不难推测，这些恶毒话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那些不懂事的百姓背地里咕哝的话你都信以为真。

艾梨纳 “真理出在人民嘴里”，这是从前他们用歌词用演说称赞你的时候你自己说过的话。

英格夫人 也许是这样。然而即使我愿意在这儿闲坐不做事——虽然我应该有所行动——难道我的负担还不够沉重，还用你来给我添些分量？

艾梨纳 我给你添的分量同样也压在我自己身上。只有在我信任你的时候，我的呼吸才能轻松自由。骄傲是我的生命；如果你一直没改变你从前的样子，我就很可以骄傲。

英格夫人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我改了样子？艾梨纳——你怎么拿得稳没冤屈你母亲？

艾梨纳 （激昂）噢，但愿我是冤屈了你！

英格夫人 住嘴！你没有权利质问你母亲。——我只消说一句话，我就能——然而这是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等着后事吧；也许——

艾梨纳 （转身要走）祝你安眠，母亲！

英格夫人 （犹豫）你别走，待在我这里——我还有——。过来

——听我告诉你，艾梨纳！（在窗前桌旁坐下）

艾梨纳 我在这里听。

英格夫人 尽管你不说话，我看得很清楚，你一心想离开这地方。你觉得厄斯特罗特太寂寞，太没生气。

艾梨纳 母亲，你觉得这是意外之事吗？

英格夫人 你的生活以后能不能改变，全在你自己。

艾梨纳 怎么办呢？

英格夫人 你听着。——今晚我要等候一个客人。

艾梨纳 （走近些）一个客人？

英格夫人 一个不许任何人知道的客人。谁都不许知道这客人的来踪去迹。

艾梨纳 （一声欢呼，跪在母亲面前，握紧她两手）母亲！ 母亲！

如果可能的话，请原谅我对你的各种委屈！

英格夫人 你说什么？艾梨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艾梨纳 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把事情看错了！你还是个忠心耿耿的人！

英格夫人 起来，起来，告诉我——

艾梨纳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位客人是谁吗？

英格夫人 你已经知道了？然而——？

艾梨纳 你莫非以为厄斯特罗特的大门关得那么严密，国难的风声丝毫透不进来？你莫非以为我不知道，丹麦统治者在蹂躏咱们国土的时候，许多挪威贵族的后裔亡命在外，东飘西荡，无家可归？

英格夫人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艾梨纳 我知道得很清楚，许多出身高贵的骑士像饿狼似的被敌人在深山密林里搜索追逐。他们无家可归，无饭可吃

英格夫人（冷淡）别说了！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艾梨纳（继续说）所以今晚厄斯特罗特的大门必须敞开！所以这位客人的消息必须严守秘密，谁都不许知道他的来踪去迹！你有胆量蔑视国王禁令，敢于窝藏庇护——

英格夫人 别说了，听见没有！（顿了一顿，使劲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艾梨纳——我等候的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艾梨纳（起身）这么说，我的确误会你的意思了。

英格夫人 孩子，听我告诉你！可是你听的时候要好好想一想，能不能把你的倔强脾气忍耐一下。

艾梨纳 我一定耐着性子听你把话说完。

英格夫人 那么，仔细听我说。——我一向尽可能不让你知道我们遭受的痛苦患难。如果我把愤怒和忧虑灌注在你年轻的心灵里，那又有什么好处？女人的悲哀啼哭并不能解救我们的苦难。我们需要男子汉的勇气和力量。

艾梨纳 谁告诉过你，在需要勇气和力量的时候，我拿不出这些东西？

英格夫人 嘘，孩子——我可以相信你这话是真的。

艾梨纳 母亲，你这话什么意思？

英格夫人 我也许要你拿出这两件东西来，——我也许——，可是让我先把话说完。

你要知道，多少年来丹麦国务院蓄意酝酿的时机——我说的是，他们把咱们国家的权利和自由加以最后摧毁的时机——现在似乎近在眼前了。所以现在咱们必须——

艾梨纳（热烈地）必须公开起义，母亲，是不是？

英格夫人 不是。咱们必须争取一段喘气的时间。丹麦国务院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开会，讨论怎么动手最妥当。据说，多数

国务大臣认为除非挪威丹麦合并为一个国家^①,争端永不会停止;因为,如果挪威保持自由国家的主权,那么,将来选举新国王的时候,两国之间很可能发生公开争斗。丹麦国务大臣们想阻止这件事——

艾梨纳 啊,他们当然想喽!可是咱们能甘心忍受吗?咱们能静静地坐着,任凭他们——

英格夫人 不,咱们不能忍受。然而武装起义——公开宣战——在咱们内部还没团结一致的时候,会引起什么后果?咱们国家有过像现在这样不团结的时期没有?没有,所以如果要想获取胜利,事情必须悄悄地秘密进行。正如我刚才所说,咱们需要一段喘气的时间。在挪威南部,许多贵族都拥护丹麦人;可是咱们北方的情况丹麦政府还摸不清楚。所以富吕得吕克国王从他最亲信的大臣中间挑出一个,派到这里来亲眼看看咱们究竟是什么态度。

艾梨纳 (躊躇)嗯——那么——?

英格夫人 今晚我等候的客人就是他。

艾梨纳 他要上这儿来?就在今晚?

英格夫人 他搭一只商船昨天到了特隆赫姆。我刚得到他要来的消息;也许不消一个钟头他就会来。

艾梨纳 母亲,难道你不想想,这样接待丹麦使臣对你的名誉有多大损害?挪威人民不是已经不大信任你了吗?你怎么能希望,在起义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让你统治领导,如果大家知道——

英格夫人 不必担心。这事我已经充分考虑过了,绝无危险。

① 挪威、丹麦合并为一个国家的主张,实际上要使挪威处于屈从地位。据“宪章”规定,挪威不再称作王国,她将“永远属于丹麦国王”。

他到挪威来是秘密的；他到特隆赫姆，没人知道；他在厄斯特罗特作客，也不许人知道。

艾梨纳 这个丹麦使臣的名字——？

英格夫人 名字很响亮；在丹麦贵族中间几乎没有比这更高贵的名字。

艾梨纳 你究竟打算干什么？我还不明白你的用意。

英格夫人 不久你就会明白。我们既然不能把蛇踩死，就必须用绳索把它捆住。

艾梨纳 小心蛇绷断你的绳索。

英格夫人 这要看你肯不肯把绳索拉紧。

艾梨纳 看我？

英格夫人 我早就看明白了，在你眼里，厄斯特罗特是一只铁笼子。小鹰在铁栅栏后面发脾气。

艾梨纳 我的翅膀已经被人剪掉了。即使你把我放出笼子——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英格夫人 你的翅膀并没被人剪掉，除非你自己愿意。

艾梨纳 我愿意？我的志愿掌握在你手里。只要你恢复从前的样子，我也就——

英格夫人 够了，够了。听我说下去。——你离开厄斯特罗特不会伤心吧？

艾梨纳 也许不会，母亲。

英格夫人 有一次你对我说过，在你的故事传说中，你过的日子最快活。如果现在你重新可以过那种日子，你看怎么样？

艾梨纳 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格夫人 艾梨纳——如果今天这里来了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把你带进他的城堡，那里有男女仆役，华丽衣服，高屋大厅，尽你享用？

艾梨纳 你说的是个贵族？

英格夫人 是个贵族。

艾梨纳 (压低声音) 丹麦使臣今晚要到这里来？

英格夫人 今晚。

艾梨纳 如果当真如此，那么，我怕解释你这番话的意思。

英格夫人 如果你不误解我的话，那就没什么可怕的。我绝不想强迫你。这事必须你自己作主，照你自己的意思行事。

艾梨纳 (走近一步) 你知道不知道有个故事，说一个母亲带着她几个孩子，夜里坐着雪橇翻山越岭？一群狼在她后面追赶，这是她的生死关头。为了拖延时候，保全自己的性命，她把孩子一个个从雪橇里扔出去。

英格夫人 这是哄孩子的话！做母亲的宁愿把自己的心从腔子里挖出来，也不肯把她的孩子扔出去喂狼！

艾梨纳 如果我不是我母亲的女儿，我会说，你的话是对的。可是你正像那故事里的母亲一样。你把自己的女儿一个个扔出去喂狼。你先扔出大女儿。五年前梅瑞蒂走出了厄斯特罗特。现在她住在卑尔根，做温青·龙盖的老婆。可是你以为她当了丹麦贵族的夫人心里快活吗？温青·龙盖很有权势，几乎像个国王；梅瑞蒂有的是男女仆役，华丽衣服，高屋大厅，然而白天太阳照不到她身上，夜里她睡不着，因为她始终不爱他。当初他到这里来向她求婚，只因为她是挪威最有财势的小姐，并且那时候他必须在挪威找个立脚之点。我知道这件事的底细，我很清楚！梅瑞蒂服从了你的意志，跟随这位外邦贵族而去。——然而这事害她吃了多少苦？她流的眼泪，做母亲的在最后结账的日子想还也还不清！

英格夫人 我知道我欠下的债，可是我不怕。

艾梨纳 你欠的债还不止这一笔。请问，你的二女儿露霞现在

在什么地方？

英格夫人 你去问上帝吧，是上帝把她叫走的。

艾梨纳 我要问的是你——她年轻轻的就送了命，你必须负责任。她从厄斯特罗特坐船到梅瑞蒂家去作客的时候像春天的鸟儿一样快乐。一年之后，她又回到这间屋子里，然而她的脸色苍白，死神已经啃伤了她的胸脯。啊，母亲，你听了吃惊，是不是！你以为这桩瞒人的丑事已经跟她一块儿进了棺材；——然而她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她爱上了一个贵族骑士，骑士也想跟她结婚。你分明知道这事牵涉着她的贞节，然而你坚决不肯让步——你女儿只好一死了事。你看，我都知道！

英格夫人 你都知道？这么说，她把骑士的名字也告诉你了？

艾梨纳 他的名字？没有，他没告诉我。她不肯吐露，好像那名字会刺痛她的心，——她始终不肯说出来。

英格夫人 （把心放下，自言自语）啊，这么说，你并没都知道——

艾梨纳，——你讲的这些我确实都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你似乎还忽略了一件事。露霞在卑尔根遇见的贵族是个丹麦人——

艾梨纳 这我也知道。

英格夫人 他的爱情是假的。他用甜言蜜语奉承她，把她骗进了圈套。

艾梨纳 我知道，然而露霞还是爱他；如果你有做母亲的心肠，你会把你女儿的贞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英格夫人 不能看得比她的幸福更重要。我眼前摆着梅瑞蒂的苦命榜样，难道说我能把二女儿断送在一个不爱她的人的手里吗？

艾梨纳 花言巧语可以欺骗许多人，然而欺骗不了我——

你不要以为咱们国内发生的事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打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你不是丹麦人的忠心朋友。也许你恨他们，然而你也怕他们。你把梅瑞蒂送给温青·龙盖的时候，咱们国家各方面的权柄都掌握在丹麦人手里。三年之后，在你不准露霞跟那个虽然欺骗了她、然而她愿意委身相从的人结婚的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丹麦国王派驻挪威的那些总督无耻地虐待挪威人民，你认为跟那些丹麦暴君缔结更亲密的关系是不聪明的事。然而，露霞这么年轻就送了命，你做过什么想替她报仇的事没有？什么你都没做。那么，我来替你动手：我要报仇，我要把咱们人民和咱们家庭在他们手里所遭受的耻辱，全部洗刷干净！

英格夫人 你？你打算怎么动手？

艾梨纳 我走我的路，正如你走你的路。将来我干些什么，现在我还不知道，然而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了咱们的正义事业，什么事我都敢做。

英格夫人 如此说来，在你面前，摆着一场艰苦的斗争。从前我许过像你现在许下的这样一个诺言——我身上压着这个诺言的重担，我的头发都花白了。

艾梨纳 明天见！你的客人快来了，在你们会面的时候，我是个多余的人。

也许你还来得及——；但愿上帝使你坚强，给你指出道路！你别忘了，几千只眼睛都盯在你身上。你要记着梅瑞蒂，为了被葬送的青春，她日夜在啼哭。你要记着在棺材里长眠的露霞。

还有一句话。你别忘了，你今晚这场赌局牵涉着你最后的一个孩子的命运。（自左下）

英格夫人（眼睛盯了她一会）我最后的一个孩子？你不知道这话说得多正确——。然而我下的赌注不仅是我的孩子。上帝保佑我！我今晚下的赌注是整个挪威的命运。

啊，好像有人骑马进大门了？（在窗口细听）

不，还没来。是风，这阵风好冷，像是从坟墓里吹出来的。

上帝这种做法公道吗？——让我做一个女人——然后又把男人的事业压在我肩上？

国家的幸福掌握在我手里。我有权力号召人民一齐行动。他们在等待我发信号，如果现在我不发信号——也许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拖延？为了一个人，牺牲许多人？——换个办法是不是好一点？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愿意！我不能！（向大厅偷看，可是好像吃惊似的赶紧把身子转过来，低声自语）

他们又在大厅里出现了。脸色惨白的鬼魂——去世的祖先——阵亡的亲族。——啊，他们的眼睛从每个角落里紧紧盯住我！（把手向后一挥，大声说）

斯丹恩·斯都吕！·克努特·阿尔夫孙！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走！走！这事我办不到！

〔一个体格壮健、须发花白的客人走进大厅。他身上穿一件破烂紧身羊皮短外衣，手里拿着生锈的兵器。

客人（在门口站定，低声）向你致敬，季尔登勒夫夫人！

英格夫人（转身惊呼）啊，基督保佑我！

〔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客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子倚着剑，眼睛盯住她。

第 二 幕

[还是第一幕里厄斯特罗特的那间屋子。英格夫人坐在右首靠窗的桌旁。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从两人的脸色看起来，他们俩进行过一场激烈争辩。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最后问你一遍，英格·季尔登勒夫——你是不是决不改变主意？

英格夫人 我只能这样做。并且我劝你也照我的样子做。如果天意注定挪威要灭亡，尽管咱们努力去挽救，它还是会灭亡。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以为我会甘心于这种想法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能袖手旁观，无所行动吗？难道你忘了他们欠我的那笔债？他们把我的土地全部抢走，自己分掉。他们把我的儿子，我的独子，我家最后一株根苗，像条狗似的宰掉。他们剥夺我的法律保障，逼得我二十年来在深山密林里东藏西躲。他们屡次造谣，说我死了，然而我相信，在我大仇未报之前，他们休想把我送进坟墓。

英格夫人 你来日方长。你打算干些什么？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干？我怎么知道想干什么？运谋划策一向不是我的任务。在这上头，你必须给我帮忙。你足智多谋。我只有一把剑，两条胳膊。

英格夫人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的剑生了锈啦。挪威的剑全都生了锈。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一点不错,所以有些人只用舌头打仗。——英格·季尔登勒夫——你这人大改样子了。从前,在你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英雄的心。

英格夫人 别跟我提从前的事。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到这里来,正是要提从前的事。你必须听我说下去,即使——

英格夫人 既然如此,你就说吧,可是说得简短一点,因为——我不能不告诉你——这里不是你的安全之地。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厄斯特罗特不是亡命者的安全之地?这事我早就知道。可是你忘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走到哪里都不安全。

英格夫人 那么,说吧,我不阻挡你。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从我初次见你到现在,快三十年了。那是在阿克胡斯^①,克努特·阿尔夫孙夫妇家里。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然而你却像凌空飞翔的鹞鹰那么大胆,有时还任性倔强。许多人向你求婚。我也爱你——无论以前或是以后,我没像爱你那样爱过别的女人。然而这事并不在你心上,除了国家的灾难痛苦,什么你都不想。

英格夫人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你别忘了!那时咱们大家不是好像都在发狂吗?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却知道:甚至咱们之中那些年老稳重的人也认为,在上帝的计划里,你是注定要给咱们国家劈碎枷锁、恢复主权的人

^① 阿克胡斯,奥斯陆峡湾沿岸一个堡垒。

物。并且当时你自己的想法也跟我们一样。

英格夫人 这是个造孽念头，渥拉夫·斯卡克达夫。那时支配我思想的是我的骄傲心情，不是上帝的召唤。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担当得起上帝的使命，如果当时你愿意的话。你出身于挪威最高贵的家族^①；那时候权力和财富不久就要落到你手里——并且你善于听取人民的痛苦呼声——在那时候！

你记得不记得那天下午，亨利克·克鲁米地克率领挪威舰队在阿克胡斯附近抛锚？丹麦舰队船长请求议和，克努特·阿尔夫孙信赖丹麦人给他的安全护照，径自渡海走上了丹麦船。过了三个钟头，我们把他从城堡大门里抬进来的时候——

英格夫人 他是个尸首，是个尸首！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他被克鲁米地克的走狗劈死的时候，挪威最优秀的人物都悲痛得心碎肠断。现在我仿佛还能看见那长长的送殡行列，两人一排，悲痛缓慢地走进大厅。他躺在灵床上，脸色白得像朵春云，前额上张着斧子劈开的裂口。我敢说，那一晚，挪威最英勇的人物都到齐了。玛格雷蒂夫人站在她丈夫的灵床前，我们大家一起宣誓，不惜生命财产，一定要清算这桩最后的罪行和从前所有一切旧账。——英格·季尔登勒夫——那时候从人圈子里冲出来的是谁？是一位姑娘——几乎是个小孩子——眼睛里闪着火焰，眼泪阻塞了话音。——她宣的什么誓？要不要我把你的誓词背一遍？

① 指罗迈尔家族。当时挪威的许多受人尊敬的老贵族先后死去，罗迈尔家族便成为反抗丹麦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英格夫人 我的誓词跟你们大家的完全一样,不多也不少。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记得你的誓词——可是你把它忘了。

英格夫人 别人的诺言是怎么履行的?我不是说你,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我说的是你那些朋友,挪威的全部贵族?这些年,他们没有一个敢做男子汉的事;然而他们却责备我是个女人。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知道你要说:为什么他们低头忍受暴君们的奴役,不敢跟那些家伙斗争到底?这话很有理,现在咱们挪威贵族中间没出息的人多得很。然而如果那时候他们能团结在一起——谁料得定后来会出现什么局面?那时候你有办法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服从你。

英格夫人 我很容易答复你,然而你听了未必满意。所以咱们不必再谈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不如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来到厄斯特罗特。你是不是需要藏身之地?好,我想法把你藏起来。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别的事,老实说出来;我愿意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二十年来我无家可归,一直躲在耶姆特兰^①深山里;我的头发花白了。我跟狼和熊住在一块。——你看,英格夫人,我不需要你;然而挪威贵族和人民都迫切需要你。

英格夫人 这是老调子!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啊,我知道,这话你不爱听,然而你还是非听不可。简单说吧:我从瑞典来,事变快要发作了,达尔斯人民准备起义。

英格夫人 我知道。

① 耶姆特兰,瑞典中部东区。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彼得首相跟我们在一起——在暗中帮忙，
你懂我的意思。

英格夫人 （吃惊）彼得首相？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是他打发我上厄斯特罗特来的。

英格夫人 （起身）你说是彼得首相？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是他本人——也许你不记得他了吧？

英格夫人 （一半自言自语）我记得很清楚！——然而，请问你
到这里来有什么任务？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起义消息一传到我藏身的边境山区，我马上动身到瑞典。不难猜测，这件事彼得首相一定有份。我想法跟他见了面，告诉他我愿意帮忙。他从前就认识我，你是知道的。他知道我这人靠得住，所以打发我到这里来。

英格夫人 （不耐烦）是，是——他打发你来——？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低声密语）英格夫人——今晚有客人要到厄斯特罗特。

英格夫人 （吃惊）什么？莫非你知道——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当然知道。我都知道。彼得首相打发我来，正是要我跟他见面。

英格夫人 跟他见面？做不到，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做不到！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说的是实话。如果他还没来，他不久就会——

英格夫人 不错，不错，可是——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他要来？

英格夫人 当然。他派人送信通知我了。所以你来的时候一敲门他们就让你进来。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听）别作声！大路上有人骑马来了。（走

到窗口)他们正在给他开大门。

英格夫人 (朝窗外看)是一位骑士,带着个随从。他们俩正在院子里下马。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这么说,是他。他叫什么名字?

英格夫人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彼得首相不肯把名字告诉我。他只说,马丁节^①后第三晚在厄斯特罗特我会跟他见面——

英格夫人 不错,正是今晚。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他身上带着一批信件,从那些信件里,并且从你这里,我会知道他是谁。

英格夫人 那么,让我把你带到客房里。你需要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过一会你再跟客人谈话。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好,就这么办。(两人一齐自左下)

[过不多时,费恩悄悄自右门上,四面瞧瞧,向宴会厅里探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后方门口,向门外的人打招呼。国务大臣尼尔·列凯和瑞典指挥官颜斯·别尔凯随即进屋。

尼尔·列凯 (低声)没人?

费恩 (也低声)没人,先生!

尼尔·列凯 我们的事是不是可以寄托在你身上?

费恩 特隆赫姆司令官一向说我是个可靠的人。

尼尔·列凯 好。他也跟我说过这话。那么,我先问你——在我们之前,厄斯特罗特今晚有没有客人来?

费恩 有,一个钟头之前来了个客人。

尼尔·列凯 (向颜斯·别尔凯)他来了。(重新转身向费恩)如果

① 马丁节在十一月十一日,是纪念法国圣马丁的宗教节日。

你再看见那位客人，还认识不认识？你看见他没有？

费恩 没有。除了看门的人，我知道，谁都没看见他。他一到这里马上就去见英格夫人，她——

尼尔·列凯 唔？她怎么样？客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费恩 没走，好像英格夫人把他藏在一间屋子里了，因为——

尼尔·列凯 好。

颜斯·别尔凯（耳语）那么，咱们首先派人看守大门，这样，他就逃不出咱们的手掌了。

尼尔·列凯（一笑）嗯！（向费恩）我问你——除了大门，这座城堡还有没有别的出口？别愣着眼睛瞧我！我问你——大门锁好之后，能不能从厄斯特罗特悄悄逃走？

费恩 我不知道。人家说，地窖里有个秘密出口，可是除了英格夫人——也许还有艾梨纳小姐——谁都不知道。

颜斯·别尔凯 糟糕！

尼尔·列凯 好。你去吧。

费恩 万一你有事找我，只消把大厅右首第二道门打开，我马上就会进来。

尼尔·列凯 好。（指着大厅入口。费恩下）

颜斯·别尔凯 真的，朋友，老兄——这趟差事咱们俩恐怕都要丢脸。

尼尔·列凯（一笑）喔，我想我不至于。

颜斯·别尔凯 是吗？首先，咱们出来搜捕尼尔·斯都吕这毛头小伙子，根本就没什么光荣。从他玩的那些把戏看来，咱们究竟应该把他当作疯子还是头脑清醒的人看待？一开头，他煽动农民，答应帮助他们，应许他们事事如愿。后来，事情到了紧急关头，他就溜之大吉，躲在女人裙子后头！

并且，老实说，我后悔听了你的话，没照我自己的主意

办事。

尼尔·列凯（自言自语）老兄，你现在后悔有点迟了！

颜斯·别尔凯 老实告诉你，我素来不喜欢挖掘獾洞。我预料的是完全另一种局面。我带着骑兵从耶姆特兰一路赶来，从特隆赫姆司令官那里领到一份证件，许我各处随意搜捕那名叛徒。从各种踪迹线索看来，他走的方向是厄斯特罗特

尼尔·列凯 他在这里！他在这里，我告诉你！

颜斯·别尔凯 如果他在这里的话，咱们来的时候该是大门紧闭，守卫森严！那多好！那么，我带的部队就有用处了——

尼尔·列凯 然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他们敞开大门，欢迎咱们。你瞧着吧——如果英格·季尔登勒夫当真名不虚传，我担保，她一定会用丰盛酒饭款待客人。

颜斯·别尔凯 不错，为的是可以抛开咱们的话题！你为什么又异想天开一定要我把骑兵驻扎在离城堡三五里外？如果咱们把队伍全部开进来——

尼尔·列凯 她会照样欢迎咱们。然而，你要知道，那么一来，咱们就难免兴师动众，附近农民就会说咱们是威胁英格夫人，英格夫人的威望在农民眼里又会提高——那种情形，你要知道，对咱们不利。

颜斯·别尔凯 你这两句话也许不错。然而现在叫我怎么办呢？你说，斯都吕伯爵在厄斯特罗特。啊，可是对我有什么好处？英格夫人像狐狸一样，一定有许多藏身洞窟，不止一条出路。咱们俩可以在这里尽管搜索下去。我真不愿意干这桩倒霉差事！

尼尔·列凯 既然如此，朋友——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差事目前发展的方向，你只消把事情交给我。

颜斯·别尔凯 交给你？你打算怎么办？

尼尔·列凯 办这件事，谨慎和机诈也许比武力更有用。——不瞒你说，颜斯·别尔凯队长，昨天咱们在特隆赫姆碰见之后，我心里就有这种打算。

颜斯·别尔凯 你劝我把队伍扎在城外，就为这原因吗？

尼尔·列凯 在厄斯特罗特你要办的事和我要办的事都可以不用武力而得到最好的结果，所以——

颜斯·别尔凯 你活见鬼——我几乎要说！并且我也活见鬼！我为什么不早知道你揣着一肚子诡计呢？

尼尔·列凯 的确，我需要诡计，如果我想用旗鼓相当的手段对付敌人的话。我告诉你，我必须竭力瞒着别人，把这趟差事办好。你要知道，在我动身之前，国王对我不很宠信。他对我怀疑，虽然我可以赌咒，在许多棘手任务上，我的功劳并不在别人之下。

颜斯·别尔凯 你满可以这么夸口。人人都知道，在这三个国家^①里，你是最狡猾的家伙。

尼尔·列凯 多谢你夸奖！其实不足挂齿。可是我把这趟差事当作我的能力的真实考验：我必须用智谋制伏一个女人——

颜斯·别尔凯 哈哈！老兄，在这项技术上，早有许多例子证明你确实是把好手。你莫非以为我们在瑞典不知道那首歌词：

多少俊俏姑娘相思憔悴：

“啊，但愿能和尼尔·列凯成双成对！”

尼尔·列凯 唉，那首歌词说的是二十岁左右的女人。英格夫人

^① 指瑞典、挪威和丹麦。

年纪将近五十了,并且比别的女人都狡猾。想把她压倒,不是件容易事。然而不管多么费劲,这事必须做成。如果我能在她身上取得一些利益,满足国王的夙愿,明年春天我管保能当驻法大使。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巴黎大学待过三年?我一心想再上巴黎,最好是能带着钦派大使的显贵身份。——唔,那么,咱们算不算已经约定了——你把英格夫人的事交给我办?你别忘了——上次你在哥本哈根宫廷时,我让给你不止一个漂亮女人——

颜斯·别尔凯 对——你那种慷慨行为的确惠而不费,她们全都听你指挥。然而现在不必再提,我既然开头就把棋子走错,我愿意让你把事情全部担当起来。可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斯都吕伯爵当真在厄斯特罗特的话,无论死活,你得把他交到我手里!

尼尔·列凯 我一定把活的交给你。我反正不想杀他。可是现在你必须骑马回到部队里。在大路上好好防守。万一我发现什么不妙之事,我一定马上通知你。

颜斯·别尔凯 好,好。可是我怎么出去呢?

尼尔·列凯 刚才带咱们进来的那当差的会给你指路。可是你得悄悄地走——

颜斯·别尔凯 当然,当然。好吧——祝你交好运!

尼尔·列凯 跟女人打仗,我没交过坏运。快走!

〔颜斯·别尔凯自右下。〕

尼尔·列凯 (静静地站了一会,然后开始走动,四面瞧瞧,低声自语)我到底上厄斯特罗特来了——两年前,一个小孩对我讲过许多有关这间古老大厅的事。

露霞。是啊,两年前她还是小孩子。现在——现在她已经死了。(微笑哼唱)“摘下来的花儿枯萎了——”(再

四面瞧瞧)

厄斯特罗特。这地方我好像从前都见过似的,在这里,我好像在家里一样。里面是宴会厅。底下是——坟墓。露霞一定埋在那儿。(压低声音,一半认真,一半强欢作笑)

如果我胆小,我尽可以这样想象:我迈进厄斯特罗特大门的时候,她在棺材里翻身;我穿过院子的时候,她掀开棺材盖子;刚才我叫她名字的时候,好像有人叫她坟墓里走出来。——也许这时候她正在扶着楼梯摸上来。尽管面巾遮住了她眼睛,可是她依然摸索前进。

现在她已经走进大厅了!她站在门后瞧我!(偏过头去,向后探望,点头,高声说)

露霞,走过来!跟我说话!你妈妈让我等着;等着真无聊——从前你帮我消磨过许多无聊时光——(用手摸摸前额,来回踱了一两次)

哦,对了,对了!这就是那扇进身很深、挂着帘子的窗户,英格·季尔登勒夫常常站在窗口,向大路呆望,好像在等待一个始终没来的人。那里头——(眼睛瞧着左首的门)——那里头附近是艾梨纳妹妹的卧室。艾梨纳?不错,她是叫艾梨纳。

难道她真是个出色人物——像露霞说的那么聪明、那么勇敢?并且,人家都说,还那么漂亮。然而娶她做老婆——?我不应该描写得这么直率——(默默出神,正要在桌旁坐下,然而又把身子站直)

不知道英格夫人怎么对待我?她大概不至于放把火把把我们烧死在城堡里,或者把我推进一扇活栓门。或者从背后捅我一刀——?不,这也不至于——(朝大厅细听)

啊哈!

〔英格夫人自厅内上。〕

英格夫人 （口气冷淡）你好，国务大臣先生——

尼尔·列凯 （深深一躬）啊——厄斯特罗特女主人！

英格夫人 ——并且谢谢你把要来的消息预先通知我。

尼尔·列凯 我不能不通知你。我有理由设想，我到这里来会使你惊讶——

英格夫人 的确，国务大臣先生，你这话说得不错。我最想不到尼尔·列凯会上厄斯特罗特来作客。

尼尔·列凯 也许你更想不到他会用朋友身分来拜望你。

英格夫人 朋友身分？你把我一家子害得这么出丑伤心，难道你还想拿我们打趣吗？你断送了我女儿的性命，居然还敢——

尼尔·列凯 对不起，英格夫人——在这件事情上，咱们的意见不容易一致，因为那场灾祸给我的损失在你眼睛里不算一回事。我打的全是正经主意。我厌倦了自己的放荡生活；我年纪已经过了三十；我想娶一位贤良温顺的夫人。除此之外，我还想做你的女婿——

英格夫人 小心，国务大臣先生！我女儿的悲惨命运我一直竭力掩饰。然而你不要以为眼不见就是心不想。说不定将来有一天——

尼尔·列凯 你想威吓我，英格夫人？我伸出手来想跟你做朋友，你不接受。那么，从今以后，咱们是不是公开翻脸呢？

英格夫人 我不知道从前咱们是不是有过和气日子？

尼尔·列凯 在你那方面，也许没有。我却从来不是你的敌人，——虽然，作为丹麦国王的臣民，我有充分理由跟你作对。

英格夫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这人性格不够柔顺。我不像你

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上钩、投入你们的阵营。——然而我觉得你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女儿梅瑞蒂的丈夫是你们国里的人——我没法更进一步。我的处境很困难，尼尔·列凯！

尼尔·列凯 你这话我相信。挪威贵族和人民都认为他们在你身上有个年代悠久的要求——这个要求，据说你只履行了一半。

英格夫人 对不起，国务大臣先生——我的行动只对上帝和我自己负责，与别人无干。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说明来意。

尼尔·列凯 我愿意说明，英格夫人！我这次奉命来到挪威抱着什么目的，大概你不会不知道吧——？

英格夫人 我知道外面传说你此番前来的使命是什么。咱们国王急于想知道挪威贵族对他抱着什么态度。

尼尔·列凯 不错。

英格夫人 你上厄斯特罗特来就为这件事？

尼尔·列凯 一半为这事。然而我绝不打算要求你口头表示忠诚——

英格夫人 那么，怎么样呢？

尼尔·列凯 听我告诉你，英格夫人！你自己刚说过，你的处境很困难。你站在两个敌对阵营中间，哪方面都不敢完全信任你。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必须跟我们结合。另一方面，民族关系又把你和反叛分子结合在一起，并且——谁知道？——说不定还有什么秘密关系。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秘密关系！喔，上帝啊，莫非他——？

尼尔·列凯 （看出她的心情，然而不动声色，照样说下去）你不会看不出，这种地位不久就会无法维持。——假定现在我有权力帮你摆脱这些为难情况——

英格夫人 你说你有权力？

尼尔·列凯 英格夫人,首先,在你我之间的事情上,我也许说过欠斟酌的话,请你不要认真计较。你不要以为我有一时一刻忘记过我干的那桩对不起你的事。也许我久已打算竭尽全力向你赎罪。也许我是为了这原因才想尽方法把这趟差事讨到手里。

英格夫人 国务大臣先生,请你把话说明白些,我听不懂。

尼尔·列凯 我想我不至于猜错,你跟我一样,也知道在瑞典不久就要发生乱子。你知道,也许至少你猜得到,这次叛乱的目标比一般人推测的广大得多,所以你不难了解,咱们国王不能置之不理,任凭局势发展。我这话没说错吧?

英格夫人 说下去。

尼尔·列凯 (顿了一顿,仔细瞧她)只有一种凑巧机会可以动摇古斯塔夫·伐泽的王位——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他用意何在?

尼尔·列凯 ——所谓凑巧机会就是:如果在瑞典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出身,有资格要求人民选他为国王。

英格夫人 (闪烁其词)国务大臣先生,瑞典贵族跟我们的贵族一样都被铲除干净了。你想上哪里去找——?

尼尔·列凯 (一笑)找?这人已经找着了——

英格夫人 (大吃一惊)哦!这人找着了?

尼尔·列凯 ——并且,英格夫人,他跟你关系非常亲密,这时候你不会想不起来。(向她凝神注视)

去世的斯都吕老伯爵留下一个儿子——

英格夫人 (惊呼)啊,你怎么知道——?

尼尔·列凯 (惊讶)别惊慌,夫人,让我把话说完。这位少年一直跟他母亲——斯丹恩·斯都吕的孀妻——住在一起。

英格夫人 (呼吸缓和了些)跟她——? 哦,是的——不错,不

错！

尼尔·列凯 然而现在他公然露面了。他在达尔斯当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并且——你也许知道——国境山区这一面的农民也在响应他们。

英格夫人 （神色已经安定）国务大臣先生——你谈论这些事的口气好像我一定都知道似的。我给过你什么根据使你有这种想法？我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在自己领地内安安静静过日子。我不想支持叛乱分子；然而你也别打算希望我帮你镇压他们。

尼尔·列凯 （低声）如果我想支持他们，难道你仍然毫无动作吗？

英格夫人 你这话我应该怎么理解？

尼尔·列凯 难道你还没听出我这番话的用意吗？——好，让我把事情全部揭开、老老实实告诉你吧。你要知道，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挪威贵族和人民像现在这样继续认为自己是受欺负压迫的人，那么，我们在挪威就不会有稳固基础。我们看得十分清楚，出于自愿的同盟者胜过心怀怨愤的臣民，所以我们非常愿意解松那些事实上把我们和你们同样捆紧的束缚。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挪威人对我们的心情使我们觉得采取这个步骤非常危险——如果我们后面没有可靠的支持。

英格夫人 这种支持——？

尼尔·列凯 当然应该来自瑞典。然而你要知道，古斯塔夫·伐泽在位一天，我们就一天不会得到这种支持。他跟丹麦的旧账还没勾销，并且也许永远勾销不了。然而如果瑞典出现一位受人民拥护并且由于丹麦支持而登位的新王——。唔，你开始懂得我的意思了吧？有了这种支持，我们就能大

胆向你们挪威人说：“把你们祖宗传下来的主权拿回去；选一个适合你们心意的国王；你们跟我们做患难朋友，我们也做你们的朋友！”——你要知道，英格夫人，实际上我们的慷慨也很有限，因为你一定看得出，这种办法不会削弱、而反倒会加强我们的力量。

现在我对你这样推心置腹，你也应该把疑心全部抛开。所以——（很有把握的样子）——在我之前一个钟头从瑞典来的那位骑士——

英格夫人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他要来？

尼尔·列凯 当然。我就是要找他。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怪事！这么说，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的话一定不错。（向尼尔·列凯）请你在这里等一等，国务大臣！我去带他来见你。（自大厅下）

尼尔·列凯 （瞧着她后影，心里又惊又喜）她要带他来见我！哦，真的——她要带他来见我！事情已经一半成功了。我一点都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她跟叛乱分子勾得很紧；我提起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的时候她吃了一惊。

下一步该怎么办？唔！既然英格夫人脑子这么简单、自己钻我的圈套，尼尔·斯都吕不会出多少难题目。一个性情急躁的小伙子，做事没算计。——只要我一答应给他帮忙，他准会马上动身——可惜颜斯·别尔凯会在半路上把他截住——并且，叛乱没来得及发作，就可以全部平定。

再下一步又该怎么办？这事对于我们还有一桩好处。将来消息传到外面，说斯都吕小伯爵到过厄斯特罗特——后来，一个丹麦使臣谒见了英格夫人——于是斯都吕小伯爵就被古斯塔夫国王士兵在离城两三里地方截住了。——

无论英格·季尔登勒夫的威望在人民中间多么高——这么一下子，她准会声名扫地。（突然惊慌起来）

糟糕！万一她已经嗅出苗头来了呢！说不定这时候斯都吕伯爵正在从我们手掌里滑出去——（朝大厅细听，把心放下，接着说）噢，不必担心。他们来了。

〔英格夫人陪着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从大厅出来。〕

英格夫人 （向尼尔·列凯）这就是你要找的人。

尼尔·列凯 （旁白）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英格夫人 我把你的姓名和你告诉我的事都对他说了——

尼尔·列凯 （拿不定主意）哦？你都说了？唔——

英格夫人 ——并且，我也不必瞒你，他不太相信你应许的帮助。

尼尔·列凯 不太相信？

英格夫人 难道你觉得奇怪吗？你当然知道他的志向和他的悲惨遭遇——

尼尔·列凯 这个人的——？哦——不错，不错——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向尼尔·列凯）既然是彼得首相亲自给咱们订下这个约会——

尼尔·列凯 彼得首相——？（急忙定神）哦，不错——彼得首相打发我来——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他一定知道谁最可靠。所以我又何必多费心思，考虑怎么——

尼尔·列凯 是，你说得不错，先生；何必在那上头糟蹋时候。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咱们不如马上就谈正文。

尼尔·列凯 马上就谈正文，不要绕圈子做文章——我一向是这样。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上这里来的任务是什么。

么？

尼尔·列凯 我想，我的任务你可以猜个七八成——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彼得首相跟我提过一批文件——

尼尔·列凯 文件？哦，不错，那些文件！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不用说，文件都在你身上喽？

尼尔·列凯 当然；藏得很周密，使我不能马上——（假装在紧身上衣的几个口袋里摸索，自言自语）

他究竟是谁？我用什么话推托？说不定我马上就会有
大发现——（看见用人们在大厅里摆席点灯，他向渥拉夫·
斯卡克达夫说）

啊，你看英格夫人已经吩咐用人开晚饭了。咱们的事
不如在吃饭时再谈吧。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好，随你便。

尼尔·列凯 （旁白）能争取时间——就能争取胜利！（用非常亲
热的神气向英格夫人说）

在这时，咱们先听听英格夫人打算怎么参加咱们的计
划，好不好？

英格夫人 我？——不参加。

尼尔·列凯
你不参加？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英格夫人 两位贵客，我不愿意参加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局，难道
你们觉得奇怪吗？再说，我的盟友没有一个敢完全相信我。

尼尔·列凯 这种责备与我不相干。我盲目信任你，请你只管放
心。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本国人不相信你，谁相信你？

英格夫人 不错——这种信任叫我心里高兴。（走到后墙碗橱
前，把两只高脚杯子斟满酒）

尼尔·列凯（旁白）糟糕！她是不是打算从圈套里溜出去？

英格夫人（递给他们每人一杯酒）既然事情是这样，我敬你们一杯，欢迎你们光临厄斯特罗特。请！两位尊贵骑士。干杯！（他们干杯之后，她先瞧瞧这个，再瞧瞧那个，然后正色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杯酒欢迎我的朋友；那一杯——毒死我的敌人！

尼尔·列凯（扔下酒杯）啊，我中毒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同时也扔下酒杯，握剑）该死，你想谋害我？

英格夫人（指着尼尔·列凯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看看丹麦人怎么信任英格·季尔登勒夫！——

（又指着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向尼尔·列凯）——你也看看我的本国人怎么信任我！（同时向他们俩）

然而你们还要我把自已摆在你们掌心里？放心吧，两位贵宾——放心吧！厄斯特罗特女主人还没老糊涂呢！

〔艾梨纳自左门上。〕

艾梨纳 我听见这里高声吵嚷——。出了什么事？

英格夫人（向尼尔·列凯）这是我女儿艾梨纳。

尼尔·列凯（低声）艾梨纳！在我从前的想象中，她不是这模样。

〔艾梨纳一眼看见尼尔·列凯，好像吃了一惊，停住脚步，对他细看。〕

英格夫人（碰碰女儿胳膊）孩子——这位骑士是——

艾梨纳（用手招呼她母亲后退，继续仔细看他，嘴里说）不必介绍！我知道他是谁。他是尼尔·列凯。

尼尔·列凯（向英格夫人私语）怎么？她认识我吗？难道露霞

——？莫非她知道——？

英格夫人 嘘！她一点都不知道。

艾梨纳（自言自语）我早就知道，尼尔·列凯一定是这模样。

尼尔·列凯（走近她）不错，艾梨纳·季尔登勒夫——你猜对了。

既然你也可以算是认识我——并且我是你母亲的客人——
你不会不肯把胸前那枝花送给我。只要花的鲜艳和香味一天不消失，我就一天可以在花朵里看见你本人的形象。

艾梨纳（神情高傲，然而眼睛还是盯着他）对不起，骑士先生——那枝花是在我自己屋里摘的，我屋里的花没有你的份。

尼尔·列凯（把自己胸前带的一束花摘下来）无论如何，你不会拒绝这份薄礼吧。这是今天早晨我从特隆赫姆动身时一位名门女士送给我的。——可是你要记着，高贵的小姐，如果我想送你一件完全配得上你的礼物，那么，除了王冠，别的我拿不出手。

艾梨纳（于是出于自愿地把花接过来）即使你递给我的是丹麦国王的王冠——在我跟你分掌王权之前，我也会把它揉碎，把碎片扔在你脚边！

（把花扔在列凯脚边，走进宴会厅）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自己咕哝）勇敢！——活像当年渥提的女儿英格站在克努特·阿尔夫孙灵床前的气概！

英格夫人（轮流瞧着艾梨纳和尼尔·列凯，低声）这只狼我有办法驯服。现在必须打制一副脚镣。

尼尔·列凯（拾起花朵，非常快活地注视艾梨纳背影）上帝的神圣血液！可是她真骄傲，真漂亮！

第 三 幕

[宴会厅。后方有一扇弓形高窗；前方左首有一扇较小的窗。左右各有数门。粗大木柱支着天花板，木柱上和墙上挂满各种各样兵器。墙上还挂着好几长排圣徒、骑士和贵妇人的画像。从天花板上，垂下一盏点着的枝形大挂灯。前方右首，一把雕花旧式高背椅。大厅中央桌上还有晚餐残肴。]

[艾梨纳缓步自左上，满腹心事的样子。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心里正在温习刚才跟尼尔·列凯会面的场面。最后，她把扔花的动作重新做了一遍，低声自语。]

艾梨纳 ——随后，他把丹麦王冠的碎片捡起来——不，那是花——嘴里说：“上帝的神圣血液！可是她真骄傲，真漂亮！”

这两句话即使他在厄斯特罗特千里外最僻静的角落里低声说，我还是听得见！

我真恨他！我一向恨他——这个尼尔·列凯！——人家说，世上再找不出像他这么个人。他玩弄女人——把她们踩在脚底下。

可是母亲要我嫁的就是他！——我真恨他！

人家说，尼尔·列凯跟别的男人都不一样。这话靠不住！他这人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许多男人都跟他一样！在俾恩给我讲的那些故事里，所有的王子都跟尼尔·列凯一

个模样。我一个人坐在这大厅里想故事的时候，骑士们来来往往——他们一个个都跟他一样。

恨的滋味儿真古怪，真甜蜜！我从来不知道恨的滋味这么甜蜜——今晚我才尝到嘴。啊，即使能换取千年长寿，我也不愿意把今晚见他之后这一小段时间卖出去！

“上帝的神圣血液，可是她真骄傲——”（缓步走向后方，打开窗子，向外眺望）

〔尼尔·列凯从右首第一道门上。〕

尼尔·列凯（自言自语）“在厄斯特罗特安心睡觉吧，骑士先生，”英格·季尔登勒夫临走时向我这么说。安心睡觉？喔，说说容易，然而——。在外面，天上有暴风雨，海里有大波浪；在底下坟墓里，埋着个小姑娘；两个国家的命运都在我手里；——并且我胸前还有一束一个女人扔在我脚边的干瘪的花。老实说，我恐怕睡神不肯马上光降。（发觉艾梨纳，这时她已经离开窗口，正在向左走出去）

她在那里。她那一双骄傲的眼睛好像迷迷蒙蒙在想心事。——啊，要是我敢——。（高声）艾梨纳小姐！

艾梨纳（在门口站住）你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追逐我？

尼尔·列凯 你说错了，我并没追逐你。我自己是被追逐的人。

艾梨纳 你？

尼尔·列凯 正是，千思万虑在追逐我。所以睡神跟你一样，他躲着我，你也躲着我。

艾梨纳 到窗口去，在那里你可以找点消遣；——一片波浪翻腾的大海——

尼尔·列凯（含笑）一片波浪翻腾的大海？在你身上我也能找着这件东西。

艾梨纳 在我身上？

尼尔·列凯 嗯,这是在咱们初次见面时候我确实看出来的。

艾梨纳 你看见了生气不生气?

尼尔·列凯 一点都不;然而我还是愿意你心情柔和些。

艾梨纳 (骄傲地)你觉得你能如愿吗?

尼尔·列凯 一定能,因为我要向你说一句你爱听的话。

艾梨纳 什么话?

尼尔·列凯 再见。

艾梨纳 (走近他一步)再见? 你要离开厄斯特罗特——这么快就走?

尼尔·列凯 今晚就走。

艾梨纳 (好像犹豫了一下,然后冷冰冰地说)那么,请你接受我的临别敬意,骑士先生!(鞠躬,正要退下)

尼尔·列凯 艾梨纳·季尔登勒夫,我没有权力留住你;然而如果你不肯听我要向你说的话,似乎与你的高贵身分不相称。

艾梨纳 我在这里听,骑士先生。

尼尔·列凯 我知道你恨我。

艾梨纳 我觉得你眼光很犀利。

尼尔·列凯 可是我也知道,你恨我完全是我咎由自取。在给英格夫人那封信里,我说了些伤害你的刻薄话。

艾梨纳 很可能;我没看那封信。

尼尔·列凯 可是信里的意思你至少不会不知道。我知道你母亲并没把那件事瞒着你。她至少告诉过你,我怎么夸奖那个男人多么有福气——;你一定知道我一向怀抱的希望——

艾梨纳 骑士先生——如果你想谈的是这件事——

尼尔·列凯 我向你提起这件事只是为了求你原谅我的冒失话,没有别的理由,我可以向你赌咒。如果我的名声在我来到

厄斯特罗特之前已经传到你耳朵里——我恐怕确是如此——那么,你必须仔细听听我的历史,才会不觉得诧异,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我这么大胆。艾梨纳·季尔登勒夫,我遇见过许多女人;然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刚强不屈的。这些经验,你看,会使一个男人放心大胆,不再使用转弯抹角的手段——

艾梨纳 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些女人是什么质料做成的。

然而如果你以为我对你的仇恨是你给我母亲那封信引起的,你的想法就错了。我的仇恨比这日期早。

尼尔·列凯 (局促不安)比这日期早? 这话怎么讲?

艾梨纳 你猜得很对——你的名声在你来之前已经传到厄斯特罗特,并且全国都知道。人家提起尼尔·列凯这名字的时候一定同时提起一个被他诱骗遗弃的女人。提起这种事,有些人发怒,有些人发笑,他们任意挖苦那些意志薄弱的女人。然而发怒也罢,发笑也罢,挖苦也罢,他们响亮地唱着给你编的那支歌,词句很不客气,像一支敌人的凯旋歌。

这些事凑在一块激起了我对你的仇恨。我一直没忘记你,并且一直想亲自跟你见一面,为的是教训教训你,世上有一批女人,你的花言巧语打不动她们的心,如果你想在她们身上施展手段。

尼尔·列凯 如果你根据人家造我的谣言来判断我,你就把我冤屈了。即使你听见的话有一部分是确实的——你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在十七岁上,我的逍遥快活日子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我过了整整十五年。我心里想要什么,轻佻女人就给我什么——甚至还没等到我自己开口请求;并且我给她们什么,她们就高高兴兴伸手接受什么。你是第一个女人把我送的礼物扔在我脚边。

你不要以为我是埋怨你。我反倒因此敬重你，我还从来没像这样敬重过女人。然而我却埋怨自己的命运——想到这上头，我心里真难受——为什么你和我不能早见面。——艾梨纳·季尔登勒夫！你母亲对我讲过你的事。在远离厄斯特罗特的地方，纷纷扰扰的生活一天一天像水似的流过去，你却独自静悄悄在梦境和故事里过日子。这样，你才会明白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要知道，从前我也过过正像你这种日子。我从前没想，在我跨进这锦绣世界的时候，一位华贵庄严的女子会走过来迎接我，对我招手，给我指出走向光荣目标的道路。我想错了，艾梨纳·季尔登勒夫！的确有许多女人走过来迎接我，然而其中并没有她。还没等到我完全长大成人，我已经学会了把她们全不放在眼里的本领。

这是我的过失吗？为什么那些女人不像你？——我知道，你祖国的命运像一块大石头似的压在你心上；并且你也知道，在这些国家大事里，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人家说我这人变幻无常，像海里的泡沫。也许我是这样；然而如果我真是这样，那是被女人逼出来的。如果我想找的人早点到手——如果我早点碰见一个像你这么骄傲、华贵、崇高的女人，那么，我走的路子一定会跟现在不一样。也许这时候我会跟你并肩站着，为挪威一切受压迫的人仗义作战。因为我相信：女人是世上最伟大的力量，她有能力把男人带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艾梨纳（自言自语）他说的是真话吗？不是，不是；他的眼睛在捣鬼，他的嘴唇在撒谎。然而——他的话比歌声还甜蜜。

尼尔·列凯（走近些，压低声音，语气越发亲密）你住在厄斯特罗特这地方，独自怀着变化多端的心情，一定时常觉得胸口

郁塞，一定觉得好像屋顶和墙壁越挤越紧，把你的灵魂压碎。于是你抱着热烈的希望展翅高飞，一心想飞得远而又远——飞到什么地方，你并不知道。——你一定时常在峡湾边缘独自走来走去；远处开过一条金碧辉煌的大船，舱面上坐着许多骑士淑女，歌声嘹亮，弦乐悠扬。——远处发生大事的消息隐隐约约传到你耳朵里；你心里发出一股无法克制的愿望，你急于想知道海外一切情况。然而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烦恼。有时候你以为是祖国的命运使你日夜忧闷，心神不宁。你想错了；——像你这么一位年轻姑娘还有别的心事呢。——艾梨纳·季尔登勒夫！难道你心里从来没感觉过一股潜伏力量——一股强烈神秘、可以把两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在你梦想远方广大世界的多彩生活的时候——在你梦想骑士比武、庆功开宴那些场面的时候——难道你在梦中从来没看见过一个骑士，站在狂欢喧哗的人群里，嘴边挂着笑意，心里无限苦痛——这个骑士从前也做过像你做过的好梦，梦想一个一直想找而一直不能到手的华贵庄严女子？

艾梨纳 你是什么人，居然有本事把我最隐蔽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你怎么有本事把我藏在心窝里——然而我自己并不知道的话告诉我？你怎么会知道——？

尼尔·列凯 我对你说的话都是我从你眼睛里看出来的。

艾梨纳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跟我说话像你这样。我对你还不很了解，可是——从这时候起，一切，一切好像都变了样子——。

(自言自语)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尼尔·列凯跟别人都不相同。

尼尔·列凯 世界上有一个念头，只要一想起来，就会叫人发疯。

这个念头就是：假使当初事情是这样或是那样发生的话，现在可能是个什么局面。万一当初我的生命之树还在鲜绿发芽的时候我跟你在中途相逢，那么，这时候说不定你就是——。

然而请你别见怪，高贵的小姐！刚才咱们这几分钟谈话使我忘记了咱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头好像就有个隐秘声音在告诉我，在你面前我可以坦白直言，不必恭维，也不必作假。

艾梨纳 你可以这样。

尼尔·列凯 很好，——也许我这种坦白已经把咱们的隔阂消除了几分。啊——我希望的还不止这一点。也许将来有一天你想起这个外邦骑士的时候心里会没有仇恨、没有怨气。喔，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现在——我说的是将来，将来有一天。为了使你容易做到这一点——既然我已经开头跟你说了坦白老实话——索性让我告诉你——

艾梨纳 骑士先生——！

尼尔·列凯 （含笑）啊，我看得出来，你想起了我那封信还在害怕。你不必为这事害怕。我但愿当初没写那封信，因为——我知道这事不在你心上，所以我不妨索性老实说出来——因为我不爱你，而且将来也不会爱你。所以，我刚说过，你不必害怕；我绝不打算——。

然而你怎么啦——？

艾梨纳 我？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你身上还戴着那些花？你打算把它们怎么样？

尼尔·列凯 这些花？它们不是你代表全体妇女在尼尔·列凯这坏家伙面前投下的挑战书吗？难道我能不接受？

你问我打算把花怎么样？（低声）将来有一天我再在丹

麦美人圈子里站着的时候——大厅里弦乐停止、人声寂静的时候——我要把这些花拿出来，给大家讲讲一位年轻姑娘的故事，说她独自坐在一间黑木横梁、光线昏暗的大厅里，在挪威遥远的北方——。（突然把话截住，深深一躬）

可是我恐怕把府上千金小姐的时间耽搁得太久了。咱们不会再见面了，因为天不亮我就要走。所以现在我要向你告别。

艾梨纳 一路平安，骑士先生！（片刻无言）

尼尔·列凯 你又在想心事了，艾梨纳·季尔登勒夫！是不是你还在担心你祖国的命运？

艾梨纳 （摇头，心不在焉地望着前面出神）我的祖国？——我想的不是祖国。

尼尔·列凯 那么，大概是这个时代的纷争苦难搅得你心神不宁。

艾梨纳 时代？我已经忘记了时代——。你要回丹麦？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尼尔·列凯 我要回丹麦。

艾梨纳 从这大厅里我望得见丹麦吗？

尼尔·列凯 （指左窗）嗯，从这扇窗户里望出去。那里是丹麦，在南方。

艾梨纳 丹麦离这里远不远？有没有一百多哩？

尼尔·列凯 远得多。你跟丹麦隔着个大海。

艾梨纳 （自言自语）大海？思想长着海鸥的翅膀，大海挡不住它。（自左下）

尼尔·列凯 （对她背影瞧了会儿）只要现在我腾得出两天功夫——或者甚至只要一天——我就能像抓别的女人似的把她抓在掌心里。

然而这位姑娘的性格究竟不多见。她骄傲。我是不是决意——？不，还是挫挫她的骄气吧——（在厅里踱来踱去）

的确，我的血液被她激动得好像着了火。谁想得到过了这些年我身上还会发生这种事？——够了！我必须跳出我在此地套在自己身上的罗网。（在右首一把椅子上坐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和英格·季尔登勒夫好像都想不到人家会对他们生疑心，如果外面知道了我跟他们是串通一气的。——难道英格夫人已经看穿了我的计策？难道她已经看出我应许她的那些话无非是想把尼尔·斯都吕从隐藏之处骗出来？（跳起来）

该死！难道上当的是我吗？斯都吕很像是根本不在厄斯特罗特。他逃走的消息也许是假造的。他也许平平安安在瑞典跟朋友们在一起，而我却——（心神不定，来回走动）

我居然还自以为十分有把握！万一我一事无成呢？万一英格夫人看穿了我的计策、把我的狼狈情形公布出来呢？——在此地，在丹麦，都被人当笑话讲！我本打算引诱英格夫人钻圈套——没想到反倒给她帮了个大忙——巩固了她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啊，我几乎愿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只要他肯帮我逮住斯都吕小伯爵。

〔这时有人把后窗户从外推开。尼尔·斯丹孙在窗外出现。〕

尼尔·列凯 （把剑握紧）谁？

尼尔·斯丹孙 （从窗口跳进来）啊，我到底到这里来了！

尼尔·列凯 （旁白）这是怎么回事？

尼尔·斯丹孙 上帝保佑你平安，先生！

尼尔·列凯 谢谢你，先生！我觉得你进屋的方式很古怪。

尼尔·斯丹孙 哼,不这样,叫我怎么办?大门关着。这所房子里的人一定都睡得像圣诞节的熊那么死。

尼尔·列凯 天啊!莫非你不知道,清白的良心是最好的枕头?

尼尔·斯丹孙 嗯,一定是这样,因为尽管我在外头使劲敲,高声嚷,我——

尼尔·列凯 ——你还是进不了大门?

尼尔·斯丹孙 你猜着了。所以我就对自己说:既然人家约你今夜上厄斯特罗特,哪怕赴汤蹈火你也得去,那么,爬爬窗户又算得了什么。

尼尔·列凯 (旁白)哦,万一——!(走近一两步)

这么说,是不是今夜你必须赶到厄斯特罗特?

尼尔·斯丹孙 必须?哦,可不是吗!我告诉你,我不喜欢让人家等着。

尼尔·列凯 啊哈——这么说,英格·季尔登勒夫夫人在等你来?

尼尔·斯丹孙 英格·季尔登勒夫夫人?我倒不能一定这么说。

(狡猾的一笑)然而也许另外有个人——

尼尔·列凯 (也含笑)哦,这里也许另外有个人——?

尼尔·斯丹孙 我问你——你是不是他们一家人?

尼尔·列凯 我?唔,也算是吧,今晚我是英格夫人的客人。

尼尔·斯丹孙 客人?——今晚是不是马丁节后第三晚?

尼尔·列凯 第三晚?——哦,不错,不错。——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见女主人?我想她大概还没睡。可是你先坐下休息会儿,好不好,年轻先生?你瞧,这里剩下一壶酒,并且一定还有点吃的东西。来吧,请!吃点东西,振作振作精神,对你有好处。

尼尔·斯丹孙 你说得对,先生;这办法不错。(在桌旁坐下,开始吃喝)又有烤肉,又有甜饼!嘿,你们这里的日子过得像

王爷！一个人，像我似的，接连四五天睡的是光地，吃的是干面包凉水——

尼尔·列凯（对他一笑）不错，这种日子一定不好过，如果平素坐惯了上席，在贵人大厅里——

尼尔·斯丹孙 贵人大厅里——？

尼尔·列凯 可是现在你可以安心住在厄斯特罗特，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尼尔·斯丹孙 是么？真的吗？这么说，我不必急于再出去奔波了？

尼尔·列凯 这我不知道。反正你自己心里最有数。

尼尔·斯丹孙（低声）噯，真要命！（在椅子上伸懒腰）唔，你看——这事还没把握呢。就我说，我倒很愿意在这里安安静静住一阵子，可是——

尼尔·列凯 ——可是你未必能事事都自己作主吧？还有别的可能性和别的事务——？

尼尔·斯丹孙 是啊，麻烦就在这里。要是让我自己拿主意的话，我倒愿意在厄斯特罗特至少过个冬。我大半辈子过的是军人生活，并且——（突然打住话头，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敬你一杯，先生！

尼尔·列凯 军人生活？唔？

尼尔·斯丹孙 不，我想说的是：我早就盼望见见这位远近闻名的英格·季尔登勒夫夫人。她一定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子——你说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我对她不满意：为什么她慢吞吞地不肯采取公开行动呢？

尼尔·列凯 公开行动？

尼尔·斯丹孙 是，是，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意思是说，她不肯插一把手，把这群外国主子从挪威轰出去。

尼尔·列凯 嗯,这话你说得对。然而如果现在你尽力劝劝她,她一定会听你的话。

尼尔·斯丹孙 我?天知道我劝她有什么用——

尼尔·列凯 然而真奇怪,如果你觉得这么没希望,怎么还到这里来找她。

尼尔·斯丹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你,你是不是认识英格夫人?

尼尔·列凯 当然认识,我既然是她的客人——

尼尔·斯丹孙 喔,这并不一定就算你认识她。我也是她的客人,可是我连她的影子都没见过。

尼尔·列凯 然而刚才你谈论她的口气——

尼尔·斯丹孙 ——跟大家一样。我为什么谈不得?再说,我时常听见彼得首相提起——(神色慌张,突然住嘴,急忙低头吃东西)

尼尔·列凯 你想说——?

尼尔·斯丹孙 (一边吃)我?喔,没什么,反正一样。(尼尔·列凯大笑)

尼尔·斯丹孙 你笑什么,先生?

尼尔·列凯 没笑什么,先生!

尼尔·斯丹孙 (喝酒)你们这里的酒好得很。

尼尔·列凯 (走近他,口气亲密)听着——现在是摘掉假面具的时候了,吧?

尼尔·斯丹孙 (含笑)假面具?嗯,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尼尔·列凯 那么,你把伪装都揭开吧。我们认识你,斯都吕伯爵!

尼尔·斯丹孙 (放声大笑)斯都吕伯爵?你也把我当作斯都吕伯爵?(站起来)你认错了,先生!我不是斯都吕伯爵。

尼尔·列凯 不是？那么，你是谁？

尼尔·斯丹孙 我叫尼尔·斯丹孙。

尼尔·列凯 （向他一笑）唔！尼尔·斯丹孙？你不就是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尼尔吗？至少名字很像。

尼尔·斯丹孙 一点不错。可是天知道我凭什么配叫这名字。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我母亲是个贫苦农民，在有一次内战中遭了抢劫，被人害死。当时彼得首相恰好在场，他把我收留下来，抚养成人，教我学习兵器。你是知道的，这些年古斯塔夫国王一直在通缉他；我对他十分忠心，他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尼尔·列凯 据我看，彼得首相还不止是教你学习兵器呢。——好吧！这么说，你不是尼尔·斯都吕。然而你至少是从瑞典来的。彼得首相打发你到这里来找个客人——

尼尔·斯丹孙 （狡猾地点点头）——这人已经找着了。

尼尔·列凯 （有点怀疑）这人你不认识？

尼尔·斯丹孙 正如你不认识我一样。我在上帝面前向你赌咒，我不是斯都吕伯爵。

尼尔·列凯 当真，先生？

尼尔·斯丹孙 千真万确！如果我是，我为什么不认识？

尼尔·列凯 那么，斯都吕伯爵在什么地方？

尼尔·斯丹孙 （低声）嗯，这是个秘密。

尼尔·列凯 （耳语）你知道这秘密？是不是？

尼尔·斯丹孙 （点头）是，这个秘密我要告诉你。

尼尔·列凯 告诉我？唔，那么——他在什么地方？

〔尼尔·斯丹孙用手朝上指。〕

尼尔·列凯 在上头？英格夫人把他藏在阁楼里？

尼尔·斯丹孙 不是，不是；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小心四面一

望)尼尔·斯都吕在天上!

尼尔·列凯 他死了?死在哪里?

尼尔·斯丹孙 死在他母亲的城堡里——三星期之前。

尼尔·列凯 啊,你在欺骗我!五、六天之前他刚越过边境到了挪威。

尼尔·斯丹孙 啊,那是我。

尼尔·列凯 可是正好在那件事之前,他在达尔斯出现了。达尔斯的形势本来就不稳,他一去,人民就公开起事了,并且还想选他当国王。

尼尔·斯丹孙 哈哈!那也是我!

尼尔·列凯 是你?

尼尔·斯丹孙 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有一天彼得首相把我叫去,对我说,大事快要发作了。他吩咐我动身到挪威,在某一天必须赶到厄斯特罗特——

尼尔·列凯 (点头)马丁节后第三晚。

尼尔·斯丹孙 在那里跟一个客人见面——

尼尔·列凯 嗯,不错,我就是那客人。

尼尔·斯丹孙 从他那里,我会知道以后应该干些什么事,并且他还叫我告诉那客人,伯爵突然去世了,这消息,除了他母亲老伯爵夫人、彼得首相和斯都吕府里几个老家人之外,别人还都不知道。

尼尔·列凯 我明白。伯爵是农民起义的集合中心。如果他去世的消息一传播出去,人心就会涣散,事情就会完蛋。

尼尔·斯丹孙 嗯,也许是吧;这些事我不大懂。

尼尔·列凯 可是你怎么忽发奇想自称伯爵呢?

尼尔·斯丹孙 我忽发奇想——?我怎么知道?我一辈子碰见的荒唐事可不止一桩了,然而都不是我故意往上碰的;无论

我走到达尔斯什么地方，人民都拥上来欢迎我，称呼我斯都吕伯爵。尽管我不承认，那是白费劲。他们说，两年前，斯都吕伯爵到过他们那里，连小孩子都认识我。好吧，就这么办，我心里想；既然我这辈子不会当伯爵，为什么这回不尝尝伯爵的滋味呢？

尼尔·列凯 唔——后来你还干了些什么事？

尼尔·斯丹孙 我？我吃、喝、过舒服日子。可惜就是不久我又得上路。然而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哈哈！——我应许他们不久就回来，带着三四千人——我不知道我究竟说的是几千——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尼尔·列凯 当时你没想到你的做法太冒失吗？

尼尔·斯丹孙 当时没有，后来倒想起来了，然而不用说已经太迟了。

尼尔·列凯 我替你难过，年轻的朋友；不久你就会尝到你这种冒失举动的后果。我告诉你，人家正在追捕你。一队瑞典士兵正在搜寻你的下落。

尼尔·斯丹孙 搜寻我？哈哈！不会，这可太妙了！等到他们以为把斯都吕伯爵抓到手的时候——哈哈！

尼尔·列凯 （正颜厉色）——那你的性命就不保了。

尼尔·斯丹孙 我的性命就——？然而我不是斯都吕伯爵呀！

尼尔·列凯 你鼓动人民起事。你许下煽动人心的诺言，在国内煽起骚乱。

尼尔·斯丹孙 啊，那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尼尔·列凯 古斯塔夫国王对这事看法跟你不一样。

尼尔·斯丹孙 对，你这话有点道理。我怎么居然会这么轻举妄动——！嗯，嗯，我还没死！你可以帮我一把忙；再说——瑞典士兵未必已经追到我屁股后头。

尼尔·列凯 可是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尼尔·斯丹孙 我？没有了。等我把那包东西交给你之后——

尼尔·列凯 （一时疏忽）那包东西？

尼尔·斯丹孙 是啊，你当然知道——

尼尔·列凯 哦，不错，不错，彼得首相交给你的文件——

尼尔·斯丹孙 你瞧，文件都在这里。（从胸前掏出一包东西交给尼尔·列凯）

尼尔·列凯 （旁白）这是给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的信札文件。
（向尼尔·斯丹孙）

你看，包没封口。大概你已经知道里头是些什么东西了吧？

尼尔·斯丹孙 不，先生；我不爱看写的东西；这当然有原因。

尼尔·列凯 我明白；你把大部分心思用在学习兵器上了。（在右桌旁坐下，匆匆看文件）啊哈！这些材料绰绰有余地说明了他们在搞些什么把戏。

这个系着丝线的小信封——（细看信封上的名字）这也是给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的。（把信抽出来，匆匆看信）彼得首相的信。我早猜着了。（低声念信）“我的处境很困难，因为——”；嗯，当然；这里这么写着：“斯都吕小伯爵死了，恰恰死在咱们预定起事的日期”——“然而事情还可以挽救——”下文怎么样？（吃惊地念下去）“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要知道，给你捎这封信的年轻人，他父亲是——”啊！难道真有其事吗？——嗯，信上明明是这么写的！（向尼尔·斯丹孙瞟了一眼）难道他真是——？噢，如果真是的话！（念下去）“从他一岁时候我就抚养他；然而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把他交回去，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件可靠的抵押品，可以保证英格·季尔登勒夫永远忠心于咱们和咱们的朋友。

然而在这方面，他对咱们的用处并不大。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不多几天之前你在我这里的时候，我不把这件机密事当面告诉你；我跟你说老实话，我担心你会按照我从前的办法、抱着和我同样的心思，把这年轻人抓在自己手里。可是现在你看见了英格夫人，已经确实知道她怎样不愿意参与咱们的事业，你自然会明白，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把她自己的东西尽早交还她。说不定她一高兴，一放心，一感激——”——“这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好像惊讶得有点发愣，呆呆地坐了一会，然后低声惊呼）

哈哈！好一封信！真是黄金难买的好宝贝！

尼尔·斯丹孙 看样子，我给你带来的是些重要消息。是啊，是啊，——人家说彼得首相是个足智多谋的角色。

尼尔·列凯 （自言自语）这些事怎么办？我有一千条路可走——如果我——？不行，这样做，冒的风险太大。然而如果——啊，如果我——？我大胆试试吧！（把信撕成两半，揉成一团，掖在胸前衣服里；把其余文件重新装在包里，把包掖在腰带里；站起来说）

有一句话，我的年轻朋友！

尼尔·斯丹孙 （走近他）唔——看你的神气，这副牌似乎打得很顺手。

尼尔·列凯 嗯，确实如此。你给我的一副净是花牌——王后和仆从^①——

尼尔·斯丹孙 那么，我呢，给你带来了这些好消息？难道我就再没事可做了吗？

尼尔·列凯 你？哦，你有。你也是这副牌里的角色。你是个国

^① 花牌是扑克牌的 J, Q, K。王后是 Q，仆从是 J。

王^①——并且还是一张王牌。

尼尔·斯丹孙 我是国王？哦，现在我明白了；你是在想我高升的事。

尼尔·列凯 高升？

尼尔·斯丹孙 正是；像你所预料的，如果古斯塔夫国王的士兵把我抓到手之后——（做个吊在空中受绞刑的姿势）

尼尔·列凯 不错，可是你不必再为这事担心。一个月之内，你脖子上究竟是套一根绞索，还是挂一条金链子，现在完全在乎你自己。

尼尔·斯丹孙 一条金链子？这事在乎我自己？

〔尼尔·列凯点点头。〕

尼尔·斯丹孙 啊，让魔鬼去怀疑吧！请你告诉我应该干些什么事。

尼尔·列凯 我要告诉你。然而你先得对我郑重宣个誓，我告诉你的话不准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知道。

尼尔·斯丹孙 只这一件事？你要我宣十个誓都办得到。

尼尔·列凯 别这么轻狂，年轻的先生！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尼尔·斯丹孙 是，是，我很郑重。

尼尔·列凯 在达尔斯，你自称为伯爵的儿子——是不是？

尼尔·斯丹孙 唔——你又要提起那件事，不是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吗——

尼尔·列凯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在达尔斯说的是实话。

尼尔·斯丹孙 实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得告诉我——

尼尔·列凯 你先宣誓！最庄严神圣、不可违背的宣誓。

尼尔·斯丹孙 我一定照办。那边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

① 国王是 K。

尼尔·列凯 近来圣母不中用了。你不知道维登柏格修士^①说的话吗？

尼尔·斯丹孙 呸！我能信他的话吗？彼得首相说他是个邪教徒。

尼尔·列凯 算了，咱们不必争论这件事。我给你看一幅圣徒画像，在他面前你可以宣誓。（指着挂在一块板壁上的一幅画像）

你过来——对他宣誓：不等到我准你开口你绝不作声，否则你的灵魂和画像里那人的灵魂都得不到超度。

尼尔·斯丹孙 （走近画像）我宣誓——凭着上帝的话！（猛然吃惊倒退）

哦——基督保佑我——！

尼尔·列凯 什么事？

尼尔·斯丹孙 这幅画像——！就是我自己！

尼尔·列凯 这是斯丹恩·斯都吕老伯爵，他年轻时候正是这模样。

尼尔·斯丹孙 斯丹恩·斯都吕！——我这么像他——？你不是说过，我自称为伯爵的儿子不是撒谎吗？是真的吗？

尼尔·列凯 是真的。

尼尔·斯丹孙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是——

尼尔·列凯 你是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先生！

尼尔·斯丹孙 （惊讶得声调沉静）我是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

尼尔·列凯 就你母亲方面说，你也是贵族血统。如果彼得首相说你母亲是个贫苦农民，他的话靠不住。

尼尔·斯丹孙 哦，真怪！真奇妙！——叫我怎么能相信——？

^① 维登柏格修士就是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尼尔·列凯 我告诉你的话你都可以相信。可是你要记着,如果你忘了刚才你在父亲面前宣的誓,那么,这一切只会使你遭殃。

尼尔·斯丹孙 忘了? 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我既然在你面前宣过誓——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谁?

尼尔·列凯 我叫尼尔·列凯。

尼尔·斯丹孙 (惊讶)尼尔·列凯? 你莫非是丹麦国务大臣?

尼尔·列凯 正是。

尼尔·斯丹孙 是你——? 怪事! 你怎么会——?

尼尔·列凯 ——接收彼得首相的文件? 你觉得奇怪吗?

尼尔·斯丹孙 我不否认。他常说你是我们的死对头——

尼尔·列凯 所以你不信任我?

尼尔·斯丹孙 不,并不完全如此;可是——唉,让魔鬼去搅脑汁吧!

尼尔·列凯 说得对。照你自己的意思干下去,只要你信任我,你脖子上是套绞索,或是挂金链子当伯爵,同样有把握。

尼尔·斯丹孙 我信任你。咱们一言为定,先生! 只要我有一天需要,你就帮我出一天主意;到了不需要出主意而需要动兵器的时候,我自己有办法。

尼尔·列凯 好。现在你跟我上那屋去,我会把这些事的细情讲给你听,并且我会告诉你还应该干些什么事。(自右下)

尼尔·斯丹孙 (向那幅画像瞟了一眼)我是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 哦,奇妙得像梦一样——! (跟随尼尔·列凯同下)

第 四 幕

[宴会厅。一切照旧，只是撤去了餐桌。

[老管家俾恩手持枝形烛台，照着英格夫人和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自左方二道门上。英格夫人手里拿着一卷文件。

英格夫人 （向俾恩）你确实知道我女儿跟那骑士在这厅里谈过话吗？

俾 恩 （把烛台搁在左桌上）我确实知道。她跨进过道的时候我正碰见她。

英格夫人 她的神气非常不安宁，刚才你是不是这么说？

俾 恩 她脸色很苍白，神情非常不安。我问她是不是有病，她不回答，只向我说：“去告诉我母亲，天不亮骑士就要动身；如果她要他带信或是传话，请她赶紧准备，别多耽搁他。”她还说了句什么话我没听清楚。

英格夫人 你完全没听清楚？

俾 恩 我听见她好像说：“我恐怕他在厄斯特罗特已经待得太久了。”

英格夫人 骑士呢？他在什么地方？

俾 恩 大概在边厢他住的屋子里。

英格夫人 好。我要托他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你去通知他，我在这里等他。（俾恩自右下）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知道,英格夫人——虽然在这些事上我像瞎眼的鼯鼠,可是我觉得好像——唔!

英格夫人 怎么样?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好像尼尔·列凯爱上你女儿了。

英格夫人 这么说,你的眼睛似乎并不瞎。如果说你看得不正确,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你没看见,在吃晚饭时我谈到艾梨纳的时候他凝神细听,一字都不肯放过?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他忘了吃东西,忘了喝酒。

英格夫人 还忘了咱们的机密大事。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不错,并且——还忘了把彼得首相的文件交给我。

英格夫人 因此你认为——?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因此我认为,既然你知道尼尔·列凯的为人和他的名声,尤其是他跟女人们的事——

英格夫人 ——所以我愿意他离开这地方?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对,越早走越好。

英格夫人 (含笑)不——事情恰恰相反,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这话怎么讲?

英格夫人 如果事情真像咱们俩猜想的那样,那么,无论如何暂时不准尼尔·列凯离开厄斯特罗特。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用不以为然的神情瞧她)是不是你又打算走弯曲路子,英格夫人?你想要什么把戏?你想干一桩可以扩张你自己的权力而不利于我们——

英格夫人 喔,你们大家都冤屈我,正因为你们瞎了眼看不清事情!我确实知道你以为我打算把女儿嫁给尼尔·列凯。如果我真有这种打算,为什么我不肯参预目前正在瑞典发动的事,而且尼尔·列凯和那批丹麦人也好像都愿意支持的

事？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既然你不想拉拢他，不想跟他联亲——那么你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

英格夫人 我给你简单说说吧。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尼尔·列凯提起过如果能跟我家联亲，他的福气多么大。不瞒你说，当时我心里也动了一下。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啊，你瞧！

英格夫人 尼尔·列凯跟我家联了亲一定大可以帮助挪威走向消弭内战的道路。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女儿梅瑞蒂跟温青·龙盖结婚的事，我觉得可以使你看清楚走这条路究竟有什么好处。龙盖的脚步在咱们这里刚站稳，他就动手侵占咱们的财产和权利——

英格夫人 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然而有时候我的心思又复杂又离奇。我没办法在你面前或是任何人面前把心事全都说出来。我常常看不清楚哪一条是应该走的路。然而——再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丹麦贵族——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绝不走这条路。谢天谢地，幸而现在事情还没闹到这一步！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还是弄不清楚，英格夫人。——为什么你想把尼尔·列凯留在厄斯特罗特？

英格夫人 （低声）因为我对他有一股永远解不开的仇恨。他干的对不起我的事比谁干的都狠毒。我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然而不跟他算清这笔帐，我永远不罢休。现在你明白了吧？假定尼尔·列凯爱上了我女儿——我觉得这事很可能。我要劝他在这里多耽搁几天；让他跟艾梨纳结交得熟一点。她又漂亮又聪明。——哼，如果有一天他心里热呼呼的来

找我，求我把女儿嫁给他！到那时候——我会把他挖苦一顿，羞辱一场，像撵一只狗似的把他撵出去；让全国都知道尼尔·列凯跑到厄斯特罗特来求婚，然而碰了个大钉子——！我告诉你，只要我能看见这么个日子，少活十年我也甘心！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说老实话，英格·季尔登勒夫——这就是你想在他身上打的主意吗？

英格夫人 正是这主意，没别的，这绝不是假话！你要相信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我对本国人抱着一片忠心；然而我自己不能作主。有些事不能不瞒人，否则我就会遭受致命伤。然而只要让我在这方面一得到安全，你就可以看清楚我是不是忘了我在克努特·阿尔夫孙灵床前发下的誓言。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跟她握手）谢谢你这两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对你有不好的想法。——不过，关于你对这个骑士采取的手段，我觉得你走的路子很危险。万一你估计错了怎么办？万一你女儿——？人家说，哪个女人都抵挡不住这坏家伙。

英格夫人 我女儿？你以为她——？啊，你不必担心；她的性格我比你懂得清楚。她听见的那些赞扬他的话只会使她更恨他。你不是亲眼看见——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是，然而——女人的心是一片靠不住的流动沙地。你还是小心点好。

英格夫人 你放心，我一定小心；我要仔细监视他们。不过，即使他有办法把我女儿引上圈套，我只消凑着她耳朵悄悄说一句话，她就——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她就怎么样？

英格夫人 她就会马上吓得不敢亲近他，把他当作魔鬼打发来

的坏东西。别作声，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他来了。现在你要小心。

〔尼尔·列凯从右首最靠前的门里走进来。〕

尼尔·列凯 （恭恭敬敬走近英格夫人）尊贵的女主人有事召唤我。

英格夫人 我女儿告诉我今晚你要跟我们告别了。

尼尔·列凯 是的，很抱歉；——我在厄斯特罗特的任务已经完结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还没呢，你还没把文件交给我。

尼尔·列凯 不错，不错。我几乎忘了这趟差事的主要任务。这要埋怨咱们这位高贵的女主人。吃晚饭时她陪客人谈得那么殷勤有味——

英格夫人 使你忘了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啦？听你说这话，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原来的打算。我想，如果要我的客人尼尔·列凯待在厄斯特罗特不觉得拘束，他必须忘记——

尼尔·列凯 忘记什么，夫人？

英格夫人 ——第一，忘记他的差事——其次，忘记一切往事。

尼尔·列凯 （一边取出那包东西递给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一边向他说）这是彼得首相的文件，里头有咱们自己人在瑞典的详细消息。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好。（在左首桌旁坐下，打开包，检查包里的东西）

尼尔·列凯 英格夫人——我想现在我在这里没有别的事了。

英格夫人 如果你来找我们只是为了国家大事，那么，你这句话也许不错。然而我想未必如此。

尼尔·列凯 你的意思是——？

英格夫人 我的意思是，尼尔·列凯这回上我家作客不仅是丹麦

国务大臣或是彼得首相的同盟者的身分。我大概没猜错，你在丹麦听见的一些消息也许引起了你的好奇心，想把厄斯特罗特女主人的底细摸得更清楚些。

尼尔·列凯 我绝不否认——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奇怪！没有信。

尼尔·列凯 ——英格夫人的名望远近都知道，我不会不早就想亲自跟她见见面。

英格夫人 我是这么想。可是咱们再吃点东西，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聊天，好不好？咱们试试能不能把咱们之间的旧帐一笔勾销。我心目中的尼尔·列凯也许会把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对谁的仇恨撇开不计较。国务大臣先生，你在此地稍微多耽搁几天！我不敢劝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多耽搁，因为他要回瑞典处理机密事。可是你跟他不同，你有才干，一定早就把一切事情安排得十分妥贴，那里几乎不需要你到场。你放心，我们在我们这里不会寂寞；至少我和我女儿愿意想尽方法让你快活。

尼尔·列凯 你对我的好意，你女儿对我的好意，我都不怀疑。在这一方面，我有充分证据。我想你一定相信别的地方迫切需要我到场，所以，虽然我不愿意，我不得不向你声明我不能在厄斯特罗特多耽搁。

英格夫人 真是这样吗？如果我对你有恶意，我也许会以为你到厄斯特罗特是想跟我比比力量，决个胜负，现在你打了败仗，你不愿意待在战场上，面对着亲眼看你打败仗的人。

尼尔·列凯 （含笑）这种解释似乎也有几分道理；然而目前我还绝不承认已经打败了。

英格夫人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愿意在我们这里多耽搁几天，事情总还来得及补救。现在你亲眼看见，我还在十字路口徘

徊踌躇——劝我的劲敌不要退出战场。——唔，说老实话，是这么个问题：你跟瑞典那些叛乱分子的关系我觉得似乎有点——叫我怎么说？——有点离奇，国务大臣！我对你说的是老实话，先生！推动丹麦国务会议采取这秘密步骤的想法的确十分英明，然而它跟你们丹麦人从前的行为非常矛盾。所以，请你别见怪，如果我说，你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对你那些漂亮诺言的信心，我才能把身家性命全部交托在你手里。

尼尔·列凯 我在厄斯特罗特多待几天对于这事不会有多大好处，因为我不打算再费力气劝你改变主意。

英格夫人 这么说，我只能真心可怜你。国务大臣先生，不错，我是个孤立无援的寡妇，然而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我预料你这回到厄斯特罗特作客，将来你走路时漫地都会有荆棘。

尼尔·列凯 （一笑）这是你的预料吗，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 当然！有什么办法呢，先生？这年头的人都爱嚼舌根。贫嘴贱舌的家伙会编歌词嘲笑你。等不到半年，你就会变成众人嘴里的话柄。你在大路上经过的时候，人家会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用眼睛瞟你，嘴里说：“快瞧，快瞧，那骑马的就是尼尔·列凯先生，他上厄斯特罗特原打算让英格夫人钻圈套，结果他反倒落在自己圈套里。”——安静点，安静点，骑士先生，不必这么急躁！这不是我想说的话；我不过是推测不怀好意的小人想说的话。噯呀，这种人可不少啊！唉，他们真不要脸！然而这是事实——你等着人家嘲笑吧，人家嘲笑你，因为你的心思斗不过一个女人。人家会说：“他钻进厄斯特罗特的时候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他溜回来的时候像一条挨了打的猎狗。”还有一件事，你没想到吗，如果彼得首相和他的朋友知道了我不敢在你的旗子底下打

仗，他们会甩掉你这盟友？

尼尔·列凯 你的推测很英明，夫人！要想不受人嘲笑——并且
免得跟瑞典那些好朋友割断关系，我必须——

英格夫人 （急忙接嘴）——必须在厄斯特罗特多待几天。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在听他们谈话，自言自语）他中计了！

尼尔·列凯 不，夫人，——我必须在这一小时内说服你。

英格夫人 万一你做不到，怎么办？

尼尔·列凯 我一定做得到。

英格夫人 你好像并没有信心。

尼尔·列凯 你说你不愿意跟我和彼得首相合作，你敢拿什么东西打赌？

英格夫人 我敢拿厄斯特罗特城堡跟你膝盖上的扣子打赌！

尼尔·列凯 （拍拍胸脯，高声）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面前站的是厄斯特罗特的主人！

英格夫人 国务大臣先生——！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从桌旁站起来）怎么样？

尼尔·列凯 （向英格夫人）我不跟你打赌，因为不久你就会把厄斯特罗特——并且还不止这一件东西——死心蹋地交出来，为的是想从不是套住我而是套住你自己的罗网里跳出来。

英格夫人 先生，你的笑话说得太可笑了。

尼尔·列凯 还有更可笑的呢——至少我觉得如此。你夸口，说我中了你的计。你吓唬我，说我会受众人嘲笑。哼，你要小心，别激起我的报复心。我只消说一句话就能叫你跪在我面前讨饶。

英格夫人 哈哈——！（突然住嘴，好像有个预兆涌上心头）哪一句话，列凯？——哪一句话——？

尼尔·列凯 斯丹恩·斯都吕跟你生的儿子的秘密事。

英格夫人 (尖声惊呼) 喔, 天啊——!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英格·季尔登勒夫的儿子! 你说什么?

英格夫人 (半跪在尼尔·列凯面前) 饶了我吧! 喔, 发个慈悲吧!

尼尔·列凯 (把她扶起来) 定定神, 咱们静静地谈一谈。

英格夫人 (惊惶迷乱, 低声)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听见没有?

再不然, 难道我是在做梦? 你听见他说的话没有?

尼尔·列凯 你不是做梦, 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 (十指交叉) 你知道这件事! 你——你! ——那么, 他在什么地方? 你在哪里把他逮住的? 你打算把他怎么样? (尖声喊叫) 别杀他, 尼尔·列凯! 把他交还我! 别杀我的孩子!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哦, 现在我看出苗头来了——

英格夫人 我一直这么担惊受怕——提心吊胆! 这么些年, 我的心一天都放不下来——然而终究都是白操心, 我还得尝这伤心滋味! 喔, 上帝啊, 这件事能说你公道吗? 你给我这儿子就是要我伤心吗? (抑制悲痛, 勉强定神说)

尼尔·列凯——我问你一句话。你在哪里把他逮住的?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尼尔·列凯 在他义父家里。

英格夫人 他还在他义父家里? 喔, 那个狠心家伙——! 一直霸占着我的——。事情不能再这样拖下去!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帮我一把忙!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

尼尔·列凯 不用害怕, 只要你——

英格夫人 你听着, 国务大臣先生!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索性让

你知道个痛快。你也听着，我的忠心老朋友！

你们俩都听着。今晚你们逼我想起了克努特·阿尔夫孙在奥斯陆被害的倒霉日子。你们逼我记着我站在他尸首旁边当着挪威最英勇的人们宣布的诺言。那时我还没完全长大成人，然而我心里却感觉到上帝给我的力量，并且我想，正如后来许多人都那么想，上帝亲手把他的印记盖在我前额上，打发我站在前线给国家出力效劳。

这是不是我自命不凡？还是上天的号召？这问题我一直没弄清楚。反正谁担当大事谁就倒霉。

七年以来，我敢说，我一直诚心诚意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我把本国人的灾难困苦放在自己肩膀上。我小时候的女伴，在全国各地现在都做了母亲和妻子。只有我一个人能不理睬求婚的人——一个都不理睬。这件事你心里最明白，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后来，我初次遇见了斯丹恩·斯都吕。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漂亮的男人。

尼尔·列凯 啊，现在我明白了！那时候斯丹恩·斯都吕在挪威有秘密任务，不让我们丹麦人知道他对你的朋友们有好感。
英格夫人 他打扮成仆人模样，跟我在一所房子里住了整整一冬天。

那个冬天，国家的利益我想得越来越少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男人——并且我已经将近二十五岁了。

第二年秋天，斯丹恩·斯都吕又来了。他走的时候悄悄带着个婴儿。我倒不是怕人家说坏话，我怕的是外面知道了斯丹恩·斯都吕跟我的亲密关系，我们的事业会吃亏。

婴儿交给彼得首相去抚养。我盼望好一点的日子不久。

就会来，然而始终没来。两年之后，斯丹恩·斯都吕在瑞典结了婚，他死的时候留下一个孀妻——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并且还留下一个合法继承人，承袭了他的姓氏和权利。

英格夫人 我屡次写信给彼得首相，求他把孩子交还我。然而我的请求他完全不理睬。他说，“哪一天你全心全意跟我们合伙，哪一天我就把你儿子送回挪威；早一天都办不到。”然而我不敢做这件事。国内许多胆小家伙对我们这批不满意政府的人本来就有恶感。如果他们发觉了我的秘密——喔，我知道！——为了剪掉母亲的翅膀，他们会把对付克里斯替恩二世^①的手段——如果他不逃走的话——对付我儿子，结果他性命。

并且，那时候丹麦人也不放松我。他们威胁利诱地逼我跟他们合伙。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说得有理。大家都把眼睛盯在你身上，好像把你当作给他们指示方向的风标。

英格夫人 不久，海洛夫·休特伐得就起兵了。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记得不记得那个日子？那时候，挪威全国好像出现了一个光明的春天！有个洪亮声音召唤我出来跟他们合作——然而我不敢。我犹豫不决——独自待在自己城堡里——远远躲避那一场战争。有时候好像上帝亲自在召唤我；可是我马上又害怕得要命，我的意志完全麻木了。我耳朵里不停地有这么个声音：“谁会打胜仗？”

然而挪威的春天并不长久。海洛夫·休特伐得和另外

① 克里斯替恩二世——丹麦国王，因贵族起兵，一五三二年逃往荷兰，仅以身免。

许多人在后来几个月中间遭受了车裂酷刑。^① 没人能说我有罪,然而从丹麦来的秘密威胁却不少。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怎么办? 最后我心里想,他们一定知道,否则我无法解释他们说我的那些话。

正在那段痛苦日子里,季尔登勒夫首相上这里向我求婚。让普天下为儿子伤心的母亲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 ——一个月之后,我做了首相夫人——在本国人心里我却是个没有地位的人。

后来那几年很平静。没有人再起义。丹麦统治者可以称心如意地压迫我们。有时候我厌恶自己;我活着还有什么事可做? 除了担惊受怕、含羞忍辱、给丈夫养育女儿之外没有别的事。我那些女儿啊! 上帝必须饶恕我,如果我没用做母亲的心肠对待她们。我给人当老婆好像当农奴,请问,叫我怎么能爱我的女儿? 喔,我儿子却完全是两回事! 这孩子是我的灵魂。只有他可以使我想起从前那一段时候,那时候我是个女人,只是个女人。——人家把他从我手里抢走! 他在生人手里受教养,我担心那些人也许会在心里种下堕落根苗!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如果我也像你似的在荒山里流浪,凄惶孤单被人追逐,隆冬严寒在冰天雪地里过日子——只要我能把孩子抱在怀里,你可以相信,我心里的痛苦和我流的眼泪一定不会像我为他自从出生到现在痛苦得那么厉害、流那么些眼泪!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请你原谅! 英格夫人,我对你的责备太苛刻了! 请你像从前那样使唤我。我一定服从。——啊,我

① “车裂”是当时的一种残酷的分裂罪犯尸体(分裂头和四肢)的死刑。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车裂”酷刑,俗称“五马分尸”。

在圣徒面前宣誓,我懂得父母为孩子伤心是什么滋味。

英格夫人 你儿子是被恶人杀死的。然而比起我这么些年不断地担惊受怕,他的死又算得了什么?

尼尔·列凯 那么,你要知道——你有办法结束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只要你肯和解敌对的双方,哪方面都不会再想抢你的儿子,作为你忠诚的保证。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这是上帝的惩罚。(瞧着尼尔·列凯)直截了当说吧,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尼尔·列凯 头一件,我要求你号召北方人民拿起兵器帮助瑞典那些不满意国王的人。

英格夫人 第二件呢?

尼尔·列凯 我要求你尽力支持斯都吕小伯爵继承瑞典王位的合法权利。

英格夫人 他的权利?你要求我——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低声)这是许多瑞典人的愿望,并且对你也有好处。

尼尔·列凯 你犹豫不决,夫人?你担心你儿子性命难保。难道还有比他异母兄弟当国王对他更有利的东西吗?

英格夫人 (沉思)不错——不错——

尼尔·列凯 (用眼光逼她)除非你们这里正在酝酿别的计划——

英格夫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尼尔·列凯 英格·季尔登勒夫也许想当——国王母后。

英格夫人 不,不!把孩子交还我,谁爱当国王谁当。然而你准知道斯都吕伯爵一定愿意——?

尼尔·列凯 这事他自己会向你保证。

英格夫人 他自己?什么时候?

尼尔·列凯 就是现在。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现在？

英格夫人 你说什么？

尼尔·列凯 简单一句话，斯都吕伯爵目前在厄斯特罗特。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在这里？

尼尔·列凯 （向英格夫人）你一定听说过另外有个人跟我一同骑马进大门？我的随从就是斯都吕伯爵。

英格夫人 （低声）我落在他手掌里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瞧着他说）

好吧，国务大臣先生——我向你保证接受你的要求。

尼尔·列凯 书面保证？

英格夫人 随你便。（走到左边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纸笔）

尼尔·列凯 （站在右边桌旁，旁白）我到底胜利了！

英格夫人 （想了一想，在椅子上猛然转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耳语）渥拉夫·斯卡克达夫——现在我确实知道——尼尔·列凯是个叛徒！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低声）什么？你觉得——？

英格夫人 他有叛变之心。（把纸铺开，用笔蘸墨水）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然而你还打算给他一个将来也许会使你身败名裂的书面保证？

英格夫人 别作声；我自有办法。别忙，你先听着——（向他耳语）

尼尔·列凯 （密切注视他们，低声自语）哼，你们俩尽管商量吧！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口袋里有了她的书面保证，我随时都可以揭发她。今晚我就给颜斯·别尔凯暗中送个信。我要老实告诉他——斯都吕小伯爵不在厄斯特罗特。到了明天，大路通行无阻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年轻朋友先上特隆赫

姆，然后搭船回哥本哈根，把他作为我的俘虏囚禁起来。把他一关在塔楼里，我们就可以向英格夫人随意提条件。我呢——？我干了这件事，我想国王不会把驻法大使的差事给别人。

英格夫人（还在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耳语）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嗯，完全明白了。咱们姑且照你的意思试试吧。（自后方右首下）

〔尼尔·斯丹孙自右首第一道门上，英格夫人正在动笔写字，没看见他。〕

尼尔·斯丹孙（低声）骑士先生——骑士先生！

尼尔·列凯（向他走去）冒失鬼！你到这里干什么？我不是嘱咐你等我叫你才出来吗？

尼尔·斯丹孙 我怎么等得及？你已经告诉我英格·季尔登勒夫是我母亲，我急于想亲自见见她——。

哦，可不是她吗！她的神气多么轩昂，多么高傲！在我想象中她正是这模样。先生，别担心，我绝不冒失。自从我知道这桩秘密事之后，我好像觉得年纪大了几岁，脑子比从前聪明了。我不会再像从前那么粗野鲁莽；我要学习其他少年贵族的榜样。——我问你，她知道不知道我在这里？你在她面前露过口风了吧？

尼尔·列凯 嗯，当然；可是——

尼尔·斯丹孙 怎么样？

尼尔·列凯 她不承认你是她儿子。

尼尔·斯丹孙 不承认我？然而她确是我母亲啊。——喔，如果她不相信的话——（从系在脖子上的一根带子上摘下项圈）把这项圈给她看。从很小时候我就带着这项圈；她一定

知道这东西的来历。

尼尔·列凯 喂，把项圈藏起来！听见没有！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英格夫人一点都不怀疑你是她儿子，可是——嗯，你四面瞧瞧！瞧瞧这份大家当；瞧瞧墙上高高低低挂着的那些伟大祖宗和亲族的画像；最后再瞧瞧她本人，这位心高气傲、在挪威坐惯第一把交椅的贵族夫人。你以为她会愿意用手拉着个不懂事的苦孩子，在众人面前说：“这是我儿子！”

尼尔·斯丹孙 啊，你这话说得不错。我又穷又不懂事。我没有东西可以酬答我对她的要求。喂，到这时候我才感觉贫穷是桩烦恼事！告诉我——你看我应该怎么办才能讨她的欢心？告诉我，先生，你一定知道！

尼尔·列凯 你必须把父亲的王位弄到手。可是在这之前，你千万别提什么血统关系这一类的话刺痛她耳朵。她会假装把你当作真斯都吕伯爵，等到你的行为真正配当她儿子的时候，她会承认你。

尼尔·斯丹孙 喔，可是你得告诉我——！

尼尔·列凯 别作声！

英格夫人 （起身，递给他一张纸）骑士先生——这是我的保证书。

尼尔·列凯 谢谢你。

英格夫人 （发现尼尔·斯丹孙）啊——这位年轻人是——？

尼尔·列凯 英格夫人，他是斯都吕伯爵。

英格夫人 （偷偷瞧他，旁白）五官相貌一模一样；天啊——他是斯丹恩·斯都吕的儿子！（走近他，冷冰冰，客客气气地说）

伯爵，我欢迎你在我这里住！一年之后，咱们能不能给今天这会面日子祝福，完全在你。

尼尔·斯丹孙 在我？喔，只要你告诉我应该干什么！你放心，我有胆量，也有决心——

尼尔·列凯 （提心吊胆听外面）英格夫人，外面这么喧哗吵嚷是怎么回事？有一大群人正在往里冲。这是什么意思？

英格夫人 （高声）这是死人复活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艾纳·胡克，俾恩，费恩以及许多农民和侍从自后方右首上。〕

农民和侍从们 英格·季尔登勒夫夫人万岁！

英格夫人 （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把咱们准备要做的事告诉他们没有？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他们应该知道的话我都说了。

英格夫人 （向群众）忠心的侍从和农民们，现在你们武装起来吧，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今晚开头时我不许你们做的事现在你们尽管做。这里我给你们介绍斯都吕小伯爵，他是将来的瑞典国王——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也是挪威国王。

群众全体 万岁！斯都吕伯爵万岁！

〔群情振奋。在喧哗声中，农民和侍从们忙着选兵器，穿胸甲，戴钢盔。〕

尼尔·列凯 （心神不宁，轻声）死人复活了，她说？我原来只是假意召魔造反——如果他当真占了我的上风，那才倒霉呢！

英格夫人 （向尼尔·斯丹孙）现在我把第一批援助拨给你——三十名骑兵，给你当卫队。你放心——等不到你走到国境边界上，好几百人会在你我俩的旗子下面集合起来。走吧，上帝保佑你！

尼尔·斯丹孙 谢谢你，英格·季尔登勒夫！谢谢——你放心，我绝不会在你面前给——给斯都吕伯爵丢脸！如果你再看见

我，那时候我一定已经把父亲的王位弄到手了。

尼尔·列凯（自言自语）对，如果她再看见你！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朋友们，马在等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农民们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尼尔·列凯（心神不宁，向英格夫人）什么？你打算今晚立刻就——？

英格夫人 马上，骑士先生！

尼尔·列凯 不行，不行，办不到！

英格夫人 我的话已经出口了。

尼尔·列凯（轻声向尼尔·斯丹孙）别听她的话！

尼尔·斯丹孙 我怎么能不听？我要听，我非听不可！

尼尔·列凯 然而你听了一定会倒霉——

尼尔·斯丹孙 倒霉怕什么！她的话我句句都得听——

尼尔·列凯（厉声）那么我的话呢？

尼尔·斯丹孙（低声）我绝不失信，你尽管放心。不得你许可，我绝不把秘密说出来。然而她是我母亲！

尼尔·列凯（旁白）可是颜斯·别尔凯在大路上埋伏着！糟糕！

我的战利品会被他抢到手——（向英格夫人）

等明天再说吧！

英格夫人（向尼尔·斯丹孙）斯都吕伯爵，你听我的话不听？

尼尔·斯丹孙 我立刻上马！（向后方走去）

尼尔·列凯（旁白）倒霉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在找死。（向英格夫人）

好，既然如此，我向你告辞！（匆忙行礼，转身要走）

英格夫人（留住他）别走！别这样，骑士先生——别这样！

尼尔·列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格夫人（低声）尼尔·列凯——你是个叛徒！别作声！别让

人家看出咱们领袖之间闹意见。你用了一条现在我还没猜透的诡计骗取彼得首相的信任。你逼我造反——不是为我们的事业打算,而是为促成你自己的阴谋,不管你的阴谋是什么。我已经无法抽身了,然而你不要因此就以为自己打了胜仗! 我有办法叫你不能施展伎俩——

尼尔·列凯 (不由自主用手按剑)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 你放心,国务大臣先生! 你的性命管保没事。然而我们不胜利,你休想走出厄斯特罗特的大门。

尼尔·列凯 我完蛋了,活不成了!

英格夫人 抗拒没好处。你走不出去。所以你要乖乖儿待着;这是你最聪明的办法。

尼尔·列凯 (自言自语)唉——我的心思斗不过她。她比我狡猾。(猛然计上心来)可是如果我——?

英格夫人 (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把斯都吕伯爵护送到边境;然后马上去见彼得首相,把我儿子接回来。现在他再没有什么借口扣留我的东西了。(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正要走,她又找补一句)

别忙,他有个标记:脖子上带着斯丹恩·斯都吕的项圈的人是我儿子。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宣誓,一定给你把他接回来!

英格夫人 谢谢——谢谢,我的忠实朋友!

尼尔·列凯 (向费恩;刚才他趁别人没看见的时候悄悄把费恩招过来附耳密语)好——现在你想办法溜出去。别让谁看见你。瑞典士兵离这里不远埋伏着。你告诉指挥官,斯都吕伯爵已经死了。你眼前那年轻人千万碰不得。你把这话照样告诉指挥官。对他说,这年轻人的性命在我手里值千万块钱。

费 恩 我一定照办。

英格夫人 (这半晌一直在监视尼尔·列凯)现在你们都走吧,上帝保佑你们!(指着尼尔·列凯)这位高贵骑士不会打算急于离开厄斯特罗特的朋友们。他会待在我这里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

尼尔·列凯 (自言自语)糟糕!

尼尔·斯丹孙 (抓紧他的手)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多等!

尼尔·列凯 好,好!(旁白)事情还来得及挽救。只要我给颜斯·别尔凯的口信能及时送到——

英格夫人 (指着费恩,向大总管艾纳·胡克)把这家伙押在地牢里,严加看守。

费 恩 我?

大总管和仆役们 费恩!

尼尔·列凯 (旁白)我最后一只锚漂走了!

英格夫人 (厉声吩咐)把他关在地牢里!

[艾纳·胡克,俾恩和两个仆役押送费恩自左下。

其余众人 (除了尼尔·列凯,一齐向右冲出去)快走!上马——上马!英格·季尔登勒夫夫人万岁!

英格夫人 (跟随众人下场时从尼尔·列凯身边走过)谁打胜了?

尼尔·列凯 (只剩下他一人)谁?哼,你要遭殃——你打这胜仗得出大价钱。以后的事与我不相干。杀他的人不是我。

然而我的猎物还是逃走了;叛乱的局势会扩大!唉,我在这里搞的把戏真是鲁莽疯狂!(在窗口细听)

的嗒的嗒地他们骑着马出大门了。——大门随手关上了。——我被拘禁在这里。

没法逃出去!过不了半点钟,瑞典人就会截住他。他带着三十名武器精良的骑兵。必定有一场生死恶斗。

然而万一他们把他活捉呢？——如果我能自由行动，我就可以在瑞典人越过边境之前追上去，叫他们把他交出来。（走到后窗前，向外眺望）糟糕！外头四面都有卫兵。没法逃走吗？（急忙走回前面；突然站住，细听）

这是什么？唱歌弹琴的声音。仿佛是从艾梨纳屋里来的。哦，她在唱歌。这么说，她还没睡呢——（好像猛然计上心来）

艾梨纳！——嗯，如果做得到的话！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我不——？我不还是当年的尼尔·列凯吗？歌词里不是说：

多少俊俏姑娘相思憔悴：

“啊，但愿能和尼尔·列凯成双成对！”

她——？——艾梨纳·季尔登勒夫会放我逃走！（急忙悄悄走向左首第一道门）

第五幕

〔宴会厅。还是夜晚。

〔前方右桌上点着一只枝形烛台，厅上光线暗淡。

〔英格夫人坐在桌旁，满腹心事。

英格夫人（顿了一顿）人家说我比国内所有的人都聪明。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比谁都聪明——。谁都猜不透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救我的孩子。那就是解答这谜语的线索。我的聪明受过磨练！

聪明？今晚我的聪明到哪里去了？我的脑子怎么不机灵了？我耳朵里嗡嗡乱响。我眼前出现了好些影子，像真的东西一样，好像我能用手把它们抓住。（猛然起身）

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理智迷乱了？——难道我竟——？（把两只交叉的手按在头顶上，重新坐下，声调比刚才安静了些）

噢，没什么。过一会就好了。不用害怕。过一会就好了。

今晚大厅里多么安静！祖宗和亲族也不瞪着眼威吓我了。不必再把画像翻过去朝着墙。（又站起来）

啊，幸亏我的勇气到底又来了。我们一定会胜利——到那时候我的目的就全部达到了。我儿子会重新回到我手里。（拿起烛台好像要走，忽然又停手，盘算着说）

达到目的？目的？把他要回来？只这一件事吗？——再没别的了？（又把烛台搁在桌上）

尼尔·列凯无意中说的那句话——。他怎么会看透我未来的心事？（声音更低）

当国王母后？当国王母后，他刚才说。——我为什么不当呢？我的祖宗从前不是像国王似的统治过国家，虽然他们没有国王称号？难道我儿子就不该跟那人一样承袭斯都吕家族的名位？在上帝眼睛里，我儿子跟那人是一样的，如果天上有公道的话。

当时我一阵害怕，提起笔来，随随便便断送了我儿子的权利，作为给他赎身的代价。

是不是还能挽救？上天会不会发怒，如果我——？上天会不会重新给我降灾殃，如果我——？谁知道！——谁知道！最好还是死心缩手吧。（重新拿起烛台）我儿子会重新回到我手里。我应该知足。我想去睡觉吧。——我这些大胆念头——睡一觉就都忘干净了。（向后方走，可是又在厅中央止步，沉思低语）

当国王母后！（缓步自后方左首下）

〔过不多时，尼尔·列凯和艾梨纳悄悄从左首第一道门上。

〔尼尔·列凯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笼。

尼尔·列凯 （把灯笼朝四面一晃，好像在搜索屋子）四面都是静悄悄的。我该走了。

艾梨纳 噢，让我再仔细瞧瞧你的眼睛，咱们再分手。

尼尔·列凯 （搂住她）艾梨纳！

艾梨纳 （顿了一顿）你不再回厄斯特罗特了吧？

尼尔·列凯 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回来？从今以后你不是我的未

婚妻了吗？——你对我不会变心吧，艾梨纳？咱们再相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我忘了？

艾梨纳 你问我会不会变心？难道现在我自己还能做主吗？我还有能力对你变心吗，即使我想——？你夜里来找我，敲我的房门。我给你开门。你跟我谈话。你对我说了些什么？你细看我的眼睛。你有什么奥妙力量使我神魂颠倒，好像把我套在魔网里一样？（把脸伏在他肩上）噢，别瞧我，尼尔·列凯！以后你别这样瞧我——。变心，你说？我不是你的人吗？我是你的人；天长地久我永远是你的人。

尼尔·列凯 我用骑士的荣誉赌咒，一年之内，你一定会坐在我祖宗的大厅里做我的夫人！

艾梨纳 不要盟誓，列凯！不要对我赌咒。

尼尔·列凯 你怎么啦？为什么把头摇得这么凄惨？

艾梨纳 因为我知道这些使我神魂颠倒的甜言蜜语你曾经凑在许多女人耳朵边说过。不，不，别生气，亲爱的！我绝不再像从前不认识你的时候那样责备你。现在我知道你的志向比谁都高远。你怎么能不把恋爱只当作消遣、把女人只当作玩具呢？

尼尔·列凯 艾梨纳——我告诉你！

艾梨纳 我从小就听见你的名字。我恨那名字，因为我觉得所有女人都被你的行为玷污了。然而——真奇怪！——我在幻想世界中安排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永远是个主要角色，虽然我自己并不觉得。现在我都明白了。那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一种预兆，一种对你的——只是对你一个人的——莫名其妙的相思病——巴望你有一天会来找我，给我把生命的荣华全部揭开。

尼尔·列凯 （把灯笼搁在桌上，旁白）我怎么回事？这股迷魂醉

人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就是恋爱,那么,今天我是初次尝到恋爱的滋味。——是不是还来得及——?噢,可怕——露霞!(颓然倒在椅子上)

艾梨纳 你怎么回事?这样伤心叹气——

尼尔·列凯 噢,没什么——没什么!

艾梨纳——现在我在你面前老实招认吧。我用语言和眉眼欺骗过许多女人;今晚我凑在你耳边说的话我对许多女人都说过。然而你要相信我——

艾梨纳 嘘!别再说那个了。我不是想用自己的爱情换你的爱情。不是,不是;我爱你,因为你每次看我一眼就好像国王发一次命令。(身子倒在他脚边)噢,让我把国王这道命令重新深深印在心窝里,虽然我明知它一直永远印在我心上。

上帝啊——我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今晚我刚对母亲说过:“骄傲是我的生命。”现在什么事可以使我骄傲呢?挪威人获得自由,或是我们家族声名远扬——是不是这些事?噢,不是,不是。恋爱是我的骄傲。小狗蹲在主人脚边吃他手里面包屑的时候感觉骄傲。只要我能坐在你脚边,你用眼神和语言滋养我的灵魂,我也会一样地感觉骄傲。所以现在我要向你说明,正如刚才我向母亲那么说:“恋爱是我的生命,”因为我的骄傲从现在起永远寄托在恋爱里。

尼尔·列凯 (把她扶在自己膝盖上)不,不,别坐在我脚边,你应该跟我并肩而坐,无论今后命运把我的地位提得多么高。

艾梨纳——现在你已经把我带上了正经道路;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做出一桩光荣事业,抵赎我年轻时候的荒唐行为,那种荣誉应该归你我俩共同享受。

艾梨纳 噢,你说这话好像我还是刚才把花儿扔在你脚边的艾梨纳。

我在书本里领略过远邦异国那种丰富多彩的美丽生活。号角一响，骑士立刻扬鞭催马，冲进翠绿丛林，胳膊上架着鹞鹰。你的一生正是这副形象：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是声名显赫。我想享受的一切荣华只是：像鹞鹰一样搭在你胳膊上。从前我也像蒙着布罩的鹞鹰，看不见光明和生活，今晚你才把布罩从我眼睛上揭开，让我在树顶上高飞翱翔。然而你放心，尽管我冲天高飞，我一定会回到笼子里。

尼尔·列凯（起身）既然如此，过去之事我不必再顾忌了！喏，收下我这戒指，神人一齐作见证，你永远是我的人——永远是我的人，虽然这事会使死人在地下做恶梦。

艾梨纳 我听你说这话，心里害怕。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尼尔·列凯 没什么。来，我给你把戒指带在手指上。——好了。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了！

艾梨纳 我是尼尔·列凯的未婚妻！今晚这些事好像一场梦。噢，然而是一场好梦啊！我的胸口多么轻松！我心里不再有苦痛和仇恨了。凡是受过我委屈的人，我都要向他们赔偿赎罪。我对母亲太冷淡。明天我要去见她，求她务必饶恕我的过失。

尼尔·列凯 并且求她答应咱们的亲事。

艾梨纳 她一定会答应。噢，我知道她一定会。我母亲心肠好，所有的人都心肠好；现在我谁也不恨——除了一个人。

尼尔·列凯 除了一个人？

艾梨纳 噯，这是一桩伤心事。从前我有个姐姐——

尼尔·列凯 露霞？

艾梨纳 你认识露霞吗？

尼尔·列凯 不，不。我只听说过她的名字。

艾梨纳 她也爱过一个骑士，骑士把她欺骗了；——现在我姐姐

在天上。

尼尔·列凯 那么你——？

艾梨纳 我恨那骑士。

尼尔·列凯 别恨他！如果你有慈悲心肠，饶恕他的过失吧。我告诉你，他的精神在受罪。

艾梨纳 他，我决不饶他！即使我想饶，我也不能饶，因为我发过一个誓——（听）别作声！你听见——？

尼尔·列凯 什么？在哪里？

艾梨纳 在外面；在远处。大路上走过许多骑兵。

尼尔·列凯 哦，是他们。我忘记了——！他们上这里来了。形势很紧急！我非走不可了！

艾梨纳 然而你到哪里去呢？噢，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尼尔·列凯 明天再说，艾梨纳；我赌咒，明天我就回来。——现在得赶紧——你说过的秘密地道在什么地方？

艾梨纳 从坟墓里出去。你瞧！——这就是那扇活栓门——

尼尔·列凯 坟墓！（自言自语）没关系，我必须救他的命！

艾梨纳 （在窗口）骑兵到大门口了——（把灯笼递给他）

尼尔·列凯 噢，那么——（举步下地道）

艾梨纳 沿着地道往前走，一直走到画着骷髅和黑十字架的棺材前。那口棺材是露霞的——

尼尔·列凯 （急忙退步走上来，把活栓门关好）是露霞的！哼——！

艾梨纳 你说什么？

尼尔·列凯 没说什么。坟墓里的霉气熏得我头晕。

艾梨纳 听！他们在捶大门！

尼尔·列凯 （灯笼失手落在地上）噫！来不及了——！

〔俾恩手持蜡烛，匆匆自右上。〕

艾梨纳 (迎上去)出了什么事,俾恩? 怎么啦?

俾 恩 他们有埋伏! 斯都吕伯爵——

艾梨纳 斯都吕伯爵? 他怎么样?

尼尔·列凯 他们伤了他性命?

俾 恩 (向艾梨纳)你母亲在哪里?

两个侍从 (从右边跑进来)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

[英格夫人自最靠后的左门上,手持烛台,急忙答话。

英格夫人 我都知道了。你们赶紧到院子里去! 敞开大门迎接咱们的朋友,然而不准放别人进来! (把烛台放在左桌上。

俾恩和两个侍从自右下)

英格夫人 (向尼尔·列凯)原来这是你设下的圈套,国务大臣先生!

尼尔·列凯 英格·季尔登勒夫,我向你保证——

英格夫人 你设下埋伏,你把我的保证书——那张断送我的保证书——一拿到手,马上就把他逮住!

尼尔·列凯 (取出那张纸,把它撕碎)这是你的保证书。现在我手里没有可以挟制你的东西了。

英格夫人 你打算怎么样?

尼尔·列凯 从现在起,我要使你想起了从前对我的看法心里惭愧。如果从前我干过对不起你的事——我对天发誓,今后我要努力赎罪。然而现在我非走不可,即使我得拿着剑从大门里杀出去! ——艾梨纳——把咱们的事都告诉你母亲! ——英格夫人,你别再记着咱们那笔旧账! 你要宽宏大量——你别说话! 我向你保证,等不到天亮,你会一辈子都感激我。(急忙自右下)

英格夫人 (得意扬扬地瞧着他背影)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

(转身向艾梨纳)尼尔·列凯——? 唔——?

艾梨纳 他敲我的房门,把这只戒指带在我手上。

英格夫人 他真心爱你吗?

艾梨纳 他是这么说,我也信他的话。

英格夫人 做得好,艾梨纳!哈哈!骑士先生,现在该我翻本了!

艾梨纳 母亲——你这话说得离奇。哦,是了——我知道——我对你冷淡,所以你生气。

英格夫人 不是,艾梨纳!你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你给他开房门,你听他说那一套甜言蜜语。我深知你心里多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恨他——

艾梨纳 母亲,然而——

英格夫人 别作声!我跟他彼此将计就计,互相利用。你使的什么手段,我的聪明女儿?我看他眼睛里流露着一片痴情。现在你要把他牢牢抓住!把网子越拉越紧,然后——啊,艾梨纳,咱们恨不能捣碎他那颗背盟失信的坏心眼!

艾梨纳 哎呀——你说什么?

英格夫人 你别胆怯。听着。我有一句话,可以给你壮胆子。你要知道——(听)他们在大门口打起来了。胆子要大!现在到了紧急关头了!(重新转向艾梨纳)你要知道:把你姐姐送进坟墓的就是尼尔·列凯。

艾梨纳 (惊呼)露霞!

英格夫人 正是这家伙!上天一定有报应!

艾梨纳 那么,我只能求上帝保佑!

英格夫人 (吃惊)艾梨纳——?

艾梨纳 在上帝眼睛里,我是他的未婚妻。

英格夫人 倒霉孩子——你干了什么好事?

艾梨纳 (字音枯涩)我葬送了自己的灵魂。——明天见,母亲!

(自左下)

英格夫人 哈哈！英格·季尔登勒夫一家子凋零得真快啊。我最后的一个女儿又完了。

为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也许她还能将就过快活日子。

事情注定要这样。我命里注定要把绿枝子一枝一枝折下来，到最后只剩下没有叶子的秃树干。

罢了，罢了！我要把儿子弄回来。至于我另外那些孩子，那些女儿，我不必放在心上。

我欠的债怎么办？去还债吗？——上帝降天罚的那一天我欠的债才会到期呢。——那日子暂时还不会来。

尼尔·斯丹孙 (在右首门外喊叫) 嗨，把大门关上！

英格夫人 斯都吕伯爵的声音——

尼尔·斯丹孙 (冲进来，手无兵器，衣服破碎，绝望地发笑) 咱们居然又碰头了，英格·季尔登勒夫！

英格夫人 你吃了什么亏了？

尼尔·斯丹孙 什么都完了——我的王位，我的性命！

英格夫人 那些农民呢？我的仆从呢？——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尼尔·斯丹孙 他们的尸首都躺在大路上。其余的人落在谁手里，我无法告诉你。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在右首门外) 斯都吕伯爵！你在什么地方？

尼尔·斯丹孙 在这里，在这里！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上，右手用破布裹着。]

英格夫人 哎呀，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你也——！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没法冲过去。

英格夫人 我看你受伤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少了个手指头，别的没什么。

尼尔·斯丹孙 那些瑞典人呢？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在咱们屁股后头追。他们正在砸大门

——

尼尔·斯丹孙 噢，天啊！不行，不行！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给他个藏身地方，英格夫人！咱们能不能找个角落把他藏起来？

英格夫人 然而万一他们搜索城堡呢——？

尼尔·斯丹孙 对，对，他们会把我逮住！把我拖进监狱，再不就是送上绞刑台——！不行，不行，英格·季尔登勒夫——我深知——你绝不许他们这么做！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听）锁打开了。

英格夫人 （在窗口）好些人冲进大门了。

尼尔·斯丹孙 现在我的生命难保了！恰恰在我的真正生命正要开始的时候！恰恰在我刚知道活在世上有事可做的时候！不，不，不！——你不要把我当作胆怯的人，英格·季尔登勒夫！只要我有时间表现——

英格夫人 我听见他们已经在门厅里了。（口气坚决，向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无论如何，一定得救他的命！

尼尔·斯丹孙 （抓紧她的手）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高贵仁慈的人！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可是怎么救他呢？既然咱们没法子把他藏起来——

尼尔·斯丹孙 哦，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那桩秘密——！

英格夫人 那桩秘密？

尼尔·斯丹孙 一点不错，你的和我的秘密！

英格夫人 天啊——莫非你知道那件事？

尼尔·斯丹孙 从头到尾我都知道。现在既然事情到了生死关头——。尼尔·列凯在什么地方？

英格夫人 他逃走了。

尼尔·斯丹孙 逃走了？糟糕！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允许我说实话。——然而跟性命比起来，一句诺言又算得了什么！等瑞典军官到这里来的时候——

英格夫人 怎么样？你打算干什么？

尼尔·斯丹孙 我要买性命和自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

英格夫人 噢，使不得，使不得，别这么狠心！

尼尔·斯丹孙 别的办法救不了我的命。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之后——

英格夫人 （心绪纷乱，强自镇静，凝神瞧他）你就没事了？

尼尔·斯丹孙 对，我就没事了！尼尔·列凯会替我说话。你看，这是最后一着棋。

英格夫人 （神色安定，口气着重）最后一着棋？不错，不错——谁都可以试试最后一着棋。（指左方）喂，你暂时上里屋躲一躲。

尼尔·斯丹孙 （低声）你放心——你做这件事绝不会后悔。

英格夫人 （自言自语）但愿你说的是真话！

〔尼尔·斯丹孙急忙从左首最靠后的门走进里屋。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正要跟他进去，英格夫人把他叫住。〕

英格夫人 你懂不懂他的意思？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这坏家伙！他想泄漏你的秘密。他想出卖你儿子，救自己的性命。

英格夫人 他说,事情到了生死关头,谁都得试试最后一着棋。

好,渥拉夫·斯卡克达夫——就照他说的那么办吧!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格夫人 一条命换一条命! 他们俩总得死一个。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哦——你想——?

英格夫人 如果咱们不能在他——里屋那人——跟瑞典军官谈话之前把他的嘴永远堵住,那么,我的儿子就不会到我手里了。反过来说,如果咱们能扫除这挡路的人,那么,将来机会一到,我就可以要求把他的权利给我的亲生儿子。到那时候,你瞧着吧,渥提的女儿英格究竟不是没出息的人。包在我身上——你盼望了二十年的报仇日子不久就会到眼前。——听! 他们上楼梯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我的命运任凭你安排:叫我明天做个没有孩子的母亲呢,还是——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我一定照办! 我还有一只没受伤的手。

(把手递给她)英格·季尔登勒夫——我决不让你绝后代。

(走进尼尔·斯丹孙藏身的里屋)

英格夫人 (脸色苍白,身子发抖)我敢不敢——?(里屋一阵响动,她大叫一声,冲到门口)

不行,不行——使不得!(听见里屋有件重东西倒在地上,她双手捂紧耳朵,发疯似的慌忙跑回原处。过了一会,轻轻把两手放开,重新细听,低声自语)

事情完了。里面没有声音了——

上帝啊,你亲眼看见的——我刚才已经后悔了! 没想到渥拉夫·斯卡克达夫手太快。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从里屋默默走出来。

英格夫人 (等了一等,眼睛不瞧他)事情完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你不必再怕他，他不会泄漏谁的秘密了。

英格夫人 （眼睛还是避开他）这么说，他是哑巴了？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六寸青钢插在他胸膛里。我用左手把他刺死的。

英格夫人 对，对——右手干这种行当太可惜。

渥拉夫·斯卡克达夫 这是你的事；主意是你出的。——现在我要上瑞典去了！你暂时安心吧！咱们下次在厄斯特罗特见面时候，我会带个人一块来。（自右首最后一道门下）

英格夫人 我手上有血腥。事情竟会闹到这一步！——在他身上，我竟花起大本钱来了。

〔俾恩带着一批瑞典士兵自右首第一道门上。

士兵甲 对不起，如果你是女主人的话——

英格夫人 你们是不是想找斯都吕伯爵？

士兵甲 正是找他。

英格夫人 这么说，你们的路走对了。伯爵在我这里避难。

士兵甲 避难？对不起，夫人——你没权力庇护他，因为——

英格夫人 这一点伯爵自己一定明白，所以他——噢，你们自己去瞧吧——所以他自杀了。

士兵甲 自杀了？

英格夫人 你们自己去瞧吧，我说。你们会看见里屋有尸首。

既然他已经站在上帝面前受审，我求你们用不辱没他高贵出身的仪式把他抬出去。——俾恩，你是知道的，这许多年我自己的寿材一直摆在密室里。（向士兵们）我求你们用那口棺材把斯都吕伯爵的尸首送回瑞典。

士兵甲 我们一定照办。（向士兵乙）赶紧把这些消息报告颜斯·别尔凯。他率领其他士兵还守在大路上呢。我们必须上里屋——

[士兵乙自右下。其他士兵跟随俾恩走进左首里屋。
英格夫人 (心绪不宁,默默来回走了一会)如果斯都吕伯爵不这样急于离开尘世,一个月之内他也难免要上绞刑台,再不就是一辈子押在地牢里。是不是现在这种下场对他还好些?

也许他想把我儿子出卖给敌人,换取他自己的性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说杀他的是我?不是连母狼都懂得保护自己的崽子吗?谁敢责备我不应该伸开爪子收拾那打算抢我亲骨肉的人?事情不得不如此。哪个做母亲的都会像我这样做。

然而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必须动手办事。
(她在左桌前坐下)

我要写信给我全国的朋友。他们必须和我同心协力,共图大事。新国王——先摄政,然后当国王——(她动笔写信,然而又停笔想心事,低声说下去)

他们会选谁代替死者?——国王母后?这字眼很好听。可惜有个缺点——它跟另外一个丑恶字眼相近。——国王母后和——国王屠手^①。——国王屠手是夺取国王生命的人。国王母后是赋予国王生命的人。(站起来)

好。现在我要利用我所夺取的东西。——我儿子必须当国王!(重新坐下,动笔写字,然而又把信纸推开,仰靠在椅子上)

停放着尸首的房子总是阴森森叫人害怕。因此我心情很不正常。(偏过头去,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不是因此?那么是为什么?(沉吟深思)

^① 在挪威文里,“国王母后”和“国王屠手”两个词只差一个字母。

公然杀个敌人跟这样偷偷杀人——二者之间难道真有这么大区别？当年克努特·阿尔夫孙用剑劈过许多人的前额，然而他死后自己的前额却像小孩子的那么舒展开朗。那么，为什么我会看见这幅景象——（做手势，好像在用刀子砍东西）——这样对准心口扎进去——随后鲜红的血冒出来？（按铃叫人，一边翻弄纸张，一边说下去）

从今以后，我不再跟这些形象丑恶的东西打交道了。我要不停手地日夜工作。一个月——一个月我儿子就回来了——

俾恩（自左上）是不是你按铃，夫人？

英格夫人 多拿几支蜡烛来。记着，以后这屋里永远要多点蜡烛。

〔俾恩重新自左下。〕

英格夫人（过了一会，急躁地站起来）不行，不行，不行！今晚我的笔不听指挥！我脑袋发烧，心里乱跳——（吃惊，细听）

这是什么声音？哦，他们在盖棺材，拧螺丝钉。

我小时候，他们给我讲渥盖骑士的故事，说他死后又爬起来走路，棺材背在背上。——里屋那人会不会在某一夜忽然背着棺材来找我，谢谢我对他的恩惠？（悄悄发笑）哼——小孩子家的胡思乱想跟我们大人有什么相干？（使劲说）然而这种故事究竟有害处！它们叫人做恶梦。我儿子当了国王，必须禁止这些故事。（来回踱了几步，随后把窗户打开）

平常要多少时候尸首才开始腐烂？所有屋子都得打开透透风，要不然，在这里住着会害病。

〔俾恩手持两只点着的枝形烛台上，把烛台分摆在两桌上。〕

英格夫人（重新动手翻弄纸张）好。别忘了我刚才告诉你的话。桌上要多点几支蜡烛！

现在他们在里屋干什么？

俾恩 他们正在拧棺材盖上的螺丝钉。

英格夫人（一边写字）他们把盖子拧得紧不紧？

俾恩 应该多紧就拧得多紧。

英格夫人 对，对——谁知道应该拧得多紧？你进去瞧着，叫他们别潦草。（手里满满拿着一叠纸，走到他面前，语气离奇）俾恩，你是个老人家，可是我要劝你一句话。什么人你都得提防——无论是已经死了的人，或是将来要死的人。——现在你进去吧——进去监督他们把棺材盖拧得紧紧的。

俾恩（摇摇头，低声）我不懂她的话。（重新入左屋）

英格夫人（动手封一封信，但封了一半又把它扔下；来回走了一会，使劲说）如果我是个胆小的人，我绝不会——永远不会干这件事！如果我是个胆小的人，我会大声警告自己：住手，目前你还有一线希望搭救自己的灵魂！（她的目光落在斯丹恩·斯都吕伯爵的画像上，她眼睛避开，低声说）

他好像活着似的在那里笑我！呸！（眼睛不瞧，把画像翻过去朝着墙）

你笑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伤害了你儿子？可是另外一个——难道他不也是你儿子吗？他也是我儿子啊，你要记着！（眼睛偷偷在一排画像上扫过去）

我从来没看见过他们像今晚这样凶狠。我走到哪里，他们眼睛也盯到哪里。（把脚使劲一跺）我不准他们这样！我家要过太平日子！（动手把所有画像都翻过去朝着墙）哼，哪怕是圣母的画像——。是不是你觉得现在时机已到——？从前我向你热烈祷告，求你帮我把儿子弄回来，你为

什么不睬我？为什么？因为维登柏格修士说得有理：上帝与人之间没有调解人！（费劲地喘了口气，接着说下去，神志越来越错乱）

幸亏在这些事情上我自己有主意。里屋发生的事没人看见。没人能作见证控告我。（猛然伸开两臂，低声说）

我的儿子！我的宝贝孩子！过来！我在这里！——别作声！我告诉你一句话：他们——那些在天上的人——都恨我，因为我生下了你。他们指定要我打着上帝的旗子，在挪威替天行事。然而我只顾干我自己的事。所以这么许多年我受了这么许多苦难。

俾 恩 （自左屋上）夫人，我不能不告诉你——。噯呀——你怎么回事？

英格夫人 （迈上右墙前高背椅）嘘！嘘！我是国王母后。我儿子当了国王了。我千辛万苦地斗争才有今天这日子——因为这是一场对上帝的斗争。

尼尔·列凯 （自右上，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的命保住了！颜斯·别尔凯答应我不杀他了。英格夫人，你要知道——

英格夫人 别作声，听见没有！你瞧，人山人海的！（听见里屋有唱送葬圣诗的声音）

国王加冕的队伍过来了。那么一大群人！他们一齐向国王母后躬身致敬。是啊，是啊，难道她不曾为她儿子拚命斗争——最后两手沾满了血腥？——我那些女儿在什么地方？我看不见她们。

尼尔·列凯 天啊！——这里出了什么事？

英格夫人 我那些女儿——那些漂亮女儿！现在我一个都没有了。原来还剩下一个，可是她正要跨上新床的时候也跟我永别了。（低声）那张床上，躺着露霞的尸首，容不下两个

人。

尼尔·列凯 哦！——事情闹到这一步了！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

英格夫人 你看见他没有？快瞧！快瞧！那就是国王？那就是英格·季尔登勒夫的儿子！看了那顶王冠和他脖子上带的斯丹恩·斯都吕的项圈，我就认识他。听，多么欢乐的声音！他来了！再过一会我就可以把他搂在怀里了！哈哈！——谁胜利了，是上帝，还是我？

[士兵们抬着棺材出来。

英格夫人 (抓头，喊叫)尸首！（低声）呸！这是个恶梦。（仰身倒在高背椅里）

颜斯·别尔凯 (刚从右边进来，停住脚步，失声惊呼)死了！这么说，到底——

一个士兵 是他本人——

颜斯·别尔凯 (向尼尔·列凯瞧了一眼)他本人——？

尼尔·列凯 嘘！

英格夫人 (神志逐渐清醒，声音微弱)哦，不错，——现在我都想起来了。

颜斯·别尔凯 (向士兵们)把棺材放下，这不是斯都吕伯爵。

一个士兵 对不起，队长，这是他脖子上带的项圈——

尼尔·列凯 (抓住他胳膊)住嘴！

英格夫人 (从椅子上跳起来)项圈？项圈！（冲过去，从士兵手里把项圈抢过来）

斯丹恩·斯都吕的项圈！（大叫一声）哦，天啊，天啊——我的儿子！（纵身伏在棺材上）

士兵们 她的儿子？

颜斯·别尔凯 (同时)英格·季尔登勒夫的儿子？

尼尔·列凯 正是。

颜斯·别尔凯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俾 恩 （想把英格夫人扶起来）你们帮我一把！ 帮我一把！ 夫人——你怎么回事？ 你缺少什么？

英格夫人 （自己抬起半个身子，声音微弱）我缺少什么？ 我还缺少一口棺材。埋在我儿子身边——

〔她话没说完，又晕倒在棺材上。尼尔·列凯急忙自右下。其他的人一阵慌乱。〕

——剧 终